

世界文壇名著

戰 爭

路 易 梭 原 著
王 公 淪 譯



小引

在希特勒沒有登台之前，德國文學在世界文壇上，年年都放着輝煌的異彩；我們且不提新寫實主義潮流在德國作品上的影響和發展，即以一九二九年最盛行的戰爭文學而論，亦完全以德意志爲其搖籃。

一九二九年，是歐戰告終的第十周年。當時帝國主義者雖已開始着進行第二次大戰的準備，然而一般人民對於戰爭痛苦的回憶，以及他們在大戰中所受的創痕，還是非常地新鮮、深刻。尤其在小資產階級中間，他們充滿了更熾烈的反戰熱情和心理，迎合着這種心理，便應運而產生戰爭文學，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戰爭文學在歐戰後，就陸續地出了不少，但那些著作都走錯了路——他們不是誇張本國戰事的勝利，便是頌揚自己軍隊的勇敢。這種作品當然受到一部份狹隘愛國主義者的擁戴，和少數好奇閱者的愛讀，但是得不到大眾的歡迎。

自從雷馬克的西綫無戰事發表以後，歐洲戰爭文學便獨樹一幟，大大地改變了先前低能戰爭小說家的爛調。他以平談的文筆，描寫戰事的殘酷，以偉大的非戰熱情來促醒歐洲市民的覺悟。

與雷馬克同時震動文壇的同類作家，除了魏格及格來塞爾外，最受尊崇的便是本書作者路易·梭。路易·梭 (Ludwig Benn) 是德國新起的一個優秀作家。他的年歲與出身，雖則不很了然，但大抵還是一個青年。他從歐戰開始便參加戰爭，一直到休戰爲止，出入槍林彈雨者三四載，身臨火線者十餘載。老天的保佑，總算沒有結果他的一條老命，雖然他曾經帶了兩次「花」，而且傷得不輕。但是正因為他受過大戰的洗禮，親歷了戰禍的慘烈，所以他要反對戰爭，反對帝國主義者爭奪市場的野蠻行爲。這部偉大的戰爭，便他是的宣言，他的抗議書。

戰爭動人的場面，決不在於法國少女的調情，狂雨中哀壯的國歌，深夜淒惻的四弦琴，和拂曉地平線上

的紅旗等等。它的偉大的精神，實寄托在揭破『愛國狂』的幻滅，與描寫戰爭的殘酷和慘烈上面。它把戰爭的結果清算給讀者，使讀者驚心震魄，宛如眼見到一幅毒氣殺人，大炮轟城的圖畫一樣。所以戰爭的銷路達二十餘萬，也決非偶然的。

路易·梭以真摯的筆調刻畫戰爭的慘酷，當然對於希特勒這個戰爭放火者，是極其不利的。他不啻在德國大眾中，替希特勒喝了一個倒采，甚至把他那猙獰的面貌，也用素描揭示出來了。爲此，戰爭於國社黨上台後，即被禁止，而且連路易·梭所有的著作亦均被付之一炬。聽說路易·梭還下了獄，受了卅字號劊子手的鞭笞。

路易·梭本是貴族子弟，而今時代變革，社會階級關係日益尖銳化，使他明白地認識到本階級的沒落，因而拋棄了貴族的身份。現在他不但思想轉變，而且在國社黨法西斯瘋犬的逼迫之下，竟加入了最革命的政黨團體。

近年他曾遊歷蘇聯，著有關於蘇俄紗廠工人生活的遊記文字。又寫了一部思想與感覺 (Denken und Gefühl)，係描寫德國貴族階級之沒落，並觸及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因馬克濫發而狂跌的混亂情況。路易·梭最近也做了亡命客，他對於反法西斯主義與反戰爭的鬪爭，都非常努力，他已經不僅祇是發表宣言及簽名於抗議書了，而且在實際的行動中也積極起來，成爲世界上，戰鬪的革命作家之一了。

825.57
443

目次

出發之前.....	一
列車上.....	二
行軍.....	七
巡哨.....	一〇
麥斯河之役.....	一六
到法蘭西去.....	二九
蒙特.....	三一
羅你.....	三八
阿米霍兒特.....	四八
休息日.....	五六
麻兒奈的戰事.....	五七
退卻.....	七四
聖瑪麗——賴勃諾台.....	八〇
查萊的大戰.....	八九
蘇姆之戰.....	一一六
受傷後.....	一四三
愛因賽班尼之戰.....	一六〇

目次



3 0543 8960 0

467635

目次

一年的持久戰·····	二二六
一九一八年三月進攻·····	二四三
總崩潰·····	二六〇

出發之前

在動員的一天，我補了一等兵。因為不能再到母親那裏去，就寫一封告別的信去。出發的那一天，得到她的回信：

我的兒啊！望你忠實堅持，時時自勉，我能寫給你的話，已盡於此。我們很忙碌，你的哥哥也被徵募了去，所以我們兩個女人，必須樣樣做到，孫兒輩還說不上什麼。隨信寄給你暖襪幾雙。

你的母親。

我將來信插入口袋，跑進軍隊商店去買些信紙，路上行人往來匆促，店裏的人都圍着食桌。

『你，羅特維西！』徐駭含笑給我倒了一杯啤酒。『先去殺俄國人！』

我和徐駭照了一杯。

馬克斯杜姆史謙和撲雷同坐一桌，在那裏擺動膝部，他個別地審視，很高興。

『他們該知道德國人的劍鋒，這些狗東西！』在屋子的裏面有一個胖的有鬚的一等兵在說話，說話時喉頭發出呃逆的聲音。『我知道這些雜種！——在巴黎三年總算沒有白住！——只要有一名德國兵到來時，他們便跑得影子都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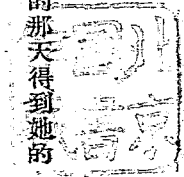
我買了信紙就出來，撲雷在後面趕上來，我不去理他。

『你不高興嗎？』他問道。

『當然高興！』我冷然道。

『你沒有在下面耽擱嗎？』

『我不耐聽這些空話！』



他不說了，但我覺得他有話要向我說。

我們走進屋子，我坐在櫈上，問道：「喂，你要說什麼？」

他靠桌子坐上，對我瞧着，好像對我有所希望。我問他的問題，他好像覺得不是問他一樣。

「你怕戰爭嗎？」我問道。

「戰爭大家都歡喜！」

我回想了一陣，我覺得他方才的態度，一定和戰爭與生命的危險有關。

「羅特維西！」

我吃了一驚，他從未叫過我羅特維西。

「我沒有父親，」他說話時的態度很可怕。我怎樣辦呢？——和他握手嗎？——他這個人是一點感情也沒有。

「撲雷，」我說，「然而你有一位哥哥！」我的態度也有些不自然。

他默然，他已經明瞭我的意思。在這種情形下，平時連很簡單的事物他都不懂的。

他沒有笑容，也不作聲，然而起身想走。我將笨重的包裹背在背上，也沒有等他的了。再到坑廁去走一趟，便下樓梯來預備出發。這時覺得眼睛雖然仍舊到處看得見，可是心神卻並沒有注意到所看的東西。兩腳已開始移動，行李笨重，但是這與我沒有關係。

列車上

我們走進營房，車子已經在我們背後駕起了。少尉發皮恩眉飛目舞地過來，闊大的肩膀上背了一個黑漆的背包，好像學生的書包，他走近我們說道：

「我們大家是一家人，我用不到向你們演說了！謝謝上帝，我們有一顆珍珠在這裏！」

大家笑了。我想這也好；這時那些預備兵都已知曉我們少尉是怎樣一個人。撲雷雖是笨伯，不過大家都喜歡他。

『第三連——立正！——各排向右轉——開步走！——立停！——全連——開步走！』洋洋的軍樂的聲音從營牆上反應過來。我排在第一排前列，營門口站了一羣觀眾，正在讓開我們走的路。

『努力幹，愛米爾！』有人大聲叫道。

『好啦！』幾個年青人叫道。

『像一八七〇年一樣，』我聽到一聲輕微的語音，對面一個長者的面容，他的一雙灰色而和藹的眼睛正對我看着。『我也是同樣出去過的。』他對我說，我走過了老人面前，又看到別的人。

一束石竹掃過我胸前，我看看花枝，又看自己。街上站着一個女人，她在斜的帽檐下，對我巧笑着。

漂亮的洋傘都已張開，傘下的女人們，都戴着闊邊的帽子。我忽然看見叔叔在右邊的人羣裏鑽過來，他的帽子，拿在手裏，在頭上搖動，而且對我笑。我完全不知道怎樣回禮，神經錯亂了，可是我的心中很歡喜。

軍鼓的聲音在鐵路橋下震盪，隨後又是 *Wumm, wumm, wumm*。

我們到車站上，停止前進。在那邊卸下行李，等候列車。

幾個女人帶了花籃，往來分送小麵包和糖果。

列車慢慢地進站來，來的是貨車，推轉的車門上面塞有樺樹枝。軍官坐的是一輛三等列車，車廂壁上塗

滿着字畫。

特別大廉售！

免費搭車！

最危險的是幾顆彈子！

從這裏直達巴黎！

列 車 上

軍號吹起來了。

「第三連在槍架前面歸隊，行李和槍枝拿在手裏，上車。」

大家爭先上車佔位置，沒有靠背的櫟子站注車廂裏面。我並不發慌，許多少尉循着列車飛奔，有人探頭窗外叫喊，一座轉動的機車，在黑煙下面，慢慢在鐵道上面過來。又有人喊什麼。我走到高處，撲雷不已經找了我好幾次了嗎？

「我替你找了一個座位！」他把頭伸出車外喊道。他又縮回去，在車裏面和別人吵鬧，等他叫我過後，位置又被別人佔去。

「嗨！」少尉喊道，「還要擾亂多少時候！」

撲雷替我在左邊靠牆留了一個位置，我在那裏可以靠牆壁，不過不能看見車外的風物。

車外叫聲紛繁，汽笛鳴了數聲，車身漸漸前進，到那裏去？有人說到俄國去，俄國是怎樣的，這裏有太陽，我想起來俄國是荒涼的草原。

「哈哈！車子向西開了！」有一個人在車門邊叫道，「列車轉灣了，到巴黎去哩！」

「Hurra, Hurraa！」外面孩子的喊聲。

車外邊「德國、德國統治世界的一切」的歌聲，聲聲傳入我們的耳中，隔壁車廂裏歌聲很沉鬱。

瑪麗，瑪麗，瑪麗是我名，

我在軍中得到這名字，

我和公主的名字相同，

公主的幸福不如我。

孩子們又狂喊Hurra，軍中人又以歌聲應答。太陽光照在門邊的人們的臉上，反映着紅光，徐駭露着一口潔白的牙齒對我笑，這一瞬的一切都使他非常喜樂。

天快暗了。車廂裏因爲車頂上被太陽燻晒了一天，酷熱非常，車行漸緩，停止前進了！
一線光亮照在右面車壁上。

『下車來取食物！』有人這樣的叫。

人們醒過來，起身暗中摸索食具，手電燈的光芒忽來忽去。

我們走出車廂到木棚裏。電燈放在新鮮木頭製成的桌子上。桌後面有女人在分給牛肉和麵。有一個老人穿着上校的制服，來往上下；白髮披下來，直奔上闊大的肩膀上。

列車前進，輪子旋轉的聲音，很有規律地響着，門畔冷氣直沖，撲雷全身倒在我身上。最後，他的頭撞在我的膝上，因而他半醒了，隨後又沉睡了。我還沒有睡熟，並毫無思念，但是心神很不安。

我忽然被人吵醒來，有人在背後推我。

『我要小便去，讓我過去！』

我把撲雷拉近身來，他不醒，那個人一個一個叫醒來，等他回來時，因爲那些人又睡熟了，必須再叫醒他們一次。四週黑暗涼涼，有時又吵擾不安寧。

我再醒來，天已明了。撲雷面容污穢憔悴。有幾個人正在打着呵欠，伸伸懶腰。

太陽雖已出來，可是反面格外寒冷。撲雷醒來，睡眼矇矓向我微笑。

『我肚子餓了，』他隨即伸手到櫈下拿出背包來。這時他的頭撞在他前面的那個人的身上。

『讓別人睡呀！』那個人埋怨過後，也醒來吃東西。

車又停止前進了。
『下車來拿咖啡！』

『大家又可重新振奮起精神來了！』

各人下車，將手足伸展一下，跑了一陣。廚房的炊煙斷續地飄蕩着，從一列開着門的車廂中，向外面冒出來。火伙們穿着長衫，用木勺舀咖啡到軍用水壺裏去。

我們又前進，車外不時有樹木房屋飛過。我想站起身來，可是左右都是行李，使我不能立得穩定。車外的孩子們又叫叫 *Whist*。我們用歌聲應答。有幾個人坐在地上玩骨牌。

黃昏已到，隨後就是暗夜。我依身車壁，然而覺到身子彎曲，很不舒服。

『這是萊因河哪！』

人們擠向門旁，我試驗起身到門邊去。別的車中已在歌『猛醒來，萊因河旁』的歌了——我能得到親歷戰爭，不是很幸運嗎？總有一回要離開家鄉的。那些少壯時代未經戰事的人，實在太沒有意義！

我點火吸煙。漫漫長夜，側身緊貼在震動的車壁上，很想坐得舒服些，不過撲雷當我抽身時就向前滾過去，我用力的把他扶正。我因身上疼痛，時常醒來。我的頭撞在什麼上面，那是撲雷的頭，正靠在我膝頭上面。

第二天清早我和撲雷交換座位，心想坐得舒服些。外面太陽又上來了。門邊的人正談說他們的所見的風景。這裏該有葡萄園和古堡的遺跡吧！我不久便熟睡，到中午方才清醒過來。

大家都污穢不整容！但是他們好像都滿足自己的生活……

在一處車站吃過午飯，又繼續前進。在門邊的人說，我們的列車，經過一處狹窄的森林。

車停了。

『下車！』

我們爬過櫟子到外面。一處車站和許多小屋。那邊有一座高山，大家的身體都疲乏極了，將行李集在一塊兒。

『我們現在在甚麼地方？』我問徐駭。

他只是笑。

『我們來看地圖，』一位老排長說得很洪亮，他大概當過教員的。『我有一張地圖。——我想起來我們是在這一帶。』

他的地圖看來是從一本學校用的地圖裏撕下來的，而且不十分正確；然而我斷定我們離開法國還不久哩！

正在這時，廚房的一節列車已從別節上面脫了下來，拖到了月臺邊上。我們不等牠到可以開車即出發前進。沿着小河前進，太陽的炎熱還沒有退，不過久坐以後的步行，使人爽快。走了一點半鐘到一處村莊，設營的人已經在村前等候我們了。

『第一隊歇在這座糧屋裏面！』

『這裏的稻草不夠！』

『他們說現在沒有稻草。』

大家把行李放下，上街去買酒，酒的價錢還便宜。我和徐駭帶酒坐在車前的座位上面，這一輛車，放在糧屋的後面。月亮已經掛在空中，溫柔的微風，從小溪上吹來。我們在光亮的夜中散步，到我們回到糧屋裏摸索着去找睡處時，別人早已酣睡了。

行軍

第二日開始行軍，天氣很熱，而我們又不慣山中生活，起初的幾天，許多人睡在路上樹蔭下，把上身赤露了，用手帕裹在頭上。以後也習慣了。爬過了好多座高山，到了一處山谷中，對面樺樹林中，山勢又復聳立，從我們走過的高崗看來，那將要經過的村莊，是在最高峯上面。先頭的行軍走得不多路，今天大家要打起精神去走，才好呢。

休息了好幾次，太陽炎炎地曬在狹小的山谷的小路中，我們在這中間已向上走了幾小時了。後來路勢平坦，街道向右轉，小村莊依山而立。

大家在田裏歇下，打開帳幕，太陽依然未退，把衣服脫完，將浸透了汗水的衣褲掛在幕門外，到帳幕裏睡下來。天氣太熱了，我不能入睡，從幕布裏穿過來有一道棕色的光亮照在我上面，我足足睡了有一小時。

『野戰廚房來了！』

大家穿了一半衣服去拿食物來充飢。

後來我和徐駭和撲雷坐在幕門口，在那兒探視深谷，向遠處望望連綿的峯巒聳峙時，覺得心神很愉快。黑影正在移上山坡，天色漸漸黑了，而高處的太陽光依然光明。

遠處有瑟瑟的聲音，像輕浮的鼓聲，聲音漸漸強大，忽然又有號聲起來，大家都向村中去，徐駭也過去了，或許是我們團部的軍樂在演奏。

我們向比界前進，我從出發以來沒有修面過，而且鬚鬣滿生，這是一種頹廢的精神。有的人不到戰事完結不願修面，但我很願意修面，不過我想：有相當的長時間，沒有時間，任鬚鬣留着；後來互相學着不修面了。

一天下午走過一段路後，軍官們坐在路旁一株大樹下，有的在玩骨牌，我們的瘦弱的中尉，他素來被大家所不歡迎的，坐在草地上，肥胖的少尉發皮恩手裏拿着一柄髮剪，已經替中尉剪了一邊頭髮。他的手背正在做種種手勢。

『這時中尉應該屈服在我手裏了！』他大聲喊道，『不然，我得服從中尉啦！』

『我可以替你幫忙！』

『倘使中尉能够順服地滿足我一種欲望，我願意替中尉剪髮的！』

『你可以得到我的帝國的一半！』

『我誠懇地請求中尉不要說笑話！』

「那末你要什麼呢？」

「我得先思考一下。」

「如果你想不到，那末更好！許我省事嗎？」

「中尉總隊給可憐的少尉以思考的機會的！」

很近的地方忽然有口笛聲和鼓聲。少尉跳起身來叫：「第二大隊來了！」他手裏拿着髮剪跑去了。

中尉坐在草地上罵道：「可惡的東西！——你可以得一瓶勃蘭地酒！」那東西沒有聽到。

大該長坐在旁邊大笑。

大家到了比國邊界了，在這裏有一次休息。比國人把街道毀壞，而且還佈置了障礙物，有人這樣地說，繼

續前進，過一處稅關，又過一個法文的指路牌。

「那裏有拆毀了的街道？」我不耐煩的問道。

「噢！你腳踏的地方便是！」徐駭笑我。

這就是了嗎？幾塊石子在街面上堆着。街邊有砍斷的樹幹站着，樹身躺在草地上，檜樹長的整齊挺直，我

從沒見過這樣的。比國人就用這些樹來擋在街上嗎？我很可惜那整齊的樹枝的浪費。

電桿上面掛着剪斷的電線，我們不能再打電報。右邊有一座小屋。一個男子靠身門上，便帽

壓的很低，對我們注目。這個人恨我們，爲什麼交戰時一定要仇恨呢？

離邊界稍遠地方的人民，比較和氣。然而我總覺得比國人是陰狠的，夜裏大家留心戒備，軍官也從不單

獨睡在屋子裏，爲的是有人講過比國人在夜裏來暗殺的事。

漸漸深入比境了。我們路過幾處大森林，以後到一個山麓，有村屋和小城市。因爲我們還得在街盡處過

夜，所以還要走過城後峙立的山坡。

有幾次中午時的太陽照在禿露的山背上，射出強烈的光芒，山脊赤露，沒有一株草，日光黃褐色的，非

但不淒涼，卻閃出從未見過的光芒來。

漸漸走近麥斯河（die Maas）了。有人說那邊要有一次戰爭。一天晚上，到了一個村莊，大家知道這是大戰快要來臨的當兒了。

第二天也留在那裏，我們合股向農民買了一頭豬，就在他的果園裏架着鍋子燒豬肉，我們就駐紮在那個農民的家裏，排長查黑到我們這邊，他因為太辛苦了，這時坐在火旁，身向前彎，雙手垂在兩膝中間。

「我真受不了了！」他說。

我該怎樣說呢？徐駭和撲雷不說話也是當然的。

一年兵役的賴姆也坐在旁邊，他的大而沉靜的目光看查黑。我從第一天看到賴姆起，總覺得他可愛，然而我有些怕他。看來他對別人都怕，尤其是查黑，我想他是恨他，查黑對他也不好。賴姆的身體的動作很不靈活，因此身體疲弱，在他很有神彩的眼睛裏面總有一種恐懼的神情，這便是叫查黑不喜歡的地方，也是使我喜歡的地方。不過賴姆不會叫口令，也叫我不大歡喜。

「倫！」少尉發皮恩從屋裏喊出來，「你願意和我一同去放哨嗎？」

「好的，少尉！」

「我也去！」徐駭淡然地說道。

我們到發皮恩那裏。

「好！」他說，「你也來！但是現在要趕緊，不到一小時，天就要暗下來，到那邊還遠得很哩！」

巡哨

連少尉在內，我們一共七個人。

「掛槍常步——走！」

撲雷在後追上前來。

『這塊燒肉給你！』他輕輕的說。

『但是天下雨了！』他把一塊熱而軟的東西塞在我手裏。

『謝謝你，』我說，『不過現在叫我怎麼做呢？』

『那末你可放在軍用杯裏！』他邊說邊立停了。

我把軍用杯從麵包袋上解下來，將燒肉塞進去，把杯子推向右邊上衣袋裏。右邊的大腿被燻熱了，熱得我暗笑，而且他又是隨後趕送上來的。

我們走過最前的步哨，走進一處茂盛的樹林。路是石子鋪成的，斜入山谷。少尉快步上前。他已詳細知道法軍的所在地了。大家用力想放低腳步聲，然有釘的鞋子實在很難不發聲音。青翠的檜樹立在幽爽的空氣中。

一條狹小而半斜的橋，河底水聲潺湲。上山的路很峭斜。樹林中暗黑可怕，而山路縫中的天空，還在發微弱的光亮。

少尉立停了，招手示意，要我們不許發聲音；大家立住了。每次呼吸，身上的皮件發出聲音來。

繼續前進，必須走上前面的山頭。少尉站住了幾回。一點聲音也沒有，聽不到飛鳥展翼和落葉飄動的聲音。樹林到右邊就完了。樹木高大，我們離開山路向左邊走，沿林輕輕的偷步前進。腳下淺草，左面海谷，面前幾百米突的樹林，前面浮現着一片雲霞，我們在那邊停住。天色墨黑。少尉招手叫我們圍繞在他的四面。

『高山後面就是麥斯河的橫流，法兵是不是在這岸上，我不能知道，然而如果他們有人在這岸上，那麼也決不會即在面前的。這邊樹林邊上因為怕襲擊的原故，前進有些危險。右面高處有街路一條，那邊大約有崗位和巡哨。我們要看路上行人必須向天空看去，反過來，他們對樹林看不出我們在這裏。』

我們走在燕麥田裏前進，有不少的露珠。麥穗彎下拂着了，格格作聲，我的褲子已經濕到了腿部了。

麥裏有兩個人的腳印。麥穗傾斜的方向，就是我們前進的方向——這是巡哨的腳印嗎？兩個巡哨太少。那一定是偵探，他們走過麥田是可疑的事，他們一定是來探聽我們的。

喧爾爾的聲音，迎面過來，我的心中一跳，大家立定了，原來一隻鴿鳩，我覺得可羞，少尉笑得沒有意思。大家在暗夜裏前進，走到一處平坦的高地，少尉忽然立住了，他招手向下，我跪下。

一股特別的聲音從前面過來，好像有東西彈擊電線。

『那是什麼？』少尉低聲問道。

許多馬匹奔跑過來了！我握定槍桿，少尉手指按在槍機上。馬聲更近了，我着手瞄準。那邊停住了，鐵絲沙沙作聲。他們在弄斷鐵絲網嗎？——除茫茫的黑夜外，甚麼都看不見。他們只隔我們五十步了。——鐵絲沙沙的聲音還在響，我肌膚起了粟粒。到底是甚麼呢？——我把槍放下，少尉偷步前進，我們實彈隨後前進，他立時立停，有時偷進，又跪下來向前指着。前面有東西隱約搖動，那是牛，少尉把槍裝入袋中。

『這次我們上了大當，那是牛，牠們把身體在鐵絲網上面擦動，還有馬匹往來奔跑。』

我們沿鐵網轉換方向，幾株樹木和幾處房屋，被我們看見黝黑無光。向屋子內輕輕走進，石壁中間有一路一條，來到坡緣，絕壁峻峭，直下深谷，谷中聲音萬千，煙霧瀰漫。

『那邊下面大概通火車罷。』我說。

『這兒不通火車的，那一定是麥斯河。不過我也覺得奇怪那邊的聲響爲甚麼這樣大——這時我們來向下試走一下罷。』

他摸索向前，山坡上多怪石，他走入了滑地，我拉住他的手臂，但是他還是滑下去。徐駭也來拉住他，我們同力把他拉上來，他有些發抖，一句話也不說。

我們向左沿山坡走去，想找一條山路。草地又顯現出來。走上山頂，山頂三面是高的崖壁，非常峻險，在一叢野薔薇前面，我們就停步了。

『這是當然的，』少尉這樣說。『總不會有人帶了軍隊從這裏下去，我們可以這樣斷定。——我們就在這地休息，決不會被人襲擊的。』

我把帳幕張開，和徐駭及少尉三人坐在上面，杯子在衣袋裏已經翻過來，滿袋都被燒肉油污了，幸虧沒有另外的東西放在衣袋中。

我用小刀切燒肉，分作三份來吃，徐駭分給麵包，發皮恩有燒透了的雞蛋。空中細雨濛濛。

『我們一定要等到天明。』少尉說，『爲的要待天明後再考察一下這裏的地勢。但是這裏奇冷而且潮濕，我們再看罷，也許可以到村子裏面去。』

說起村裏過夜，使我擔心，比國人大概在夜裏已經弄死了不少人，村莊裏面有沒有敵兵隱在裏面，我們是無法探知的。

我們走到第一座樓房，四周是矮牆，好像一個古堡院門開着。屋內衆犬向人亂吠。發皮恩派兩個人留在大門口。

『只要有危險，立刻開槍！』他微聲說。

我偷入院內，裏面陰慘暗黑，中間一堆黑色糞堆，犬吠聲聲，少尉摸門，門是鎖着，他又敲門。一扇窗上射出一道光線，立刻又沒有了。——少尉用手槍柄去敲門，共敲三次，敲門聲從屋裏回響過來，犬吠依然不止。遠處窗上又有光亮，隨後順次過來。一個人蹣跚過來開門，我們一湧進門，少尉打開的門，兩個大漢和一個女人立在裏面，對我們注視着。

少尉舉手作勢向右：『搜查軍火。』

我還看見那女人跪在他身旁，當時我走進右面的房間，那裏暗黑無光。我回身來取光亮，女人抱了少尉的腳，嘴裏儘是邊哭邊說。

「你找到什麼沒有？」他問。

「沒有，少尉，那邊黑暗。」

「那麼出去罷！」

我們立在外面。

「我們還得找些旁的東西。」少尉說道，好像料不到以後如何。現在要小心！他們還在回想那慘黑的院子。而我們站在村裏的街上，並無一點戒心。

「那邊有私貨，」發皮恩這樣說，「爲什麼那女人如此慌張呢？」

我們慢步街頭，全村似乎只有三個院子，左邊有一所三面開門的小屋。

「我們在這裏宿營。」少尉說。

我看地位很安全，因爲左邊有一帶牆壁，而另外三面是空曠的。

我走去拿了稻草過來。

「侷，你站崗！」

我把帳幕排起，在小屋前面來往踱着。

那個女人這樣發慌，屋裏又這樣黑暗，那一定有一種原因在着；或許他們已經暗殺過我們的騎兵，一定有什麼隱藏着——我忽然轉到一個念頭：有馬到過嗎？比利時的騎兵不會夜間到這裏來奔馳。那是騎兵的馬。

我聽後面有蹣跚走過來的聲音，轉身向後，原來是少尉。

「你聽，」他低聲說，「你的釘鞋聲音太大，站崗的時間這樣久，這種聲音是不會沒有的，你到屋裏來，我們替換站崗。我先站，我現在橫豎睡不着。」

我挾槍睡在徐駭身邊，有一根鐵條藏在稻草下面，我就睡在上面，因爲別處沒有位置了。那根鐵條正斜

墊在我的屁股下面。

我睡下去，涼風拂面，又向各處帳幕的空縫裏面向外透散出去。

我橫着，然而睡不熟。我覺得這兒不安全，常常使我驚心，向各處張望，恐怕少尉已經覺得了。

腳步聲——有人推動我，我醒來。

『推醒別人。』少尉低聲說。他的手鎗已經拿在手裏了。

我拍徐駭的手臂，他坐起來。腳步聲已經近了，我估計在十人以上。有一個人在發鼾聲，每次呼吸，皮件格格作響。我推動那鼾睡的人的身體，他依然沉睡。我聽到徐駭拍子彈，他們大約在前面三十步的地方立停了，而且正在輕輕的低語，看不見東西。我們有五個人戒備，他們已經覺得了。

『晚安！』那邊回叫過來，好像鬆了一口氣，原來那是我們部隊的另一隊巡哨。

『晚安！』那邊回叫過來，好像鬆了一口氣，原來那是我們部隊的另一隊巡哨。

軍官們互相說話，拉西阿兒特的巡哨向右前進。

『見鬼，』發皮恩說，『我們不必在這裏等待了！』

我們重新向左，想試一試望下爬。

草地上忽然現出一道紅光，我們轉身過來，那邊有草屋失火，或許是在麥斯河的對岸，或者是這邊向河中突出的高墩上面。

在一處我們以前坐過的有野薔薇叢的高地上，大家坐在帳幕裏。雨滴在草上滴滴作聲，高地上有一層薄霧。遠處鎗聲劈拍，兩個人又睡熟了。那邊的火焰已經冒穿屋頂，左面火焰熊熊，右邊黝黯深紅，屋頂向裏面傾倒，火星上沖。一道長的火焰向外直射，忽又中斷。下面小火焰起伏伸縮，屋樑在烈焰中倒下，烈焰漸暗，雨已止了，只有煙霧籠罩着。天已漸漸的亮了，少尉不睡，有時自己稍稍興奮。一個人醒了，伸臂呵欠，用雙手擦自己的眼睛。清醒以後，切麵包充飢。

「在這裏再留下去是沒有意思了，」發皮恩說，「霧一時還不退，我們十點鐘一定要到達那邊。」

我們向村莊走去，走到高處，後面山窪裏已築有防禦工程了。

「那是什麼？」發皮恩說，「以前已經有很多的巡哨到過前面了嗎？不然他們決不能這樣輕快地在這裏築壕溝的。」

我們走過山窪，面前走出一位騎兵，他是我們的副官。

「我軍進攻，你們的連部在我後面來了！」

麥斯河之役

我們這一連，到了高處，中尉騎馬在前領導。

「早安！」他叫道，「今天是得功呢，還是爲國捐軀！」

我們恰巧在最前線，撲雷對我，面色蒼白，而污垢滿積。

「你們怎麼現在到這裏呢？」我問道。

「我們夜間接得警報。」他很單調的回答。

我們走過蘿蔔田，蘿蔔葉全被雨水浸濕，葉長及膝。人走在蘿蔔上時，常常容易滑倒。

我們走進村莊，在晚上過夜過的糧屋裏面停住，太陽光已經普照大地，天空蔚藍可愛。

中尉騎馬前來，跳下馬來，將馬韁給馬夫。

「進攻！」他叫道，「第一第二兩隊前進，第三隊在這裏聽候我調用。」

「我們怎樣過河呢？」我想。

「第一隊散開！」發皮恩下令。

我們向前分散開，在日光中露出對岸的山頂。右面鎗聲很密。我們走到一片平鋪下斜的圍着鐵絲籬笆

的牧場上。發皮恩在右面，我們已經到了一處傾斜得很的山壁下了。岩石都聳立在草坡上。我越過有刺的籬笆，面前有幾株大樹，立在前俯的山壁上面。這是石坑的盡邊，坑窪裏只有一間屋子，近處則屋宇很多。左面一家工廠和紅色的煙囪聳立在街邊。廠前草地一方，從這裏過去就是麥斯河，對岸霧中蜿蜒的河岸，爲晨曦所染，屋宇，花園，山脊，再有樹木種着的街道，依山勢而向上斜起。

幾回鎗彈從對岸飛來，發出刺刺的聲音。

『霧已經稀了，』徐駭說。

『我們在這裏分開，』我說，『我和他們向右走去，你們向左繞石坑前進。』

排長查黑一看見我，我剛說完話，他就走了。我覺得很奇怪。與一年兵役的賴姆、徐駭和撲雷三人沿森林取小路奔下去。一顆鎗彈嗤的一聲在我們頭上飛過。那邊的法兵一定被站在我們背後的光照得眼花，小路愈走愈傾斜，直到了一個峻峭的草地爲止。我在石坑和附近的屋子中間，向右走入街道。對面河岸和悅地躺在太陽光下。

這裏我們渡過來。石坑裏面鎗聲劈拍——呼的一聲緊擦過我們。我擎起鎗來，向石坑中發射。

『那邊屋子裏來的！』徐駭喊道。

這座屋子靠我們的一邊樓上有兩扇窗子，我們打進窗子裏去的子彈，都打在牆上。倘使敵兵從那邊開槍時，玻璃一定有洞孔的。

『這裏，屋後面！』我喊道，快步跑到屋子和山壁間的小路上，上面有一架兔棚。已經有別人在那裏了。槍聲止了，我起身出外。

『我們真笨，他們是從對岸打過來的，我們這樣不中用，用背脊向他們，而且對牆打槍。』

他們細看地面，我知道，我該相信他們了。那麼怎麼好呢？又不能過河，同隊人在那裏呢？石坑裏的房子離我們稍遠，那圍牆突出在外面較近處。後面右邊有一所屋子在街邊，屋子後面一座紅

煙囪的工廠。兩座屋子中間像有一個人在路上，他用日向四周察看，又有三個人過來立住了。這時忽然子彈狂飛，他們馬上倒在街上，他們比我們更愚蠢啊！要我來喊嗎？他們是不會聽到的！我心裏很害怕，他們還是躺着，子彈不住的飛來。

『我應該過去！』我說。
撲雷面無人色，看着我。

『你怎麼到那邊去？』徐駭問道。

『走街邊凹處，沿此前進。』

『那邊太平了。』徐駭冷然道。

『但是只能這樣！』我雖說而不能決定這樣幹。

這時那邊有一個人跳起來，沿街跑過來。

『過這裏來！』賴姆叫道。

那個人走在街上跑，左手遮面部避子彈。忽然徐駭跑出去了。

『這邊來！』他拉開嗓子喊着，一面立停了。

『徐駭！』我想喊他，然而他身子一縮，急忙轉頭回來。過來的人跛腳跟在後面，那是雷曼。

『我腿上中了一鎗。』他說。

『你快坐下來。』徐駭一面說，一面彎身下去，『別人怎樣了？』

『他們倒在那邊街上，查黑是死了，而亨杜華愛米爾要我帶他一起來，然而他跑不動，而子彈長是走工廠方面過來。』

從工廠方面過來嗎？我遠望過去，那是不是又是誤會呢？不是誤會。那邊有軍隊嗎？不可能，後面是河，又沒有渡船，可恨的比利時人！如果我們這邊再有許多人過去！不過他們一定看到街上躺着的死人。

「命」

我突然被人一叫，嚇了一跳。

「我們在這裏幹什麼？」一年兵役的賴姆問道。

「我們有些畏怯的行爲嗎？」我忽然想。這時又見到雷曼大腿上的傷。我們那時一定要留在前面向那邊開鎗嗎？我們還是從屋後出來的呢？雷曼一定能想到我們那時同在作戰中而我也參加戰爭的。現在掙甚麼？」

「我們一定該進這座屋子。」我說，「我們一點不知別連做甚麼，或者我們可以從窗口上向右面看過去。」

你的耳上出血呢，徐駭要我替你包紮嗎？」

他微笑搖頭：「那是小出血！」他替雷曼包紮大腿，重傷的陰囊垂着。

撲雷站在兔棚上，一個手指伸在棚子裏，一只白兔正在嗅這棚子。我忽然驚起，外面有腳步聲，一位軍官從上面跑來，過去了，後面有三十人。倘使他們看到我們躲在屋後面！

「我們該一起向前！」我不耐煩地說。徐駭繃帶已弄好了！

「不要放我一個人在這裏！」雷曼說。

「現在又有另外的事發生了！」
一隊不熟的隊伍已經到了石坑裏的屋子前面了，我們跑出去，雷曼一同前進，鎗聲紛起，四面有幾個倒在地，有幾個想回去。

「那邊去！」我一面笑，一面走過石坑角。一輛乾草車橫擋在進口處。

「他們在那屋裏開鎗過來！」一個人喊道。那又是比利時人了，我開鎗射放，旁邊人也在開鎗。有的在我後面奔向石坑去，雷曼也在裏面。我又開鎗，鎗機不靈，我的鎗沒有子彈了，鎗聲還是很密。

「帶我一起走，朋友！抓住我的肩膀下面。」一個人喊道。

我的右手拿着鎗，對面抱他，他覺不覺得痛，現在我顧不到了。他很重，鎗聲響着。他用左腳支起身來，隨後又落下去了。屋子和車子中間只有一條路，我的便帽上有東西在扯動，覺得頭暈。我拉他近前些，他呻吟着，我們已經過了第一扇窗下了。他漸漸在我的臂部滑下了，他的腰軟了，我拉住他的上衣，他坐着，我手拉着的地方，只有衣服的皺紋。有人向我們前面跌過去，倒在屋角上，他沒有鎗。

現在轉過來了。我們已經到了屋後。

我把鎗靠在牆上，用雙手抱傷人，把他放在屋後牆下，在另外一個傷人的身邊，那個人正從鼻子裏面流出來不少的鮮紅的血。

「那邊去！」我聽一個人盛氣地說。

我轉身過去：「你們發癡了，在這兒留着。」

那是不相識的排長，我吃了一驚，他卻懇切地對我瞧着。

「我們派崗位出去！」我一面說一面想，那一定是一件嚴重的事情。「嗨，徐駭！你看那邊！倘使那窗上有動靜，立刻開鎗。」

排長振起精神：「我們也派崗位。」

我向四周看了一回。太陽照在院子裏，四周站着大約有十個人，橫在地上的，放在四面的車上和各種器具上面的傷人，也有十人。

山恩特兒洽爾橫在我面前，他以前和查黑一同下去的，現在僵臥着向天空瞪視。

我在他身邊屈身下去，「你傷在那裏？」

他對我望一眼，毫無精神：「在腹部。」又直視天空了。

「我能夠替你想法嗎？」

他微微搖頭，動作微細得不大看得清楚。

我起身來，注視到石坑裏樹頂上，這些樹頂正在向這面遠眺，鎗彈都是從那邊來的。當我在那邊時，我並不懼怕。啊呀！假使有人，他的頭被子彈打掉時，也不懼怕嗎？以前我從石坑裏射出，而現在呢，卻對屋子開槍！我雖然知道那又只是子彈落地聲罷了！我在驚惶的情緒中從來沒有想到鎗裏面會沒有子彈的！——現在那不熟識的排長倒在那裏快死了。他從不膽小，多麼可敬受傷了，現在死了！——這件事忽然使我覺得很畏懼。

我把我的同伴引到那邊去了，爲什麼？因爲要表示不膽小，似乎我的心裏從來沒有過膽小和畏懼！——然而究竟是出了鬼門關，因爲我們受過教訓不許後退，也不許藏身屋後——忽然起一個念頭：我們在前面留過沒有？現在我們死了嗎？爲甚麼死的呢？並無益處。那末我把撲雷和其他諸人都犧牲了！——我所做的事將來是有難卸的罪責的。

我看到賴姆怎樣檢驗撲雷的水瓶，因爲砲火已經轟了一下，我的知覺也回復了。砲聲在山谷上頭怒吼，隆隆蓬蓬，聲震四野，不絕的從石坑裏過來，分不出自德兵這邊過來，還是法兵這邊過來。

我跑到兩個人的面前。

「你，」撲雷笑我，「我的生殖器上中了一鎗，賴姆打壞了一個水瓶。」

我忽然想起前回帽子上面被擦了一下，我脫下帽子來，右邊帽邊上擦去了一片。

撲雷笑我的帽子，用手摸那破的一塊，「看我的生殖器！」他說。

「啊呀！」我想，「你真不知道，這裏以前的經過怎樣，你這個傲倖的孩子！」

「雷曼在那裏？」我問道。

「那邊小車後面。」

我離開他們，在這裏該幹點事，假如前面有傷人可送到後面來——或者又有人受傷了。

砲彈又在我們頭上飛舞。

砲聲中夾着步鎗聲，還有機關鎗的聲音。忽然頭上呼的一聲，向石坑中去了，在那裏炸裂開來，我不知不覺把身體伏下來。不相識的人中，有一人拉住自己的一隻手臂，他的袖頭已經破了，別的一個在他身旁忙着替他設法。

『這是一顆子母彈！』不相識的排長說。

『排長，』我說，『我不必佔領這屋子嗎？我們站在那後面還是沒有用處的。』

『倘使裏面有甚麼東西，像那邊一樣！』

『鄰近屋子裏並沒有人開鎗，那不過是子彈落下的聲音。』

他搖頭道：『一個人在那邊橫穿鼻子中了一鎗，他對我說，當他已奔回來時，是中的第一鎗。』

『當然，排長，那是可能的，以前有人說過了，他們被廠裏出來的子彈打傷的，我們那時剛有鄰近的屋子作掩護。——假如我們佔領這兒的屋子，那末可以完全看到，並且可以把受傷者送到更安全地帶。』

『好吧！』排長說。

我擡了，徐駭、賴姆和撲雷同去。徐駭拾了地上一塊鐵向門前走去，他想法子把那門開了。

『我們該先打開鐵店，』他說。

用力錘了幾腳才開了鐵店大門，他用一根棍打落門鎖，我也振起精神，把鎗擎好，排長的部下祇從遠處開看。

又打一下，門便開了。賴姆很快地進去。我覺得慚愧，隨後進去。我們都在一條路上，路的左邊有狹梯一架。右面第一門鎖着。我們走向最近的門，而且走進一處廚房，徐駭走到灶畔。

『屋裏有人灶上還有燃着的火咧！』

第一層樓上沒有一個人，大家上樓梯，我打開第一門。

一個女人睡在闊牀上，她的沒神的眼睛看我，另外還有一個女人坐在旁邊瞪我。

『你不要怕，老人家！』我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開口說驚慌的話，說得很快。

『你不會說法國話嗎？』我問賴姆。

他吞吞吐吐的說了幾句。

她一面回答，一面無抵抗的舉起手來。

『她講什麼？』

『老婦人快要死了，我們在最後幾小時裏面，應該給她安靜一下。』

『你向她說，我們只要佔據旁邊的一扇窗。』

從角室左面看去，可以見到工廠的一角。

撲雷從前面外望，『那邊火燒。』

那邊有很多屋子被砲火燒着了。右面被石坑遮蔽了對其他各連的視線。我叫我的人留在上面，自己下樓來。灶下有人在燒咖啡。另有人背傷兵進來，雷曼在院中面色慘白靠在牆上。山恩特兒還是仰望着睡在那裏，他身旁鮮血淌着很多。

我去叫別人下來，預備把傷兵放在一個舒服的地方。我走到院裏時，看到有人沿街跑來。

『這兒來！』我喊道。

『倫！』他和氣的喊着，跑到院子裏，是愛可爾特，是排長的傳令兵。排長問，『這兒怎樣？那邊有人，是那些人！』

我說給他聽。

『你，』他說，『我們那邊也不很好。我們的中尉從屋子裏出來，子彈從背上打進去死了。我可以向你說，』

我們是狂了！因為他們那樣開鎗，所以我們不能進屋子去，而且我們在下面，而他們在上面，把人趕到牆根全打死了。」

『你說，你跑過來時，路上沒有開鎗嗎？』

『還是有幾次斷續的子彈，但在我們的砲火對他們威脅後，那邊已不開鎗了。』

他又跑去了。我們小心地把山恩特兒擡起，把他移到鐵店裏面。他沒有一點聲息。把雷曼放在他身邊。這時砲火更厲害了。隆隆的砲聲，連續地在山谷中響着！

我們正上樓梯時，上面忽然有倒塌聲。年青的女人踉蹌地走出門來。我們跑進去看見屋頂掛了下來，一塊玻璃窗已經打破了，桌上堆滿白灰和白粉。

賴姆過來說：『那個女人的地方沒有什麼，但是那垂死的婦人，坐在牀上要穿衣服。』

我們都不作聲。除隆隆的砲聲外，幾乎沒有其他聲息可以聽到。我默察對岸，只見濃煙冲天，不知道是砲火或是火燒。

我們在這兒做什麼？我坐在椅子上面。很是疲乏。

不久我振起精神，我下去看傷兵。雷曼的頭下垂，不安靜的抽甯，張口吹氣。山恩特兒定睛仰望天空，我想他是死了，我想祈禱，可是我不會做。

我走進院子去看屋角，街上有死人躺着，也許裏面有傷兵。現在還可以想法援助，然而我已沒有勇氣了。日光曬得我發痛。

我掩身上去，坐在椅子上。賴姆立在窗邊看外面的一切。

『外面那個來了。』賴姆忽然說，『副特務長愛倫斯脫和他的部下。』

我起身起來。真的，他們走得不遠，够奇怪，他們還沒有上過火線。

我跑下去，他同了兩隊人來到院子裏來。

「那裏是尖兵佔領的房子！」

他歡喜誇口自己的學識。

我把房子指給他看。

「我要到工廠那邊去，請你領路！」

我拿我的鎗和斧頭。「最好前後魚貫經前面屋後過去，特務長。」

我走車後跑過，又跑過在屋子和山壁中間小路上的菜園。看到工廠後部，只在我前面百步距離的地方，

推了一下門。門關着，把鎗放在牆邊，用斧背打門上的鐵鎖。當時愛倫斯脫已和前面幾人跑過來了。

「小心！」我喊道。「我因為正打第二下，山壁小路狹窄，用雙手來打門，聲音隆隆，門鎖落在石頭上，

我再打別處，子彈在空中飛馳，聲音很銳利，落在我的背後。

「蠢東西！」愛倫斯脫叫道。

又一顆子彈飛來，我又打門，輕輕地。

「打破門吧！」一個人叫道。

我轉過斧頭，許多子彈聲音絡繹而來。一個人靠近我頭上打了一鎗，子彈從耳邊飛過，我仍打門，門很堅

實，我把斧頭從木頭中拔出。「子彈！」

「那邊去！」愛倫斯脫一面喊，一面和許多人從路上跑到工廠那邊去。鎗聲更密，我也覺得來的是子彈。

「拿過來！」有一個人在我後面講，我把斧頭給他，子彈恰巧沒有過這邊來，我看不到愛倫斯脫。

「推開吧！」另一個人喊道。我們大家縱身用背頂門，頂開一條縫，隨後豁然一聲，門就開了。我搶了我的

鎗飛奔進去。階沿上立有一男一女，高舉兩手，擋住去路。

「走開！」我喝道，隨聲將男子推開，跑上樓梯，把門推開，裏面有兩個孩子，在那裏發抖。許多人隨後跑來，

我跑向窗邊，工廠就在窗外，一部份卻被果木遮着了。左邊鋪着青草的土堆後面，有人躺着在那裏開鎗，那一

定是愛倫斯脫。

『所有窗子一律佔據！』我喝道。『可惡的樹木！』

我望外跑，孩子們在驚恐中直向我腳邊跑來。我又拉開第二扇門。

『到這裏來！』我喚上來的兩個人。『工廠裏面一有動靜，立刻開鎗！』

我跑下去，男女依舊舉手立着對我看。我跑向下邊對工廠的窗口，這兒的樹木遮得比較小。上面窗口裏有人在開鎗。

我看到愛倫斯脫在那邊土堆上面站起來了，並且正在跑回來。兩個人隨後跟來。那邊還有人躺在那裏，共有多少人，我看不清楚，我跑到窗下來。

『混蛋！』愛倫斯脫罵道，『只要被我們抓到，決不饒恕！』他憤怒非常。

兩個人跑進來，其中一個的銅帽已打破了。他把牠除下，淌着鮮血，經過額頭向口內直流。他伸出舌頭來舐血。『你看一下，究竟怎樣！』他把頭向前俯下，頭髮有一短節已被鮮血所黏結了。

『那是擦傷了的，』愛倫斯脫說。

『我看也並不怎麼危險，』他笑道。

『特務長呀！』一個人說，『這兒像有一處地道入口處。』他指着一塊埋在地裏的木板說。男女都對這邊看，兩手仍舊舉着沒有放下。

我將蓋上的小鐵圈拉起，下面有一條小梯子。

愛倫斯脫對男子喝一聲。他跑到別處去一下，帶了一支洋燭回來。愛倫斯脫和其他一人下去。我又想到在工堆上的傷人，無法援助，心中覺得很苦惱。

這兒從洞中走出一名間諜來，我對他有一種不好的印象。

他轉過身來，用輕視的態度，看那男女，並且高舉兩手——『啊呀！爲什麼沒有人告訴他們將手放下呢？』

愛倫斯脫上來，把一排子彈拿到他的面前，他聳聳肩頭。愛倫斯脫又和這兩人談些什麼。地道裏起來的，仍用輕視的態度低聲回答。另外一個人把手移向額頭及心部中間，他又常常重舉兩臂，我有些擔心。

「這兒一點沒有。」愛倫斯脫忽然講德文，「依照軍法你們要鎗決！」

「請原諒，特務長！」我說，「這是軍法，但若對他們說：如果你們把傷兵從那邊擡到這裏來，就可抵罪，那就更好了。」

愛倫斯脫用考慮的神態看我，「權利是沒有的！」他轉身向那男子，他們在仔細聽我們說話，然而他們一句也不懂的。

愛倫斯脫叫他們去，而且把一個趕在門邊作抵押，倘使有一個想逃跑時，立刻把他鎗決。

我走到女人那邊告訴她把雙臂放下，她依了我，然而只要有人從門裏出來，她抖顫着又舉起雙手。

「賊坯！」門崗罵道，「你們小心！」他向那邊咆哮，隨即拿起鎗來，我遠看他後面，「狗賊！」他罵道，「把傷人的腿在地上擦着，現在你們要格外小心。」

人多，屋小。外面砲聲隆隆。

比利時人背了受傷者進屋子，再去背另外的傷人。

我走上梯子去看麥斯河對岸。河流睡在日光下。這時已經是下午。我拿出表來，表已停了。是的，我因為昨夜沒有睡，所以忘了開表。

過了一刻我又下樓去，走地道裏起來的人臂部已經包起來了，低聲咒罵。現在他不再笑了，很出力，很正經。從開着的門裏看去，有死者躺着，查黑躺在那裏，面部手部顏色蠟黃像是木頭製成的。

「特務長！」我說，「我可以過去嗎？」

「可以。」他說，「這瓶啤酒給你。」

我飲了啤酒，覺得奇怪，他在營裏時總是不近人情的。

到。那裏一切照舊。我走上去，徐駭和其他幾個人都和悅地招呼我。我坐在一張椅子上，他們什麼也沒有覺

四周的人很忙，但是我不知道他們做甚麼。頭很痛，耳畔聲音又很繁雜。

我不曉得自己這樣坐了多少時候，有人來拉我的手，撲雷引我到桌子邊去。他們有油炸的麵團，還有麵包和咖啡。我頹然坐下，俯身向前，使人不能見我的面孔。我覺到賴姆對我看了幾回，似乎要想說幾句話。我看見他的和氣的眼睛時，覺得地板在腳下轉動，我倒在桌上放聲哭泣，撲雷用手撫摸我的肩膀。

我在半知覺中覺得撲雷進來。他一定去過別地方，去拿背包，我沒有精神去顧到他在幹什麼。過了一回他來扶我，將我放在地板上，用他自己的大衣蓋在我身上，背包放在頭下，我妄想到不曉得隨便一處遠遠去了。可以想到戰地上嗎？然而那太遠了呢！

當撲雷跪在我身傍，想灌咖啡給我時，我醒轉來了。

「你怎麼這樣污穢！」我叫道。

他笑說道：「我在上面救過火！」他用拇指指着天花板。

我起身坐在桌子旁邊，這時精神清爽，所有事情已成過去，我覺得心中愉快，身體活潑，好像一個孩子一般。

夜裏，四周寂靜無聲，屋子裏有人說話，來往走路。

不多一會忽有一道命令，叫向右方集合。黎明，路上集滿了出發的人羣和車輛。到處有房屋失火，然而全在對岸。那邊滿佈着火光的窗洞的前面，有密集的隊伍向右移動，人數很多。對岸高處有很寬的散兵線，我們得到勝利。

全連都集中在果園裏靜候渡河。園邊路上，將官亨納坐在椅子上，椅背夾在兩腿中間，下顎支在椅背上，

他是我們的旅長，出神地注視一處火燒的屋子。

我坐在近水的一條草徑上，在賴姆旁邊，天色漸暗，對岸已經燒了的屋樑，落在街上。一陣涼風捲了火焰渡過麥斯河來，河身蜿蜒，遠處河身轉彎的地方，火光映入河中，好像一道火流。

『我想，』賴姆說，『人在戰爭中會變為殘忍的，你也是這樣優柔寡斷嗎？』

他起身來，身體稍有搖曳，去睡了。他有意稱我爲『你』嗎？

『你不來睡嗎？』撲雷問道。『你的背包我已從廚房裏拿來了。他們把你們哨兵的行李已先帶來了。』我們摸索位置，少慰已經睡在我們的新排長番爾旁邊了，我睡在徐駭和撲雷中間，睡得很爽快。

到法蘭西去

清早，我們圍着廚房，喝咖啡。我把石坑那邊的屋子指給愛可爾特。『爲什麼昨天晚上沒有毀壞呢？』
『你們自然不在裏面過夜。』愛可爾特叫道。

『不，你爲什麼問這個？』

『嘿，你們實在曾在殺人窟裏住過的！有人曾在裏面找到兩個騎兵的武裝附件。他們把馬匹送到牧場上。但是他們不能把新鮮的痕跡掩沒。』

『那些人的下落呢？』

『嘿！槍斃過後將院子放火燒了。』

夜裏我將這件事想了一遍，然而事實恰巧這樣經過，覺得太簡單了。雖然這個院子的經過實在是這樣，但我總不相信愛可爾特的話。

工兵在渡頭架了船橋，才得渡河。他們搖了一夜的渡船，現在還在用力將船渡過去。對岸有被拉住的法兵，他們穿着藍色軍衣，無神地向這邊望着。

我們上岸，沿麥斯河邊步行。在鐵路堤上和花園裏面築有許多障礙物，而在這些障礙物上又有爲射擊用的隙縫。在我們一邊岸上無論如何看不見這些障礙物中的作用的。

法兵的背包，小帽，裹腿，滿佈街道上。

「那個在這兒把上衣剝去了！」徐駭說。

「那邊有一枝槍躺着，」排長番爾說。「他們一定只想他們前進。這樣的一枝兵，在將來不會有戰鬥力的。」

我們愈向高處去，愈見有大衣，褲子，靴子，槍枝，短劍，到處都是。這是一次勝利呀！

「這兒有小子彈匣，」少尉說。「拿起來，我們將它丟在前面小河裏面，不然比利時人要拿來打他們撞見的孤身行人。」

「我們要不要將槍枝拆壞，排長！」愛倫斯脫說。

我設法將槍柄打脫，可是木頭太好。又想把準星打去，也很堅實。

右面鋪着淺草的窪地裏有架大砲孤零零站着，路上有一架火藥車，前面有四匹馱馬，馬繮已經散亂了。因爲長期的步行，大家覺得漸漸熱起來了，我還看到使我歡喜的砲彈，火藥，大批槍枝和被蓋，然而我不能再歡喜了。昨天的印象又重記起來了。我沒有夢想過，像援救軍官於砲火之中，和在酣戰時刺死黑人一類英勇的事嗎？我身經這種殘酷的戰事是有必要的。雖然只在房子後面，第一步也得挺身出來，然而這算是戰場上的第一種舉動！

我不要再在這上面想了，快把這些忘記。然而往事常從心的深處來泛濫着，而且一次一次的加深。

我們走過一座幾乎全部燒燬的村莊。屋樑上尚有餘火，那邊奇臭難聞。當我童年時代會親歷過一次鄰村火災，燒死了牲口，然而這兒是燒死人口。

「那邊有一個人，」徐駭說。

待我去看時已經走過了。

晚上忽然有砲聲緊靠着我們前進縱隊停住了。少尉發皮恩剛巧在步行，就跑到前面。幾分鐘後他又回來了。

「可恨比利時人從屋裏對着我們隊伍的頭上射擊。少尉和其他三人死了。他們在屋子裏遮掩得很好。砲口向街上，正在砲火中將屋子燒去。」

第二天又前進。親見比利時人在裏面放砲，正在火燒的村莊，又是餘火未息的屋樑，傾倒的屋頂和被燒死的人的臭味。這地方使我心中作惡。我對比利時人不再氣憤，至少不再氣憤，然而我怕他們，又怕戰爭，怕殘酷的戰爭和由此而來的民族仇恨。法國的情形又將怎樣呢？我們的百世莫解的仇讐。

我們漸漸走近法國境界。一處特別的村莊，一座屋頂忽然走我旁邊倒下來。火星從腳邊射起來。熱得使我們連忙避開。

後來我們走近一處小樹林。發皮恩看地圖：「樹林的另一邊是法國境界。」大家走出樹林，走進村莊。人們立在門邊，臉色和悅。這就是到了法國。

蒙特

一隊行軍縱隊在灰土飛揚中前進。從早晨起一直是這個樣子。

時而休息，時而前進。

隱隱傳來遠處的砲聲。

汗已不流，槍枝擱在肩上。

街頭孤屋，門窗都開着，屋內有一架破牀。桌上杯皿縱橫，門前破瓶椅子，零亂得很。屋中人早已先我們而走了。

我走進樹林。街路細直，武裝完備的礮隊，爲先鋒走左面過去。右面炸藥縱隊在休息。我們在兩者之中，蹣跚前進。

礮隊駐足不前而炸藥縱隊仍舊前進，一名傳達長騎馬過來想通過這裏。礮火就在前面。我們依舊前進。太陽沒有了。樹林披着暗黑的外衣。礮隊掩護前進，礮火槍聲震着我們的耳鼓。

忽然有人在我們前面立停了。我們轉身立停。

『你有可飲的東西嗎？』樸雷沉着地問我。

我取下水壺給他。隨後我也飲水，水厚而熱。

我們立着，人們還是坐的坐倒的倒，不久又前進。

我忽然跑到領隊的那裏，又停住了。大家伏下去又起來，前進。

冷風陣陣吹來。一道紅光一閃，四圍昏黑無光。走盡樹林，越過鐵軌。左邊有一孤屋，我們在屋後轉變走入

草地。

『領隊官！』少尉輕聲叫道。

『先生們！我們緊貼法國人住夜。前面只有幾個崗位了。大家挾槍睡，不准點燈，也不要做聲！』

這時候廚房已經過來了。木板後面有一盞油燈。

我們有一名俘虜守夜。他坐在草堆裏，很注視廚房。這個人的年紀在三十以上，全連人個個都知道他有三個小孩，是巴黎附近人。對法兵擔心的事，是怕他們逃走。我想完全是城裏人，一切都知，可是一概不懂。我忽然厭恨那些多話的人，連我們自己人也在內，因爲他們幫助他，只想和他多講廢話。

少尉到我面前：『我們要派與右面隊伍接近的聯絡哨。』

我和徐駭和賴姆同走。右邊樹林茂盛，左邊地勢向法國兵所在地傾斜。稍遠處槍聲一響。那一定是我們的步哨發的。

前面不遠處見到火光的窗子。人聲從那邊傳來。到我們走近去時，看見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立在門前。有人在那裏玩骨牌。屋裏人聲紛繁。

『前哨在那裏？』我問道。

『在這屋裏。』一個人點首示意。

我走進屋去報告中尉。『是聯絡哨，我得探聽一下前面崗位在那裏。』

『我不知道，你到隔壁房間去問。』

隔壁房間裏有許多人在那裏，中間有一名副特務長在飲葡萄酒。

『我是聯絡哨，想探聽一下前面崗位在那裏。』

『我們的步哨在前面四百米突地方，大概和你們的接連着。』他望下閒講，大家大笑，我出門去。

『此刻到前面步哨那邊去。』在十分鐘以前我怕還沒有決斷的如此快捷。南部德國人對於戰事如此迅捷，真使人歡喜。爲什麼只有我們才遲鈍的呢？

『司司特！』徐駭這樣作聲向左前方過去。一道閃光和一顆子彈向谷中閃過去了。

我掩近去，那邊有兩個人立着。

『你們幹什麼？』

『前面有人走動。』

我看前面，下面地上有一叢火光，『那是不是法兵的前哨嗎？』

『因爲他們沒有前進，大約很疲倦了，又因爲他們沒有廚房，必須自己點火煮東西吃的。』

大家回到路上。有一樣龐大而暗黑的東西向我們過來，吼聲很急。

『我們不能擠牛乳嗎？』賴姆說。

『那不行，你沒有聽到吼聲嗎？因爲沒有人去擠牛乳，所以害乳炎了。假如你走近乳邊，她一定踢你。』

『那末無法可想嗎？』

『不，明天或是後天就死了。——因為人全逃了，這裏的牲口全數都是這樣死的。』

我報告少尉發皮恩。

四周昏黑異常，雨霧迷濛，駢聲如潮，穢氣四播，我小心摸索。這裏的一定是撲雷。旁邊還有空隙，空隙處帳幕放着，幕上積着許多的水。大概是撲雷扣的，我的大衣在帳下，我穿起大衣，鑽進帳下。把槍挾在右臂上。我們究竟睡在那裏，臭氣這樣的多！

雨滴打在我的眼簾上，近處有牝牛狂鳴，前面落下一顆子彈。水滴打在臉上。以前天氣晴朗，未曾下過雨。我轉身側睡。然而雨滴直入耳孔。拿小帽遮蓋耳朵。啊呀！是甚麼臭氣？

我被牛鳴聲吵醒。牝牛大約已經到我們這邊來了。可憐的牲畜！
槍聲連續不斷。

潮濕的早晨，大霧籠罩着大地。我活動自己的身軀。水流到手上。四周寂靜無聲，我又漸漸入睡。

我醒了，徐駭立霧中，正在整理帳幕。我起身來，帳幕縐紋中積水很多。我的東西被水浸得很僵冷。一頭死的牝牛倒在那邊，一腿高舉，乳部腫脹。

『我們睡在法國人的尿槽裏，』徐駭冷然說。

我們向廚房取咖啡。法兵依然坐在草堆裏，別人都不要坐，往來踱着。徐駭在一間屋裏替我們找了位置，我坐在屋角下沉沉睡着了。

忽聽得有槍聲。我起來。

『準備！』外面喊道。

二顆子母彈在鄰屋上爆炸。馬匹要轉身過去，以致纏雜亂，我們跑到槍枝和行李所在地。

『隊伍散開！』少尉大聲道。

賴姆面色慘淡，神情畏縮。

我們向右越過草地散開，高處雲堆裏霞光燦爛，下面遠處低窪裏還有殘餘的霧。

唏嚕！唏嚕！子彈飛過我們的頭上。

『臥倒！』副特務長叫道。

我們臥倒在溼草地上，右邊大樹直立着，寬大的樹身後面是排長番爾，我們的帶隊官臥倒在那裏。

呼特！呼特！子母彈走上面飛過。

左前方一縷濃煙，高出草地約十米達。子母彈落地處離我太遠，只有鉄丸在草裏飛射。

前面又來第二顆，上面噉噉一聲從頭上過去。我兩腿和腹部已被草葉惹濕。

右前方又是一縷濃煙，霧瀰漫草地中間穹起，法兵的所在地無從探知。

右方更遠處是第四顆子母彈！

左邊又是一顆，比前較近！

這裏我胸部輕輕抖動了一下，第三顆扣子被擦壞了，我向草裏找尋。

右面又來一彈！子彈在這兒還是灼熱的。

第四顆子母彈在極右邊，我把子彈放在上衣袋裏。

現在是左邊了！這回很近，一個人應聲哀泣。

伯賴姆！我覺到一股熱氣，沒有中我身。我向左面看，阿兒白爾脫對我看：『我左腿受傷了，可以回去嗎？』

右面又來子母彈！

『等一等，到我們知道後來的子母彈着了什麼再說。』

第四顆在右面！現在可以斷定了。我向左面看。

『還是在這裏等待一下吧。』

我轉身向後，礮車從後面街上過來。現在嘶嘶的聲音向馬匹中直射。人們散亂逃走。

這時候後面的子彈向右邊落下。

左前方又是一道黑煙和當初一樣。我漸漸感到害怕。

我前面二顆！

接着第三顆！

四顆！

現在更近！一顆！

二顆！

三顆！

『趕快，愛倫斯脫！站起！跑步！』副特務長喊道。

我跳了起來，向前進。那邊有一道有刺的鐵絲籬笆。我跨過籬笆。另一腿被刺抓住了。我們來到傾斜的山

坡上。

『臥倒！』愛倫斯脫喊道。

我四面一看，此刻子彈落在那裏，繼續的槍彈走山窪裏射出來。

『對準法兵在叢林裏面九百米達瞄準！——快放！』愛倫斯脫發令。

叢樹還在下面的雲霧中。這兒已有日光。叢樹中昏迷不能辨。我對準特別深鬱的叢樹放槍。此刻槍聲四

起。

有東西在頭頂上飛過！那是走我們頭上飛過的。當我瞄準時我數着：

三！

四！

『排長番爾』愛倫斯脫叫道：『過來！』
可恨的狗東西番爾仍舊躺在樹後，動也不動。
一個前面又是一塊。

二！

『排長番爾』愛倫斯脫大聲喊。
三！

『一羣一羣向前！』愛倫斯脫叫道。
『賴姆的一班！』一年兵役的人在我左面叫。『起身來！跑步！』

我們臥在石頭後面。——一年兵役的人，真是個笨牛！在營裏他總不能補一等兵，因為他不會叫口令。
『向後退的法兵開槍！』賴姆叫道。『一千米達瞄準，快放！』

真的小樹林中發現出少數的人，並且正在偷偷後退。我們拚力開槍。不過好像是沒有一個受傷的。
『法兵逃入一個樹林，我們的槍聲止了。我四周一看，右面有一班人已經前進。徐駭臥在我身邊，撲雷到那裏去了。』

『開步走！』賴姆下令道。

我們向低處走。左面山路上升，路上有死人三名，有人在那裏料理傷兵，撲雷不在那裏。
在低處遇到第二連，我們和他們一同前進。走過好幾處樹林，天色是夜晚了。

第二連的中尉排除我們，我們找自己的一連，在黑暗中遇見不少隊伍，總是問：『第三連嗎？』

『忽然一聲羅特維西！』那是撲雷。

我站住腳而且很鎮靜。『你躲在那裏？』

『排長番爾到那裏去了？』愛倫斯脫問。

『我沒有知道，特務長！』

『現在你領第一班，倘使他回來時，不能再帶這一班了。』

有人拉我的袖子。那是賴姆。我跟他走下去。我現在當了他的領隊，不曉得他氣惱否？

『請原諒，』他道，『我今天替你發令。』

『啊呀什麼？』我叫道。『那使我十分歡喜！』

『賴姆！』發皮恩叫道。

『少尉！』

『啊呀！你在這裏！公開地講，我有這種成見，以爲你是個沒有用的人！你不要因爲我當面說你而不高興！你知道嗎？我馬上替你報功去了！可是不要給別人說好嗎？命也不說！』他說完就跑了。

羅你

這幾天來，大家沒有吃麵包。午晚吃些肉湯。因爲沒有時間弄菜蔬，入晚以後，在黑夜中，大家爬進黑屋裏去，清早天未明時，又要驚醒過來。一天夜間我們大家就在街上露天歇了一夜，因爲那晚上別人忘記告訴我，可以睡的緣故。那晚上明月當空。少尉就睡在我前面近身處，自言自語，講着夢話。

太陽升起很早，並且光耀非常。我們在清早，沿街前進。少尉也精神振奮。然而他確是清瘦了，而且面如紙灰，大約是飢餓的緣故。

正午，大家休息。洗過的東西曬在太陽裏，在井邊去洗澡。今天還可以洗腳，我們的腳已經有兩星期沒離過皮鞋了。大家歡天喜地坐在屋裏的一隻圓桌的旁邊，徐駭煮咖啡。

『警備！』外面的喊聲。我們向衣靴所在地跑去。十分鐘內全連人已經預備前進，立在街頭了。前面已是砲聲隆隆了。

『少尉知道嗎，有些什麼事？』愛倫斯脫問道。

『我並不比你知道得更多。』

我們烈日下站了一個小時。隨後我們四人整隊前進。我們到村莊時，天色已黑。連部的人在那邊停止前進了，而我們一排因為輪值前哨，還要前進。

『你和你的一排是第一排哨，大約在前面五百米達的火線上。』

我們前進。夜色朦朧。我看到路旁有一個高阜。這裏山石雜亂，草地到前面完了。左邊是一塊麥田。我在前面幾步的路上派定兩名步哨。但是另外的幾個又到那裏去呢？麥田裏他們也許是看不見的；但襲擊還是容易的。假使我們被攻擊時，他們一定得向高阜好了，還是佔據那邊來得妥當！

『這裏甚麼地方有東西吃呢？』一個人問道。

我把行軍鍋給他，自己坐在背包上面。天空暗黑，左面微風陣陣吹來。

賴姆坐下靠近我的身旁，『你曉得法兵在何處？』

『沒有。』

過一會，聽到後面有白鐵相擊的聲音。食物和咖啡來了。我用匙來挑食物。食物是嫩牛肉湯。

『我們爲什麼總得不到麵包？』一個人問道。

『因爲我們前進太快了，所以烘麵包的隊伍趕不上。』徐駭回答他。除賴姆外，都睡了。我們靜靜地坐着吃嫩牛肉湯。

後面有腳步聲，是愛倫斯脫來了！

『假如有敵人來攻擊，我無法救你們，因為我們的正面前線在斜左邊。』他說。

『右面鄰崗在那裏。』我問道。

『我已經派了一隊巡哨去了，然而他們沒有遇到，也許在這裏偏右面。』

『特務長知道法軍的消息嗎？』

『一點不知道。——我現在到第二崗去了，他當在田的那一邊街上再會。』他走了。

我們又坐下。我們在此地已失了聯絡。

除站崗者的腳步聲及我後面的鼾聲而外，四野都是靜悄悄。

我想看表，可是指針看不出。賴姆看他的夜明表。

『將近十二點了。』

『那麼你該和徐駭出去。』

他推醒徐駭，其他兩人去睡。我遠眺暗夜——當時我在一年兵役者身邊坐了幾乎有一小時，而我們卻

未找到可以資談助的資料。

我起身來走了一回又站了一回，我重新坐下。這裏不能吸煙，吸煙的念頭又想起了；我還有兩支香煙，這

裏也許有可以點了火不致叫人看見的地方，在穀堆裏面嗎？不是，前面兩人能夠看見的。

到底二小時的時間過去了。我叫醒其餘兩個守衛的，告訴他們此刻的境地。當我回來時，賴姆又和

以前一樣坐在我的背包旁邊。

『你不疲倦嗎？』我問。

『我對於戰爭，有說不出的憎恨，這樣的事情是毫無意義的。』他很沉重的說。

『戰爭究有何種意義呢？』我無主見的問道。

「這個我也不能對你說，但是我們的命運不知道要怎樣的渺茫啊！」

「那末你是相信生命依着一定的目的而進行的嗎？」

「是，至少是相近的。」

過一會兒他去睡了。起初我被提起了精神，後來也很疲倦，我的頭時常向前彎着。……

心想避免睡覺，我起來散步。

馬蹄聲嗎？

我仔細聽。

「命！」一個守衛輕輕聲叫道。

「是的，我也聽到了。」

我用力拉睡熟的人要他們立時醒來。

「佔據山頭準備開槍！但我未發命令以前不要開槍！」

我跑到守衛那邊，騎馬的人已經走近了。

「你們倆在穀堆裏預備在交叉發彈火中捉他們！讓出走路！我把背包丟在這裏，使馬見了吃驚。」

十四 馬光景。

我跑回來，集了幾個背包被窩蓋在路上，在這裏成了一大堆。我也臥倒在山頂上。騎兵隊走近了，大約有

「且慢！這兒那個！」我叫道。

「騎巡隊，」一個笑道。

「小心！」我叫道，「路上有背包！」

他們慢慢前來，前面是一位排長。

「排長遇到法軍嗎？」

『不，前面村莊是空的，沒有一個人的影子。』
大家振起精神，隨便談笑。我叫徐駭代我守衛，一面走進帳幕去睡了。

天已黎明，我醒來了。

後面有人來：『前面尖兵應調回來充小哨。』

我回轉去。同伴都在堆滿了麥穗的農場上，街上有軍隊過路。我們向廚房取咖啡，並且還有幾點鐘的休息。

我躺在穀堆裏。

天氣昏熱，使人懶洋洋地。前面砲聲隆隆。

我們前進，幾回又停住不行。砲兵前進又停住了。大家繼續前進。天氣悶熱得大家只要一住腳就要睡下去。砲聲漸漸清晰。砲隊又前進。我們前面成了一大空地，大家想趕上去，然而空地更大了。少尉騎馬在前。他手裏有一根樹枝，即用樹枝驅馬上前。快奔幾步後又復慢步，而且馬身漸見搖曳，最後少尉下馬來將馬交與馬夫。

我們到高處。前面鋪着很熱的草地，沒有樹木，也沒有屋子。只見極遠處有子母彈的濃煙在天空中。

有人用骯髒的手巾搭在頭上，臥在街頭。面部和手部都曬得發腫。人數愈聚愈衆，這些是不敢前進的人。

最後到一處村莊休息。大家解了上衣，到井邊去洗澡。

『拿槍背背包！』少尉叫道。

我穿好襯衫和上衣，隨便扣好了。

『有什麼事，少尉！』愛倫斯脫問道。

「法軍快要走後面過來了，你看那邊！」

我們過來的街上有子母彈飛馳，不能前進的人先後躲進田中。

我走斜路裏退入草地。

際際兩顆子母彈走頭上飛過。左前方有兩副行軍灶。忽然那邊草地裏有一團黑煙。

「賴姆驚人的巨聲！」忽然在原有的黑煙旁邊又是一縷一樣的黑煙。

「那是手榴彈！」少尉說。「你令隊伍散開！法兵在那裏，我也不知道。」

我們散開，我和一班人在極左邊。

前面是草地，尖銳的槍彈在蔚藍的空中飛馳。

「跑步！」愛倫斯脫發令。

我跑兩步，知道大家不能跑了，並且即刻又緩步了。

左邊一所樹林現出眼前。林中發出子彈擊着樹幹的聲音。我輕步走向前去。

「那裏面，他們坐在樹枝上！」一個人喊道。

大家擎起槍枝，無目的的向樹頂放槍。有幾槍着了樹枝，其餘的都打不中。

「這裏一個人也沒有！」我喊道。「他們還是開槍不止！」

「停止！」我大喊道。

「停止！」賴姆狂喊。

大家坐下。

「大家看！」我憤然喊道。「那裏樹頂上有人坐着嗎？你們這種沒有頭腦的東西！開步走！」

大家起來跟在後面。

休息後，隊伍分散了。我只有左面一半人數。愛倫斯脫自己和其他一半跑到不知甚麼地方去了！

嘶嘶嘶！槍彈來的愈近愈多。

『賴姆！手榴彈在後面。我們必須立刻佔據山頭，埋伏起來。』

右邊高處有一架大砲，砲兵在上射擊。

蓬蓬！四周被烏雲所圍繞，一個人像直立着一樣向後退。

前面有人喊：『不要再走過來了！我們已經三排人前後躺着了。』

嘶嘶嘶！——滾命克！撲姆！賴姆！嘶嘶嘶！劈拍，嗚嗚，嗚里滾的聲音很緊張。法軍大約即緊靠在高崗後面。

『倒下！』我喊道。

我倒下去。右面和前面躺滿了人。我不能向左邊去。高崗由那邊下傾。然而我看那邊是安靜的。

『向左推動！』我在喧擾中發令。我立起一半，屈身掩步向左。徐駭在我前面。其餘人仍舊躺着。

『向左轉，開步走！』我發令。

有幾人跟上來。走了幾步後，我們已經離了連天的砲火了。我引他們再向左走一節，再轉身向前。這兒一

片草地，右面一所村莊，村中正在火燒，或許我們到了法兵的側面了。

嘶嘶！嗚然一聲。前面高處有一塊像槍靶一樣的東西對天橫着。

『佔據陣地對那高處放！——六百米達瞄準快放！』

我瞄準。那邊目標太高，為練習場上所不常見的。

一彈在我前面直下草地。

我推動槍機。假使瞄準不錯，那一定中了。他們向我的身邊，不住的開槍。

右耳邊呼的一聲過去了。

我重行瞄準。我對面的人忽然被我看得很清楚。我放槍。

『他們回去了！』我叫道。

我們努力放槍。那邊全部逃跑了。

『開步走！』我發令，我們追上去。我們爬過短牆來到溪畔。有人倒在水裏染紅了的下身向上翹起。對岸傷的和死的法兵數目不少。

我跳過小溪。號兵井特兒和我同走。

槍彈走後面過來。

我對他說：『吹號，使我們的人不會在後背打我們自己！』

『什麼？』他問道。

『隨你！』

他吹歸隊號。右面一顆槍彈。那邊一片麥田，田裏有法軍向後退去。

『向右方！』我叫道。『四百米達瞄準！快放！』我縱身下去，瘋狂地開槍。法軍相隔大概只有五百步距離。他們在我兩邊開槍。那邊一個人倒在麥田中。一個人擎起槍站着對我們開槍，他們從火燒的村裏來的，在我們側面。

一個一個倒在麥田裏。個個被打中了。我漸漸地鎮靜了，瞄準也準確了。

右面村裏走出一名身材高大的軍官來。他倒到麥田裏去了，沒有一個人可以看見了。

我起來。後面溪邊看見德軍站起來對傷兵開槍。我跑過去看。那是第四連的人。

『你們幹什麼？』我喊道。

『狗東西，他們走後面打我們！』一個人憤怒地叫道。

『我們的少尉黎萊，當他受傷後倒在村裏時，他們還去把他刺死了！』

我回到自己人那裏。只存六個人了，裏面有兩人是別連的。我們還須前進嗎？

『我們佔領前面高地。』第四連的中尉步行過來。

我們輕步上高地去。我的腿忽然覺得重了，右肩頭因為開槍過多，也覺得疼痛異常。在法軍曾經佔據的高崗上，看到一個黑人倒在那裏，穿一條白色大腳褲。

面前麥田平鋪。田裏一羣法軍圍着。

『一羣法兵快放！』

他們四散逃跑。我想裝子彈。子彈匣一隻是空的，其他的也一樣。我今天共用二百三十發子彈！所以肩頭很疼痛！

太陽下山了。然而餘熱猶在。

有人過來說：『你們可回旅部露營去。』

我們把槍掛在肩頭上。草地上傷兵很多。徐駭扶着一個人，他正在很痛苦地呻吟着。

一個矮小而肥胖的法國軍官在草裏呻吟。我想去看他究竟傷在何處。然而他轉身他願。我還替他扣好上衣。右面臀部血流不止。我取出繃帶來替他包紮。在包紮時我的右手袖頭，沾了不少的血。一個人把水壺拿給他，他用手推開。

『你以為我們要毒死你吧！』

這時候別人救護了很多德國傷兵。我要去照料在帳幕裏面的傷兵。

我走到河邊。法兵在這裏，露出懇求的臉色，要我們帶他們一同去。有一個敲他倒掛的麵包袋，伸開手來表示他們沒有東西吃。

『我們也沒有麵包，我們也不能帶你們走，這是你們所想得到的。』

天色漸黑，只有村莊裏燈火點點。我們走過村裏。村中堆滿了屍尸，一個阿兒習里亞兵躺在德國軍官身上。我們的傷兵在帳幕中，當我們走路時，一面走一面呻吟。

我們到一處生着淺草的低窪裏。廚房就在這裏。發皮恩和愛倫斯脫與連部特務長立在前面。他們的白

鐵碟放在當前的鍋蓋上，正在痛飲。愛倫斯脫看到我，「你帶了幾個回來」

「連上四人，特務長。」

「缺了一百人。」發皮恩說，「然而一定有許多跟不上的在裏面。」

我到隊部，依槍架數來只存三十人上下。

「有人看到撲雷嗎？」我問。

「他死了，在上面高地一槍打穿了頭部。」

「那末雷曼呢？」

「我沒有看到他。」

我取下食具跑到廚房那裏去。

「一年兵役的賴姆還在等你的。」特務長說。

「他帶傷了嗎？」

「是的，而且很重。他臂膀受傷，還有頭上遭了一次炸傷，傷勢很是危險。」

我吃完食物後，愛倫斯脫叫我坐在草地上的帳幕上，手裏有一個水壺。他身旁還有兩個班長立着。

「大家坐過來，我們得把隊伍重新分配一下。——你有酒杯嗎？」——「你仍舊第一班。」他給我們倒了葡

萄酒。

發皮恩和特務長一同來坐下。

「我們一隊今天損失三十名以上的軍官。」他說。

我喝葡萄酒，葡萄酒味甜而清涼。

「撲雷也死了。」特務長說。

「那是你的朋友，」發皮恩說。

羅 你

『明天見！』少尉一面說，一面起身來，我們也去睡了。

阿米霍兒特

夜間我們在街頭等着。右面綠草平鋪，屋宇櫛比。

第三團奉命襲擊法軍前衛。

發皮恩與愛倫斯脫低聲細語：『你們須先將子彈退出槍膛，以免先時出火，向兩邊散開，上刺刀橫列前

進。

槍聲！

克賴起！克賴起！子彈落下街心。

『上左邊草地倒下！』少尉叫道。

一名騎兵馳馬由後面衝上過來，『那一連！』

『第三連！』

『散開前進！』

『全團人都在我們面前！』

『師部的命令：散開！』大聲震叫。

『全連在左邊散開！』發皮恩叫道。

我跑上前一段。

嘶嘶！彈子彈亂飛，四面昏黑，看不見四周的一切。

『跑步！』發皮恩大聲叫道。

我跑步。空中槍聲劈拍。

『倒下！』發皮恩又喊道。

我縱身倒入草地。空中仍有劈拍不止。

『跑步！』愛倫斯脫喊道。

少尉在幹什麼，他爲何不發令！我們跑進那看不清楚的砲火中去。右面有樹林。左邊見到三人魚貫前行。那是愛倫斯脫和他的測量地勢的人。砲火較稀少了一點。

我們慢慢前進。

面前，是一所樹林。人們亂逃叫喊口令。

『倘使連長不在這裏，我就來接替這裏領隊的職務！』一個長而瘦的少尉罵道。

發皮恩從左面過來。『這裏有什麼事我帶了全連人來了。』

『有的，就是維持秩序的事，這裏實在不像樣！我們來這裏前面的樹林邊上時，他們坐在樹上向下面開

槍！我們帶着沒有子彈的槍立在下面！上子彈，也許有人對你開槍！連長們在那裏！』罵聲不絕。

林中有人叫『救命呀！夥伴！』

愛倫斯脫說：『在我的一隊裏面，有三人輕傷。擔架兵魏斯不在。我曾經叫他跟在我們後面來的。』

『你把一連人集合！』發皮恩說。『你再派一班人到樹林中去，在掩護下我們可以集合傷兵，繃紮的地

方在那邊大樹後面。』

『命！』愛倫斯脫說。『你擔任這裏前面路上掩護的工作！你須到離此多少路的地方，我不能斷定。你自

己去決定吧！』

我們以散兵線的陣形，前進到樹林中去。黑的影子佈滿地上。那裏劈拍聲和呻吟聲。前面有人啜泣，我們仔細前進。猜想法軍還坐在樹林中否。

啜泣的人一定在左面。我離街前進幾步。他臥在一株樹幹旁，不住的啜泣。我彎下身去。他的右耳流血。『你！』我說。

他自自啜泣，好像沒有知覺一樣。

這時前面又有一種聲音像動物的又像木頭的。

我召集部下。『我們現在從路的左面前進。那邊前面一定有甚麼東西。』

我們小心前進。樹裏有一道光線。忽然照在我臉上。我閃身向右，避免火光。火光雖然不強烈，然而照得我不見東西。那邊又是另一樹林。兩個樹林的中間，火光熒熒。好像有人在動作。我立在一株樹後。火光距離大約五十步。那邊有一個法國人坐着，正在添加木片。木片入火後，正在燃燒。這便是以前的聲音的來源。事體真使我奇怪，只有一人在此，不還有什麼躺在地上的。

我回徐駭的地方來。『留在這裏！我繞過那邊去。如有動靜，從這裏向火中放槍，好使我可以逃跑。』

我向路上走去。我從一株樹走到別株樹，慢慢前進。躺在這裏的人戴着一頂法國小帽子。

『哦！』我嚇了一跳，坐在火旁的人卻打着呵欠。

又到另一株樹後。右面地上有人和背包。我呆立了。這或許是前哨，我偷入了火和步哨的中間嗎？那末步哨應該早覺到我們，坐在火邊的人當然也不能這樣閒逸了。

我走近前面的樹後。在這兒踢到什麼白鐵的東西，也不去細看，因為那個法國人忽向四面察看。

『晚安！』他一面說，一面高舉食具。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見我，他把食具放下去。

『法國人在那裏！』我問道。

他指自己背後而且招手，似乎是表示他們已走遠了！

我向他走去直到樹林邊上，一面招呼自己的人。

他們突然從暗中出現，來得很快，他圓睜兩眼看我們。

現在我看得清楚了！右面有一條街路。街上有死了的法國人，背包，槍枝。看來他們是在用餐時被襲擊的。吃到才一半的碗碟，使我看得很難過。

「哈德曼，你能說一點法國話，問他一下！」我說。

哈德曼是一個瘦黑的鬼子，雙目有光。他靠近法國人坐在火邊。

我派其餘人站在樹林邊上。

「他們這兒有麵包，」哈德曼說。

「你另外得什麼？」

「這兒樹林中曾有兩連人住着。一位中尉受傷，但是他們把他帶走了。」

「好，你去看看麵包。」我說。

他將背包和槍枝放在一邊，走去看那些零亂的行李。我們後面，遠遠的有孤鳥長鳴。其他的聲音，一點也沒有。

「那是死鳥的聲音。」徐駭說。

這個現象使我難受。

哈德曼手中拿兩個半只麵包，和許多罐頭走來，後面有腳步聲。「你們回來。」

我們走出樹林，天色已亮，一盞油燈在樹林下面燃着。一個醫生在那裏替傷人裹傷。四周有人躺着，中間

一人露着胸脯，皮色蠟黃，已死了。別的人呻吟哀呼。

我報告少尉，「我們也有兩只麵包。」

「那只能爲你們吃的，爲一連人用是不够的。」

醫生在診治的地方站起身來。他把袖頭高捲，滿臂是血。「我這兒完了。」他說。「我沒有繃帶用品了。」

他走近少尉身邊說，「明天早上將有三分之二傷兵死在這裏了。」

喀喇！喀喇！空中呼嘯聲走頭上過去，穿入樹林中去。

我歸隊部。少尉跟在後面。「我的馬沒有帶臥具和被蓋到這裏來。另外今天我又死一名勤務兵，這是第二個了。」

他言語抖顫，看來覺得很憐惜似的。

草地上面有穀類堆着。我拿了稻草過來，隨後我切了一薄片麵包給少尉。

「你也餓了。」他說。

「你的身體不舒服。」

「我覺得有些頭暈。」

我不敢問這些。他也默不作聲，仰首靜看樹頂邊的繁星點點。

我們並身臥下去。被只夠蓋我半個腹部。

傷兵在那裏呻吟和哭泣。

喀喇！喀喇！孤鳥長鳴。

少尉氣喘不定。他生病了嗎？

喀喇！喀喇！鳥聲斷續不絕。

我見前面有人默然橫在擔架牀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如在當時山德兒在鐵店裏，山德兒現在不知怎樣

了？

少尉在沉睡中嘆氣，

喀喇！喀喇！嘯聲從樹林裏面發出。

我又靜靜的看那天上的星星。

在這種境地，不曉得還要多少時候呢！

天氣清冷而非常潮濕。太陽光透出地面，越過遠處的雲。大地上清閑幽靜。少尉仍舊酣睡，我也躺着，遠望林間，在蒼翠的樹葉中間，是蔚藍的天色。

覺得有些寒冷。

大家起身了，收拾被蓋和帳幕。

我從我們的被中爬出來，我的手還沾染着血漬，那是法國軍官的血。我想來，是一星期以前的事了。從那時起，從來不曾洗過浴。

伙仗露着襯衫袖頭站在廚房那邊。他們也許已經工作了很久。中間的一個，右手已經沒有襯衫袖頭了。他用湯杓舀咖啡到鍋子裏面去，白色的煙霧升起來。

我們旁邊街上有軍隊路過，走入樹林中便不見了。

少尉來到廚房。他面色蒼白，污垢滿堆。我想再給他麵包，他用粗魯的動作來阻止我。這時候伙仗頭目在我手裏取了麵包，抹了豬油給發皮恩。

『你從那裏來的豬油？』我問他。

『我當伙仗頭目是幹什麼的，少尉！』

『我們爲死者掘了一個坑。』愛倫斯脫說。『少尉得在墳地上說幾句話！』

發皮恩說，『我不會。』

我覺得困倦，太陽漸熱。

路邊有一堆稻草。我在那裏做成一個窟窿，把身體鑽進去。

我被近我身邊的語聲驚醒。

「擔架兵魏斯發皮恩說：『昨晚你的隊長告訴我，我們進攻時你不在那裏。』

我急忙起身預備走開。

「你在這裏，俞！我歡喜有人能加以證明。你有沒有得到特務長隨隊前進的命令？」

我不願看他的面色，但是他的兩腿已經在抖顫着。

「有的，少尉。」

「爲什麼？」

他不回答，只是發顫着。

「怕嗎？」

「是，少尉。」

發皮恩不發聲。最後他說：——「我現在不能決定，你到樹邊去等着！」

魏斯過去，他的兩臂垂着。

少尉又臥在草裏。

我走到稍遠處去看前進的隊伍。我對於魏斯非常擔憂，同樣的也是少尉。假如忽然有禍，在他身上，那真是一件慘酷的事。

我若是跑開了，少尉要發氣，就向魏斯開槍。

「俞！」

我跑回來，在驚惶地立在他們面前。

「你到魏斯那兒去，」他神情反常的看我，「你叫他過來！」他又睡下。這時候我已看出他整個的神情。魏斯在樹旁的草裏往來踱步，對我沒有表情的看着。

我點頭示意。他過來了。

唉！這又錯了！現在他想，我在輕視他，因為我沒有和他說話。我想對他說話，但我無話可說。我來到稻堆旁。我站在他身邊。

少尉坐着，猛力注視他。「擔架兵魏斯，你知道的，我要將你寫入臨陣退卻的報告書中。你該受軍法審判，有生命危險。——假如我不做工作報告時，我自己要受責罰。但我暫時不做。我不願去告發你，因為我們今天又得去作戰了。我只能同完全自由的人去作戰，而不能帶有罪的人同去。我雖違背職務，不過我知道你是個好人，現在你去罷！」

魏斯轉身過來低頭走過。

「你坐下來！」

我坐在他身邊，然而不談話，他側身睡下，背脊向我。

他大約當時已經決定了；而後他說：我暫時不列入報告，於是他把一切事實都免去了！

他睡了一會兒。我漸漸注意他的情狀，我愈覺可怕。他在想什麼？

「我當你是證人。我不再在連上提及魏斯。假如有人輕視他時，是使人心神不悅的事。——對於一個好人，使他一生蒙畏的羞恥，比死更要可怕！」

我們走入樹林，法國人已不在那裏了。

再過去些，死尸躺滿街頭，中間有一名法國軍官。

黃昏六點鐘時，我們遇見我們的大行李，牠們停在右面高處。

「你們有麵包嗎？」

「比你們要用的多。」

「那邊是隨軍酒排間！——你們有香煙嗎？」

我到一所大穀倉來，大家大嚼一頓。

休息日

第二天早上正在分配咖啡時，特務長道：『今天我們留在這兒！』

『我們去洗澡去！』徐駭說。『在我們院子後面有一灣河水。』

我們脫去衣服，將衣服曬在太陽裏，跳入水中。水流緩靜，我們涸泳着，互相打水潑水。

隨後大家去領兵餉，人人歡悅。現在大家都有了錢，因為從比利時戰爭後一直未曾發餉。

大家成羣的湧到酒排間去，現在酒排間停在我們院子中。瞬息間那邊只有信紙和皮鞋油了。

隨軍郵車在隔壁院子裏，我躺在草地上寫信給母親。

下午集合在村外的草場上，預備行軍中祈禱禮教主騎馬而來，身穿長黑的外衣，頭戴軍用闊邊帽，胸前

掛着一架銀十字架，連在銀鏈條上面，他下馬來走到中心。

『如果上帝想把被捕的教徒釋放時，那末我們大家都像醉夢者了。——親愛的朋友們，我們不是被俘者嗎？我們不會被恐懼、驚慌所束縛嗎？我們天天看見奇形怪狀的屍屍，我們不被這些印象所嚇慌嗎？只要回到十分鐘以前，那時候你們還是被束縛者，但是現在你們已到了神之前了，你們只是在夢中一樣，現在你們不知道天下有這樣的事嗎？你們同時更不知道，此刻方在神之面前，開始你們的生命了嗎？』

人間真有這事嗎？

我看見鴿子在屋上飛舞，太陽照在翅上發出閃亮的光，一頭小狗跑來嗅那教士的皮鞋。

後來，白天時我和徐駭坐在草上。他們閒談，我也參加。然而那是外面的事，我心中有一個念頭，天下有一個國家，正如我童年時所夢想的一樣，只是比牠更強些，這個國家沒有戰爭和——野戰廚房。

我們入睡，少尉精神突然振奮起來。

麻兒奈的戰事

褐色的平地，無樹的街道，橫在行軍縱隊的沙塵裏。停住了。我躺在平坦的街上，用背包作枕頭。

『起來！』

四周的東西都在旋轉。田野更昏黑了。我的腿已硬化了。

最後到屋裏，屋前有許多人擠在水桶前面。一個人舀了一杯正在放到嘴邊。被撞了一下，把水倒在解開了的上衣裏了。

一個女人從屋裏拿了一隻新桶出來。一羣人湧過去。婦人吃了一驚把桶丟在他們面前跑回去了。最前面的人，屈身下去。別的又走後面擠上去。他又撞到水桶，幾乎連身倒地，水流街面上發出閃閃的反光。

最後是街路轉彎處，向右轉入村莊。在那邊停住了。少尉也不知道以後到底怎樣。

哈德曼同了別人跑進花園，坐在梨樹下。圍牆上有人蹲在那裏，幾乎人人都生痢疾。有人躺在街上入睡了。

一隊團部軍樂隊跑步過來：『前去！』

他們沈重似的起身來。他們方才搖過梨子，看來忽然疲倦了。

『還有多少路？』少尉愛倫斯脫叫道。

『我還沒有找到地點。』他在檢驗地圖。『這裏！』他指給愛倫斯脫看。

『少尉，我們不能再帶人走這樣遠的路哪！』

『不要多說！我們試一下。我們進到主力軍的前面，到那時才可以用有規律的速度前進。』

『倫，你領第一連和我們中間的聯絡兵！』

第一連先走了，一分鐘後我叫第一次的兩個聯絡兵先走，再過一下就是第二對，第三對，我自己和第四對同走。在我們後面相隔稍遠處一連隊伍跟着走來。我們在平坦的窪地上走。太陽下去了，天色暗了。我不能常時看見前面的聯絡兵，有時只能看到一些動作。

漸近村莊，走過了許多的樹林站在道路兩邊。聽到後面喊：『全連停止。』

『後面停止了！』我一面向前喊過去，一面靜聽聽不到前面傳令的聲音。『哈德曼，回來！我們覺得失了聯絡，得分開來了。』

我派他走前一節，一面盡力向前跑。他們在那邊走。

一個人正從後面趕上去，『後面停止了！』我喊道。

一個人隨後叫道，『後面停止了！』但是聲音疲乏而低。前面沒有人回答。

『你們有聯絡嗎？』我問道。

『我不知道。』中間一個人說。

我對他叫道：『倘使你們不能保持聯絡時，我得獨自去幹這個！』

我向前跑，假如到處都是一樣，我怎樣只到這兒前頭來呢？

我跑一回走一回，背包敲着我的背脊，使我漸漸失望起來了。

忽然看到這裏有兩個人坐着。

『在這兒幹甚麼？』我喊道。

『橫豎是停止前進了，』徐駭說。

『你們把口令傳過去了嗎？』

『是的，前面也停住了。』

我坐到他們那邊，心跳不止。

『還有多少路呢？』徐駭問道。

『我不知道。』我狠狠的回答他。

過了一會聽到後面有腳步聲，又有一種叫喊聲前進。

又走過一所村莊，再前去這些樹林和檜樹林在兩邊連接起來，四野靜悄悄的。

有一個人躺在路邊，過一回又有兩人躺着。

街道向左轉彎入村莊向下。

兩個人在前面搖擺，我們可以快快趕上他們。我跑在前面催他們，那是第一連趕不上的人，他們前面又

有三人，怎樣才可以保持聯絡呢？街邊上躺着有五六人，他們都是第一連人。

前面又是屋宇，是一個村莊，走過村莊。

我站住，也許我的同伴也有躺在這兒的，我立定，沒有人來，最後哈德曼獨自過來，他前面的隊伍全沒有了。

『別人呢？』

『他不能前進。』

『你和連上有聯絡嗎？』

『不，我很久沒有聽到他們了，然而我不能停留。』

我恐慌了，假如他們走錯了路，我和哈德曼，一路走一路想，前面的距離太遠了，後面也是這樣。雖然我已來當聯絡兵時，這個鎖鏈也是連不起來了，我得留守下來嗎？假如全連人走錯了，就是留下來也沒有用，真使我為難。

面前有黝黑的屋宇浮現，那是前進的目標！

村莊不大，那邊又空曠，從隊伍裏脫下的人在我們面前搖擺。

不多一回聽到前面有人聲，又是屋子，一連停在那裏。

我立停了，有聲響，是不是我們的團部來了？有幾個後來的人慢步前來。

許多皮鞋聲，騎馬的人又出現了，那是團部。

我們得到一所倉庫住下，人們跑進去，我在前面入口處打開帳幕，一個人進來睡在上面。

『下去！這是少尉的。』

他咆哮了一下還是睡着。

『少尉總不能在露天睡，你得識相一點。』

『這兒沒有位置了。』他埋怨道，向旁邊走了。

『那個在裏面。』隔門有問話聲。

『第三連，中尉。』我說，那是第二連連長，他是很粗暴的。

『倉房是我們的。』他喊道，『你們不能在這裏住下！』

『請原諒，中尉。』我說，『這倉庫是團部副官指派給我們的。』

『不是我們用的！你們得出去！』

我們的人大家吵起來，『我們不出去！』

我們的少尉來了，『這院是我們的，中尉。』

『不是。』他喊道。

『不得團部命令，我是不走的。』發皮恩語聲輕銳。

『那末你們將被逐出去！』中尉憤怒地說。

「我們不出去!」我們準備抵抗。

「那末我們拉你們出去!」第二連的一個人叫道,同時走近倉庫大門了。

「我找中尉已很久了!」我們的副官的聲音。假如中尉走錯到別的院子裏去時,那我是全部白找了!」第二連走了。中尉一路罵一路走。

「這樣互相爭吵是軍官的沒有禮貌。」我對徐駭說。

「這個人即使他自己的人也不能容忍的。」

「靜!」發皮恩說。『假如我們先前都在倉庫前面時,也許大家要發怒。在這樣的長途行軍之後,不許這樣計較的。』

少尉睡下來,我睡在他身邊,替他蓋被。他全身發抖。

「少尉不要怕。我們會侍候少尉。」

他安靜地睡着,像一個馴良的孩子。忽然又發起抖來,然而一下也就不抖了。

「來拿食物!」外面伙伕頭目這樣叫。

幾個人起來了。我又熟睡了。

「少尉!」門裏的人說。『半小時內全連人得準備完全出發。』

我起來。時間還在夜裏。我肚子很餓。

野戰廚房在外面。

「有什麼可吃嗎?」我問伙伕。

「不,這兒現在什麼也沒有。你們爲什麼夜裏不起來拿食物呢?」

「不能再發一次麵包嗎？」一個人問道。

「昨晚來了一輛麵包汽車，然而不是霉了的麵包。」

「拿給我好了。」我說。

我咬一口麵包。味苦，我把麵包在燈下一看，外面色綠而內白，全發霉了，隨手丟了。

我們前進，前面砲聲很大，陽光已照耀大地了！

我們臥在檜林蓋着的山坡後面。太陽已透出高山，而檜樹的樹膠也正在鑽出來。

野戰廚房過來了，有抹着油的煮豬肉，魏斯坐在半坡上靠在一株檜樹幹上，我上山去，拿匙舀湯。

「你，」我說，「少尉病了而且講夢話。」

他不回答。

「假使他病重時，你得幫忙我。」

他張大眼睛看我，微微點頭。

我回到自己班上，在幕口睡熟了。

午時前進，我覺得心中暢快。發皮恩在日光下面也穿兩件大衣而且身體發抖。

我們前進到許多有掩護的樹林後面，大家坐在街邊的另一所樹林裏面，前面砲聲隆隆，左面樹林中一

定有我們的砲隊駐紮着。

忽然鞭鞭的聲音過來，並且就緊靠街邊，隨後有兩顆重溜彈。

我們繼續前進。

「少尉知道實在情形嗎？」愛倫斯脫道。

「我只曉得我們是最後的後備兵，前面昨天已經打起來了。」

我們走過一處有一堆一堆散立着的松林的平原。

一名騎兵從前面過來：『有兩隊法國騎兵中隊在我們右翼。』

前面槍聲很密。

前面是山窪，高起的街上有幾個軍官躺在那裏。

噠爾！噠爾！兩顆子母彈從頭上飛過。

前面一位胖軍官站起來，俯身向地，自己停住在那裏。

『你是預備隊嗎？』他問道。

他挺身起立街頭，身披廣大的外衣。那邊有機關槍：拖克！拖克！拖克的聲音絡繹不絕。

『照他們的打法！』他笑說，『我猜想起來他們在打我。』他慢慢的走下街來。

我們一連人都笑起來。

噠——潑賴姆！向他中間鑽下去。一縷烟雲在他們中間，一部份人跑到連部。

『麻克斯，這東西來得使你想不到。』一個人叫道。

將官闊步而來，他看那個人和煙雲。

噠——潑賴姆！一枚溜彈在我們左邊爆發。前面機關槍聲密接。許多衛生人員帶了擔架從街上回來。

左面有人走前面過來，好像他們都是受了傷的。現在也有走街上來的，他們跑得很慌張。

『到這邊來！』發皮恩叫道。

潑賴姆！一顆溜彈。

『我帶傷了，少尉！』一個人這樣叫。

『我只想到那些未受傷者！』

那是我們第二團的人。

一員軍官——那是少尉布姆——哀求發皮恩：『狗賊！』

「什麼事」發皮恩笑道。

「狗賊把我的香煙偷去了。」

「是你連上的人嗎？那真怪了！」

「不是，那些狗賊，法國人！」

「他們怎麼會拿你的香煙呢？」

「唉，因為海山腹部中槍，我背他回來，法國人緊趕在我後面，我就把背包丟掉。這裏面有一百枝香煙都

被他們拿去了。那些狗賊！」

「海山現在在那裏？」

「他自己跑掉了。」

「潑賴姆在前面。」

「那是怎麼幹的？」

「啊，真可恨！我們在樹林裏走，忽然槍聲從四面過來，中尉麻了頭上中一彈，少校和彭台兒都死了。」

「那些狗賊現在正在吸我的香煙。」

他把回來的人重來分配班次。」

前面槍聲完全靜了。天已黎明。

街上有兩個軍官。一個在那裏呻吟，那是我們的營長。他的副官扶着他。

「前面怎樣？」將官問道。

「我們把前面樹林邊佔據了，而且藏身在戰壕裏。右面有法軍出現。」

我在低處走，右面前進。

大家上路來，這裏有一個法軍直挺地臥着。

『你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死了。』

我拉住他的手，手已僵冷了。

到不遠處，我們留在一處半開的糧屋前，圍立在穀堆四周。

『排長！』少尉輕聲叫道。——我們都屬於右翼掩護隊。前面有兩連人。——你聽他們在掘戰壕。第二排派步哨守糧屋四面。

我們把行李放在屋裏。屋裏只有地上有少數的稻草。我替少尉和愛倫斯脫集了一些來。

聽到外面廚房來了。大家過去。連部特務長站在那裏，在皮包裏取紙張。『少尉在那裏！』他問。我向四面看了一下。

馬伏牽了連長的馬過來，『我帶了睡囊和被蓋來了。放到那裏去！』

『少尉正在分配食物，』愛倫斯脫說。

我覺得有一種非常的恐懼。向糧屋跑去。屋內無人。

『少尉在那裏！』我低聲問道。

『是的，有什麼事！』

『我要拿食物給少尉嗎！』

『是的，我不能好好走路，因為頭暈。』

我跑到野戰廚房處。

『少尉的東西放到糧屋裏去。』我對馬伏說。

愛倫斯脫對我看。

我拿了一只燙熱的碟子進去，在他身邊跪下，他吃得不多，連部特務長點了一枝洋燭，端一杯葡萄酒。發皮恩像有寒熱。

我到廚房那裏去找魏斯。

『你』我說，『團部軍醫在那裏』

『我不知道』他恐懼地對我說。

我想了一下。晚上沒有人能够去找他的。

我回到糧房裏。特務長把簽字的文件放在少尉面前。隨後愛倫斯脫替他蓋了被。

『謝謝你』他說過後靜臥下去了。

大家都沒有聲音。我睡下去。

夜裏的涼風吹過糧屋。這種寒熱是多麼可怕！我也發抖，覺着有病。我以前不會想到戰爭是這樣可怕的。少尉已經睡着了。

『少尉』——那時是清早。『全連去佔據樹林，埋伏起來。』

我前進幾百米遠。地勢到前面向樹林處漸漸傾斜。

我起首用小鏟子來掘地。在最上層石層下面，即碰到硬而黑的地層。我們班上只有一隻鶴嘴鋤，有人拿這個在左面開地。我想用鋤頭把壕溝來掘得深一點。

不到幾分鐘後，已經汗流不止了。當時天已亮了，日光照在樹林外的棚樹頂上。

硬的土層不厚，下面就是黃沙，因此我的壕溝即刻掘的深淺適當，跪在裏面向外開槍。

發皮恩和他的傳令兵與魏斯在我們後面松林下躺着。

槍聲走前面過來。

我周圍察看，然而看不到什麼東西。築壕已經停止了。四野裏靜寂無聲。又是一彈。

前面一所樹林，高約二百五十米達，漸漸向我們近來，樹林的左面忽然向後彎，從此地起斜過來直至靠我們的陣線爲止，陣線的左翼直掘到一處小的高阜後面爲止。

左邊稍遠處有幾響槍聲，德國機關槍掃射的特爾爾爾爾聲音！

我和我的夥伴在最右翼，我望右面看去，徐駭躺在我旁邊，那邊是雷曼，山石後面是哈德曼，他好像在睡覺。

我跑過去。

「斯特」哈德曼口裏做聲，動也不動躺在那裏。

我在他身邊睡下去。

「下面樹林角上有東西在轉移。」

「右面還是左面！」

「左邊。」

「法軍不敢從他們的樹林中出來到我們這邊的，從一處樹林到對面只有二十步，我們在空縫中壓迫他們，假如他們大隊過來時，你對付右面的，我對付左面的。」

哈德曼點頭。

「那邊！」他一面低聲說，一面擎槍瞄準。

在樹林左角裏有人在動作，他忽然大步奔向右邊。

「小心！」哈德曼說。

那一定是少尉白姆那邊又來一人，隨後第三人。

兩顆子彈很快的走左面接連着過來。

「快開槍！」愛倫斯脫叫道。

「你留心你一邊的樹縫！」我對哈德曼的耳朵喊道。

有幾名法國人走左面傾斜的樹林邊上走出來。一個倒下，一個跑回去了。有人走進樹林去。法軍已經接近我們的陣線了。我向第二個瞄準。

我扳動槍機，他已被我打中倒下去了。

哈德曼開槍。

有人走後面跑來。

兩個人走樹林邊向右路。我在後面停留了一下。

兩個人倒在哈德曼身邊。

我開槍。

三個人出現了！

兩槍打在我身邊。

那邊的一個跑回去了。那邊着一槍！他倒下去了。白姆的巡哨大概還在那邊。

一顆步槍子彈從左面逼近我們頭上過去了。

「請少尉走下來！」我叫道，這時四面沒有一些聲響。

當時我和少尉面面相看。

他向四面察看。極左處又是一聲槍響。他起立，「傳令兵！」慢慢地走向樹林那邊去。

「他全知道！」哈德曼說。

不久，我的背部被太陽曬得熱極了！

過了幾小時。太陽像火燒一樣的猛烈。有幾次我很昏倦。

我餓得很。把水瓶取下來，飲咖啡。

克賴潑一顆溜彈過來，走我們和少尉中間鑽進地中去了。

噓——白賴——爾爾爾彈片紛飛。

我四面看了一下。傳令兵和魏斯在看溜彈落着處。少尉躺着，無精打彩地。

潑潑姆在我的先前的壕溝後兩步。

子彈的着落點漸漸轉入一連的中心去了。人們相隔太遠。大部份子彈都盲目地鑽進地裏去了。只有第

三 第四兩枚爆炸了。

忽然有一顆溜彈的聲音與前不同。我四面看了一下。落着在那裏是看不出來。或許落着在我們曾經在裏面過夜的糧屋裏了。

我發癡了。爆炸的聲音繼續不斷。

太陽已經斜立在天空中，日光耀在我們的臉上。這一下子彈又落下在我們附近。

「衛生人員！」那是雷曼在壕溝裏面喊。

魏斯從後面跑過來。他面色可怕。

子彈落在在樹的附近，發皮恩就在樹下。

克拉姆司我縮做一團。來的很近。魏斯在擦面上的紅的白的東西。他拿手在草上擦。雷曼苦叫，以後聲音沒有了。

「什麼事！」我問。

「那是走雷曼那裏射出來的，腦漿。」

我爬到他們那裏去看。雷曼已死了。他的後腦骨和頭髮一起炸裂了。魏斯的右臂的袖頭裂開了。

「把刀拿過來。」

我將他的上衣袖頭割下來。襯衫袖頭上有一塊血斑。我又把這袖頭割去。他的上膊筋肉上面受了刮傷。

「這一定很痛！」

「我不覺得。」他淒然的回答我。我替他裹傷。

「救命呀！衛生人員！」那邊左面有呼聲。

魏斯神情很恐怖地看著我。

「救命！」

「過去！」我重聲說道。然而我不知道這是正當否！

魏斯立起來，也不向我看一下就彎著身子跑過去。

我拿他的上衣袖頭藏在衣袋裏面。雷曼身上值錢的東西，我替他取下來。我伸手到他的衣袋裏，裏面只

有手帕、小鏡子和信夾。爲要取符號和表，我須把他轉身過來。這東西對我不爲無用的。我撐住他的肩頭將他

仰天翻過來，他的帶了傷口的頭倒在泥土中。

我替他扣了上衣和襯衫的扣子。把符號帶剪開。他胸部尚有餘溫。隨後我把表和銀鏈子一起從前面的

小袋中拖出來，一樣一樣藏好。過後又爬回哈德曼那裏。

愛可爾特是傳令兵，從後叫道：「特務長愛倫斯脫到少尉那裏去！」

愛倫斯脫屈身跟在後面，跪在少尉身旁。少尉只是略舉首罷了。後來他奔過我們這邊來，臥在我身邊。他

向我要什麼態度這樣不安靜。

「少尉把連部的命令給我，並且對我說這兒是全連最重要的一點。你在這兒得小心看守！」

「特務長可知道現在的情形嗎？」

「今天清早法軍大舉向我們進攻，不過到處都被打退了。」

他彎身跑向左邊去了。

槍聲靜了，少尉不在這兒，我怎麼幹好呢？

噓——怕克在我們的一條線上，但是沒有打中。

嘶——布姆！又有一個人叫道。那一定是我的班裏的人的聲音。

魏斯從那邊一直過來，露着的手臂上面包着的繃帶。

太陽漸斜，月亮在左面的樹頂上。太陽下山了，月光很明亮。

我起身來跑到魏斯那邊。他已經立起來了。

『你的手臂怎樣？』

『手痛，然而不要緊。』他回答，面色蒼白。

愛可爾特跑過來。

『有什麼事？』

『全連退卻。』他並不對我看，很快的跑了過去。

愛倫斯脫集合全連人馬，而且派定殿軍和巡哨，以掩護兩翼。

『退卻。』一個人自語道。

『發皮恩在那裏？』李玻兒特問我。

『我不知道。』我一面說一面走開。

我們在樹林中間後退。那裏有軍隊走過。沒有人說話。

我停住了。營部集中在這裏。有幾連已不到四十人了。

愛倫斯脫呆立在連部前面。

我低聲問他：『少尉在那裏？特務長。』

『到前面醫院去了。』

『特務長知道他害什麼病？』

『大概是傷寒病。』

我們繼續退卻。我覺得難過。雖然覺得很餓，可是身體上沒有疾病。我們走路。太陽下山了。我們應該遇到野戰廚房呀！

我們停在街道上面。

『那個睡在這兒？』愛倫斯脫一面問，一面指着街上。

『一個軍官。』我一面說一面下去。他全身裹在大衣裏面。我大吃一驚。

『少尉！』

他解去大衣四面看了一下。

『少尉怎麼會到草地裏來的呢？』

『侖——謝謝上帝，我已經好些了。』

我扶他立起來，向街頭上去。

『我本想到醫院去。然而這醫院得交給法軍。到了這裏，我不能再走了。』

他們在我們前面又走了。我們得跟上去。我扶着少尉。他很高大，因此不能與隊伍同行。我拉他。一下子我已大汗淋漓了，我的右臂，因為是一直用來推他向前，已經麻木了。

『讓我睡下罷。』他低聲說。『我再不能走得如此快，頭痛得很。』

『那不行。』愛倫斯脫說。『我和侖兩人已經可以帶你到司令部去了。』

他扶持少尉右邊。他很有勁，身上帶的有背包和步槍，然而把少尉扶向前走漸見困難了。他有時自己作聲，聲音悽慘。我的汗已流到鼻上了。

『野戰廚房在這裏了。』哈德曼忽然說。

我們把少尉扶出隊伍。連部特務長和馬車夫幫他上車夫座位去。

我趕回連部隊去。我的胸部和頭額撞在這旁樹上，我好像在跑步。天已漸亮。

我們自昨晚起，直到現在還沒有吃東西。等我到前面時，連部隊已在院子前了。

白姆少尉傳達宿營地的命令。現在大概是他在帶一連人了！他在野戰廚房裏扶住發皮恩，引他到屋裏去。愛可爾特替他取食物。

「這是絕然不同的一種連長，」徐駭說。

「你的袖頭到那裏去了。」我問魏斯。他的面色灰白污穢，站在廚房裏舀湯。

「早不見了。」

「不要到醫生那裏去嗎？」

他搖頭。

「爲什麼不去呢？」

「你幫我一下，我只要繃裹起來就得了。」

他是不是仍想表示他沒有恐懼的心？

「那末你得找一件新的上衣。不然大家看到你的傷處的。」

他點頭。他今天總覺到有錯誤的地方。我本想問他爲什麼他今天高興在這裏帶下去。然而他大約不願說。

那時天已大明。我們睡在糧屋裏。我覺得很疲乏。因此不能睡熟。我忽然覺得混身發冷。是少尉傳染給我的病嗎？

我起來。一個人臥倒在我身上，我必須出去，而且很要緊。我把他推過去，爬出去。外面陽光普照。院子裏野戰廚房的炊煙環繞。我跑到花園中去。

忽然肚瀉。

起來身體覺得輕些，然而也覺疲軟。回來。

現在有一輛農民車站在街上。白姆把少尉扶上農車，少尉的面容蒼老可怕。

「候候鄉下人！」白姆叫道。

發皮恩和他握手，悽然地向我看了一下。車子走了。

退卻

「準備完畢！半小時內全連齊集！」

我們又前進。太陽直逼下來。

我們向左走入樹林。前面地形高起。

白姆叫排長們。

「我們是追擊部隊，並且有與機關槍連和砲隊的一部份合作打退法軍的義務的。除了步哨以外，不許

有人在高處露出來。」

「野戰廚房到前面來嗎？」愛倫斯脫問道。

「它已經和輜重一起退後去了。」

我餓得很，臥在一株樹下。有幾隻飛蠅嗡嗡地叫着。空中充滿着新鮮的松油氣味。檜樹中間的天色蔚藍

而光亮。這樣的天色在我們家鄉的山谷裏也可以看到。

倘使有法軍偷偷的過來，我很歡喜上去對付他們，因而睡熟了。

我醒來，而且臥在樹林裏。太陽已斜。肚子很餓。我奇怪不見一個人影。他們坐在那邊叢樹蔭下聽少尉講話。

『我不願意法國人能够趕上來，看來好像他們勝利了一樣。混帳東西，他們多麼膽小，他們至現在還沒
有到來！他們也許在樹林中，用鼻子來嗅，是否有德國人在那兒！』

上面有一個人前氣不接後氣的過來：『少尉，他們沿街過來了！』

『佔領高地，但是不到他未至一百米突距離時不要開槍！』

我們散開跑上高地，樹林直至那邊山坡二十步之處。法兵由右邊街上過來，先頭一名矮小的人，爾爾爾爾爾爾街道那邊忽然有我們的一架機關槍開始掃射。

法軍散開，躲進街邊低處。

噓！噓！子彈從後面走我們頭上過去，落到樹林中的某處。

右面有許多機關槍開著，還有步槍聲。我們面前的遠處被樹林所遮掩了。

右面的槍聲靜了。只有我們的砲聲還在繼續不斷。

我們等着。右面又有機關槍聲，然而一下又停止了。砲聲也已靜止。

噓！噓！噓！從前面過來向後邊落下去。

賴姆！賴姆！賴姆！後面山窪裏。

噓！噓！噓！向右邊過去了。

『斯脫！』徐駭喊道。

我看對左面有三人從樹裏出來。他們慢步走向我們的高地上來。賴姆！拍拉一聲走左面後邊入樹中去了。他們發見我們了嗎？

退
卸

克賴潑——派爾爾爾！溜彈像在一處樹頂裏面炸開了。

大約有十人左右從樹林裏，參差不齊，四分五裂的過來，人數漸漸多了。

『各人向一個人瞄準，放槍！』愛倫斯脫低聲叫道。我輕聲傳令下去。噓噓！我們的砲火又走後面過來。

我向一個慢慢上來的人瞄準。

『快開槍！』白姆銳聲叫道。

我扳動槍機，槍聲劈拍。被打中的人倒下。有幾個人仍舊奔跑，而且倒下去了。我打右邊第二人。我看到哈德曼在裝子彈，開槍，裝子彈。他似乎在發狂一樣。

『鎮靜些開槍！』愛倫斯脫叫道。

劈拍的聲音稍稀。我看來德國砲兵似乎不打了。機關槍聲也聽不到了。

『回去！』走左面經過陣線喊過來。

槍聲靜了。後面有溜彈炸裂。我們起身來，走下坡去。

拍克左面有東西鑽入近處地中去了。

卡潑潑賴姆姆！走半空裏擦過樹身。樹頭倒下來落在下部的樹枝上。兩人很匆忙的走那邊跑過。哈德曼過來緊靠我身。

嘩克到地裏去了。

『現在過去！』我一面說一面開腳跑過去。

地方空曠，只有幾叢樹木。

我們跑過了。我停止跑步，週身四顧。他們依然在我後面奔來。徐駭不在裏面。不，他正走那邊矮樹叢後面過來，走得很慢，而且不停地向左右亂看。

他喊道：『你幾乎深入險地了。』

我走了，他們對我看。

『你留心，命！愛倫斯脫，我縮做一團，他作集合的姿勢。

法軍在樹林中各處開槍。我們回來，上街頭轉彎。我看我們全團人都在黃昏光綫中，四野寂靜。在停留和扭轉中慢慢地前進。月光照在沉暗的車箱上面，箱裏有杆子振動的聲音。我覺得自己的疲乏與可憐。

前面又有一所村莊。

——我們是不是仍舊退卻呢？

我們停止，第二次。

月已西沉。四野黑暗。

不久天漸明亮，空中無雲，一片平原橫在面前。天氣熱鬧難當。

我們停止了。我睡在背包上面。他們也睡在街道上。大家都已飢餓。我的腹瀉像是好了。

忽然有人拉我的袖子。我注視魏斯的蒼白的面孔。我驚問：『你怎樣？』

『我的手臂很痛，而背包又這樣重。』

魏斯實在是太柔弱。

『你叫我怎樣幫助你呢？』

『我不知道。』他愁苦地低語。

『等一下。』我說。我很難立起來去到愛倫斯脫那裏。

『特務長，魏斯臂上有一處擦傷，然而他，想留在連上。此刻他再不能住下去了。他不可以乘砲車走一

節』

「我已經知道了，」愛倫斯脫答道，「我去向少尉說。」

我回到他那裏，他坐在街上全身發抖，他還想不給我看看破他的發抖。

我向他說：「不要怕，我們立刻就到那裏。」

白姆先到砲隊上去，而後再來帶魏斯和其他不能前進的人。

我繼續前進，沒有中途留下的人，因為那個要是中途停止不進，就要被罰。

上午九時我們已到一個村莊，野戰廚房在這裏，有許多麵包。

副官騎馬前來：「立刻向這方向前進。」他指着我們方纔過來的方向。

「放屁！」

「總不能把我們當狗一樣牽來牽去。」

「靜一點，」白姆罵道。

「少尉！一個上士說，『那不行了。』」

「我們在戰爭中這裏不准有顧慮的！」

我們繼續前進，臥在一處山窪裏。白姆帶了班長去劃分地段。我們散開，掘砂地。我一下掘了一個地坑，大小還够我倒在裏面。隨後我把鋤頭遞給別人，他昨天把他自己的丟了，因為那鋤頭太重，柄子常常打他的膝部。

野戰廚房從後面走山窪裏來。

我們去吃食物。

白姆命令三四小時內再須給食一次。

我雖然覺得疲乏得走不動路，但是還到魏斯那裏去走一趟。

他換上一件新衣，我幫助他脫上衣，繃帶還在原處，然而轉緊了，而且壓在創口上。我把牠解下。繃帶和血

黏住了。我小心的把牠解下來。可是他一把拉住這個，把牠撕了下來。創痕是好了，可是筋肉腫脹。

「危險嗎？」我問他。

他望下面斜視：「全不要緊，然而痛得很。」

「過來，現在我們來穿你的上衣，而後到我的壕溝裏去睡去。」

我聽到白姆和愛倫斯脫說話的聲音：「還有新的追擊部隊，在我們前面，我們用不到特別注意。」

我把帳幕放在壕溝裏面，因為沙泥溼透了。我們的土坑，兩個人睡覺得太小一點。我們開始長談，魏斯抖顫着，大約因為過分緊張吧。

「你靠在我身上，你的膽子放大一點。」

我蓋好被蓋，以後就睡着了！

「全連準備完畢！」

重砲的聲音，很清晰地被我們聽到。

潑賴姆！一個溜彈大約在前面二百米達處落下來。我那時覺得好像已打了一回。天空陰暗，只有一道白光。

我起來，魏斯還在睡。他的面色真可怕！我不忍去叫醒他，就推動他的腿。

他依然打着鼾聲，忽然張眼四顧。

「你現在怎樣？」我問他。

他用手背揉眼睛，微笑道：「好。」

真是一個小孩子！我想。

一顆溜彈在近處落下。砲聲隆隆，好像是打雷！一陣暴風捲起地上的沙塵。

我們向後集合出發。後面砲聲轟隆。

白姆在我們前面前進，他說：『我們至少在這兒可以清靜一下，不過不能吸煙！』

狂風陣陣，起落無定，有時帶來粗大的水滴，有時掀起地上的泥土。槍上的積水沿槍下流，盔帽上的落水滴一滴滴入頸項。

聖瑪麗——賴勃諾台

我不知道我們走幾天。對於出發以來的小事，完全不能記憶了。天天陰雨，入夜來都凍臥在溼透了的用具中。我們第三團也奉命加入，夜間有少數人，而且沒有軍官帶領就回來了。我不敢妄想我們什麼時候也要入此境地，然而我卻在私自思維愈離前綫愈遠，而且愈向北了。

有一天下午在一家屋後，我蹲在哈德曼身邊。

『你認識我的未婚妻嗎？』哈德曼說。

『不，』我不知道這一瞬時是這樣過的，我想他是全連最富裕的人，只是面貌並不漂亮。

『假使我戰死了，你一定要寫信告訴她。』他實在有點興奮，然而不願意表露出來。——『我的父母不願意從她那裏得到消息，而且不願從我那兒得到她的消息。』他從衣袋裏拉出一角報紙來撕碎了擦拭身上。舉動沉緩。『她姓名叫漢娜沙愛爾，住在阿陶兒街三十一號。』

我們起來走進屋子去。他擦自己的槍，我修面，各做各的工作。魏斯把上衣和襯衫都脫掉了，他的上臂肌肉傷痕猶在。

『你爲什麼那時不願意進醫院去呢？』我問他。

『我知道出發期間的醫院的內容，還不如在連部，有人照料。』

『有郵差！』有人在屋前面叫道。

徐駭跑出去。

他替我帶信回來，那是母親的信。我修好了面再看信。

愛倫斯脫在門邊向裏面探望：『立刻準備完畢！』他又走開了。

我們把那信丟在背包裏。

他們已經在街上出動了。

『我們向聖瑪麗出發。』白姆說，『我們到那裏幹什麼，我也不知道！』

我們走過一片廣大的草原又走入樹林去了。這時天已漸暗了。

我們在街上歇下，坐在這裏。立刻有人睡熟了。我也疲倦得很。

『少尉到團長那裏去。』

白姆起來走了。

我醒來。我的腿和鞋底翹在空中。我全身滾到陰溝中去了。下身已溼了。

我睡態朦朧再想睡熟。要想抽煙和想吃一些東西的念頭激醒我。

一個人從前面跑過來。『第三連』

『是。』

『立刻出發，不准作聲！』

『走街上去！』愛倫斯脫低聲下令。

走不到幾步，樹林完了。屋子湧現出來，低低的帳篷下面有一所教堂。軍官們站在街上。

『跟我來！』白姆低聲道。『團部前進了。』

他匆忙的跑出村莊街路。『停住！』他低聲道，『向後面傳話：排長都到我這裏來！』

排長直挺挺的立着。

『你隨機應變！我們要把法軍逐出樹林，到我們前面。我們一連在中間。假使我們出村莊到曠野裏來，那末第二排向右開，第三排向左。我們的前綫是在右斜方。你必須在黑暗中集中你的部下，不要高聲說話！——現在走罷！』

愛倫斯脫發給出發符號。

左右各有一座小屋對立着。我們從街上向右轉彎走進草地。一條土堤從右面蜿蜒過來。前面沒有樹林。我們爬上鐵路路基。前面三百米達的地方有一簇樹林。

左面槍聲一響，樹林已經近了。愛倫斯脫低聲道：『散開！』

我跑到一班前面。愛倫斯脫在我們面前將手槍抽出皮袋。

左面槍聲突起！

『跑步！』少尉叫道。

前面過來兩顆子彈！到樹林邊上只有二十步了。

步槍聲接連不斷。我見到樹林中閃閃的光芒。

少尉臥下去。我臥在他左邊。

一個人從右邊跑來臥下去了。從我頭上閃過，耳旁槍聲密接。紅光閃爍。

緊靠我頭上過去。我的下顎伸入草莖裏。把兩肩押下。左面法國機關槍在掃射。

白姆抽動身體。

一槍緊靠身子拍的一聲。現在幾點鐘了。也許已到了天曉時分了。

砲火稍減了。左面的機關槍仍在格格的響。

噓！噓！噓！走頭上飛過入村中去了。

『回來！』白姆低聲道。

我左手拿槍，將身子向後推動。
一槍在我右臂前面落在地下。

噓——薄爾爾噓——激很近的過去鑽進鐵路基去了。

我繼續推動身體，前面靜了，只有右面槍聲緊張，左面的機關槍繼續在那裏開放，時斷時續。
或者他們現在看不見我們了，我這樣想。

右面臥着的人向前倒下。

我爬過去，他不注意，也許不是徐咳！

我緊靠到他身邊，那是愛倫斯脫，他的半隻左臂壓在身子下面。

我用手拉他的肩膀，他一點不覺到有東西碰他。我伸手到他袋裏去，將他的東西藏進袋中。
我向前面看去，林中昏黑非常，一槍走左邊過去！

我又向前爬過去。

『救命！』左面低聲叫救，那是我班上的相翠。

『你爲什麼！』

『我的兩條腿！』他呻吟着。

『你能走動嗎？』

嘶——克賴姆姆！賴姆！賴姆！賴姆！後面什麼地方！

他擡起身子想立起來。『我立不起來！』

『我想試一試從後面幫你！』

他低聲飲泣。我怎樣着手幫助他呢？假如這兒晨光照耀時，緊靠着法軍呢？我設法捏住他的腹部，想方法

把他拖開到別處去。

『喔！』他喊。這是一聲很悲慘的呼痛聲。

我立起身來。

緊靠左面一槍。

我向前進。

左面又有一人躺着。

『是那個？』

他不回答，但是輕輕動了一動手臂。他仰天躺着。

我俯身緊就他身上。哈德曼的眼睛，墨黑的。

我拉他的手，或者能够使他有點知覺，在萬分恐懼中用力壓他的手。他不覺得，

我放了他的手立起身來。

我忽然想起了他以前對我講過的話，我該把他的東西取去。但是我仍向前走。

我前面有人說話。

我們必需把他放在槍上面擡走。

撥開槍聲又起。

現在我已走到近處，能够看到徐駭高舉着右手的大拇指躺着。

我幫助白姆把那個人放在兩枝槍上。他的右腳關節上中了一槍。

『那邊天色已明。』白姆說，『而我們還須越過那可惡鐵路路基！』

四面明亮。有幾個人爬上路基，人影在上面出現。

拖克——拖克——拖克——拖克——拖克！機關槍聲又起了。幾響槍聲劈拍。幾個人從陡峭的旱堤上滾下，跑到我們這邊來。

我們一共有七人。——中間有紅十字帶的是魏斯。然而他的動作很少！

『我們還要躲在壕溝裏。』白姆。『黃昏以前不能回來。』

我們小心地把腳關節受傷者放好了。徐駭用他的左手料理傷人。

白姆分派工作。『侑在這裏掘壕溝，右面是我，這裏邊上是第二連的兩名。——你，徐駭將你的鋤頭給我，你去守衛。你四面看一下，這裏有沒有人在四周走動，他們能不能向後面退。』

我們開始掘壕溝。我對相翠不能再幫助了。天色已亮。在兩手掌深的地方已經碰到石灰了。

『那個有鶴嘴鋤嗎？』我問。

沒有人回答。拿短鋤頭掘到石灰裏去是沒有意思的。因此我鋤了一長段的黑泥土，一面就用這些泥土在我面前堆成一條土堤。

槍聲劈拍時發時止。

噓——撲賴姆！走鐵路路基後面去了。

現在一個大小適當的地坑成功了。但是我在這裏面還得收留傷兵。我四面看一下。後面魏斯仰天睡着，呼吸奄奄。我須先繼續工作，而後再能去注意他。

徐駭還集了三個人。一面在左面開始掘壕溝。

『這樣掘。』我說。『以便我們隨後各溝聯絡起來。』

我因為時間限制手不停揮的工作，旁邊人很快的進行，我們已經把兩個洞的最後的隔壁掘掉，我好像忽然看見光明似的。我向前面看去。樹林在薄霧中已經確實清明了。

「少尉，」我說，「假使我臥下時，法軍要看到我們，那得要升到樹上去才能看見。」
白姆望前邊一下：「吶！現在我可以吸香煙了。」

他立起來，乘風立着，口啣香煙。

一顆子彈他卽跪下。「狗賊！——然而我依然抽煙！」他吹氣出口。

一顆子彈走他口部橫穿飛去。我滑到他那裏。

「隨他好了！舌頭沒有受難——這裏可以看到吸煙的有益！」

我看他覺得痛苦。

我爬到魏斯那裏。「你怎樣？」

「我胸口中了一槍。」

我扶他到洞中去。

徐駭爬過來，用左手爬動，右手支身子。他的大拇指頭腫大而血漬淋漓。

「要我替你包嗎？」

「還是包旁的人罷！」他厲聲道。他一定非常痛苦。

這時候我左面的那個已經把腳關節受傷的移到我們的洞裏來了，而且他正替他割去鞋底。

我替魏斯把上衣和襯衫扣好。他左面鎖骨下部有一處小的創口。

「側身過去！」

我把他的襯衫割開，出血不多。我替他背上包裹好了！

「你有大橡皮膠粘起來嗎？不然包不住。」

嘶！一顆子彈緊靠我頭上飛去。天色晴朗，我仔細地擡起身來。

我替魏斯將上衣重行扣好，用大衣和帳幕替他蓋好。

『把我的眼睛也蓋上！』他請求。
徐駭自己已經用左手拿繃帶將右手的大拇指包好了，伸過手來要我替他打一個結子。

他笑着。

少尉也沒有包好，我沒有繃帶了，蘇愛特兒，我的鄰人，他也沒有了。

『你，魏斯！』我一面說，一面替他揭開一些被蓋。『我要在你的繃帶袋裏找。』
他不回答，氣息奄奄，也許呼吸時覺痛。

我從他袋中取了一捲繃帶，又替他蓋好了。

前面不時有斷續的槍聲，是不是他們在那裏把我們的受傷者一個一個打死呢？

也許相擊，因為我曾向他說過，能够幫助一點，然而我到底怎樣幫忙他？

我爬到少尉那邊去，他翻身臥着，我把他的盔帽取下來，我用繃帶替他從頭頂至顎下巴紮好。

『這樣，我像一個洗衣的女人！』他說。

『可是連鬚鬚也在裏面，少尉。』

現在我到右邊的人那裏去，倘使他們坐在那邊樹上，那就一定可以看見我的。

我爬過去，雨滴落入草中，那邊有四人緊靠着臥在一個洞裏，一個的下膊包着，他身邊躺着一個人，側身睡在那裏，可怕地對我看，口鼻都腫脹了，血漬殷然，他的頭枕在背包邊上，血滴入地中，我從額部及眼睛認識他是愛可爾特，怎樣包法呢？

『要我幫你嗎？』

他不回答，或許他不能說話。

『你們在這裏，』我向未受傷的兵說，『必須替換守望，我們那邊也是這樣的。』

愛可爾特不能飲食！我想，雨滴落在他的臉上，然而留在這裏，向他看着是沒有意思的。我爬回去。

『現在你可以睡了。』我對蘇愛特兒說。『倘使我倦了，就來叫醒你。』

『把我身上的帳幕和大衣除掉。』徐駭說。我替他蓋好。

因為來往爬走，所以滿身都是灰土。雨下的漸漸大了。我的帳幕在魏斯那裏。

『回到我的帳幕中來。』蘇愛特兒說。那是一個少年人，圓臉，圓而藍的眼睛。

我們相並而睡。我在壕溝前面堤上掘了一個缺口，好從這裏向外遠望。又好瞄準開槍。於是我睡下來，雨滴激動帳幕。我很安靜，或者我想安靜。各種的想像漸漸來了，在帳幕中靠在我身邊的不是撲雷而是魏斯。然而假使我不加思索時，那一定是撲雷了。雨滴點點，哈德曼是死過了的。——前面草地上的樹頂兀然不動。

近晚時聽到右面有呻吟聲，轉轉往復。徐駭在帳幕下面搖動身子。魏斯像已睡熟。然而過一回他搖動他的手。我爬到他那裏去。我們的溝裏有一個水潭。我把他的臉也蓋上。

『你要什麼？』

『不，』他微笑道。『我現在好的。』

我想，再笑一笑，然而不會。又把他蓋好。我心裏發呆：他要死。然而假如他自己覺到如此，人總不應別人死的舒服而歡喜。然而事情大概不致到這種地步。那裏又有呻吟聲。

天色將晚，隨後就暗下來了。我起來。

『我們現在不要限上去嗎？』少尉。』

他口裏吃吃作聲。大約他睡過了。『啊，天暗了！』

蘇愛特兒和我將腳關節受傷的人，擡在槍上。

魏斯立起來，而且無力步行。那叫我奇怪。愛可爾特一定要人背着他走。

我們小心的走上鐵路高處。我的左腳一滑，在槍上的人失聲大叫，他更抱緊我頸項了。走路基那邊下去。

對着村莊過去。

許多人向我們這邊移動。那是巡哨和擔架兵。我們將傷兵交給他們。我和徐駭和魏斯握手，然而不知道要說什麼話，也不知道想什麼。我不敢去接觸愛可爾特。

白姆和我們四個未受傷者到村莊中去。

我們走進一處暗黑的平地。白姆打門。

「進來！」裏面叫道。

白姆開門。我們的團長站在裏面搖曳不定的燈光下面。——窗上玻璃已經碎了。

「白姆！」他一面喊一面雙手緊握他的雙手。「你能說話嗎？」他一面說話，一面注視繃帶。

「而且能抽煙，少佐！」白姆說。

「哦！那是好的。——那末那四位要什麼呢？」

「我帶他們回來，還是健全無缺。」

「昨天也沒有多少回來的。——你到對面院子去！我們的一團，只有一連人了。是少尉愛格兒的。」

那邊四個野戰廚房在院子裏。

「俞！」特務長叫道。和我握手。

然而我不能握手。他問我，我不知道答了些甚麼。

第二天早上我們回到查萊。

查萊的大戰

我有時覺得在查萊的兩禮拜似乎是過的夢中的生活。

有一天下午，在聖瑪麗攻擊下來去安放行李之後，打開背包時，裏面有一封信，這是我在兩天以前接到而未會看過的。

我的兒啊！牧師的阿兒甫萊特是死了。死在何處，我已不能記起。我昨天在他那裏。他們候候你。他向我說：我祝你幸福，這種幸福是我們未曾從我們的獨兒子那裏享有過的。說話時他的眼淚不住的流下，隨即走進他的房子裏去了。你寫封信給他們，寫的平凡一點。除了天天爲你所禱以外，我沒有其他的話可以對你說。

你的母親

我到屋外去。在路上遇見同連的人。一個老太婆在門口叫罵。一隻小狗在角上把縮緊了的尾巴掃地。我看到這些事物而並不注意。同伴們在宿營地靜坐吸煙。或者在那兒玩紙牌，玩牌時又足使人沉靜。假使有人去問他們的往事時，他們便愀然不樂。我不懂這個。我只望有個人來問我時我想。然而有一天下午少尉愛格兒來問我白姆傷狀的仔細情形。他是少尉白姆受傷過後調來的新連長。我向他講起他怎樣吸香煙，他聽了我的話發笑，所以我也中心愉快，因爲我忽然怕說其他過去的事情。

二

我經過村莊到屋裏，已經黃昏時分。他們在屋裏收拾行李。

『你們收拾東西幹甚麼？』

『你不知道又要上前去了嗎？』一個人憤然道。

我把背包收拾好。我的手麻木了。爲什麼又要上前呢？倘使要再入險地時，爲甚麼有人從容的給我們吃東西呢？

有人在我身邊喃喃自語，說那死的種種。然而我不知道我是否完全懂他的意思。——假如至少知道到

那裏去時，敵人在我們前面一百五十米遠，或距離還要近一點的那裏相對的留着。叫人怎樣在這裏生活——上帝呀，我心怎樣在這裏生活呢！

我們走近屋子，全數大約有六十名，是四連人中的餘數呢。場上月色光明。

排長報告少尉。

『便步——走！』

走向聖瑪麗前進。我們走進樹林，而且和前次一樣歇在緊靠村前的地方。我們得再去攻擊那個地方嗎？

『便步——走！』

舊地重臨和舊事再逢，使我覺得很淒涼。少尉在旁黯然不語。

走上草地，草地上踏成了一條小路。面前鐵路基橫互在月光下面。到我們走近路基時，我看到由下向上的深溝一道。我們沿溝而上，少尉前導，其餘各人魚貫而上。路基上面的溝道，它的深淺只要我稍稍彎身體便可由路軌下面穿過了。另一面坡上的溝道也很深，在月光裏，我看見腳下有一道參差不齊而且塗有白粉的牆。

少尉轉身向我的排長說，『第三連的一排，到最右邊。你們自己去探聽各連的境界在那裏。』

我們在深及膝部的溝道裏前進。

現在一道壕溝由左邊斜向我們。溝裏亂得很，好像塞滿着垃圾一樣。我轉過最後的角。壕溝深闊，右方溝面上搭有一扇花園門，棚布掛在上面。兩枝步槍和盔帽突出溝外。那是頂上瞭望的哨兵。我們不能全體走狹窄的幕下經過，只得走後面爬出溝外向前去。

和我換班的一班留在一條溝裏滿蓋着樹枝和亂草。

『他們應當先走出來。』我對我的部下說，我跪下探頭洞中去：『我們和你們換班。』

一個班長爬出來，對我說許多話，把所有我們應該做的和不應做的告訴我：不准大聲說話，不准弄污壕溝；我們必須堅持到夜間！最要緊的是注意敵人，倘使敵人來進攻時，務須守住壕溝。

此外我們在這裏有什麼事？我想他還在說下去。我完全不去聽他的話，也不能將所有的事情完全記住。

『我想話已講完了——啊，還有夜間全體醒着，白天只要一半。左面五十步的地方有一處偵探哨。』

『連部已經派去巡哨嗎？』我問。『我是說，有否把前面的死者的符號和有寶貴的東西拿來？』

『是，然而我那時不在前面——那一次這裏的進攻，你在內嗎？』

『是，』我說，臉色冷淡。

昨夜我們的偵探哨還聽前面傷兵的呼叫。『白天在前面是看不見甚麼的。』

我覺到自己太興奮，進攻至今已有了兩禮拜了。那裏沒有人能夠再繼續活着，但若有人能夠時又怎麼呢？看守的一班開走了。我們走進地下屋去，地方狹小。終於我又到地上。我想前去察看一下。但在月末下去

以前，總不可能。

我們的排長來，種種的事他都規定了。我告訴他我想到前面去察看。

『這事得先去請示連長。』

我很生氣。

『你要當巡哨嗎？』少尉愛格兒問我，他警告我，要小心，不要疏忽，留心地上，不要跌交或迷路。必須和兩人同走，大家不能密接前進。他說不盡，約有半小時，給我好的計畫。我們是孩子嗎？我從此不再當巡哨了——或是偷著去！

我走出地洞外面。空氣清新，月兒已經升起在後面樹頂上。

我和蘇愛特兒和另一人討論巡哨的事，然而沒有提及少尉所說的話。明月此時下去了。

我們的巡哨中發出『司提』的聲音。

『什麼事！』我輕聲問道。

『前面有東西轉動。』

我向這方向看去，也覺得可以看到黑影。恐是法軍哨兵在前面！

『真有東西移動你就開槍！』我說。

這件事使我心中不安，槍是預備好的，我們小心爬出壕溝，黑影漸漸清楚了，然而很細小，原來是木柱。兩旁還有許多，柱間纏着鐵絲。

我必須留心左方，因為我們這次是由左方進攻的。我想起了我對天空所見的那一叢樹式。我便要找尋牠。我們悄悄走上草溼，發着微聲。我曾對同伴說過，不能有匆促的行爲，因為匆促的行爲中最易被敵人見到。

地上有黑影。我不能確斷：依距離看來應是偵探哨。

『不准動，是誰？』他們低聲說。

『第三連巡哨。』我走近他們說：『對你們換班的人說，我們在前面，他們放槍要小心。』

我們前行。我看天空已經較前明亮了，所以我爬前走過去。那邊像有東西，我的行動慢了下來。我前面的東西不及一個人的高。我走近那個東西非常暗黑。我用手去摸是一條毯子，和一個背包。

我忽嗅到一種氣味。風從左邊吹來。我們爬過去，輪廓出現了。那是二三個屍體。旁人正在注意屍體，我用眼睛來找樹叢。當在更左的地方。我們照這個方向前進，而且總是在屍體所在的路上面。哈德曼一定在更前面。

我爬過去一點，看到一個人獨自死在地上。那或者是他了。然而樹的輪廓不對。我記錯了嗎？

我對蘇愛特兒耳語道：『我走這裏爬過去，你們從這裏向左走。』

我到了前面時，那是一個法國人。他的氣味很大。上衣已經破了。他大約是被搜查過了。我又四面一看。這裏另有一人。那是哈德曼。我將他的衣袋全部搜查一遍。衣袋是空的。他的麵包袋和背包還在這裏。我將他翻過來，好把麵包袋和背包解下。也許有重要的東西在裏面。

然後我滑轉來。背包和麵包袋拖在後面。

我們回去。我爬到少尉愛格兒的地室中去。他睡過了。我把帶來的文件遞在他手裏。

「啊呀！真臭！」

忽然有幾顆溜溜彈落在我們右面附近。那邊的樹林阻擋我們的前面。砲火的聲音不斷。我們站起來靜聽。下着薄霧。忽然——我覺得頭皮上抖顫一下——好像野獸的狂吼。也許是我錯了！猛烈的砲火！幾顆子彈從頭上掠過。

「我受傷了！」一個人說。

「甚麼地方？」

他抓住他的胸部，從胸骨中取出一顆子彈來。這顆子彈至少已經走火了，所以進去得不深。槍聲漸稀，砲火也緩和了，四野寂靜起來。

「這是甚麼？」我聽到有人說。

我們在地洞中爬動。我靠在一邊壁上。兩腿不能全伸，爲了下面有人橫躺着。

「不要踢我的面部！」一個人說。

「希望你不要把面部放到我腳旁。」

「我的鼻子至今還未受過損傷。」

正午時我完全醒來。陽光走洞口進來，一隻袋掛在地洞口。在泥牆上釘有許多木棒，掛着麵包，香腸和捲煙。

『你們好臭呀！』蘇愛特兒罵道。

『冷極了！』

我爬到外邊，太陽照在草地上。我們把棚子打開，把新鮮空氣放進來，有人反對說：『現在稍覺舒服起來，你們又把溫暖放出去了！』

大家在陽光下用早膳。飯後我寫信給哈德曼的未婚妻。

下午兩顆溜彈從我們頭上過去，落在鐵路路基裏，另外沒有甚麼見聞。後來排長過來說，今天清早有黑大向，鄰營進攻，現在他們都已像散兵線一樣死在前面了。

我們在火線上住了三天，隨後向查萊撤退，又三天再上火線。我們的住處已逐漸完備。有木板架飯鍋，天花板釘了釘子，可以把香腸和麵包掛得使老鼠不能偷去。

因為我們的用物把全溝都塞住了，所以又另掘一條壕溝，以通往來。廁所也建築起來，大家白天也可以大小便了。

三

這時補充隊來了。那都是很有訓練的後備兵，大部分是下士和上等兵。我自不能再在這裏當班長了。少尉愛格兒叫我們按照身體的高低排隊。這麼過後，蘇愛特兒就在極左翼，我因頂高的身體排入許多常備兵裏。

少尉下令散隊，並不告訴我們宿營地怎樣處置。大家都怨罵，因為所有相識的人都被分開了。

我們連上的特務長沿街走來。我把我們班上的符號給他，那是他要的，同時告訴他，少尉已把我們分散了。

『那是不好的，』他叫道，『從前屬於四連的人，依舊應按照給養，薪餉以及其他各種分開辦理！我總不

能每回把弟兄們像摘覆盆子一樣地去做！我立刻到少尉那裏去。」

我很歡喜特務長把實在情形告訴少尉。然而沒有用處。分配新的宿營的命令下來了。我必須搬到留鬚的一批後備兵那兒去。他們在戰壕中整齊好了，而且大家互相留意，擔任工作和守望都很正確。小心初時我非常歡喜這樣的情形。可是後來這些人使我非常無趣。他們時常正經地講他們的爲人。他們都是已飽經世故的人啦。

四

有一天忽有一種謠傳，後面來了補充隊，是許多軍官和戰時志願兵。

我們奉命換防，向查萊開回。那一夜我們房子裏實在很冷。兩塊玻璃窗是破了，用厚紙板釘在那裏。早上我拿一隻破面盆去舀水，這只盆是給我們洗面用的。薄霧在和暖的陽光中存在着。

我洗面。

「補充隊來了！」一個人叫道。

我趕快揩乾，急忙出去。他們站在營長室外面，沿街而來，軍官在前，第三名是少尉發皮恩。我開心起來，不曉得他看見我否。他面色蒼白，很嚴正而且清瘦。

上校走出來，檢閱，使補充隊重新分配，各部隊各自分開。發皮恩和他的人剛巧向我走來。

「倫！」他叫道。「這裏還是遇到了一個舊友！」他伸手過來握手。

「少尉是否仍舊領我們的一連？」

「你在這裏快樂嗎？」

「這兒大家都快樂，少尉！」我叫。

我跑到蘇愛特兒那裏，把事情告訴他。

『我不能留在你們一連裏嗎？』他愁苦地說。

『你怎麼想到這些？』

『吶，現在我們的第四連又被分裂了，而且我在連上沒有認識的人。』

『你去請求我們的特務長，說你到我們這裏，要快去，新的分配尙在定了，趕快去幹！』

他在營前排隊，我們一班除兩個人外都歸發皮恩一連。一名戰時志願兵和蘇愛特兒來補充。戰時志願兵是一個年青人，頭髮烏黑黑而富於情感的眼睛。

我們必須搬遷一處宿營地。戰時志願兵好像是沒有想到要找一處夜裏歇宿的地方，在我提醒他時，他好像覺得奇怪他姓愷撒兒，他的職業我不去問他，然而他定是從學校出來的。

忽然徐駭進來了。

『你忽然從那裏來的？』我問。

『吶，我一向在這裏，然而你有眼睛，那個知道那裏呢。我總不能在隊伍裏開槍使你看我！』我偷看他的大拇指有一個小傷痕。

『前面甚麼地方有戰事？』愷撒兒問。

『什麼？』我不懂他有些甚麼。

他顯出不安的樣子。

『你昏了嗎？』徐駭說。『你知道現在上那處火線！』

『啊呀，原來如此！大概前面三公里這裏前面一節路應該聽到槍聲了。』

『啊呀，你以為槍聲沒有停止的時候嗎？這裏沒有開槍！』我笑說。他不相信地看着我。

「真的！你只見前面綠草平鋪，太陽照耀時就明亮着，天雨時就是綠色的。在這兒有巡哨，有人掃除壕溝，築造掩護物。白日裏有四顆溜彈，總是十一點鐘過來，而且天天落在這個地方。」

愷撒兒垂頭喪氣，我惡意的歡然敍說。

「放屁！」徐駭一面說，一面把我拉了出去。

「你瘋了嗎？從前你是一個正經人。」他說。

五

少尉發皮恩比愛格兒來完全不同。他來往細察到很小的事件，不久將和從前一樣壯健。他愛喝葡萄酒和啤酒，此外和我們一同過粗陋的生活。

一天夜間，他的掩護的一面牆壁倒下來，他爬出來，把被拉出，也不對人說，就去睡在溝壁凹處，上蓋波形鐵板以遮雨，然而向溝處的一面空着。當他的勤務兵於早晨拿咖啡給他時，方才看見他的臥處淹在水中，和傳令兵一同向少尉那邊掘過去找尋。

最後他們在他的凹壁裏找到他，他是在打呵欠。

「我們到那裏去建築新的掩護壕，少尉。」一個傳令兵問。

「我已經有一處了。」他懶懶地回答。

這故事整天的在連部傳說。大家很歡喜聽。可是他們看得發皮恩太簡單了。他是一個懶惰和忍耐所合成的怪人，常常找事幹。在查萊後方是無事可幹，因此他很無聊，每晚喝得大醉。

我也不愛休閑日，宿營地狹小而不能遮風。背包與皮鞋到處亂丟。他們在小桌上洗臉，吃東西和玩紙牌。倘使我想看書，我就坐在地上，然而也無可看的書報。徐駭和蘇愛特兒都糊塗過生活。我和愷撒兒早已無話可說。他預備做研究神學的專家，但我把神學上的事物問他時，他說：「這個我還沒有知道。」

我是不去想上帝。我至多自解道：天下或許有上帝，然而我們知道他什麼呢？在查萊教堂，牧師宣傳得沒有精彩，他只有三四個重複的問題，我實在不耐聽。有一個問題使我興奮，爲什麼神要贊同戰爭？有一次我仔細聽他怎樣解釋問題，到最後，忽然完了，我未聽到答語，只是閒話。我跑出教堂後，經過數小時方才消散了不舒服的精神。我對蘇愛特兒痛罵一頓。於是他總想使我減少憤怒。

「你自己是無宗教者！」我罵道。

「我不知道這個。」

「爲什麼要人被動的去聽道！他們除了提出愚蠢的問題而外，更無其他東西可說！」

我對於愷撒兒不叫他知道這種論調，因爲他是信徒，而且就我所感覺到的，他非常信仰。

這一個時期的生活很枯寂，只做了擦皮鞋，作防禦工事和站崗等事。但望有人來和我講空話！

六

嚴寒後天氣又溫暖了。太陽照在壕溝的有白粉的牆壁上，我坐在太陽下，用咖啡修面——因爲在壕溝中沒有水。

過了一回，蘇愛特兒在牆邊用佩刀穿了一片麵包，在燈火上面烘麵包。他總歡喜在傍晚幹這事，因爲這時候不會有官長到來，即使有來，最多是我們的排長，他那兒常有燈火，所以他不說。

「包裹裏是甚麼？」蘇愛特兒問。

「紙煙和一條香腸。」

「我也有可以得到一點嗎？」

一個排上的傳令兵跑步過來：「準備完畢，班長們到特務長那裏去！」

「有甚麼事！」

「不知道！」

「大概戰事完了！」蘇愛特兒笑道。

我不回答，立刻揩乾臉部。

我們的班長從排長處回來，他不看我們。「我們今夜進攻三角壕溝，黃昏時有一連來接替我們。——」

你到連長的休息壕去領繃帶用品！」

休息壕前面他們已經在收拾行李了。

三角壕溝在那裏。

少尉發皮恩立在他的休息壕前面正和一名電話兵說話。

「那邊是一處衛生休息壕嗎？少尉。」一等看護長問道。

「這個你一定到那邊後才看見。——你已經把廚房的事件報告營部了嗎？愛駭。」

「自然，少尉。營部要把廚房留在查萊，他們將來到那裏去，以後以電話通知。」

「領繃帶的人在着嗎？」衛生副尉叫道。

「這裏第一班第一排！」我喊道。

「你們共幾人？」

「九名，副尉！」

「這裏把你們一排用的乾糧罐頭帶着！」愛駭說。

「我沒有甚麼背着。」

「然而一定有人對你們說過，你們得隨帶帳幕！」

他們互相擁擠，叫喊，而且在我身邊往來。

我回來，夜色已來了。一隻老鼠從上面沿土阜跳過，

一點鐘後，一連人從後面過來，佔據我們的地位。我們走右面撤退。我們在壕溝裏面沿着前進，一道紅光從一個掩護溝的左邊顯出來。天色昏黑。

於是我們向前面高處前進。走出壕溝。走過蘿蔔田，在蘿蔔上面大家用鞋釘傾滑前進。忽有臭氣，原來左面躺着兩隻死牛，牛身龐大非常，大概是已經漲大了。

一顆槍彈走我們右側過來，並不遠，帶着尖銳的聲音落下地了。

我們向左讓避，重又繞遠道向右。我忽然聽到聲音，然而像是從地上起來的。我用力看去，見到右面有一些白色寬闊的東西，那是白色的石坑，我們在裏面向下轉彎。有人在這石坑裏來往。電筒由下閃閃向上。

『掘溝的傢伙在那裏！』

『軍醫的休息壕在那裏！』

『大家不准響！我們和法軍相距只有二百米達！電筒熄滅！』一個人低聲道。

我們的排長過來，湊近我身邊，他要甚麼？

『你得到少尉處來，他在上面。』他手指石坑的邊沿。

我擠過去，這裏山旁有一間小屋，旁邊有石級，到一處狹的高土堆，許多軍官站在上面。

『一等兵，命到！』我低聲報告。

『你今天是我的第三名傳令兵。你到各排去！你可以睡在這壕牆下！』

石坑裏沒有一點聲響。

我回到發皮恩那裏時，少校是我們營長，站在他身邊，正在仔細商議：『——假如其他三連的襲擊隊伍已經取得了堡壘以後，我就帶了你的三連前進。一定要另有一條新的戰線來對付法軍，這裏石坑裏面的鋼護板正可以做這個用途的。堡壘和壕溝一定要取得聯絡。』

他的音調堅定和考慮周密低聲說話。我沒有聽到過這樣的命令。然而這是不錯的。面前只有向上微斜的草地，另外沒有東西。

『時候到了，』少校低聲道。

我覺得汗流不止。

左面聽到傢伙相撞的微聲。他們在這裏前進。

後邊遠處嘩嘩！一砲，砲彈慢慢地從天空落下來。

拍姆姆！拍姆姆！拍姆姆！拍姆姆！靠緊頭頂上過去了，在前面賴姆姆，伏爾，賴姆姆！賴姆姆！滴落下去了。

重溜彈嘶爾嘶爾！一次一次的是照拋物線下來。潑賴——賴姆姆！落下去了。

後面有沉重的砲聲。各處蓬嘩嘩的猛烈的聲音不斷地發生，這些子彈在前面不規則地落下地裏去了。槍砲聲已止。現在還有甚麼事！

最後的溜彈落下了。

『砲兵作戰不對！』少校罵道：『他們應該不停的向對方放射。』

前面槍聲一響，兩響，三響。隨後即有潑賴，和噓嗚的聲音。我屈身下來。可是少校卻仍舊立着不動。我又站

起來。

子彈在我們四周飛過。斷續的溜彈時飛來。我呆立在黑夜中。

如果第一前鋒隊打敗了，那末我們接上去。

有人走前面跑過來：『救命，衛生隊！』

『前面怎樣？』少校冷然問道。

『啊，他們倒在這裏！那邊有幾顆子彈出火了，他們臥倒，繼續開槍。』

少校的嘴吧微微張動。空中劈拍。『我必需找幾個前進的人！』

又有人從前面過來：『衛生隊！』
發皮恩在石坑裏面喊道：『那個自願當巡哨！』

『這裏！』喝聲尖銳。那是愷撒兒。他從石級上跑上來到別一戰時志願兵隊伍中去了。

一聲新鮮的喊聲從左邊過來：『衛生隊！』

『這裏來！』有人在石坑裏喊。

『帶擔架過來！』他喊道。

『你是那一連的？』少校問道。

那個人走近過來立正。他身材矮小衰老。『第四連的，少校。』

『你們那邊怎樣？』

『損失很大！我們沒有上去！』

子彈劈拍的聲音不斷。

『好，你去！——戰時志願兵們！你們先去，走這個方向！我要探知第二連已到那裏了！』

他們爬出去，在黑暗中奔跑。我替他們擔憂。

『少校！』石坑裏有人叫道。『上校要報告，第一襲擊隊不知已有結果沒有！』

『問了有甚麼用！到了時間我會去報告的！』

天色已亮。然而還是不能清楚看見。槍聲不斷。我覺得奇怪：沒有能夠打中我的子彈。

有兩個人從前面跑來，到少校面前說：『我們沒有遇到第二連，少校！』愷撒兒氣喘着報告。

『你到下面來！沒有利益的開槍是不合理的！』

他們拚力爬上山坡去。這時候愷撒兒說道：『第一連早已接觸了，少尉亞兒倍兒特大約已死了。』

「一連人在那邊等候命令！——進攻是失敗了！」他憂愁地對發皮恩說。「假如旅長再想作一次進攻時，那末得派其他一營去！——倘使我們有許多人像這樣的戰時志願兵，那末我們早入絕地了！」

我到石坑裏，傷兵都上了擔架了。在木屋裏面裏傷，一個醫生出來，一個看護拿着電筒跟着。他們在照一個人，那個人的腿上有一處像墨水瓶大的創口。

「那不是炸彈傷嗎？」發皮恩問道。「然而我沒有聽到炸彈的炸裂聲。」

「不，那是達姆達姆彈。」

「法軍真是用這個來開放嗎？」

「你看這個，真太野蠻了！」醫生一面說，一面懊喪地走去。洞穿了的人死了。

地上鋤頭，沾血的上衣，襪衫的殘片，麵包袋，步槍，散滿各處。

槍砲聲止。我們退回原陣地。懺撒兒在我附近，不發一言。

陽光漸漸上來了。懺撒兒面色慘白。然而他的眼睛格外有光。

七

連部已到查萊的街上。

「立正！」特務長發令道。發皮恩過來排入前排，他手上有一張紙。

「發令的將軍奉皇帝之威授下列諸人以二等鐵十字章，副特務長海勒，一等兵命，徐駭，麻克斯，蘇愛特。

兒！——我以至誠祝賀各位！——少息！」

他到我面前，打開一只藍色小盒，拿出一根銀灰色的帶子，一端掛着十字章，穿進第二個上衣扣子孔中。「你得用針來扣住牠！——你開心嗎？」和我握手。

因爲大家都對我，看使我有點難爲情。我整天佩着十字章。太陽照在泥濘的街上。所有遇見的人，似乎都在看我。我不覺羞愧起來。我不敢細看十字章。因此我下午離開宿營地。銀光閃閃的邊緣真使我開心。我願意當時有一面鏡子照着。

晚上我把十字章藏好，使它不致退色，只留掛帶放在扣子孔裏面。

八

我以一等兵的身分，來往逡巡在凍硬了的值日壕溝中。有一個報驚哨，外衣領頭很高。在踏堞上頓腳。過一節在掩護壕的前面有一個人，在那兒振動扁鍋子。由它的穿了的洞眼中看見炭火。隨後他走進去，把熱的器具掛在天花板上。他們在裏面用早餐。

我在廁所入口道上轉彎。徐駭身向前俯坐在前面一根杆子上讀新聞紙。

『我們來用糞堆成一座塔。』他說，他指着糞穴。『你須幫忙。然而必須對準，好使恰巧落在頂尖上面，能夠硬結起來。』

我又走入大道，隨後又入前面一處上火線的新築的壕溝，因此較爲整齊。那裏巡哨不多。

地上有一張紙。我拾起來丟出溝外。

蘇愛特兒站在高石級上，槍在身旁，他仔細地察看面前的靠手板，右手拿了一根草莖，拿這個來觸動上下，所觸的東西一定是在板上的，我慢慢地走近他去。

『你在幹什麼？』

他嚇了一驚，笑道：『來，上來！』

『我捉到了一個肥虱，想看看它十分鐘裏走多少地方。但是這個可惡的東西不依直線走。因此我必須把

它引入原有的方向。」

在前面的壕溝分路處，有一個人忙着掛一塊木板，上面有字，右面境界。

嘶——賴姆嘶！一顆榴彈。

我走上踏腳，一片褐色的煙雲在空中馳逐，那一定到我們的第二排所在地的。

我走到後面的司令部，一等看護長走那邊過來，後面有兩個擔架兵。

『有甚麼事？』

『第二排的一個受了傷。』

我看他們時，他們到來得多麼迅速！

我們的上校沿溝過來，後面是營長，少尉發皮恩和副官。

我報告：『以一等兵的身分服役於壕溝中，第三連第一排！』

『你沒有警笛嗎？』

我把警笛抽出大衣袋外來。

『有職務的人應該把警笛掛在外面！』上校向發皮恩說。

他舉手帽邊：『是的，上校！』

『我不懂你這一節的壕溝的號牌！』上校說。『例如這一條路是到那裏去的？』

『到第一排的廁所去的，上校！』

『那邊有石灰消毒嗎？』

發皮恩懷疑地對我看。

我的眼皮眨了一眨。

「當然，上校。」蘇皮恩說，他偷偷的笑了笑。

九

冬天過去了，我當了幾次巡哨，又帶了一段法兵的鐵絲網回來當作戰利品。有幾次小進攻，我管理書籍，覺得很清閒，有時飲酒，常常喝醉。

徐駭和蘇愛特兒玩紙牌，我也會這個，不過我實在不懂，人們這樣正經玩它，因此沒有人高興和我玩，我也並不以此而不快。

愷撒兒也漸漸孤獨起來，他因掩護壕失敗而沒有精神。我知道他是熱心作戰的，而且如果用他一隻瘦小的手腕來擡鐵軌作支撐掩護壕之用，和幾月來常在一處不見法國戰壕的地方當巡哨，這樣是要其保持他的熱心，實在是一種痛苦的自勉。我假如一旦熱心於戰事像當日度過麥斯河以後，那末我的熱心轉瞬就完全沒有了，又專注別的感覺上去了。

有一天我們注射了預防腸熱病的血清。大家行了一次流質的皮下注射。擔架兵告訴我們說，那晚上大家要有寒熱，我很不舒服。夜間被各種不可思議的思想所包圍。

我醒來，天已大明了，稻草聲索索，一個人在呻吟着。

蘇愛特兒說，「我口渴得很。」

我起來，昨天注射的地方有點痛，此外覺得很爽快。

蘇愛特兒躺在那裏，眼皮浮腫，我摸他的額部，很熱，他很膽小。我從他的眼睛裏看出來是這樣的。

這一天我的連部似乎是一所野戰病院。然而第二天早上大家又忽然強健了。外面日光普照，野花齊放。蘇愛特兒笑向我說，他以爲自己要死了。

一天下午我坐在書室打開了的窗子下面，聽到外面有人講話，我不懂，但是說話的語調使我愛聽。

我看到卡雷，是連上一個年歲較長而結婚了的人，像乞丐一樣地站在牧師面前，牧師手裏正拿了泥鏟在鏟東西。那裏有什麼事故？

卡雷慢慢走近室門。

敲門聲。

『進來！』

他屈身進門——他身軀高瘦——以老人的笑容到我身邊來，以手抱住我的頸項。

我把他的手臂推開：『你要書嗎？』

『不，』他向我媚笑，『你！』說話時他指他的腹部。

『不是借書你就立刻出去！』

他的彎曲的膝部發抖。

『出去到外面去想一下，你要甚麼！』

他仍舊留着。

我取過書目表裝做要錄甚麼東西的神氣。

他屈身走向門邊，卻又留在那裏，眼光仍注視着我。

我看書。

他又回過來。

『你還要拿甚麼？』

『你——』他沒精打采的笑。

『走！』我冷淡地說。

他輕步出去。我聽到他在門前留步，隨後慢慢走開。

門又開了，蘇愛特兒進來：『你聽到卡雷向特務長有不端舉動嗎？』

『什麼時候，怎樣的一回事？』

『早晨，特務長坐着寫字，忽然有人走他後邊過來，抱住他要和他接吻。』

『特務長怎樣應付？』

『嗨，當時他跳起身來大笑。——他報告發皮恩，他們把卡雷送走，大概是送到戰地精神病院去了。』

我看到牧師走出花園，有些不放心，不知敵人是否還在那個地方。

一〇

六月初我們一團從前線退卻，退到大約三十公里的兵站上休息。我們已慣於彎腰的行動了，這是由於在掩護壕和戰壕裏面長期的彎腰的緣故，在那些地方，不是這裏架着橫樑，就是那裏有電話線攔着。

沒有習慣帶了重行李冒暑行軍，實在是令人難受。因為夜間，住在潮溼的地方，弄得大家精疲力盡。我們到一所村莊，村莊沿着街道上去。上面當街橫立着一座較大而灰色的房屋，是宮殿。

我們一班走進一所闊而矮的屋裏去，門前有幾級石級。裏面走出一位衣服整齊的白髮老人，以手招待我們到後面院子裏去，院子裏鋪着平闊的石板。左面牆下有一只長檯和一張桌子，還有幾把椅子。他指給我們看，又引我們到一處收拾過的馬廄裏去，裏面鐵的飼草架，馬槽每格中間有繫馬樁。右面廂房是給我們睡的地方。

『倘使卡雷在這裏時，』蘇愛特兒說，『那末我得進裏頭去，好使他夜裏不能騷擾我們。』

院子的後進有一處花園，園中有垂楊，亭榭，花木。

我們看出來，這位老人是宮殿主人的父親，他在壯年時很能騎馬的。從街上看來，屋的外形好像農民的住宅。

以後幾天我們操演，練習擊劍，我覺得強健。少尉每早值班時笑容滿面。各排和各班長也都很愉快，全連滄佈喜悅的空氣。在這裏加緊練習野外的演習，成績很好，大概因為發皮恩自己親演野外陣勢和說明攻擊方法的得失的緣故。

一個溫暖的傍晚，我和蘇愛特兒一同散步。在下面村莊裏遇見副特務長勞安司坦和兩個上士。我們和他們一同在山窪低沿着結有籬笆的小花園散步。太陽西下。附近的景物格外明顯。

勞安司坦講個不休，我只聽了一半。

『那邊，』上士打斷他的話頭，『有一座屋子，裏面有兩個美麗的姑娘。地方司令官把窗子格好，使人不能過去。』

『我一定要看她們。』勞安司坦叫道。

屋子矮小陰暗。我們走過花園，園中有少數枯萎的花，叩門聲。

沒有人注意。蘇愛特兒這時繞屋散步。勞安司坦叩門。

『這裏來！』蘇愛特兒在角上低聲叫道。

屋的後牆上，鐵絲網後面一扇窗開着。一個上士把一邊的鐵絲網扯下，我們一個一個前後爬進去。

左邊一門開了。一個老人手拿着燈出來，正在自言自語，不久就走了開去，一個人打開右邊的門。屋裏有燈火。右面兩牀相對，牀上兩人睡着。

『日安，』一個人說。兩個對我們直視。上士向他們走去，和他們握手，坐在牀沿上。我們坐在椅子上。左面的人開始作談話。我所懂到的是，他們原住在南雪地方。因為戰事而住在這裏親戚家中的話。

左邊的一個上士把她擁抱着，把自己的胸口逼近她們。右面的自言自語。

『我喜歡這裏！』勞安司坦轉身向我說，『這裏可以有東西看到。』

這時候右面牀上一個小孩子大聲喊叫。這個孩子一定躲在被中。

蘇愛特兒起來向門邊走去。勞安司坦和我隨後過去。我們又走鐵絲下鑽出去。

「這裏可以學法國語。」勞安司坦叫道。「我們天天過來，一天我和侖一同來，第二天再和別人。」

「蘇愛特兒可以旁觀。」我笑道。

「吶，不見得隨時都有興趣，沒趣時他會走開去的。」

蘇愛特兒走我們面前過來。勞安司坦在村莊的第一列屋子前分手了。

他剛剛在他的屋子裏面不見時，蘇愛特兒開口道：「這樣的豬彘，假如我到一個女人那裏去時，便不受他的命！公事的威力尚不到此！」他喃喃地罵着。

我大笑不止。蘇愛特兒像發狂似的，而他的狂態愈使我笑不可止。最後兩人大家倦了。

我們屋裏有人彈鋼琴。常備兵坐在鋪有石板的院子裏的桌子旁邊。

我們坐下。月亮已上屋頂，照在垂楊葉上，白光閃閃。常備兵沒精打彩地看着。我一個個地看他們，一個常備兵的鼻子下的皺紋裏面，蓄着鬍鬚。別的人紅圓的面孔，小而水汪汪的眼睛。他們有時悲愁，不然，專門講究吃的事情。

琴聲從室中出來，飄向遠處的天空，飄到比這音樂更遠的天空。

我遙望那明月和垂楊，以及各種花卉，葉色花容在月下已變為銀色。自然不易傷感，即使有人易於傷感，而自然也不傷感。牠是冷而硬，牠的美，亦就在這裏。這裏的人們於痛苦的時候能夠表現他們的醜態，也就是他們的美的地方。

休息的時間忽即告終。

我們站在一處草地的高坡上準備檢閱。軍官們騎馬從街上來。司令官的汽車嗚嗚過來，司令官下車上馬。

少尉愛格兒的一連，先被檢閱。他坐在櫻色的馬上，驅馬到他一連的中心去。額上掛滿汗珠。我們知道他
不善於騎馬。

我們的營長給他野戰的命令。他應向左前方前進去抵抗正在進攻的敵軍。
他下令叫全連向左前方沿一所樹林邊上前進，忽然他的馬開步奔跑，橫穿平面。那邊有一只小驢子繫
在木樁上。驢子吃驚繞樁奔跑，肥大的櫻色馬載着愛格兒，這時由後面漸來漸近。

軍官們在各人自己的馬上狂笑，只有我們的少校不笑。他向那邊瞪目直視。馬夫們——許多小騎兵
像小鬼一樣來往跳躍歡喜。一位軍官馳馬過草地，愛格兒和驢子已由櫻色馬給以自由了。

戰鬪中止了。當其他隊伍檢閱時，司令將軍喜怒參半的站在那裏。當檢閱我們一連時，他命發皮恩指揮
演習射擊，這是我們毫未預備的。然而發皮恩問的非常靈敏，我們答的也很機警，因此大家精神很好。
司令官說：『我很歡喜，在第三連看到這樣好的姿勢和敏捷爽快的動作。我當向連長說明我承認他對
於一種事前未有準備的技術有如此神速的成功。』

我們自滿於讚美之詞和我們的少尉，並且因為連長少尉愛格兒而看不起第四連。
第三天我們又向前開拔而且立刻又到舊日的陣線上。

一一

當我們在後練習時，新書又到了。裏面有一本哲學史，我很不高興，因為他們把這一類東西寄到戰地上
來，不過同時也歡喜，因為我自己久已希望這些的書籍，我就立刻閱讀。

現在是數目的問題了。然而人怎樣去思維呢？數目怎麼就是人們最後把房屋和思想建築在裏面的原
始物質呢？

我思潮起伏，而且疲倦。我也能抓住幾種哲學的問題，然而我不能就此引以為慰。

我一面吸煙一面讀書，而且靜靜的想着。

另外還要記筆記。記述羅你的戰爭已有第三次了。每次我寫完起身，肢體冰冷而且全身直挺。然而同時心頭卻很欣悅。不過，我讀了哲學書，反而覺得一切都是灰色的。而且意興索然。

忽然想起作家們，他們是隨便的支配字句，雖然有極明白的教人以安排字句的方法，例如所有句子應該按照讀者的所見的次序而排列，譬如不應作一處綠的，越過許多山頂的草地；因為我們應先知道是一片草地，因此草地這個字應當列入字句的開頭。我因為要明顯起見，常常把整個的印象和其他各種加了光線，每一種聲音，每一種精神的刺激在腦子裏有了印象，然後下筆寫，將所有非絕對必要的完全不用。然而這個辦法對於最重要的事物描寫仍舊沒有用處。對描寫方法還缺少詞句。我設法引用不普通的詞句，毫無用處。這樣的事忙了我一整天。到了晚上，當我睡在稻草上面時，或能得到一種想像。然而到第二天早上考量後試驗時，又捨棄不用。所缺少的，根本上是同一的東西，然而我到底不知道那是甚麼。當然，我想，我缺乏某種智識。我繼續在哲學史中找尋。兩個月以後我把全書都看完全了，一天下午讀完末一頁後起身來時，還是一無所得。每個哲學家的說法不同，尤以這裏面所謂最新的，才真正是一些沒有決斷的事物。世界還沒有宇宙觀，因為許多宇宙觀，全不錯誤，卻又是不真實的東西。我把繼續探討的希望就此結束。

一一一

我請假十天到故鄉去。特務長把請假證給我。我把我的前進稿包在一張大紙裏面，預備請母親保存。我已經寫到了麻兒奈的戰爭了。以後的我覺得沒有值得寫作的題材。

第二天早上，還沒有睡得暢足，我在黑暗中走過街頭到小火車站去。
火車走了。

天已漸漸亮了。

真奇怪，我已辦妥一切的事了，如出發，前進，哲學史等等。我現在是全部弄妥了，但是做什麼事呢？還有甚麼事要做呢？

我的母親從家裏出來接我，挽住我的手臂，親熱地和我接吻。假如他知道我已毫無信仰時，他不會和我接吻！

我一言不發，也不回吻她，只是毫無感情的同她回家。

我的嫂嫂站在房裏和我握手。她立刻看見我掛着十字章的帶子。

『兒啊！我們這裏有咖啡。你要那一種？』

『我想先洗浴。』

她領我到樓上兩間屋中的一間房子去，這兩間屋平時是鎖着的，裏面已替我鋪了一張牀。有一些殊異的氣息，用具保存完好，然而因為不常用，所以毫無生氣。

『你在這兒慢慢的洗。下來時，樓下一切都已替你布置妥當了。』

她出去了。我脫去上衣，現在我已住在正式的房間裏了。我在家庭裏總算是有意味的。

在一張鋪着天鵝絨的棹子上，有一本照相簿。我打開來，是我的祖父照相，肥胖，目光傲慢，額部都是皺紋。那邊是父親，還是年青人。他坐在椅子上，他的眼睛發出忠誠的光。那時候他心上一定有事情。這事我當然不會知道的。或許他也像我一樣有高升的思想，而且有一天發覺了我們不能前進。

我下樓去時，小孩子們已經在那裏了，三個小姑娘，一個男孩子。我的大的姪女已經十五歲了，已經比較客氣，但卻不易接近了。小的幾個天真一點，不過老是用眼睛盯着我。

『喂，說罷！』母親說。

說什麼？我怕說過去的事情。然而到底還是開口說話了，而且說得沒有完了的時候。以後幾天我跑來跑去。到蜂巢那裏，和到山上去。

小孩中只有小的男孩是和我很親熱的，他願意和我一同散步，我也願意他同去。無聲無息地，正經地隨我行動。此外我不安靜，幫助家事和農務。

一三

我們預備陣地，隨後又前進。法軍好像在那兒節省砲彈，每天很少放溜彈。

壕溝掃清過了，新的掩護壕已經建築起來，在掩護壕的白粉壁中掘了一個洞，用礦框來使牠堅固，許多的地下隧道已在開始建築，槍砲從此不能損傷我們了。這裏大家在下面用礦燈整天工作，夜間把石粉袋在溝後出空。

我們從此不再到查萊休息了，到一個樹林的宿營地來，那搭好了的帳幕式的兵營，初時我覺得那兒很好。然而後來營帳裏虱子很多，大家弄得沒有辦法。那時大家得不到稻草，因為在本國已經用完了，然而只有紙堆。人睡在上面很硬，而虱子就藏身於紙堆中。

在陣地沒有水是最不幸的事，從一處遠方的院子裏運過來要半小時。工兵挖的井已有二十米達深，但是還沒有水發現。

一天早上發皮恩叫我。

『我很傷心，』他說，『我要調你回去，因為我沒有別的適當的上等兵。你須到後面佛樂孟汀的團部製造場去當木工。』

我呆立着，我須離開我的一班嗎？

『你感難過嗎？』發皮恩說，『你喜歡在危險的前方，而不願留於安全的後方嗎？』
『當然，少尉！』

『你的境地總是和我一樣，』他悽然說。『人把我調離本連，這一連人我在這裏戰地上已經帶了兩年了。我都認識他們，他們也認識我，只因有一個資望較老的人在這裏要帶這一連。我被調到後面兵站去訓練新兵。』

『假如少尉不在這裏時，我也不願留在這裏！』我立刻說。

他對我慘笑和我握手。『祝你平安！』他轉身出去。

我收拾背包。我見不到蘇愛特兒，我是多麼痛苦呵！

外面一片白霧而且寒冷，烏鴉在草地上，牠們在我前面作先行。

我到佛樂孟汀的一名特務少尉那裏報到。他替我安插在一間有五個手工人工人同住的房間裏。這些人大半年老一些。

工廠在對面。我製造火藥箱，手提靠手板和壕溝牌子。

假使我迴想時，這個時期對我是等於冬季的草地。我想甚麼，我自己也不知道。徐駭在我後來不多時就到鐵工廠去了。他現在滿身鐵鏽。他的牙齒和眼睛在臉上顯出白色，口唇是深紅色的。然而在這時期，對於他其餘的事我完全不知道。

春來了。愷撒兒於某次放哨時陣亡了。我也開始內心的死亡，自陷於不變的習慣和想像之中，以及否認一切我所不解的事嗎？

蘇姆之戰

一天下午我們的營長和傳令長到工廠裏來。他一面談話一面開門。

上校說，『然而你想，一百顆大砲彈射在一公里寬的陣地上！你只要試想一下這種情形！我們的人在猛烈的砲火下當然不能持久的。』

他們談話停止了。

我把我的箱子和板指給他們。他並不注意匆匆走開。

他們一定講蘇姆的戰事。我不過在報紙上大概的看這次戰事的情報。我也知道我們的鄰團已開到蘇姆那裏去了。但我沒有追想這件事。最後的一年中我到底想了些什麼？假使我們一團也去，時他們也把我們手工匠獨留在這裏嗎？我要這樣想來自慰。然而我不信這事是慘酷的事。我心頭喊道：這樣毫無準備！爲什麼這樣毫無準備！爲什麼我一點也不想！

然而我該想甚麼呢？原來就無可想的事！甚麼事都是空虛的啊！

每晚別人玩紙牌時，那恐怖又來了。有時候我晚上獨自外出。有時我興趣很好，替別人講故事，大家都高興的細聽。我也跟着大笑。然而不過是一時的興奮。

爲什麼我現在有這樣的恐怖？我怕死嗎？不，沒有這樣可怕。或者怕創傷！不，並非這樣。或者怕被捉住！啊呀！我不致被捉住。一切都不是嗎？那末是甚麼呢？

一九一六年十月十六日來了我們出發的命令。

我們出發到火線後面數十公里的地方，留在一處村莊裏面。

第二天早上我們坐在宿營地，吸煙候着。我們奉有命令不許離開宿營地，全副武裝待發。

到了午時了。我們沒有野戰廚房，每人只有半片麵包，附有一小塊戰地用的豬油。那都於早上吃完了。我們連長，年的特務少尉，略來支許麻爾，心緒不寧地往來踱着。

將三點鐘時他說，我們可以在騎兵的廚房裏取食物。

『什麼時候走，少尉！』

『我還沒有接到命令。』

這一天過去了，第二天也是一樣。我要寫一封信，取出鉛筆和紙張來。然而除了『親愛的母親！』而外，一個也寫不出。

又有一天，黃昏到了，我們就睡。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出發到火車站去的命令下來了。已有兩連穿起新上衣的憔悴的新兵站在那裏，大約都只有十八歲左右。他們都癡癡地向遠方瞧着。我們都是高大有力的傢伙，連上管理洗澡的頭目是紅臉，徐駭和鐵匠，六名傳令長，多數是警察，非非是一個捉鼠的小婆子，他們也帶來了。我在佛樂孟汀替她的六隻小貓還做了一隻旅行用的箱子。

我們上車，警犬帶着鏈子，跳上車來。

車子行經平坦灰色的地方，沿路有幾株櫻樹和幾處白色的屋子。

徐駭從背包裏取出一塊棋盤和洗澡頭目開始下棋。他默不作聲。

我們在一處車站上用午餐。

下午更是慘淡而單調。

我們在車站上停了二小時以上的時間。沉重的隆隆的砲聲已從遠處傳來。

『一架敵機出現了，是一只複翼機！』有人在車站上叫道。

『那個是否這樣想，複翼機比單翼的更危險？』洗澡頭目笑道。『放我到窗口去！我想見識這個聰明人！』叫的人是一個面色蒼白的鐵路人員。三三兩兩的跑到避飛機的地窖裏去。地窖不大，靠在我們一車的窗口上的人在笑，看窖邊擁擠的人們。

德國飛機一只一只起來，然而沒有法國飛機。人們又小心地的走出地窖來。

『起先你們拉我們進那倒霉的地窖裏去，隨後也是你們把盔帽踏破了的！』有個人在埋怨。最後車子又慢慢開行。空的貨車過來，那大概是前次運過木頭和火藥的。一個新車站上有俄國俘虜在

工作。我們到皮卡兒蒂的哈姆去，在那裏下車。

天雨。泥濘的空場在車站前面。遠處有一所古堡，我們在別的軍隊，糧食車和運貨汽車的中間，傷兵裹着鮮血浸透了的繃帶來往奔跑，周身泥土，裏面有穿着長的藍色的上衣的法國俘虜。

我們的特務少尉想找幫助似的四顧：『你們有人知道團部在那裏嗎？』

沒有人回答。他擠到糧食車那裏去，問車夫，然後他走了。

雨水均勻地灑在我們的身上。我們把帳幕披在身上立着。水滴從盔帽上下來。立着的時候行李更重了。夜色已濃。

特務少尉回來。他的眼鏡上都是雨滴。他說會到過車站司令那裏去，那邊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團部。隨後他又到過電話站上去，那邊人知道師部所在地，然而他依舊通到話。

天愈黑暗。

『少尉喀來支許麻爾呢？』忽然有人叫道，同時有一人披着帳幕過來。『我是由中校派來的，來帶隊伍的。』

『排槍！便步走！』

我們擠過運輸器具和人羣中間，城內房屋富麗，令我羨慕。我長期住在小城市中，最後的屋子走過了。外面街頭泥濘，左右空田，雨水遍野。我們的引路人身材瘦削，形容憔悴，舉動匆促。

『前方麼樣？』

『啊！少尉，我們的團部！現在每連只有幾個人了，而軍官除了二三人外簡直沒有了，他們是污穢飢餓，因為法軍常常向我們砲兵陣地行阻止射擊的野戰廚房實在不能前進。這裏有屍身和死馬。假如能够經過這兒那末前面不會如此難堪——啊！我們的一團少尉，在二人中能够認識一個人，而且轉到溝角上時，那

裏有一條腿從牆裏掛出來。那是那個呢？啊，那是愛米爾，你知道嗎？許彌特麻克斯曾經替他縫合過一次褲腿，我們還笑過他的呢，是少尉假使全都認識時！』

他差不多哭了。

下雨。

其他的聲音又來了：『然而那位中校——是我們的團長——那是一個人物！我是他的傳令兵，我知道，他在那裏跑過！一旦我們到了險地裏，他便道：你留在這裏新脫來兒！人當然不贊同；人有各人的名譽！然而沒有辦法，他獨自去了。——三天前當法軍來進攻第三營時，他帶了預備隊上去，隨後過了兩小時，壕溝裏充滿了俘虜，七百名兵士，大批軍官！當他們來時，我們如醉如癡——然而到第二天！——』

我覺得恐怖臨頭，心頭呵欠一下，好像僵硬了一般。

他一面講着，一面哭泣，泥漿在鞋底下面擦擦作聲。我們前面相當距離處有一處平坦的高地，我從那邊一定可以見到前面。

我忽然聽到他說到我們一連事。——『少尉華爾脫，第三連連長。——本是一個信宗教的人——他抵抗過敵人初時他自己開槍。後來他的腿上受傷，那時候他仍舊擲手榴彈。他那時一定失了自主，當他們擄他回來時，他怒罵，而且常常要擲手榴彈，他們勉強把他鎮住了。——假使少尉認識他時——那卻是一位多麼溫良的人，吸煙飲酒都是他認為不對的舉動，祇望他能脫險呢！——一個這樣年青熱烈的戰士。』

我們來到高處，前面閃光，隨後左右移動，及於後面暗黑的天邊，砲聲已清晰了些。發光彈從各處向高處奔射，散落成爲黃色的葡萄串了。我知道黃色葡萄是要阻止射擊的標記，那邊是被進攻的地方。那是不是我們的去處？

我們休息。

我醒來，食具震動作聲。

我起身來，欠伸一回，想起來了：我在一處帳幕裏，外面白日照耀，我週身潮溼，然而覺得溫熱而爽快。夜間有什麼事，這樣迷離恍惚的一個哭者的往事回想起來，像是曾經讀過的一篇小說。

我把食具拿下，忽然覺得很愉快。甚至對我自己的愉快不免失笑，那雖是件太無意義的事，但另有意

味！外面泥濘的草地使我喜悅，而且有咖啡喝。飲過咖啡，排隊。中校過來檢閱正面，他面帶灰色，儀容端莊。我正對他狂笑，我無法抑止。

他忽然注意了：『哦！你們歡喜到蘇姆去吧！』

『自然，中校！』我叫道。『這樣！』他微笑道。『然而我不敢全部相信。』他轉向他的傳令長，他在他後面走：『當我來這裏時，我的全團就是由這樣的人組織成的。——假使我們二次被召募時，大概不再能如現在一樣了。』

蘇愛特兒走過來，我跑到他那裏。他大笑道：『你一點也看不出嗎！』

『吶，你辦得很嗎！——啊，原來如此！』他是副特務長了。『你做甚麼忽然做這樣一個臉，你想你得對我立正嗎？』

蘇愛特兒從側面看我：『你知道嗎，發皮恩又帶一連了嗎？』他想法和我開始新聯絡。——

發皮恩立在院子裏：『嘿，這裏還有熟人！』他叫道。『此外，我要用戰鬪傳令兵，你和徐駭正可以充當一下。』

發皮恩升了中尉了。我們同住在他的房子裏面，還有他的勤務兵袁里克同住。他身材魁梧，鼻子闊而彎。他不善說話，語音尖銳。初時我以爲他是和撲雷一樣的愚蠢的東西，然而我發覺他是很靈敏的，而且他的理解力是伏於富於滑稽的慈善心內的。

夜裏我做夢，我將被釘於十字架上。我想我將死了，而且起懼怕的心理。但我決不怕死，不過怕痛。正在這樣的夢中，混身大汗醒來。

已是白晝了。我到井邊去洗臉。我夢中的事來纏住我，而且又加上那不怕死的念頭。那大概是對的罷。後來我和徐駭去射擊，我們必須走一處平坦的綠草地。我原想把夢境講給他聽，然而——沒有意思。假如有人在前面頭上中了一顆子彈時，——那也是隨便的，只是個人的事罷了。

已經有過幾次謠言說我們當晚必須前進，然而從來沒有實現。

天氣陰沉，其餘諸人在玩紙牌。我有我的事要幹，因為並不忙碌，所以想做像我母親那樣整齊的針線。我的襪子碎得只存兩只襪腳，襪底幾乎要脫落，鈕扣也落完了，無處可買。我用線將兩面縫緊，好把它貼着肚皮。我最後一雙襪子也已許久沒有腳跟了，因為我沒有毛線來織補，而我母親因為無毛線買，也未寄來。然而她寄了一雙腳布給我，那是她從一塊絨布上剪下來的。

第二天早上天氣晴朗，整隊時發皮恩說：『今晚上前進。我們一連的一部已經於今夜佔據了最前的陣地。我們在他們後面，在柏冷樹林中戒嚴。我們陣地上暫時是安靜的，然而我們決不可相信這種情形的。』

發皮恩允許散隊。

我沒有事幹，在村裏無目的的來往上下，靠在橋上，看水中蘆葦因風搖曳。回來後，吃飯時到了。這一天是第一次得到上等的飯食。後來倒身入睡。

下午五時我們集會在院子中。天幕上黑雲滿佈，已開始下微雨了。

發皮恩過來了。頭戴鋼盔，而且因為穿着幾件外衣，帶有皮囊，佩刀，刺刀，手槍和防毒氣面罩等，以致身體肥大。

我們從街頭出去，街上停着大號運貨汽車，上蓋帳幕。我上前去坐在一輛汽車的駕駛人座位上。

汽車列隊由鄉間大路疾駛前進。我看那前面行動的車輛，有時也看到在更前面。從大雨中開過的汽車，雨滴打在面前玻璃上。天色已暗。

街上忽然有一條黑影。我們制止車輛前進。前面的汽車的鏈子落下了。我身邊的上士俯身車外：『你們知道路向嗎？』

『不！』

『愛倫斯脫，你過去，去引他們一下。』

這時候只有暗夜當前。我們開快車去追前面的車輛。

前面有村莊和歧路。我們慢慢前進。

『他們怎樣走的，吶，一樣的；我們走這裏去！』

後面的汽車疾馳而來。那邊有人叫喊甚麼，上士跳下車去，跑到後面去。

他回來了：『我們和後面的聯絡也斷了。我們一起只有兩輛車了。——走！』

我在黑夜裏前進，左右轉彎。街邊樹木湧現起來，過去了。屋宇的影子也滾滾的過去了。兩只明朗的有光的眼眸從窪地上起來，漸來漸近，過去了。

我們忽然停車。一個矮小的軍官披了大衣張臂站在街邊。另有兩名軍官從暗中出來。

『那一連！』我們營長在問。

『第三連，上尉！』

『上帝呀！這兒至少是全體了！』

我們下車來，在泥路上前進了一段。遠處有沉重的爆炸聲。我們在一塊農田裏把槍架好，塔起帳幕。我想吸煙，可是雨滴由帽簷上下來，我尚沒點着時，早已潮透了。有幾人不管地上溼，就坐下去了。

我到營部去。『我們爲甚麼要等在這裏！』

『我們去替換的那一營該派人過來引路。但是還沒有人來過。』

我在泥濘中回到連部來。看見一道黃色反光，轉身過來發光彈在前面空中恰巧飛到我們所將要到的地方，像黃色雨絲一樣落下來了。真不幸！我一面想，一面依舊前進。

大砲在前面開始怒射了。有幾處地方可以看到子彈的閃光。發光彈愈來愈多，而且都爆發了。連部靜寂，一個人在抽菸。

光號向右移動。

我們應該恰巧在他們重新進攻的這黃昏前進！

槍砲聲漸稀。只有帽簷上尚有雨水下來。我靠近徐駭坐在帳幕上。沒有人開口說話。幾點鐘的時間過去了。天雨不停。

『全部集合！準備行李！在街上排隊！』

我因凍溼，身體殭硬。帳幕也殭冷。

三個沒有行李的人站在我們前面街上。

『我們怎樣前進？』發皮恩說。

『我們在這兒不曉得實際情形，中尉。我們常常走歧路前進。』

『盡職的引路人！』

上土中有一個人說他熟悉路徑，到了一處十字街口，我們大概得在那裏向左轉彎前進。

我們從街上轉入農田中，爲了要迴避前面那座老是中彈的村莊，我們的行軍行列在軟地上立刻渙散了。後面老是一片叫聲：『停止！』

方從鄉間來的和不慣於夜間行走田間的人們，已經幾次滑倒在泥濘中了。夜色昏黑，一點也看不清楚。

『中尉！』上士說。『我不知道現在在那裏了。腳下一片濘泥，到處零亂，以致沒人能知道它是不是行人道。我想我們最好轉過去找大路。』

『好，你引導過去！』我覺得奇怪，發皮恩這樣鎮靜。我們立刻左轉下去。

一個人忽然從泥濘中奔過來；『中尉發皮恩！』

『啊，你是許勃兒特！』

『我遇到你一連最後的人，想你不知道路徑。你可以跟在我的一連後邊。我們直到壕溝爲止是同路的。』

『人們所跟着的是甜美的糖漿。』

雨止了。一路上是屍體的臭味和泥土的臭味，無人知道這是甚麼臭味。我滑了下去，坐在泥地上，滑進一處平坦的溝中，我的附近一定又有一具屍體，在摸索前進中碰到一堆築路的材料，再過去又是鐵軌。

再橫穿田裏一段，向左轉上街道。

『你留在這裏，看一看全連人是否聯絡着！』

他們彎背走我面前過去。一個一個挨次問道：『我們就到了罷！不能停一回嗎？』隊伍忽然完了。最後一人說道：『他們早已停留不進了。』

我站着等待。

沒有人來。前面走去的人聲已沒有了。我跟上。

天亮一些了。但是我不能長途行走。堅硬的路上滿是滑泥。還有掛着的帳幕。我趕上行列，奔跑前進。中尉說，我得跑到前面少尉許勃兒特那裏請他停留一下。

我向前跑。我的用具因雨而硬重了。全連隊伍拉長了。

最後我趕到前面。汗流滿面。少尉埋怨了一陣，然而命令停止前進。

全連重新集合後，再慢步前進，街道漸漸高起直到高阜為止，我們在高阜上向右轉入空道下去。像有隊伍在前面停住，走近去看，原來有兩輛車子停在街路上，祇有左面有狹窄的路，可以給我們一個一個地走了過去。

前面槍聲很密，而且已近。

溜彈靠緊上面過去了，落在後面高阜上。駕車的軍馬安然站着，好像不關它們的事。人們在卸大溜彈，我們必須越過這些溜彈前進。

左面峭壁裏有一處壕溝缺口，我們躲在裏面。

許勃兒特站在溝處說：『我想你們現在必須向右走。我必須急急趕上我們的一連！天已經發光了。』他說了話就向左面跑。我們向右前進，被射的地點愈近了。前面暗雲下面有一道紅光，發皮恩上土堆去向遠處眺望。

『這兒前面不是白冷嗎？』

我們也上去。前面二百至三百米遠的地方一所村莊裏正起火，不斷的子母彈飛過村莊。

『那不是白冷，』一個引路者說。『然而究竟是甚麼地方我也不知道。』

『這裏左面一所樹林。照地圖看來應該是白冷。』

『不，那不是。』

『前進。』發皮恩說。

『左面休息壕第一名崗兵往來踱下。』

『我們前面的村莊叫甚麼？』

『我不知道。』

『那個在這裏掩護壕中。』

『營部。』

『那是什麼話，我們的營部嗎？——你到下邊問他們！』
我走下狹梯，一個瘦的軍官，身穿醒靛的大衣，坐在昏暗的燈光下。他對我說前面的確是白冷，我們大概已過過偏右翼，而且已入了別團的陣地來了。

我跑上去。

『出壕溝來！』發皮恩下令道。

我從巡哨兵旁邊爬出去。在匆忙中我絆在帳幕，在滑了下去。

地上有一人深的溜彈着落過的地穴，連一接二的不斷，每走到一個近邊時，我們總是左右迴避。這兒已經寸草不存了。後來沒有地穴，是一片平坦的草地。大家沿樹林走了一段，到下面盡處即轉彎過去。那邊有一輛救護車，有兩匹死馬。

一個人走出樹林來說：『我得把臥具讓給中尉。我們一連已經於幾小時前走了，預備天明趕到。』

噓——滾一個砲彈從頭上面飛過，落在地上，沒有中了甚麼東西。

噓——滾又是一顆砲彈。

『前進！』發皮恩叫道。『走這裏溝中進去。』

『這裏左邊。』一個人說，『救護處和連長，其他連部的人都在樹林裏面。』
有一個地方一顆溜彈爆炸了。

我在一條壕溝裏面奔跑，溝中有坍下來的污泥和樹木。

『你們慢慢走去，』發皮恩冷然向嚮導說。

在前進中已將掩護溝分配好了。溝到樹林中央，在一處黝黑的開口處，置了一架梯子可以爬下去的。

『這裏是隧道，』那個人說道。『連上其他的人和一個排長從這裏下來。』

『我呢？』發皮恩問道。

『在下面樹林的完了的地方，死馬倒着。』

『這個你當時該早說！』

我們站在狹溝裏，半連人在後面。槍砲聲愈密了。

我們向前爬行出溝。樹木茂密，滿地斷枝。再行幾步時，我被躲在樹枝叢中不易發見的鐵絲網所勾住了。樹中咕格作響。樹枝跌下來。樹林外草地上到處有微光閃動。灰色的夜裏，有灰色的煙雲浮立在地面上。克噠哼和克哪根的聲音怒號不絕。鋼帽中鏗鏘的聲音擾得人不能分辨聲音。我只看見子母彈和溜彈。我們又到鐵絲中來了。我看到地上有一架機關槍的護幕，一個污穢而慘白的戴鋼帽的面孔。巡哨站在遮着樹枝的洞中。我們爲要快些前進的緣故，轉出樹林走曠野中前去。然而這裏忽有高及膝部的鐵絲籬笆。爬過籬笆時，帳幕的一根繩被鐵絲刺所勾住了，取去時又於袖頭上撕了一個破洞。我們沿樹林奔跑。我不斷的向四周察看鎗聲起處。現在我們過路的壕溝緊沿林邊。我們跳入溝中跑向前去。不多時，壕溝開口在街上。我們繞死馬奔跑，氣喘喘地走進壕溝去。但那洞有土階，下面沒有掩護溝。左邊有成塊礮木當牀板橫平舖在上面高處。旁邊只餘通下面睡處的小路。

愛利支把行李之外所背來的一口袋取了解開。他點了一枝洋燭，替中尉黏在下層睡牀上。

『俞你須再跑一次，把這報告送到營部去。營部一定在樹林中。』

我想向外奔了，然而徐駭說：『我同去。那末我也知道營部在那裏了。』

他把抵抗毒氣的口罩掛上，一齊跑出去。天已大明。救護車前面的死馬，肚子已經漲大起來，四腳朝天，臭氣四散。

我們走進壕溝。

啦姆！一顆溜彈緊靠我們後面爆發了。我的頭頸被炸彈擊起來的泥塊擊中一下。一個巡哨站在左面一條邊溝裏面。

「你知道第一營營部在那裏嗎？」

「這裏，裏面。」

我們到一道鐵絲玻璃門下，敲門。

「進來！」上尉和他的副官坐在裏面一張大桌子邊上，他們正在吃麵包。我把報告拿給他們。我們回到原處時，愛利支已把咖啡煮熱了，高興地切着麵包。

「他們這麼開槍！」他大笑道，大拇指指向外方。

發皮恩笑道：「你大概以為，那是一幅戰場的電影，在樂洋裏面演火焰和其他火花的玩具吧！」

我和徐駭在石階上用早膳。隨後大家去睡。愛利支和徐駭在上面發皮恩在下面靠牆，我在他身邊。外面溜彈對樹爆炸。

我們晌午方醒。吃麵包和香腸。隨後發皮恩出去同我一起去觀察陣地。

空中有薄霧。沒有子彈落下來。大家走進壕溝去。一株倒下的樹攔在溝面上，折斷的樹枝伸入溝中，以致我們在下面經過時要爬過去。溝身漸漸平坦，溝直到樹林邊上為止。左面稍遠處又有一叢樹林可以看到。『你聽，』發皮恩說，『假使有人用你們為傳令兵時，什麼在那裏，你們是毫無印象的了。我現在把我所知道的全都告訴你們，你再去教徐駭。那邊的樹林是土耳其樹林。那邊是我們一營的其他各連。離此八百米達的地方二營在最前線。好，你記着。團部的戰線不到一公里寬，其中每八百米達的地方駐一營。最前是第二營，我們前面土耳其林中是第一營。直到我們第三連為止。這兒白冷林中是我們，後面是第三營。我們為甚麼在這裏，你大概也可想見的是為前面法兵來壓迫時的抵抗部隊。』

我們走近地道。梯子的帳幕用鐵軌來架的，鐵軌橫在一根很脆弱的木頭上。下面由潮溼物件，紙煙的煙霧等所積成的一種冷溼的蒸氣，壓得沉沉的，洋燭的紅燭的火光在煤煙中燃着，這些洋燭各以相當距離黏於一根杆子上面，掛在半高處，極遠處一道白灰色白日的光芒，這是隧道出口處。

我們爲要不使身體撞着覆蓋，必須彎背而行。地道右壁上是鐵絲網的牀鋪，每兩張上下一起，牀邊的走路很狹，一個人站在牀邊吃東西，於我們走過去時，他就得爬上牀去。於是他滿面的美髯和無憂慮的蔚藍色的眼睛，坐在溼襪，麵包，皮鞋，紙煙和信紙中間，自己笑着這種零亂的情形。

左面一條狹暗的路向下去。

『那條路到那裏去？』

『到廁所去的，中尉。』

我們慢慢的走過去。牆壁並無木板支撐，是光的污泥堆成的。發皮恩拿着了電筒，他坐在這裏一根長桿上，頭轉向我們，一只手溜彈箱像牆壁一樣伸在他們面前的狹路上。

『早安，中尉。』忽然一聲道。那是常備兵少尉愛蘇爾特，我們第一排的排長。

『你老是這樣蹲在這裏嗎？』

『不，中尉，我——』他從衣袋中取出紙張來，慌忙地措着。

『你已經去看過了嗎？』發皮恩不大高興地說，『這裏有多少手溜彈，東西還精巧嗎？』

『沒有看到，中尉。』

『我願意得到這些事的報告，再會！』

我很奇怪，愛蘇爾特對發皮恩這樣形諸辭色的恐懼，然而當然的，他或者真正蠢笨，發皮恩似乎有忍無可忍的模樣，全連人都不愛愛蘇爾特。

我們回到大路上，從這大道的兩邊有許多小路可以到休息壕去，在這些休息壕中住着工兵和砲兵。幾條路是走向現在已經空了的水泥砲位去的，地道全部約有七十米達長。

我們在溝中向白冷走了一段，又從溝外經過樹林回來。

「你看，這是有許多通掩護溝的路，這裏一定有一處地下炸藥庫爆炸過了。入口的口徑大約有十米達，而且是多麼的深！」

樹林中一個帳幕裏，有一束東西，有一根樹枝穿過帳幕的上面，有一具屍體在裏面。

「我們把這屍體拉到草地去。」

我們把一捲東西沿山坡推上去，把牠放在交叉的木桿上面。許多暴露的屍身在這裏，是多麼的悽慘殘

有一個地方正在發出重砲聲了。溜彈的火焰從前面土耳其樹林中射過來。

第二天早上早飯後發皮恩派我們去察看向前去的壕溝。那是寒冷的早上。平常很靜默的徐駭，這時噤哩咕嚕地咒罵着。

等我們到土耳其林中時，我覺得奇怪，這樹林的樹幹距離比我們的樹林小得多。另外還有綠色的小樹叢。旁邊還有樹枝蓋着的土堆。二連的人在土堆上曬太陽。一個人在修面。有幾個人玩紙牌。

李勃兒特是我們的同鄉，立起來去拿槍。

「和你們在一起是快樂的！」我說。

「但是昨天不好，那邊一座兵房壓下來。兵士幸虧都已走出來了！」

我們穿過樹林。那邊樹林邊上有一條毀壞了的壕溝。我們在溝裏向左走，後來轉入另一條向前去的壕溝。壕溝一段不如一段，後來連我們的上身也露在外面了。

「你！」徐駭在我們後面忽然這樣說。

「什麼？」

他走向下面。我在這裏看到領頭和一只手。屍體的其他部份已經陷入泥中了。我遲疑了一回去跨過屍身，四周看了一回。四面只有污泥的平原，全部平原都在日光下面。天空中一架法國大飛機緩緩過來，另有三架小飛機環繞大飛機的左右。

「你，那是一架砲兵機，怕要放砲。我們還是先回去的好。」

這兒已有溜彈過來，在我面前五十米達的樹林中炸裂了。

我們走出壕溝，橫穿平原跑奔。

我在我們一邊的樹林邊轉過身來。全部土耳其樹林充滿着煤煙。忽然有一株樹飛起在天空中了。噓——克來姆過去了。

大家跳進壕溝。現在砲彈在我後面爆裂了，因為過於近了，使我對着徐駭這邊看了一看。他也正在看我。對面一笑。我們一同走入休息壕去。

「你們也是被趕了嗎？」發皮恩笑道，「喂，對我出神些甚麼！我嘴裏也中了一下，不過是一些泥土。」

愛利支帶水過來，替他豎着了一面小鏡。他有幾處沾有血痕，仔細看了一回，滿意的點了一下頭。

槍砲聲一回即稀了。發皮恩和我一同走出去。

我們看到有三人從土耳其樹林邊過來。一個人的鋼帽子拿在手裏。另一人——現在我已看出了是李勃兒特——他的上衣和襯衫都已解開鈕扣了。

「你們到那裏去！」

「嘿，中尉，我們在前面樹林中被土灰掩埋了！整連人都被埋了！我們因為睡在出口處，所以還得出來！那邊前方槍砲還是沒有停止！」

李勃兒特不住的咳嗽。他像不認識我一樣的一副神氣。

發皮恩把他送進地道。我們轉身過來到營部掩護壕。我坐在傳令兵旁邊，留心軍官們的說話。上尉說：『好！你把從二連回來的盡行帶到地道中去佈防在叉道口，人人必經之路，一個排長和一個哨兵，守這些人們！否則他們一定因恐懼而逃跑，那一個又知道他們到甚麼地方去呢？』

門開了，一個人走進來。他的身上不穿一件衣服，頸上套了一根繩，上面掛着一塊長圓的符號。中尉對他說：『這是什麼一回事？』

『中尉！那帶這個人進來的傳令兵道：『我不懂他的意思，他是二連的人。』』

『給他一件外衣！』有人替他披上外衣，他站在這裏。『你是被水淹了的嗎？』『從天花板上跌了下來爬出來的。』他慢慢的說：『不能爬。』『你大概是爬出來的。』『不知道。』『我想你大概是從天花板下面爬出來的。』他遲疑地道：『地方太小了。』『傳令兵帶他到醫生那裏去給他吃熱咖啡，或者我們已沒有咖啡了。』

『很多，中尉！』

『怎麼會裸體呢？』他轉身向發皮恩說：『假如只是兩腳被埋時——或者有些人的舉動是這樣蠢笨的嗎？』

『我不信，』發皮恩沈思道。『他是一定缺乏自持力的。』

這一夜中，壕溝四周，劈拍的聲音，沒有停止過。有時連地面也很震動。死馬的臭氣愈來愈濃烈了。午夜時有兩人從梯子上踉蹌下來。

『什麼事？』

『中尉，請原諒！我們不知道連長在這裏！外面砲火厲害，所以我們走進來的。』

清早，槍聲忽然比昨夜更近了，有人在梯子上面伏着。

「是誰？」

「愛利文——槍聲很密，因此我們到下面來躲避。」

過一回後外面又有人叫道：「這兒是救護壕嗎？」

「隔壁！」大家齊聲叫道。

有人來了。「中尉報告，我這排已從前線退下來，三人受了傷。」

天色微明，我們起來飲冷咖啡。隨後發皮恩獨自走出去，過了幾小時方才回來。

「現在已經把二連連長找到了，自然是死了。我們是第四排，是二連存下的人，少尉愛蘇爾特帶領他們。現在大家避進地道中了。」

外面平靜，我們可以從死馬所在地到別的地方去了。有一匹死馬已經腐爛了，藍色和紅色的大腸流出外面。

第二連退下來的人，在地道中煙霧和臭氣的交織中談話：「他們在下面依然對我們壓迫。——或許法軍已到這邊壕溝裏來，那末他們也立刻要到這裏來了！」

「我們必得讓別人來打成廢人嗎！——等到只留後面的站崗和車夫人數的這個時候，他們才把我們調出陣地呢！」

我們走進休息壕去，兩個軍官和他們的部下已經先躺在裏面，擠得很緊。

一夜不安靜，伙仗和運廚房用具的車夫都受了傷。接連的探報到三位軍官這裏，他們在一張桌子上工作。我跑了許多地方。直到清早大家才入睡。四周牆上都是臥牀，兩只上下爲一對。我睡上面的，下邊是徐駭。我上面的天花板有一個洞，大約是裝火爐煙囪的。在洞裏面聽到樹林中爆裂的聲音，忽近忽遠，一種清晰的木頭聲音，那是子母彈，樹木都被炸斷了。

第二天我又聽到有人在地道中講話：『不好了！——我們不能回德國去了！再過幾天不被法軍捉去，便是死在壕溝裏面被人踐踏。』

我對於第二連感到不滿了。爲什麼他們不肯奮勇殺敵！初次上前線的新兵的勇氣都要被他們消滅完了。

在地道中他們在緊貼天花板的地方又搭了第三只牀，到這裏面去睡，真要有一種本領的。——第四個軍官來到我們這裏，帶了一名衛兵，使我們在睡覺時可以換班，我和徐駭。

陽光已照遍了大地。許多法國飛機在我們陣地上飛翔，從頭頂上向後方飛去了。德國飛機好像是沒有一樣。因爲空軍人員很驕傲，所以我們並不喜歡他們，現在不住的罵。

正午，大雨傾盆。一位觀察砲位的軍官從土耳其林中出來，他是冒雨最長久的人，他要到休息壕裏面去。現在中尉的牀已不能一個人睡了，就和愛利支替換。睡黃昏時，樹林和障礙物的附近又起來很猛烈的砲火。當愛利支帶了熱氣騰騰的鍋子過來時，高聲說：『野戰廚房附近，被敵人用毒氣彈炸過了。』

『你怎麼知道是毒氣彈？』

『這樣小的氣團，初時我並不注意。但在我拿到食物時，忽然有一股濃烈的氣味，而我也在這時呆住了一回呢。』

第二天天氣清明。從早上就有重溜彈炸過來了。我們第二排的三個休息壕被炸壞了，這就要整頓一下，裏面出來的人，必須先到地道中去。

近午時，一聲沉重的炸裂聲，來到附近。地面也被震動。我在黑暗的道路中跑着，這條路是到總地道去的。但是那邊有許多人跑過來，把我們全都擠回原處。

『究竟是甚麼事？』

「他們剛纔瞄準地道開了一砲！」

緊張的空氣平靜後，我們走進地道。燭光昏暗，而只有中間的兩根木頭炸斷，其他沒有損壞。

午後我必須帶報告到營部去。休息壕前面淌着鮮血。這是在這裏受傷的巡哨的血厚的玻璃是打碎了，中尉和他的副官正相視而微笑着。

晚上上面又時常有子彈聲，並且打中了樹木。

第二天的早晨天氣晴朗，一架法國大飛機在空中迴旋飛翔，旁邊有小飛機圍繞飛翔，又有龐大的濃煙從土耳其樹林裏面冒起來。

正午，一個營部的傳令兵過來——他的蒼白的皮色使我特別注意：「中尉，營部通告，法軍已佔領土耳其樹林。三連該佔領這面的樹林邊地爲要。」

我有一種感想，不知道在這一時刻裏面，會不會打敗！

「傳令兵準備齊集！」

十二點五分。

「各排武裝準備！排長到我這裏來！」

我穿過暗道，跑到地道裏面，走那邊又穿過第一道門向左去，少尉愛蘇爾特和兩個工兵軍官坐着玩紙

牌。

「少尉！各排緊急集合！排長齊集在中尉那裏！」

他對我盯着說：「什麼事！」

「法軍已佔領土耳其樹林了。」

他右手本拿着地圖，左手拿着一具毒氣面罩，「那怎麼辦呢！」

「暫時只有武裝待發。」我跑到蘇愛特兒那裏去。

他啣着煙斗抽煙，只是說：「走罷。」他把煙斗裏的餘灰敲掉，站起身來。

我跑回來，在上面一處水泥的砲位裏面找發皮恩和中尉。

我看見土耳其樹林邊上人影往來，然而看不清是不是法軍。那怎麼會呢？法軍已經到這麼近處來了，而一聲槍聲也沒有聽到前面。一定有報急信的人，或許所有的消息都是不合事實的。

上尉也是疑惑不決：「前面的人我看來是德國人呀！你派一排哨兵去一下！」

或者是法軍已經攻入鄰團陣地來了，而且是深入了我們的前線的中間。

土耳其樹林那邊一顆黃色的光彈自下而上，升到高處散開來了。發皮恩指給中尉說：「前面一定還有人守着，放光彈爲號，我們不要立刻迎上去嗎？」

「不，團長早有了決定的，我們必須候他的命令。」

這時候排長過來，在角落裏低語。地上倒着一具死屍，他的靴襪和褲子早已被人剝去了；因爲大家都沒有衣服。

大家靜候命令。最後那派出去的哨兵班長回來了，報告說：他們在樹林邊上被攻擊了，然而他看來那是德國人——哨兵中有一個的腿上受了傷。

「你沒有叫喊嗎？」

「當然叫的，中尉。但是他們並不回答。」

發皮恩疑惑地看那班長，叫他走開，有點不信任他的報告的意思。

駐在右前方的連部的傳令兵過來報告：「土耳其樹林是被法軍佔領了。最前線的那一連怎樣，直到現在還沒有探報。」

幾個砲兵從右面過來，他們拖着一個人。這個人的兩腿到膝部爲止都已炸掉，鮮血正從褲腳裏一點點

的滴下來。

從第一次消息傳來到現在已經三小時了。發皮恩派我到各排去說，罐頭肉火酒和水都得向愛利支去領，因為今天廚房恐怕不來了。

我沿溝過去，溝裏有巡哨。爲了使他自己的帽子不露出溝外，他屈身站在那裏，我站住了：『你怕甚麼？他不向我看，他是第二連的十八歲中的一個。』

『對外面看一看！』我笑道。『什麼人也看不見，只有陽光照着！』他理也不來理我，我沒有法子去打動他。

我回來時，一個人躺在溝裏沒有腿了，正在哀叫。他已失了知覺。愛利支把罐頭肉和其他東西跨過他的身體分給大家。

我又走到砲位裏去。然而發皮恩不在那邊了。水泥溝口上，紅毛的霍爾瑟兒輪值巡哨。以前值班的人躺在他的旁邊。

『有過子彈嗎？』我問。

『以前有過幾顆子母彈到這裏來。』說話時他轉身過來。我看到他並不恐慌！——假如他今天陣亡，那真使我傷心，因爲到底是一個健兒呢！——我不會死，我堅信得很，然而我卻不鎮靜。

有人上梯子來了。

『命！』發皮恩微笑地叫道。『三刻鐘裏面已經派徐駭去接各排去了。愛利支留在這裏，我們去吧！』我們沿壕溝走了一段，等本連的部隊，金黃色的陽光照着草地。可是樹林的顏色已是灰色的了。

全連集合，半小時才完。發皮恩半出聲的發令，和我們一同在壕溝中爬到一個擊毀了的砲兵陣地去，這陣地緊靠着壕溝，我們在裏面，即在堤後的掩護，只有一半的壕溝裏面躺着。他將一道向土耳其樹林斜過去，的樹叢指示給排長們，並且向他們講着怎樣去進攻。

我們還要再等第四連，他們向左翼進攻。那一連的人終於過來了。他們好像一點也不知道現在的事情一樣。

「總望這些人倒身下去！」蘇愛特兒向我低語道。「你看到嗎，那邊已經有一只倒霉的法國飛機飛過來了！小孩子都明白我們現在在暗中有一番接觸呢！而且我們把他從這一堆矮樹中引出來的！」也是一樣的，不過我希望自己不要首先去遇到。

上尉同了他的副官過來，臥在我們身邊。一輪明月掛在空中，她的光輝慢慢的更亮了，而右面的天空，則依然是陽光照在地面。

第四連經不起戰鬪，最後是那位連長帶了剩下來的人退了回來。

發皮恩派一人到前面去，用鐵絲剪刀去破壞前面的鐵絲網。他伏在地上爬向樹林外面去。

這裏有東西滾過來，劈啦！泥土飛舞空中，泥土直落到我們這裏。那個人跳起身來，跳進炸彈炸過的地洞中去。

「我們不可以立刻就幹嗎？」上尉」發皮恩不耐煩的問道。

「好幹！」

「上來！」發皮恩低聲道。我們跟在他後面爬出樹林。我在小樹叢中立起身來。發皮恩快跑。木莓的刺鬚常常阻住我們。

勃啦姆姆！泥土落到我的頸上，氣罩也落下去了。把氣罩推上來後，仍向前跑。罩子的帶子斷了。我忽然向徐駭看。只有蘇愛特兒在我後面跑。發皮恩早已跑上前去了，四周昏黑。一切都在夜色的籠罩中。

發皮恩立停了，跪下來。木莓叢在前面完了。距離土耳其樹林不過一百米達。中間是草地。

發皮恩和蘇愛特兒低頭細語，指教他將要怎樣地被進攻。「假如你到樹林中，我就帶了救兵來幫助你，那邊的法軍大概還在掙扎。」

蘇愛特兒的一排現在在這裏。然而其他各排沒有人來。徐駭不在這裏。左面掘壕溝的工具響着。那一定是四連。槍彈三五。

發皮恩俯身向蘇愛特兒說：「第四連已經被敵人看到了，你快進攻！」

蘇愛特兒舉臂示意。大家起身來，在夜色中衝過去了。

有人從後面奔來：「發皮恩！上尉被圍了，你帶一營人去救！」

四周槍彈上下，像馬鞭打馬的聲音，樹林外微微的閃光。

「你一連的最大部份也被圍了！我掙扎出來報告你的！」

四面子彈紛飛。發皮恩很興奮動作指示着道：「他們在這裏跑！我擋不住他們！——他們跑到過於偏右的地方去了！」

我用力向前看！那真不得了！他們幾乎是向着法軍陣地奔跑！那邊一個一個地倒了下來。

後來看不見人。樹林邊上火焰起伏。耳畔槍聲很密。我頸部覺得被子彈飛過而來的急風吹了一下。

蘇愛特兒怎麼了！——徐駭呢！

左上臂中了一彈！

「我受傷了！」我說。

「甚麼地方？」發皮恩問道。

我指給他看。

上臂筋肉作痛，好像已腫脹了似的。

「你有刀子嗎？」副官問道。

我的刀在左面褲子袋裏，想用左手橫在肚子上伸到袋裏去抽出刀來。我就取刀子出來。

『劈劈拍拍』

他把袖子割下來，痛的地方看不到甚麼損傷。

『一個深的洞口』副官說。『一捲綑帶也蓋不住哩！你到炸彈炸過的地洞中來！』

『不過我不覺到有血。』

『也不大出血。』

『我的部下呢！』發皮恩憤怒地說。

『好，現在我要把袖頭放上去。你的手臂在月下映出白色的反光來，法軍在那邊是能夠看到的。』他把襯衫和袖頭替我用扣針扣好了。

鎗聲漸稀。

『你過去一下，』發皮恩說。『看一下四連已到了那裏！』

副官走進樹叢中去。

我覺得發皮恩煩躁得很，向他說，平他的氣：『徐駭一定也受傷了。』

『所有正經有用的人都受傷了，只有我未傷，我怎麼可以替代我的全連呢！我到這前方來，但是並沒有同去進攻，因為還要等其他各排到來！可是沒有人能夠相信我！』

副官回來說：『四連一點也沒有前進，因為他們前面的砲火非常猛烈。』

『因為他們都是些笨牛，我才把他們送上前線去。』

『吶吶！他們不會怎樣的，大家快活些吧，他們只有三個受了輕傷——我們不到後面去嗎？』

沒有子彈落下來了，火光也滅了。我們在月下慢步歸去，可是只有三人。

我受冷，打抖了，痛已止了。

「你在這裏！」少尉愛蘇爾特向副官叫道。「我找你許久了，上尉到處都找遍了你。」

「什麼！他在這裏嗎？我去找過他哩！」

我問一個人道：「你們看到過徐駭嗎？」

「你受傷過後，他也受了傷，半個臉炸掉了。」

「活着嗎？」

「不，他一點也不知道。」

發皮恩在營部休息壕前轉身對我道：「我的最有用的人今天都完了。——」他不再說下去了，緊握着我的手。

「再見，中尉！」我說道。

他微微點頭：「你到休息壕裏去！愛利支會扶你到交換綳帶處去。——帶了一只中過子彈的手臂，走路

不能自然了。」

幾顆子母彈在樹林中來往，在樹枝上作聲。我到地道中去。

沒有腿的人倒在休息壕中死了。

愛利支到上面去：「中尉在那裏！」

「在營部休息壕裏面。」我很快活，因為他這樣關懷。

「樹林又奪回來了嗎？」

「不，沒有人到法軍的壕溝中去。」

「不，我去過的。」我後面有人大聲道。我四邊看了一下是蘇愛特兒。「我到裏面去的！」他說，然而一點不像他自己說的。「我四面遠望時，沒有人了，壕溝裏的東西也被法軍拿得一點也沒有了。那時我小心地在溝中向右去，而後又到第一連上了。中尉在那裏！」

『在營部休息壕裏面。』
他不作一聲地跑出去了。

愛利支領我走，並無必要的擡起我的右臂扶我出壕溝來。

忽然想起了我的信和其他寫下的東西都放在休息壕溝裏，我前去把牠拿走，預備萬一被捉住的時候，那裏面有行軍須知，關係重大。

『你等在這裏，我去拿東西！』

我爬下溝來，爬行在黑暗的路上。

休息壕裏燭光黯淡，我爬過死屍，把紙張放在衣袋中，再摸索出來。

出來時是未在和愛利支分別處遇到他，我就低聲叫道：『愛利支！』——忽然覺得心寒，竭力爬出溝來。看不見任何人，我略過樹枝和橫爬地上的樹幹——這裏他直挺地躺在樹枝叢中，月光照在他的臉上。他只眼睛上面有一點血，我覺得害怕，我連忙向前走。

受傷後

經過寂靜的樹林，月光下面，光禿的樹枝銀光閃爍。

面前一條土堤和一處荒涼的場地，上面有許多擔架用布篷蓋着，那都是死屍。

一個地洞的開口處閃着紅光。

一顆子母彈飛過我的頭頂。

我走下梯子，右手邊兩個醫生在白光的電燈下，治療一條露着的大腿，上身和頭部，躲在暗影中。

左邊矮檯上特務長黑兒龍呻吟着，大約並未受傷，只是被壓了一下。

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麼好，站在他面前。

他看我不自然的說：「晚安！」又自己移動他的身體。他雖然精神萎靡，衣服還整齊。我不喜歡他，他歡喜嘲笑別人。「啊，四面的東西都在轉動着了。」

我聽到像是前面遠處來的。覺到有東西爬上來。我混身抖戰不休。

「我要到連上去嗎？不，我不想到前方去；因為我是在那邊回來的。」他只向我說嗎？我這樣想，然而聽不到。「當那塊小木板放在我背上時，我想衝鋒了。啊，不！我所想的我當然知道！」聲音是惡意的和輕慢的。

醫生到黑兒龍那邊去：「我已給你治療過了。現在你該振作精神！——你呢？」他回過來對我說：「你不是發皮恩那裏的傳令兵嗎？——到我這邊來！」

別人把我扶到矮檯上面去。有人把我肩頭上的扣針拔掉，把衣服和袖頭脫下。連襯衫都扯下一段。我覺得冷。

「創口入肉很深！你真是幸運！彈片進去很深哩，——或許是子母彈。」

「不是步鎗子彈。」

「那一定距離很近。」

「大約八十米遠，軍醫官。」

「哦，你是上去衝鋒的嗎？」

「不是。我和中尉在那裏等候落後的部隊的。」我眼花頭暈起來。

「他們怎樣進攻的呢？」

「好極了，醫官！他們可是比前不同了。」

「真的嗎？結果一定有很多人受傷。」

黑兒龍在我後面自語，然而他已在黑影籠罩之中了。

「好，再打一針破傷風血清！你替他洗這裏的皮膚！」

衛生上士在我右邊胸前用冷的東西揩擦皮膚，醫生在這裏抓起皮膚，把針刺進去。我在黑暗中看不見東西了。僵臥着。

我醒來，好像很欣悅。聽到呻吟聲。黑兒龍坐在我上面，我睡在一具擔架上面。我的胸部在呼吸時好像被縛了。我覺得這裏有很厚而緊的綳帶。

「我失知覺的很久嗎？」我問黑兒龍。

「我不知道。時間原是已經很長了。」

我看看胸部。上面有一大塊棉布。那是甚麼？——胸前幾個冷包。我的手指僵直地摸在上面。冷氣侵入，覺得可怕！

醒來後，甚麼痛苦都已沒有了。

黑兒龍呻吟着：「假如我能吐時，蟲在頭裏！」

兩盞電燈在綳帶檯上。軍醫走到我這邊來，立在燈光前面說：「喂，你覺得現在怎樣？」

「好的，軍醫官。」

「你再講些關於衝鋒的事給我聽！不覺得可怕嗎？」

「不，那真有趣，當大家向前衝時，大家都去——那些事前在地道裏埋怨的人！一個人而且說——我在他面前走過時聽到——他就是被捉住也不怕的。但他竟向前衝過去，倒了下去。也許這個人已死了。」

「但是這不是兒戲！」

「很好玩的，軍醫官，他們也忽然會沒有恐懼心！他們能奮起精神前進，那真是最值得贊美的事情呀！」

「你昏暈過後怎樣呢？」

「你昏暈過後怎樣呢？」

『他就是這樣過來，我只看到火光。以後甚麼也不清楚，我的身體挺直，想勉強支持着。後來即不知道了。然而醒來時很好。』

『別的不覺得嗎？』

『我覺得週身是泡，口裏是腫大了，手指也僵直。』

他又自言自語，這次我氣氛濃烈中，一點也聽不見了。我應凝神細想，全部灰黑。上面一道反光，此外都黑如幕布，口唇高腫，黑氣更近，更可怕，愈來愈甚，愈加沉重了。然而我強力自持來的更近更厲害了！——

兩個醫生輕聲的談話。

『這不會的，朋友！我以為是受傷後的痙攣。你沒有聽到他講過進攻的事嗎？那是他瘋狂的喜悅，正與消極的喜悅相對。此外脈息很弱。我去看看他的知覺有否恢復。』

他走過來：『我給你喝一點勃蘭地酒。』他替我灌酒，使我全身溫熱。

『喂，現在覺得怎樣？』

『我難說話，軍醫官。因為口唇厚得很。水泡也大了。另外都好的。』

『外面鎗聲很密。』他說。我知道他來看我的。他不知道怎樣問我，走了。好極了，我遇着了在我身上有紀念的價值的事情。

我很暢快的睡着。

黑兒龍呻吟着。又有人擡進來了，他的褲子破碎了。醫生們更忙了。時間慢慢的過去。我又聽掩護溝中只有呼吸聲。軍醫過來：『覺得怎樣？』

『很好，軍醫官。』

『已經遲了。我們得看一下，你能否回去。我就派一名衛生士給你，以防你再虛脫。』我雖然不知虛脫究竟是甚麼，然而回答他說：『那不會再有了。』

「你，」他轉身向黑兒龍說，「你也可走了。」

「我走不動，軍醫官！」

「這真沒有意思！你在野外可以振作精神了。」

我站起來。黑兒龍只是在矮橈上面動幾下。

「現在你站起來！」

「我站不起！」他叫苦道。

「你扶他的手臂！」

我遲疑地扶他的手臂。他很輕鬆的站了起來。有甚麼！我在掩護溝的梯子旁必須把他放了。他走前面爬上梯子走出去。忽然又向後跌倒。倘使他倒在我身上時，我的被縛着的手臂一點沒有辦法。我連忙拉住他的手臂，把他推出去。

一輪明月，照在樹枝和屍體上。

「現在趕快去！」衛生上士說。

「他們的子母彈打過來，走那邊草地上去！」

我們開始跑步。黑兒龍在我右面搖擺前進，我左膊卻是被縛着，毫無幫助。我想和他同步向前，然而不行。我們搖擺上山坡去，在墳地的叉道中間和屍首中間穿過。

噠爾爾！子母彈緊靠在左邊。

我在躺在面前的屍身旁停住了。

噠爾爾！又來一顆。

「什麼！」衛生上士回過來，想扶黑兒龍的右臂跨過屍體。

「你等我自己來！」他發怒地說。

我們走到一條壕溝前，那時被繫了的身體不能越過溝面，而黑兒龍在我身旁疲乏了。衛生兵沿溝跑過去，『走這裏來！』他叫道。

『這裏的壕溝已被毀壞了！』

『現在快走，這是最不好的地方！』

我們到一條低路上。

『你們必須在這裏一處休息壕裏等候傷兵車。——望早日回復健康！』

面前一處峻峭的山坡下有一道梯子，下面有火。走下去時，黑兒龍呻吟喘氣。

下面有三名工兵在一條路上工作。一根撐住地洞的木頭橫在這裏，黑兒龍坐在這裏不發一言。

『我們可以在這裏候傷兵車嗎？』我問道。

『怕你們覺得冷。』一個人不停手工作，只是這樣回答。

黑兒龍又活動起來，像是呼吸困難。

木頭的溼氣溼透褲子。我很不爽快，使我無心顧到另外的事情。過一回兒好些了。我又摸一下那放在左邊赤露的胸前的大包，一陣一陣，冷氣直透毛孔。

他們在地道裏工作。

『再向上面掘一點，木棍子依舊不能塞在裏面。——現在可以了！』

我忽然看到黑兒龍有些異樣。他的眼睛凹了進去。他的臉色棕褐，有些異態。嘴唇和口邊的皺紋的動作，好像在舞臺上面演說。——他從前是伶人。我想起了他那時在軍醫壕中說話不自然的神情，像在舞臺上一般。

『你把袋子背過去！我們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們把袋放在梯子旁邊，後來又把他放在牆腳邊。最後他們坐在一根木頭上面，動手切麵包。

『我想今天不再有傷兵軍開來。街上子彈太密！』
我們不能再留在這裏。我一面這樣想，一面就移動了。覺得混身寒冷而發抖。大大的呵欠了一下。『特務長！』我說。『我們自己設法回去不好嗎？』

『不，那不行。』一名工兵說。『你們知道路嗎？而且外面很冷。』
『總比半赤身的坐在這裏總好些。』

他們看我左邊半裸的身體。

『保爾你不是要回去嗎？你可以帶他們回去。』一個說。

黑兒龍呆呆的坐着喘氣。我把他挾在膀子上，他勉強起身來。

『謝謝你們。』我說。

『那沒有可謝的理由的。』一個人自語道。

泥濘的街道沒有一點聲音。天色已暗。我到了高處，望望前面。右邊遠處一顆光彈向高升起。單獨的槍彈從空中消逝了。

工兵引我們走另一條路，那不是我們一星期前前進時所取的路。現在的路本來不能算路，只是越過滿堆着溼的菜梗的荒田而已。我們走近倒塌的屋子。微暗的火光從地層中透出來。我的繃帶四圍的皮肉凍得痛了。

『在前面這個村莊的四面都是砲臺，所以常常聽到有人向那裏開槍。』引路的工兵說。
左面一條壕溝，我們沿溝走了大約十步。後面有嘶——嗚——嘶——嗚的聲音輕輕地傳來，愈來愈近了。

『臥下去！』工兵大聲道，他臥倒在的地上。
我倆立着不知如何方好。

許落下來了。

麻潑——克來姆姆！我們面前的一株棕色的樹，從泥中被拔了起來。黑兒龍把上身彎下去。

浦——浦——浦！泥塊連續而下。我的打開了的袖口中也着了溼泥。

工兵站起來：『真是近得可恨！』一顆子彈又從我們頭上飛過。

『我們還是進壕溝去來得好！』工兵說，我們跟他走。泥塊從身上滾下去，背上冷得發痛。

工兵滑下溝去，伸手上來給黑兒龍。他彎身下來，遲鈍地走了進去。我怕只有一只有用的手臂，倒下來以右邊身子橫在地上，工兵小心地扶住我的盤骨。

我在壕溝裏快步跑過污泥角。上面有短牆遺跡。一處由壕溝延長的溝裏裝着一門野砲，四圍有許多圓的彈殼。

壕溝到村後一處草地上完了。黑兒龍現在沒人扶持，正在前進。我覺得步行快捷。

我們走上街道，又走過一個已經砲火的村落。

夜色昏暗。

『那邊是野戰病院。』工兵說，他的手指着一座屋子。

我走進去時，一個醫生從右面的矮屋中出來說：『我恰巧換完了繃帶。哦！你們的繃帶很好嗎？』

『不，醫生。』

『啊，你與我一同來罷！』他精神興奮地說。他帶我們走進一間矮屋中去。兩邊都是傷人密密睡着。我到兩個人的中間，左邊的人把被蓋在臉上。右邊的人面色蒼白，向我看着。我仔細地轉身仰天睡下。看護把被替我蓋在身上。

『要別的東西嗎？』

『不，謝謝你。』

陽光射進來，使我難受。毛毯刺在裸着的皮膚上，覺得刺痛得很。雖然合眼，但很興奮。夜來情景，盤旋腦海中，但已不成系統了：我們最後一次經過的街道，以及他們在進攻時倒地死的情形。愛利支倒在樹林中，他的死亡，實在我是難卸責任的。又是這裏的大廳，蓋在身上的被！右面的人呼吸已失規則。我聞聲悽然，斜看他一下。他正在被蓋下面移動其膝頭。我重行合眼而且想我總該疲乏了！

我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我醒來。有人曾經問過我能不能起立。一位看護站在我腳邊，正向下看我。

『好的，』我說，我就起身來。

他指着後面右邊的桌子，告訴我在那邊用早膳。我立起來，身體非常輕鬆地過去。

許多人圍桌而坐，面色都很污穢蒼白。我坐在一張矮櫈上。有人在講話，我不高興仔細去聽。

熱的咖啡，一盤一盤的端在我們面前。還有一片麵包。我已很飢，可是在桌子上總覺得毫無滋味。我起來向掛在牆上的鏡子裏看，吃了一驚。我的面孔，好像兩只眼睛鑲在白色的平面上一樣。

傍晚時，我被裝進一輛傷兵汽車。在這汽車中睡在擔架上面，只有一條薄被蓋在身上。別人把我的擔架推入上面黑暗的車箱裏面。下面已有兩人躺着了。隨後右邊又有一架擔架載了一個人來也裝了進去。後面的車門關鎖好了。陽光只從一個裂縫中透進來。

馬達開了。隆隆作響。他們在車前上車。車身忽然前竄。汽車顛簸着開行。我在繃緊了的擔架的帆布上面輕輕被拋向空中，然而沉重的落下，恰巧受傷的地方，撞在擔架的桿子上面。一會兒我又被拋了起來，路一定很壞。假如汽車的彈簧不是如此柔軟時，車身往復顛簸。我設法將好的手臂支撐車頂，然而轉身時身體卻是強直的，而且更痛些。我不能側身而臥，因為只能把那健全的手臂墊在下面，再沒有另外的手來支撐身體了。於是我就閉眼，隨便他搖擺跳動。在薄毯子下面，覺得寒冷非常。車行路轉，又復直向前進。機聲轟轟，步兵隊伍經過車側。

車停了。人聲鼎沸。後邊有人開門。門開後光線進來。我下面的一只擔架被抽出去了。更覺寒冷。有人把我拉出來。我看到一座屋子。雖是陰天，不過依舊耀眼。他們背我上梯子時，是腳前頭後，那倒覺到有些舒服。隨後是一間排着牀鋪的大房間。

看護婦含笑向我說：『你能單獨起立嗎？』

我把被掀開，起身來。她領我到一張白牀邊。我把扣好的扣子解開。隨後再把滿鋪污泥的皮靴脫掉。腳很髒。我羞愧起來了，立刻把被蓋好。

『前方很不好嗎？』

『不見得，或者是不好。』

她笑了一下，到方才擡進來的那個人那邊去了。

冷氣逼人。心中又復慘然。

過了一下，這種感覺就少了。右面牀上有一個人呻吟着。他的臉色紅而形圓。看護婦走過去對他說：『隨後我們再用以脫來替你洗背。現在是進餐時間，——你吃不下嗎？』

她用手摸他的額部，又對我問道：『你不痛嗎？』

『不痛，但我肚子餓！』我忽然覺得精神好了一點。

第二天我又被載入汽車運到火車站上。他們把我放在一架擔架上，再放在一輛有許多小窗的鐵篷車裏。

我們的火車開了。車輪旋轉着，每次都撞着我的傷處。在這時候，心中又覺得恐懼和戰慄。

我們車行幾天，我不明白有時爲了不要常常撞到創口，我立起身來。我請求別人允許我坐一夜。然而看護婦不允許我，大概因爲我有熱，而且須時常小便。看護婦對我似乎很仔細，時常來關心我，我很羞愧。身上發癢。我大概生了蟲子。不過我沒有法子。我失望地想：那種感覺是不是永遠不能除掉呢？假如是沒有了，那真是

我的幸福哩。

夜裏，火車已停。我不再注意這種事。

擔架兵進來擡我了，他們小心地擡我出去，不過我很害怕。現在跨過鐵路。假使他們跌了一下，那是我所受不住的。我們到了一間大屋中來，那屋子好像食堂。沿屋邊走。他們要把我擡到那裏去呢？跑了許多石階。走過白色的路。

『這裏進！』一聲老婦人的喊聲。她站在門口兩手放在肚子上，她的戴着白色挺硬的頭巾的頭，對我和藹看着。

他們把我擡進一間有兩排牀鋪的屋子。看護們柔和地扶助我立起。我混身發抖，牙齒互撞着。

『我有蟲子，』我怨望地說。

『我們立刻來除掉牠，』她含笑說。『清潔的地方牠是不會存在着的。』

她把我放到牀上去，替我蓋好了被。我全身發抖，而且無法使牠停止。

看護帶了盆子過來，把我的腳放在外面，用溫水來洗腳。

『你發熱嗎？』她用帶有鼻音的柔和的聲調問我。

『是，我也覺到，』我吃吃的說。

『我們立刻去告訴醫生。這裏有一個很認真的醫生。他每天自早至晚，並不疲倦地工作。』

她重把我的腳放進被裏去。

一個看護過來，推一輛平的，下面有橡皮輪的車子過來。我得躺在這車子上面。他推我出去到一間狹小的房子裏去。忽然有吵鬧的聲音，我們立刻下面去了。

他把我推進一間屋中，裏面有盤子和器械。他把我放在一張蓋着白布的桌子上，把我的襯衣卸下。他把布蓋在我的臀部上，隨後他把胸前和肩上的繃帶解下。我戰慄得牙齒相擊。

「那已經化膿了！」

有人在我背後不安地的踱着，有時停步，像在看我，但不是一個醫生，在這裏的這個人也在恐慌得很。他又不住的踱步，停步一次，又走幾步，非常不安。我失望地，牙齒相擊。假如他不來看我時！

看護已將繃帶解下，丟在桶裏。繃帶全部發褐色了，盡是膿汁。門忽然開了。

「桑特醫生！」

「林脫康潑！」一個人低聲說。

「你並沒有受傷，上尉！」

「不，我病了。」

「然而軍醫院沒有證明書來。」

「我不必證明。」

「那末我們不能收留你，上尉。」

我胸背很冷。

「我怎麼辦呢？」上尉自語道。

「我們可以把你留在這裏，然而預先申明，我們隨時可以收回你的牀鋪。——我們也得做一個報告。」

「那是你的責任。」上尉自語道。

急步到我身邊。一個身穿白長服的人，還年輕。

「你害甚麼——器具在那裏，看護婦！」

器具在我後面發出鏗鏘的聲音。我戰慄不止。

「痛嗎？」

『不痛，醫生，』我吃吃地說。
又有一個人走進來了。

創口是有冷的東西措着。我想打起精神，不要發抖。牙齒卻又不住的互擊着。我不能自主！我哭起來了。全身發冷發抖。

『現在趕快包好，睡在牀上。』醫生一面說，一面拿柔軟的東西蓋在創口上。

看護用繃帶替我包胸部，輕聲道：『不要怕！』

他扶我到走路上。一個矮小的軍官，用同情的目光注視我。我看不見他肩頭上的符號，然而我推測是一名上尉。

『你痛的厲害嗎？』

『不——上尉——我只覺得——冷罷了。』我只能吃吃地繼續地說出來，因為非常寒冷而不住戰抖。

他又棄我他願，忽然害羞鞠躬：『林脫康滋。』

哦，上帝！我想，他以為我是一位軍官！我總不能自己對他說明。

他悽然看我，走我車旁過來。

『你貴姓？』他自語道。

『姓命，上尉。』

『假如你要甚麼——我住二百零九號室。』

他走了，忽又站住。我原想向他說話，然而我只是一个一等兵，而且我因寒戰慄，也講不出話。

那個人把我放在牀上，看護將我蓋好。

『明天就可以好些了，』她含笑說，『這是因為火車上太勞苦了。』

這真使我安靜。只有在外面我才冷戰。我混身白淨，睡在牀上。心中很是愉快。

我被歌聲驚醒，那一定是禮拜堂，女修道士們在唱歌。那是白日裏，屋裏光亮而寧靜。傷兵都在牀上聽那遠處傳來的歌聲。

過了一回，看護縮手含笑過來，她已年老，皺紋滿面，可是那柔和而水汪汪的眼睛，令人生愛，她沿牀過來。

「喂，今天怎樣？」

「很好。」我笑道。

她把我扶起來。在我的枕頭上有一堆頭樣大小的棕色的斑痕。

「全部繃帶又被膿浸透了！我們還得用再厚一點的墊子墊起來。」

兩個姑娘送早餐進來。我覺得味道很好，還覺得很餓。

到下午上尉來了，帶了兩張手帕給我。我弄得莫名其妙。是不是禮物呢？他坐在我牀沿上，忽然覺得蒼老了。

「你在西戰場很久了？」

「從戰事開始到現在，上尉。」

「我一直是在東戰場。」他不高興地說。「直到最近我才到西面來。我沒見到過團長——我的副官不願意我走。然而那到底是不行的！他一再重複的說着——然而我不能夠。我總是坐在休息壕裏面，不知道該做甚麼——這個你自然懂不了。」他很悲傷地看我。

「懂得的，上尉。」我自語道。

「但是，你不會全部明瞭的。你是不同的。——我家裏有妻子和孩子，她們一定是歡喜認識你的。」他的面孔上現出一點歡悅的笑容來了。多麼可怕呀！我想着。他不問對自己 and 別人，把所有的分寸全部失掉了！只望沒有人聽到！

『假如你要用什麼時，——我的行李就在這裏。』
他和我握手，輕步出去了。

上尉又來過幾次。我看他一回比一回老，並且意志也一次薄弱一次。我一再思量，我或可以貢獻一些使他有利的，事給他，然而我想不出甚麼。我覺得冷，而且想他一定會當我是一個忍心人。全室的同人都嘲笑他，他們或許是對的，然而叫我難受，隨後他沒有來過了。

我問看護婦，她正經地說：『這是應該祕密的，他自殺了。』

奇怪，我沒有驚惶，我祇認為這是必然的事實。

我想起了愛利支，我曾叫他站在外面，——他陣亡了。我雖不懊悔，然而心痛。

我的病狀輕了，而且不顯明了。泡已消去。只有膿，還是每夜浸透繃帶。我已經可以站幾小時的時間了。很快的學會一手穿衣服。只有襯衫塞到褲子中去時有點困難，因為在塞進去時，不是把褲子提好，即是將襯衫塞進去，在塞進去時，褲子卻又滑下去了，那時還不能馬上扣好，因此我總將身體靠在牀架上，即此可以將褲子靠住了。

一天早晨醫生又來診視。

『現在我們可以把創口縫好了。已經很好而且清淨了，你受得了嗎？』

『當然，醫生。』

『好了，那末到手術室去吧！』

我和看護同到第一次晚間到過的那間手術室去。有人將我的創口完全露出來。看護一人，來用以脫

(Author) 洗創口四圍。

醫生來了。

『三個創口，缺子——不見得好受，你要打一針嗎？』

「不，醫生，我覺得針比痛難受。」

「但是你不許叫喊！」

「不叫，醫生！」

看護抓住我的手關節。

醫生在我後面取器械：「現在動手了！」

他從創口直刺到我的肉裏去，然而不十分痛。又在這下邊，向左面上下都縫到。隨後第三個缺子。

「好，現在把牠縫緊。」

我覺得好像尖刺刺進了皮膚，好像要把肉拔出來的樣子。現在又是第二次，不過並不見得好一點。

「好好靜養！」

我走回病室去。我把肩頭稍向下傾，然而很舒服。睡到牀上，很不安定，半小時後又起來了，往來踱着，好像肉腫脹起來一般，漸漸痛起來了，是金屬缺子夾的痛——

飯來了，覺得吃不下，吃了一點。

以後上牀入睡。

醒來。不可理解的幻想，仍舊沒有消滅。我不安定地向四周巡視。現已不很痛了。喝了一點咖啡，把麵包依舊放着。

看護帶愁地過來問我：

「你胃口不好嗎？我們必須要試一下熱度。」

我靜臥着，時間很長地過去。看護把驗溫計拿出去，看上面。她的眼力不佳，把驗溫計向下搖動。

「再試一道。」

我知道當時發熱。
她使我久睡。而後再出來又看上面。

「我們還是去問醫生。」

醫生不久就來了，看創口。

「都好，或許要……假使我們把缺子取去時，熱還不退，創口的全愈雖不會要一個月的時間，但也得要幾個禮拜。」他說話時好像問我。

「我願意他稍稍發熱。」我說。

「好了，你夜裏替他打一針。看護婦白里濟特。」

晚餐時我只能吃一口勉強咽下去。以後看護來替我右手臂洗了一下。看護帶了一只玻璃針裏面有渾濁的液體，走過來。她抓起皮膚，把那東西刺進去。皮膚上面高起了一塊肉。看護把一小塊橡皮膏貼在針孔上面。

「晚安。」她以半笑的聲調說，點頭而去，我很愛她。
我身體覺得抖動，而且部位很廣，抖動不止。痛也退了，好像是肩頭上不痛了。我留心這抖動，茫然靜臥。

半夜裏因口渴而醒。我沒有東西在身邊，也不知道可否進飲料，覺得不安靜。我睡了很久，外面似乎是寧靜，然而內心不定。室內電燈單獨地照着。燈光很悅目。有人抽菸。一個人轉輾呻吟。

旁邊的歌聲把我驚醒。痛苦又來了，在肩頭上面。慘淡的燈光，在白色的房中照着。我不知道光是那裏來的，遠處房門關了。從雙重的窗裏聽到風的歌聲，重砲的聲。

看護進來，她的臉色在慘淡的燈光下憔悴萎黃。

「呀！晚上怎樣？」她含笑說。她的聲調我早已聽熟了。

『不很好。我寧可不再要嗎啡。』

早餐來了。我咖啡都未喝完，吃了一點別的東西，窗上滴點作聲。一道閃光聽到雷響。看護把驗溫計放在我腋下，我覺得難過。

醫生來了。

看護低聲道：『我又驗出來了，他的熱度差不多四十度了。』

『你把繃帶解下來』

我得俯身向前。

『這兒有一點紅暈，他一定須獨居一室，你看護婦白里濟特單獨看護他，免得傳染！在我們的統房間裏面不要有傳染。』

看護推了一輪橡皮車過來，他載我沿走路到禮拜堂的那邊。現在我已經隔離起來了。

熱度升高。早上驗溫計已有四十度了。我講着夢話，很煩躁不安。熱度上升，將到四十一度，食物只准吃搗散的蛋和白蘭地。味道香甜。夢話也講得愈多了。我的病看來不會好了。

時間過得很慢。寒熱漸退。醫生以為創口就好了，但四週還紅得很。我覺得非常軟弱。——後來有一天，醫生來解釋道：『很好，現在可以把創口銼子拿掉了。』他伸手到繃帶車上，幾下很快的動作已經把銼子去完了。

將午時我聽說我已經升了班長了，特務長來信通知的，我非常快樂。

下午又講了一回夢話。不過第二天早晨，熱已退去，我睡得很久，醒來後也很清新。

隨後我又遷到衛戍病院去了。雖然創口沒有完全收口，但手臂已能自由活動了。暫時只能舉到離骨盤兩邊上兩手掌的高度。

愛因賽班尼之戰

我們和病已醫愈的一羣又上戰場去，我們到甚麼地方去渡麥斯河。團部一定在前線的南方下車來，即緊靠麥斯河後面，走進一座樹林。風緊天陰。

走過兩小時的行程後，前面圓山峙立，山頂樹木茂盛。我們由左邊轉彎。這裏的山坡上有一個村落。

我們在一家村屋和花園前停住。本團的人有的在遠處看我們。

我和恩賽等被編入第三連。

因為要報告，我跑到連長辦公室去。少尉向內立着，我坐在一張椅子旁邊。

「班長倫帶了十四名傷愈的人來報到。」

少尉轉身過來。

「好嗎？」他和我握手。我緊握他的手，很奇怪地看着他，原來他是那個從前的一年兵役的賴姆嗎？」

「我已經變得使你不認識了嗎？」

「認識的，少尉！」

「因為我在職務上，所以你叫我少尉嗎？」他笑道。

我莫名其妙現在賴姆能夠講這樣神氣的話他胖了。態度也不同了。鎮靜，細密。

我們同到山上的營屋中去。

我們駐在阿淡能的前線後面，在這裏訓練，作法軍春季進攻之準備。

這一次總司令部方面已準備一軍是用來反攻的。我們便是這類部隊。

連部完全改變了。我只認識二三人，而且這二三人也不是很熟識的。在我的一班中都是白嫩瘦小的青

年，他們操演得不純熟，尤其是白倫特操得最不好。恩賽是比較好的一個。他做事鎮靜，而且仔細，而他像是

只要做得滿意就夠了，不必再多做下去。此外一個霍兒登司坦，是一等兵，細長身材，臉面黧黑，舉動粗魯，但很努力。還有委凱爾特，是一個很好的人，性情活潑，不過太愛講話。

二

出發令下來，已是四月天氣了，還是很冷。法兵的攻擊大概已經發動了。

我們走了不少的樹林和山地。最後到一片沒有草木的平原。午時到一個小城中，這個小城，簡直連我們那裏村莊也沒有這樣小。我們一排到另一端出口處的最右邊屋子中。天暖如夏。我們一班睡在上面的屋子裏面，有一窗，一張矮櫬。我和恩賽同坐在上面。外面平原廣闊，上有街路，路面全是沙石，前面有三枝彎曲無葉的菓樹。

我們的排長從我們頭上遠望：『這裏必定住過人。』

我吃驚地看他。他身子高大而且有力，還年青。今天面色緋紅，而緊張，很注意的向遠方凝望。平原上吹着微風。

『我不舒服，』他說。

『特務長怎樣了？』

『我真受不住行軍的苦痛。』

他躺在地上，很是苦悶。我很奇怪，因為他從前是一位體育家，賽跑的選手，而且又是很有力氣。

恩賽拉住我的袖子，要我出去。我們在平原上走了一段，一同在一條堤岸上坐下。

『你們是在那裏？』委凱爾特一面叫一面奔過來。『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要走，因為有人從前方回來說那邊不好。法軍已經深入我們的陣地了。』

三

我們經過一處枯萎的樹林，前面砲聲很密。天空中浮着烏雲。一陣陣風向人猛吹，從路上轉入一所稀疏的樹林裏去。我們在那裏預備過夜，搭起帳幕，鑽了進去。風比以前大了。我旁邊有一條縫，是兩個帳幕連結的地方。風就從這裏吹進來，走這裏經過向下吹去，雨雪混合吹來。我們大家擠緊了睡，但是仍舊凍得不得了。——明天得調到前方去嗎？

早上大家凍僵了似的鑽出帳幕來。我們的廚房已經來了，蒸汽在鍋子裏升起。我們的馬是縛在枯樹上面，牠們毫無興趣地在那裏任意走着。

咖啡只使我稍稍溫熱一點罷了。前面砲聲隆隆。我們重新睡進帳幕中，隨便談天，不久，就懶得開口，又睡熟了。

『拆帳幕準備出發！』

大家把帳幕拆除，把溼的帳布縛在背包上面，手插在褲袋裏，聳着兩肩，這時忽下大雪。

『阿兒賓，現在走吧！』一個人說，但是沒有人笑。

『風吹到你身上的槍口，像穿過孔穴一樣呢！』

三人背靠背的蹣跚下去，又背靠背的立起來。

『大家來玩一下，麻克斯！你看雪景多麼美麗！』

大家坐在一株樹幹上，玩着破爛的紙牌。雪飄在我們的身上。

那邊有火起來了。白色的濃煙與白雪混起來在空中飄蕩。我們前面砲聲不絕，中間的一堆火邊的人正在唱歌。

幾小時的時間過去了。雪已不下了。

傍晚時我們又走了。爲什麼要跑？我們在六小時之前把帳幕收拾起來呢！真太無理了。我們走向樹林的山谷中沿溪前進，樹林完了。右面一處大村莊，從一頂木橋上渡過一條乾涸的小河。

嘶——噓！噓！噓！呼地過來！落到池中去了。

恐怕我們今晚要到前方去換班。

面前有林木蒼翠，岡巒蜿蜒，槍聲隱隱傳來，然而一點也看不見。

我們到了一座林中了。

『打開帳幕！』

天已昏黑，大家用腳來踢開地上積雪。

我的一班和第二班大家合架一個大而平的帳幕，爲的要使幕布寬綽。於是大家爬進去，樹枝抖動，雪花在帳幕上，樹上的水，落在地上的枯葉中。遠處尚有另外的聲音：路上車聲，溜彈落地聲。

啦姆！劈刺一聲很近！啦姆！右面遠處，外面筆烈劈拉的聲音到處都有。

『狗賊！我背上被打中了一下！』委凱爾特跑了。

『誰有與登堡燈嗎？』

瘦弱的白侖特有一只口袋裏，他點了燈。委凱爾特背上擦傷，血流得很小，用不到繃帶包紮。

『那不是什麼可以藉口要求還鄉的創口，』他說，『然而我上衣有了一個洞了。』他重把上衣穿起，又倒下去睡去了。我們把燈熄滅。

啦姆！那一定就在我們前面。

過了一刻！啦姆！

我的思潮已行休止。又聽見幾次子彈落地的聲音。

啦姆！帳幕也震動了。

『是什麼！』

「點燈！」

一枝火柴擦着了，大家都對火光看去。

「你怎麼的，阿兒賓！」

「我腳上中了一彈，趕快把靴子切去！」

一個人睡着，並不注意這件事，他伸縮他的右腿一下。原來他頭上也中了一彈，已失知覺。恩賽連忙去叫衛生兵。

早上大家留在帳中，因為外面冰冷，廚房又不在這裏。砲火密接，今天一定要向前進的，我這樣想。我覺得可怕。

傍晚時第四排有幾個人受傷了，當衛生上士替他們包裹時，他腿上也中了一片彈片。於是跛行到賴姆那裏去，賴姆又臂胸前，很鎮靜站在那裏，衛生上士眉飛眼笑地說：「現在我自己腿上中了一彈，少尉！」

我不知不覺的笑了一笑。

將近六點鐘時，廚房來了，四匹馬拉著，沒有前車，懶洋洋地從泥濘的草地上過來。揭開車篷，大家去領食物。

我們排着長形隊列過去。

我已經拿到了食物了，有一個傳令兵過來說：「營部命令：全連人立刻出發，依着這個方向前進！」

「車篷蓋好了！」賴姆下令道。

「然而食物不能放到明朝，少尉！我們必須倒掉！」一名伙佚說。

「你倒好了！」賴姆冷然地說。

我從我的盤中找一把匙出來吃東西，東西太熱了。我把食物倒在草地上，大家在慌忙中把東西收拾好就出發。

『走這裏過赤楊林前進！』賴姆不耐煩地下令道。我們穿過密集的樹枝，那邊是高低不平的草地，右上方有一座樹林，左方遠處一門山砲正在開到前方去。騎在馬上的砲兵正在用鞭驅馬前進。

高處一位將官和幾員軍官站在那裏用望遠鏡察看前方。

『這到底是什麼！』我對一個在旁邊同走的排長說。『這兒有對敵的老軍。』

排長呆呆地看着我。

『我們會回來嗎？』

『是的。』我一面說一面向前看去。不過我覺到他在看我的臉色。心中也恐懼起來，各人須自求解脫的。我這樣想，我不能幫助你。我總不能夠被你拉入旋渦中去。

大家到一個石洞裏面，賴姆召集全體排長。

『明天清早我們衝鋒前進。在天色將暗時以橫列式前進。』

排長們垂頭喪首的各自分散。

大家等待天黑，恩賽仰天睡在我旁邊的石縫邊上。太陽還在空中，不過熱氣已消，兩架德國飛機適當地前後銜接着，飛過我們頭上。黃翅膀下面的黑色十字大家都看得清楚。

太陽終於在枯林後下去了，夜色慢慢的濃厚起來。

『各排整齊完畢！第一排跟我！』賴姆一面說，一面緩步在前面先行，這裏有一條深闊的溝。大家下溝去，緩步推進。前面是第四連，好像他們被什麼阻力擋住去路了。各處有槍聲。

『我受傷了，少尉！』我們的排長忽然說，我沒有聽到這裏有槍聲。

『那裏？』賴姆問道。

『腿上。』他靠在溝壁上。

『望你就好。』上士山恆脫爾帶領第一排。

我們前面的一連忽然走了。轉過去。壕溝漸漸傾斜。下面中了一彈，又來了一顆，下落的時間距離老是相差。不遠。溝中去路忽然被毀壞了的木頭和泥土所塞住了。賴姆從右邊上去。前面大約三百米達的地方有東西在烈火下燃燒。子彈都向那邊射過去。

我們在溝中障礙物後面跑。第四連的隊尾在我們前面奔得不見了。去火燒場不過百步距離。賴姆跑過去。

又是溜彈！

『走開！』有人叫喊。一排人跑過來，他們也許是去拿食物的，把賴姆擠向壁邊去了。我的胸口被一個跑過的人，在慌忙中打了一下。過路的人大約有十個人，我們跑着向前。

勃拉姆就在前面爆發了。

壕溝到這裏已漸平坦。火焰的光芒使四周一切愈形昏黑了。

走這上面過去！

一顆子彈落在我們後面！

我們又走別的山坡上去！

『這裏來！』是我們營長的聲音，在壕溝外面。

大家爬出去。

『你們在這裏預備宿夜，情形很好！』

那裏有兩個地洞，高及膝部，然而很闊，每一個地洞中可以住兩排人。

『這裏第一第二兩排給我留一個鋪位，此外還有我的傳令兵和衛生兵！』賴姆說。

山恆脫爾來了。

『你帶一排，』我說。

『會立刻被攻嗎？』他驚魂不定的問道。

『不，今夜是不會被攻的，你現在應該替各班分配位置。』他像沒有辦法的對我。我覺到他在恐懼以後一點思想也不能用了。

『要我來幹這個嗎？』

他似乎不懂地看我。

『我來分配位置。』我說。

半小時後我們排得很密的睡在帳幕裏。天色昏黑，星光點點，忽隱忽現，天氣潮溼，而且寒冷。恩賽躺在我身邊喘氣，他沒有睡熟的，他不恐懼嗎？他與我完全不同，而且和我的熟人也完全不同。賴姆好像並不膽小的樣子，不知恐懼的人是特異的人類嗎？

拉姆！一顆溜彈落在近處。

遠處高坡上也是一枚！

背後有一顆石頭，頂在我身下。我覺寒冷而不安。大概人到了凍僵以後才得安靜，到那時一切都隨便了。

四

『全連人趕快準備完畢，少尉！』

四周昏黑。大家不必喚叫，都早已起身。大家無精打彩地把一切東西收拾好了。

『第二排準備完畢！』

『你必須去報告！』我對山恆脫爾說。

大家站着。營長來了。『第三排好了嗎？』

『好了，上尉！』

『第二營正在進攻，我們在這裏等候着。——今天或許是十分緊張的。』
大家向右移動到一個山坡上。

『在這裏預備！我們必須依砲火爲轉移。』

大家在山坡上佈置完畢，那邊已經挖了地洞了，大約有三十生的米達深。

『你，恩賽，我們在這裏替我兩人挖一個地洞。』

我把鏟子解下，把地洞開大來。山坡前面有一塊草地，上面有小松樹，後面有與街道一樣闊的平地。機關槍由這裏向右面移動。平地的那一邊，像是向低地傾斜的。其他在黎明時的光線中看不明白。

右面來了幾顆步槍子彈，我從樹林中看見發光彈如葡萄一串樣地落下來。機關槍格格作響！

猛烈的槍聲像打着鞭子的聲音。

拉姆！拉姆！拉姆！拉姆！走後面落入草地去了。

勃拉姆！拉滾！拉滾！勃拉司！克來克！拉姆！地上火星閃閃。

我跳進地洞去。恩賽已在左邊縮做一團了。洞狹不能容身。

那邊有人呼喊。

一個人從外面跑過。

溜彈漸向高處去了。我擡起頭來向外看。

樹後又有爆裂的光彈。

勃拉姆！子彈爆炸的呼呼的聲音很尖銳地傳過來。

我把頭低下來。

剛才旁邊有一種奇異的聲音，不像轟炸的聲音，也不像普通溜彈爆炸的聲音。

「命」恩賽說。

「你，什麼事？」

「我只想知道，你怎樣了！」

重大的爆炸聲就在附近。

我看見一道深棕色的煙綫直立山坡，隨後漸漸騰散了。那一下中了！

許多人跑過去。

溜彈又向高處飛去，漸漸稀了。

有人過來在洞口探望。這是賴姆。

「我來瞧瞧你們平安不平安。」

他在黎明中微笑說話，面色慘白。

我爬出去看鄰近溝洞，那奇異的聲音所發出來的地方。深色的幕布張着，幕布下有人輕輕地呻吟着。

「你怎麼樣？」

他不回答。這時我才看到幕布上面有一個大洞。

我將幕布稍稍擡起。

我看到山恆脫爾的臉，同時見到鮮紅模糊的血肉，他已奄奄垂斃了。

我須留意一排的事情。

委凱爾特坐在他的洞裏面，面色像是嚇呆了的。

「你一個人在這裏嗎？」

「不，愛爾斯納兒也在這裏。」

「他怎樣了？」

「他的頭顱被炸開了，什麼都流出外面來。」

「還活着嗎？」

「我不知道。他很安靜的去了。那真是可怕呀！」

委凱爾特老是睜着眼睛瞪我。

走過去一段路有許多繡帶包裹的人。那裏不是傷人就是死屍。

我四面看了一下。有光的葡萄串又下來了。

「進洞去！」我叫道，一面跑進自己的地洞裏。恩賽又跑開去了。

許多人對我跑來。

一個人舉起血紅的手像火一樣。

勃拉姆！克拉潑！拉姆嘶！排——阿爾爾！

兩位軍官走過。一個是我們的上校。他挺身走路。另一個則畏縮向周圍察視。

拉姆姆！阿潑！拉姆姆！司卡爾爾！

進攻大概失敗了！

四周沙石飛舞。

我彎着身子，深深地躺進洞中。

恩賽在外面做甚麼？

克拉赫，又是克拉赫。一回近了，一回又遠了。

落地後的灰煙，從我們頭上不斷地飛來。

火藥的氣味漸濃。

我左膝頭上被打了一下，有東西跌下來。

我伸手去拉時，立刻縮回來了。那東西是灼熱的。一個人狂喊着跑過去。不是恩賽。

因為摺縲了的被放在膝上，可以移動的緣故，所以飛過來的彈屑，並沒有損傷膝頭。人們在戰場上一定要把被蓋摺的很縲的蓋在身上。

我把恩賽的被拿過來，找前回的彈屑，形狀和小刀差不多，兩邊是鋸齒形的。現在只聽到一種草木的聲音，愈來愈尖銳而清楚了。

阿滾

那大概是一顆重大的瞄準彈。

啦——烏姆——拍——拍！

地面也動。

不，那是很大的榴彈，到了地上就炸裂了。

好幾個地方都有人在那裏瘋狂似的叫喊。

我的被蓋上又中了一彈。

彈屑只有措鉛筆的橡皮般的大。

火藥氣味愈加濃烈了。

我看看表，已經戰了一小時，沒有停過。整天都是這樣戰下去嗎！

噓——哨過來了。

泥土飛來落在我的被上。

倘使受傷後，就可離開戰地了。不過——這是不應該的。我還得忍受下去。

呼拉姆嘶！我縮緊了身子。

爲什麼我總是畏懼呢！假如我——但是恩賽在甚麼地方呢！戰事好像和緩一點了。

我立起來。

又有幾顆溜彈落在地裏。天很亮了。太陽升起來了。

「你們看到恩賽嗎？」我問道。

「沒有。」

我嚇慌了。

「你過來！」霍兒登司坦叫道。「我們在那邊找到食物了，有汽水和乾餅，不過已有些發霉了。」

他把一袋乾餅送過來。

「你聽到恩賽的消息嗎？」

「沒有。」

我拿了乾餅和一瓶汽水。

賴姆走過來說：「第四連損傷很大。我們的營長和第二連連長都已受了傷。」

「衝鋒的情形怎樣？」

衝鋒完全失敗，全部官長幾乎完全陣亡。他們在夜裏向右方前進太遠了，而且差不多向着法軍陣地跑過去。但是正確的消息還沒有。所餘的人都躺在法兵前面溜彈落下時炸成的地洞中。

「小心！」我叫道。「又要倒霉了！」我又看到光彈像葡萄串一樣落下來了。

大家跳進地洞。

溜彈噼噼，彈屑嘩啦啦的從頭上飛過。重溜彈滾過來，震動地面，撞起泥土。我鑽在地洞的最深處去吃乾餅。

「啊，衛生兵也許曉得恩賽到底怎樣了！砲火似乎較前緩和一點。直到十二點十分。」

我和賴姆同時走出洞來。

第二排副特務長盤納爾快步過來，向賴姆跪下，兩手揪住胸部。

「少尉，」他囁嚅地說道：「我——一顆溜彈打在胸部——我——」

「你不必說，」賴姆說：「你不必請求原諒——倫，你帶特務長到軍醫休息壕去！」

我把他挾在手臂上面，帶他走下山坡去。我在那邊總是先走下去一段，再幫助他走下來。他勉強能夠走

動。

我把盤納爾放在入口處，那裏是很安全地帶。

「你們看到恩賽嗎？」

「看見的，這是他。不過，」擔架夫低聲說：「他大概沒有生望了！他的半只屁股已被打掉了。」

「危險嗎？」

「關節還未脫掉，然而有一處大的可怕的創口。」

我再走下地洞去。他臥在一塊木板上，鞋底向我。

「恩賽，」我輕聲叫道。

他回頭來對我說：「你來很好。你是有爲的人，趕快走，能夠脫險。」

我心中非常難受，不能回答他。

外面很亮了。幾株還沒有生出葉子的樺樹在山坡上。

賴姆喚我有兩個人站在他旁邊。

「我們要把全連隊伍重新編制。三個排長和三分之一的兵士已經都已傷亡了。班長倫統帶第一第二

兩排，那兩排的損失最大，就編成新排，第三排仍由副將務長特萊潑胎帶領，第四排由上士 俞克奴兒接替，然而尚有一爲難的地方：上士 蕭西的服務時間較命爲久，而他新到前方來，我不能在這種形勢下叫他統領隊伍，他編入特萊潑胎的一排去。我自己來向他說：「我在這裏還要警告大家不許講他的壞話！」

我把我這一排的人重新分配一下，並且派伊司來爾和華爾甫當傳令兵，和我同住在現在空着的地洞中，可以隨時指派傳遞消息。

砲聲又起了。

溜彈氣味，炸裂聲，來往飛舞的泥塊。

半小時後稍稍緩和了。被鎗零亂異常，掘壕器具，鋼帽，綁腿，皮帶，槍枝，手溜彈，背包和染有血迹的布片，一個地洞中，一個人因被彈片撞着了掛在腰帶上的手溜彈，肚皮也被炸開了。另一個曾在洞中的人，口中狂喊：「來往亂跑，也不知道他到底爲甚麼。」我把他設法送到別處去，因爲他不自主的亂跑。

溜彈又劈拍嘩啦的響起來了。

有一個人狂叫着奔過來。

我向外看去，那是少尉黑兒龍。

「這裏還有位置嗎？那裏太壞了！」

「那邊，少尉！」我說。

在我的洞裏也有位置，不過我不願意他在我們的地洞中。

他坐在那邊，幾乎每落一彈他叫一聲。

交戰的時間很短。

「你，伊司來爾，你聽到嗎？」華爾甫用了遍長的音調對他說：「那第二連的少尉如何叫喊，雖然沒有什麼任務的我們，也沒有人作這種無聊的事！」

「嘿，不要說話！」伊司來爾說。
夕陽西下，這時我又看見葡萄串似的光彈下來。
我跑回去。

炸裂撞擊，震動的聲音交織着。

嘶嘶！從我頭上過去，落在地上了。

啦姆姆！卡爾爾！呼拉姆嘶！

我彎下身來。

耳畔是呼呼的槍砲聲。

有東西撞了我的鋼帽頂。

我把被裹住全身。

潑啦姆！哈爾潑克起囉姆——囉姆——拍啦！赫拉！噢！拍爾！

多可怕，真是不得了哪！

我抖着，倘使一個中了彈——也不會覺到，不會知道死了！爲什麼要弄得這樣可怕呢？

「在這裏睡的是誰？」

「上士俞少尉！在砲火劇烈時他總是睡在這裏。」伊司來爾說。

「現在他可以睡嗎？」賴姆說。

我在被蓋下看不見，然而能够聽到別人低語聲。

我老是不動，直到他們走了爲止，隨後把被蓋拉開。

已經夜裏了。頭上星光點點，天氣很冷。可是我反覺溫熱舒適。

有人搔了傷兵走過。我站起來，奇怪我能够在這種地方熟睡。我聽到伊司來爾興奮地在說話，走過去。

「我已決定了，要各班每日報告傷亡人數，因為你睡熟了。」他又微笑說：「你怎麼能在砲火聲中睡熟呢？我們都在你的洞前站過一回，全連人說你是不會被子彈所打傷的。」

五

將近半夜時賴姆召集排長。

「團上已經前進的部分此刻要退回了。所以我們在這裏是最前線了，特萊潑胎和侖克奴兒的兩排佔據這裏的山坡。命的一排就駐在這裏和附近的一師的中間。這裏的人就是領你過去的。」

我們下來，昏黑莫辨。初時是向右走，隨後轉向後面走下面去，經過一座樹林，裏面滿地是斷的樹枝和炸彈炸成的地洞。前面一帶狹的草地，又是不很高的樹林。我覺得我們像是常常換方向，又是草地。

我們的領導人立停了，向各方面看了一下。各處暗黑的地段我還不能分辨，究竟是甚麼，我也看不出來。「我們還要找一下。」領導人說。

大家在黑暗地中前進，地上躺有一團黑影。領導人彎下身去。「這是一個死了的法國兵，不過不是我們陣線附近的那一個。」

前面忽然有濃密的樅樹。地面全被子彈炸壞了。

「小心！這裏滿地是炸彈！」

一尊大砲與砲彈附車放在這裏，前面是馬屍。

我們轉向左邊低地裏去。

「這是休息壕。」

我走進去。裏面有一個少尉和七個兵士坐着。

「你們過來替我的一連嗎？」看來你們要比我們能幹一點的。這裏是我剩餘的部下，我所移交給你們的只有五枝手機關槍。」

「我們差不多沒有一個練過機關槍的人，少尉！」

「我們簡直一個也沒有。——再有一件事：鄰近的一師，在右後方一百五十米遠的地方的一條壕溝裏，有一個哨兵在那裏。你們可與他們去聯絡。」他苦笑了一下。「我希望你們比我在這裏時情勢好些。——你們聽罷！白天的哨兵要留心，不要中了冷彈！」

他帶了他的七個人下去了。

我派伊司來兒到賴姆那邊去報告換防情形。派了兩個哨兵，把練過機關槍的人挑選出來。只有四個人，而且都是只知道重機關槍，而不知道手機關槍。我把每枝機關槍配了一名班長三名兵士。另外還有霍兒登、荀坦、委凱爾特和聖提克的三班人。

「怎麼宿夜呢？」霍兒登司坦問道。

那少尉住過的休息壕只能容十二人。我把霍兒登司坦的一班，放在這裏，再去找別的地方。我們所居的那道溝是藏砲位的地洞。一門一個輪子已經折了的重砲斜在裏面。

我們又找到了一道入口處。可是壕頂已經歪斜了，並且樑木亦已折斷。

「這裏又是一個掩藏砲車的地方，」聖提克說。

那邊又找到了兩個休息壕。我和委凱爾特走到一個中間去。有人點火。前面上有人靠在那裏。委凱爾特特退回來。地上又有一個人縮緊身子躺着。委凱爾特驚疑地看他們，他的士兵都僵立着。

「不要像木頭一樣！」我說。「把他們拖到外面去。」

一個人走過來拖那倒在地上的一個。他作猶笑。我想幫助他。委凱爾特說：「然而死屍的氣味仍舊留在

裏面」

「好，我說。『那末你自己去找一處宿夜地吧！』我想出去了。」

「我們今天還沒有吃過東西！』一個人訴苦道。」

「我來請求少尉許我們吃第二鐵罐的東西。」

「我沒有了。」

「我也沒有法子幫助你。爲什麼你老早把牠吃得精光呢！」

「餓肚子當然是要吃的！』一個人辯道。」

「叫我那裏去拿東西給你們呢？」我到外面聖提克那裏。他已把他的睡的地方布置好了，和機關槍的人同住。

從調防至現在兩小時已經過去了。我因爲委凱爾特那一班人，有些不安。

華爾甫把我的行李搬到霍兒登司坦那裏去了，而且替我佈置好了。我沒有習慣別人來侍候我的。

「伊司來爾還沒有回來嗎？」

「沒有。」

「我還要去和右面聯絡一下。華爾甫同去！你，霍兒登司坦暫時統領我的隊伍！」

我們帶了自己的槍。我在外面遇委凱爾特。

「我又找到了一條休息壕。」

我叫他指給我。那道壕溝在左邊很遠的地方。

「你就在這裏放哨！」

「我覺得那裏陰慘得很，可以給我一枝機關槍嗎？」他說。

「我們還要在日間先視察一下。在我知道有必要以前，不能使我們的人再搬動一回。」

我和華爾甫向右後方走去。不過是那個方向嗎？我們走到了一片草地上。這兒又躺着一個法兵。草地的地勢很峻峭，而且差不多每步都有被炸壞的遺跡。

我的右腳絆在鐵絲網上了。這好像是已經炸壞了的鐵絲網。面前有一道白堤橫擋在那裏。

『誰在這裏？』

『聯絡哨第三連。』

是我們團上的步哨，他站在一道深溝裏面。我們下溝去。裏面還有人。一個人站起身來說：『你們是那裏來的？』

照他的樣子看來，我看是一個軍官。他問了很多問題，我不懂他的意思。

『可是你們一定更在我們的前面，我總以為我們是最前綫了。』

他告訴我向右邊去。

這裏好像沒有休息壕。滿溝是睡熟了的人。所以我們從後面走出溝外，來到樹林裏面。

我忽然立停了。右面有一個黑影。我看清是一輛車子，不過——

我走前去，可是不能斷定牠是甚麼東西，已經很近了，可是不知道。——再走近去，臭氣直沖，現在我才看到是一匹馬的前腿和頭掛在車外。

四周樹枝、鐵絲網和鐵棒，縱橫滿地。

『這裏像是做過運輸車站的。』華爾甫說。『但是那邊是甚麼？』

他指着一株樹。樹枝上面掛着一匹馬，很瘦，好像只有一張皮。他們用什麼溜彈，把一匹馬全部拋上樹去的呢。

噓——克來姆在荒地上。

我們急急地前進。

附近一師的巡哨直到在主溝前面三十步地方的一條溝裏方才找到。我覺得這裏太沒有秩序。他們在這裏已有三天了，他們不知我們的所在地，也不知道他們師部的地位怎樣。

我穿過場地回來，隔一回已經見到我們的樺樹林了。

天已黎明。在霍兒登司坦的休息壕前，站着十個人，配着兩架重機關槍。

伊司來爾活潑地迎面過來。

「少尉派了一排機關槍隊給你，候候你，且通知你可以吃一個鐵罐的食物了。」

「好的，不過叫我把你們放到那裏去呢？這裏只有一條壕溝，而但有兩個死屍在裏面。」

「嘿，我們把他們丟到外面去吧。」機關槍排長說——他是一個中士。

「少尉來了。」伊司來爾叫道。

「早安，翁。」賴姆一面說一面和我握手。「我要立刻告訴你和上士夏芝。」

他把我們領過去，看看四面的地勢。我們剛才在平地中間的一處高阜上面，右面一座闊的山上面有兩個高阜。上面發出美麗的淡藍光綫。

「那是勃山，幾天來總在這山的四面作戰。山的那邊和前面對這裏有危險。地勢很好，不過好像孤島一樣。這是全師最險要的地方，你覺得在這裏力量足不足？」

「有了，我有三班人，二枝重機關槍和五枝輕機關槍。輕機關槍每枝配三人。」

「不過你這裏熟練的人不多。」

「不夠，只有四個人。可是那機關槍班長也許可以把最重要的地方教導別人。」

賴姆考慮地對我看着。

「班長夏芝，你把我們原有的機關接過去，派你的步哨！雖然你的資格比較侷老些，但我要叫你聽候命的調遣。」

他和他的傳令兵跑回去了。

天已大明。我到休息壕去。伊司來爾已替他自己和我開了一聽牛肉，在火酒燈上燒熱了。大家把乾餅和在汽水裏軟化了就吃。

伊司來爾從前是造凡華鈴的，他的眼睛棕色發光。華爾甫是工人，性情沉靜，稍帶遲鈍的藍色的大眼睛。他坐在角上聽伊司來爾說話，或插入幾句很清楚的話。他大概只有十九歲，身材高瘦，服裝整齊。大家入睡。

六

我正午醒來，肚中很餓。今天而且是我的生辰。

「你，」我對霍兒登司坦說，「你們昨天找到乾餅的地方，我們不可以派步哨嗎？」

「可以，凱特納爾可以再同另外一個人去幹一幹。他很靈動，——尤其是捉蟲子的時候。只要一把握住衣服，就捉住了。」

凱特納爾他正坐在旁邊，笑道：「是的，不過我寧可一個人去。」

我到外面去，四面看了一眼，那掀去蓋子的休息壕原來大概是藏炸藥的。零亂得很，相隔很遠的溜彈，長約五十生的米達，倘使我曉得那溜彈還有危險時，在斜立着的砲位前面，白侖特站崗的地方，一定沒有溜彈的。

「你知道我們的崗位在那裏嗎？」我問他。

「不知道。」他對我說，他好像還是被昨天的猛烈的砲火嚇慌了似的。

「你看到那邊溜彈着落的地方嗎？連長和其他兩排都在那邊。過來些就是在我們和他們中間的地方了，我右面，在我們後邊，是鄰近駐紮的一師的步哨。」

我自己說話時都覺得吃驚。假使這兒前面法軍來一個大包圍時，我們就要單獨抗拒他們。而且單人巡哨決不能同時還擊和警告後面。我必得再派偵探哨。

我向右前進，在第二個藏砲身的地洞中只有一架連機關槍和一名哨兵。旁邊有三十五個人躺在兩條休息壕裏。我到聖提克的壕溝中去，那裏有輕機關槍。

「爲什麼你們的機關槍一枝都沒有派出去？」

「沒有人來對我們說過。」

「中士夏芝沒有來把位置告訴你們嗎？」

他們對我呆看，我很生氣。

「你一定派一名步哨出去，聖提克就在這上面，作兩條壕溝的偵探哨。我得看一下，在安靜中也得把機關槍訓練一下。否則我們要牠有甚麼用？」

「今天的糧食怎麼辦？我們三天來沒有吃過較好的東西。」

「我已發了幾個。倘使我有，就告訴你們。」

外面又有一個溜彈炸開了。

「葉又來了！」聖提克罵道。

我到外面看。那是近着巡哨崗位，還有餘煙。

我怎麼對夏芝說呢？我要和他爭吵了。

我到別的休息壕去。夏芝和另外兩個機關槍班長在玩紙牌。

「你大概沒有告訴手提機關槍的士兵，他們該受你的教導！」

他又驕，又怕，從側面看我。

「我們應做的事，大家一定要一致，」我說，「手提機關槍在進攻時，你預備派在那裏？」

「就放在這上面。」他隨便地說，一手丟出一張紙牌來。

「什麼？五架機關槍一同放在不到六米達闊的地方！」我覺得臉也氣得發白了。

「嘿，如果你高興，你可以隨便放在別的地方去。」

我不曉得怎麼回答他的話，是不是簡直走過去把我所要幹的下命令呢？但是賴姆說什麼？

「你可以派一個管理指揮機關槍的兵士的人給我嗎？」

「可以——贏了。」他擲一張紙牌在棹子上。

「那一個？」我問他，我氣得抖起來了。

「那邊，一等兵約納斯濟。」

「我能命令他嗎？」

「你要怎樣，就怎樣好了。」

「當然，我這樣幹。」我對他罵道，一面出去一路心跳，他們在後面笑我。

我集合我的班長和用機關槍的部下，去找那個在進攻時他們應該佔據的地位。

「我們在這裏是全師陣地中最險要的地方，可惜重機關槍的隊伍，一點也不知道這些。」

「夏芝真是個混蛋，」霍兒登司坦說，「我已見過他從前如何被他的連長驅逐出來的。」

「我會經請他派一個人來教導我們的機關槍，不過我恐我們白等他，可是我們總要能夠運用那些機關槍才好，你們大家每人帶一枝手提機關槍到休息壕去，要那懂得用法的人把訣竅教導你們！」

「我很久就想學習了，」委凱爾特說，別人都點頭。

這時候溜彈已經在右面勃山上面亂響了，右邊的山壁全部都埋在烟霧中，我們後面的壕溝上已滿是

溜彈的煙，密集的火力都集向左邊上面的陡立的山坡，是我們昨天駐過的地方，只是那邊的溜彈煙色較爲深暗，也許是因爲泥土的緣故。

『我們一定小心，』我說，『假如法兵已到樹林中時，那末他們也可以到兩翼和後面的陣綫上去了。』

『中間的空地太大了，』委凱爾特說，他睜大眼睛向那邊眺望。

『假如哨兵察視得周到，我們可以不必憂慮的，』我說。

凱特納爾背了一牀被，彎身過來，被裏有玻璃的聲音。

『我們不應在這裏做很明顯的目標，』霍兒登司坦說，『法軍從勃山上定能看見我們的。』

凱特納爾把被蓋放下來說：『我像是做過印地安人的，當我到糧食庫去時，有一個巡哨在着。那時我想：寧可等候着那時已開戰了。我坐在一個炸過的地洞中。這時我聽見一個人對巡哨說，開戰時不會有人來偷東西的，他現在可以走了。我就偷偷的爬去偷了這件東西回來。』

裏面有汽水，乾餅，還有方塊的乾菜，菜已受潮。

我把食物分給大家。派伊司來爾到賴姆那裏去問廚房今夜來不來，或到那裏去。這裏前面，他們因爲有壕溝的緣故不能來。

那時，霍兒登司坦拿了一枝手提機關槍來放在桌上。

白侖特是受過重機關槍的訓練的，手摸來摸去，一點不懂，兩眼朝上翻着說：

『08的機關槍是自動機關槍，牠的構造——』

『等夏芝來，』霍兒登司坦說，『要他告訴我們怎樣開放的。』

白侖特莫名其妙的看着，想把蓋子拉開，可是做不到。

『走開！』凱特納爾說，把牠揭開，向裏面張望。大家各說各的理由。在槍的四周摸索，所有的螺絲都起過，槍管都取出來了。

「這樣是不能打的，」白命特說。

「爲什麼不能？」

「因爲外堂裏面沒有水，而且沒有洩熱管。」

「那末我們得把汽水灌進去。」凱特納爾的意思。

有人從梯子上面急步下來。

「爲什麼這兒沒有人注意！」賴姆叫道。「法軍伏在勃山上預備進攻了，夏芝在那裏！」

「華爾甫向右邊警戒，伊司來爾向左！」我叫道。

「留在這裏！」賴姆叫道。「爲什麼都要拿出來呢？只要重機關槍！」

他跑出去，我跟在後面。

「夏芝在甚麼地方？」

「這裏，少尉！」

他跑進去，我聽到下面吵罵。夏芝和他的人，還有第二架機關槍的人一同走來了。

「那邊！」賴姆罵道。「你不見嗎？左邊山坡上面，右面的山頂上！」

他們看過去。

「多少距離？」賴姆對夏芝罵道。他正在觀察。

「四百步！」他吃吃地說。

「九百米達！」賴姆罵道。「機關槍裝好嗎？」

「一號機關槍預備放！」

「你發令！」賴姆叫道。

「低目標橫掃！」賴姆叫道。

右面的機關槍格的出火了。賴姆照望遠鏡，左面的機關槍先找陣地。

「停止！」賴姆罵道，槍聲停了。「你們向那裏打，朋友！大家都沒有眼睛嗎？現在他們自然都逃走了！」

他用憤怒的目光看我：「你們同我來，上士！特務長夏芝沒用的人，大家不要在這裏！」

他默然跑出來，藏砲身的地道，到砲車和死馬前面站住了。我們嚴肅地立着。

「爲甚麼這裏沒有人巡哨？」他停了一下對我們看着。「爲什麼你，特務長夏芝，不替第二枝機關槍預備地方？你叫人測量距離沒有？我怎麼能知道距離呢？——你應該立刻測量距離！我明天要來查你的職務的，而且我還得告訴你們連上，你沒用處，你可以走了！」

夏芝轉身走了。賴姆對我看，我曉得也不會有好話。

「夏芝是一個狂妄的人！我從新兵隊裏已經知道了。但我不懂，你是不是要我另派一個排長呢？你得努力工作，使我滿意！我得向你說，我將來要查你的職務的。我現在以爲是不必要的！」

他氣沖沖地走了。

「慢！」他忽然說。「廚房清早來，取食物的人到我休息壕裏集中，再見！」

他走了，我想：你得來考查我，我覺得舒服！你來找我的缺點，使我不爽快。

我並不因爲偶然的事而難受，不，他的警告使我願意，因爲他是對的。我也早該測量一下距離。

找到班上去，宣布哨兵和取食物的命令，他們得盡量的多帶機關槍用水和留心那裏有洩氣管子。

那時敵人已經向這邊進攻了。那是重溜彈，過來得很快，大的刀形的彈屑到處紛飛，不過來得有規律，左面藏砲身的壕溝裏面的哨兵耳朵受了輕傷。

直到我向各班說完了話爲止，前後時間三小時，而且隨說隨時有新的資料。他們是否知道招呼發密集砲火，以阻止敵人前進的動作發光的手槍和特製的火藥够不够？

砲火已停。天也暗了。我這裏還沒有點名冊。

領食物的人走了。一個傳令兵從賴姆處過來說：「少尉叫問手提機關槍的用具不全，並且休息壕的目標要減小，夜間不能露火光。」拂曉四點六點一律醒着在休息壕裏面準備命令。」

我又到各班去發命令。又到哨兵那裏去，問他們所有重要各點是否完全曉得。

我那一班人對於使用機關槍發生了興趣。他們要仔細觀察機關槍內部的各種構造。我很奇怪他們的求知識的心理。

已經過了半夜。我覺得胃裏很空。今天又只有一塊乾餅和一方蔬菜和水煮一下。領食物的人在四小時前已去了。

我到外面去逛了二次，看了一眼地點和哨兵。

三點半時領食物的人帶了重擔回來了。一個人背了一具白鐵背包，裏面裝的是水。另一人背一重袋麵包。

「你們在那裏去了這許多時候？」

「起初我們走錯了路。」伊司來爾笑道，「後來又是廚房不在那裏，因為那邊向街上射擊的緣故。他們因在天黑以前不能走過高地，所以無論如何半夜以前是不能够到那裏的。從廚房停歇的地方到這裏又要一點半鐘。」特務長說：他和廚房每天向各排要一個人數的報告，因為他們在後方不知道那個受傷，他們簡直不知道我們有這樣厲害的傷亡。所以他們帶的麵包實在太多了。」

食物已冷。自己擺佈妥當後跑到別班去。他們是忘記了呢還是懶惰呢？我也得到夏芝那邊去呢？是，他或許不知道命令，我撞見他們個個睡熟的，把夏芝叫醒來告訴他。他表示不高興，坐在桌子邊。然而他不去喊醒別人。這與我無干，我一路想一路到哨兵那裏去。

天色漸明。山頂已露出來了，我們的砲隊從後面向前射擊了。砲彈噓噓地過去，落在那邊遠處。法軍的砲隊沒有聲音。

忽見在三十步前有一處高地。是否合架機關槍之用？我走過去，在好幾個炸彈落着的地洞裏倒身下去觀察。最適當的射擊地點，忽然後面有腳音來了。

『早安，俞！賴姆說兩手彎在背上。』我方從你的休息壕和哨兵處來。一概都整齊。然而夏芝被我大罵一場。這個人太不對了，他的人都叫他們醒來。』

我很奇怪，賴姆始終笑容滿面，雙臂老是貼在背上。這都不是他的習慣。

『你，』他說，『昨天的機會不對——』他放聲大笑，把一捲報紙交過來，『昨天是你的生日嗎？』起初我一句話也說不出。

他笑容滿面的把頭搖動着說。『猜一下——不，你猜不出來，因為東西太簡單了。我最近檢閱花名簿時，看見了這個，所以想起來——你看這是甚麼？』

我一張一張打開來。上面一盒紙煙，下面一本書：*Simplioius Simplisimus*

『你知道嗎？』

『不知道，我沒有聽到過。』

『這是對你的。你就是書裏的主人公。——不過現在該醒的時間過去了。我很疲倦。』

七

『俞！』有人叫我。

我醒來。從梯子上透進一些光到休息壕裏來。一個人向我走近。外面聲音雜亂得很。

『有事嗎？』

『我們已有三人受傷了。而且砲火還是對我們射過來。』

我連忙起身，爬上梯子。左邊委凱爾特的藏砲身的地洞裏面，克啦潑！克啦潑！大堆的白色的灰土和煙正

在上升。

『三個受傷者在甚麼地方？』

『前面只有一個。』

『在砲火常是這樣向那邊去時，委凱爾特得撤消那一崗，我們來替你們守望！』
傳令兵起初不願去。可是到了他走到溜彈的着落綫時，他就急忙奔跑，跑他前面呼呼地過去。

我坐在上面梯子的頂上，撤消崗位是對的嗎？對的。不過我必須報告賴姆。

我走下去，把華爾甫叫醒，派他去。以後我又坐在上面。我覺得疲乏而且有些東西咬我。當時頸上很癢。我把上衣脫去，在領上摸了一下。摸不到什麼。不過一個肥的小蟲子躲在領上。我把它捉下來丟了出去。假如捉不到時！又把襯衫脫去。領帶已經破了。在綫裏還有這東西。

外面有太陽。可是在梯子上覺得冷。重新把衣服穿好。劈拍的聲音不止，泥土被撞，飛散空中。
噓姆嘶！

我跳起來。差不多已睡熟了。現在大約他們向這裏打了！上面蔚藍的天空。兩架小飛機在那兒飛旋。遠處近法兵的地方有一只大飛機繞大圓圈，翅膀很大，沒有尾巴。

達克——達克——達克！機關槍的子彈在空中。兩只德國飛機斜飛着前後銜接着向小的那個飛過去。往來飛翔。一架向下飛，而且是被逼向下。白色的子母彈煙從法兵那邊吹過來，像是片片捲雲浮翔空中。

我忽然看到一架銀色飛機落下來了，落下很快。一隻翅膀落下來了，在空中翻舞，正像一片樹葉。第二只又落下來。機身一直跌落到地上，尾巴向上，後面煙霧騰起，機身失火，倒在那邊一處樹林裏面去了。

克拉姆嘶！

我的左面的袖子上被一塊石灰塊所擊。

委凱爾特跑過來向我的梯子過來。

『我們的休息壕被封了。』他叫道。

『另外的人在那裏！』

『我不知道我們的機關槍不中用了！』

又有一個人過來了。

『有人受傷嗎？』

『有的，史圖兒阿柯斯特，不過傷勢並不重的。』

『還有人呢？』

『他們來往不定。』

『叫他們來！』

他跑出去了。

人都來了。只有兩個人帶槍來。他們講話時，都有一點憤然。

『休息壕全部平了。』

『不對的，我是最後出來的。一個只有幾枝木柱倒了下來。』

『瞎說，我看見那全部覆蓋倒下來了的！』

我同他們做點甚麼事呢？我想。

華爾甫從賴姆那邊回來了。

『少尉謝謝你的報告。他從上面瞭望，看這裏的情形。從那邊看來，好像是沒有人能在這邊活着的了。』

我派伊司來爾去報告不利的軍情和飛機交戰的狀況。

我不能和那些狂妄的人合作；因為我一定考慮我應做的事。因為這樣，我跑到聖提克那邊去。到那邊的子彈較少。從這裏的梯上可以見到勃山那邊，山上也有很多砲彈，不過是德國砲兵開的砲，下午將近二點

鐘時，砲火稀了，我們一邊亦較沉靜了。

我回到休息壕來吃一點東西，躺下來睡一會兒。

委凱爾特的人，他們的武裝從那邊帶過來了，正在睡。

「倫！伊司來爾說，『少尉說，今晚要準備法兵來進攻。五點鐘起大家武裝待發。』

「好了！我說，又想入睡，但是我不要把陣地重行分配一下嗎？而且委凱爾特一定要領一枝新機關槍。但是他只有六個人了。」

我不安地起來，出去，勃山在白煙的籠罩中，使人看不清楚。兩邊的砲火都很猛烈。德國飛機飛得很低，從後面來飛過窪地去了。也有向賴姆那邊射擊的。

我到封閉了的休息壕那裏去，在那邊找到七只子彈箱子，裏面有機關槍子彈。我拿了兩只，叫人過去取其餘的。

噓——噓姆嘶

「那是一枚重砲彈呢！」霍兒登司坦說。

委凱爾特的人擡了子彈箱子靜靜的回來。

「現在他們也向這邊打了！」

噓——噓姆！

「狗屁！這能嚇慌我們！」

我們坐着等，已經五點鐘了。他們在射擊的時候是不會進攻的。

聖提克報告前面一名哨兵陣亡，他派了一個到有掩護的地方去了。

「他們大概要把我們在這裏也打光哩！」委凱爾特的班上有人說。

「別開口。」霍兒登司坦說。「老是噤哩咕囉有甚麼用？」

砲火依舊繼續。休息壕忽然震動起來。

過一點半鐘後靜了。我出去，在遠處還聽到砲聲隆隆。

賴姆的一個傳令兵過來。

「近黃昏時，你們得搬地方。少尉在上面等待你——那邊黑松林後。」

「向前這樣遠嗎？」

「他這樣說的。愈在前面，愈沒有砲火。」

八

天黑時我們開始發動，後面一直排是機關槍。走過被子彈打過的草地，沿樹林邊向上過去，愈走地勢愈傾斜了。忽然走入鐵絲網畔去了，在黑暗中簡直什麼也看不出。我想大約只有幾股鐵絲罷了。然而我總是走在鐵絲裏面，有的是綑緊了的，有的是鬆的。障礙物大約七米遠闊。我任那有機關槍而只能慢慢走着的人在後面，我自己和伊司來爾、華爾甫三個先跑。

「命！」左邊低聲叫道。那是賴姆。他站在一處砲位上。

「我今天從上面看到了你們這邊的砲火。」他低聲道。「我很憂心，我今天已經和上校討論過這裏的陣地了。這地帶是在第一個焦點，戰得最激烈，不過也許火力不到這邊來。可是法軍不能想到我們在這裏呢。」附近的那一師，已經去請他們把哨兵移上前去一段。你得留心，他們是否實行了。現在對於這樣的事，我實在沒有人敢信任了。」

那時我們的砲隊已經向前方射擊了，而砲彈亦在音樂的聲調中，從我們頭上向前面彎下去。落下的地點雖然離我們不遠，然而聲響很輕。

『這是甚麼砲彈？』我問道。

『嘿，你還不知道，那是綠十字溜彈，毒氣彈，我們的砲隊以後每晚用上這種砲彈來向法兵的前線戰壕射擊。』

我們分配休息壕，這裏有四道從前的砲隊休息壕，右邊的狹小而且造得不好，我自己住在最右邊的那一條中。

『不能全體來休息！』我對賴姆說。

『我也這樣想，其餘人可在露天休息。』

『你什麼意思？』

『你來當事的班長和一名輕機關槍的班長也回來！』

我帶了委凱爾特和白侖特同去。

『小聲！』賴姆低聲道。

我們走右面下去。這裏也有高及腰際的鐵絲網，我們一個一個前後銜接着小心走過去，下面是向右前方的低地，裏面陰慘得很，很矮的松樹中間地上有溜彈炸過的地洞。

『一班人和輕機關槍這裏來。』

『然而假如我們一掘壕溝，法軍即刻知道我們在那兒。』

『是的，你得佈置得使在飛機的照相上看來像是溜彈炸過地洞一樣。』

『少尉。』委凱爾特說，『我們對右方卻毫無掩護呢。』

我看右面的山坡，山坡峻峭，視線不能出二十步外。

『然而你一點也不懂嗎？』賴姆低聲說，『從侖所在的地方看不到這裏低處，因此你們在這裏作侖的右翼的掩護，而你又看不到右面一切，但侖在上面的視線可以向右邊一直到勃山爲止，他上面架的一架機

機關槍只是替你們作掩護的。這架機關槍可以從你們頭上橫掃過去。侖克奴兒的一排在左翼，他可以用他的機關槍掃命面前的草地。特萊潑胎的一排附兩架重機關在我那裏，預備那裏有危險時可以隨時前往。你們對我也得要有信仰才好！

我覺羞愧，因為我沒有見到這點。

一夜的大部分時間都費在按派步哨和架機關槍的事。隨後我和伊司來爾到附近那一師的陣地去。我覺到他們的哨兵比以前只有向前移了二十米達的距離。我們現在駐在他們前面大約有五至六百米達的地方。等我回到前面時，領食物的人已來了。伊司來爾說侖克奴兒的一排，有兩人受傷。隨後到我們整裝戒備的時候了。天色未明，我到山峽裏去找已有人住的炸彈着落過的地洞。

「留心！」忽然腳下有人的聲音。

我看到一頂圓鋼帽在樹枝叢中搖動。那是白侖特的聲音。我彎身下去，才看到不是樹枝叢，而是松葉蓋在一個洞上面，下面藏着機關槍。

「別人到那裏去了？」我問道。

「這裏下面——我們把下面築成方形洞，用從上面孤零獨處的砲壘中搬來的木頭做樁子。」我向前摸索，委凱爾特那邊洞口較大，不過沒有遮蓋。下面有一張帳幕，白日看去，那深暗的帳幕是地洞的影子。

那時天已發白。我向砲壘那邊上去，砲壘在山峽中好似一座山。

我們的休息壕有兩個出口處，一個對着勃山，我和伊司來爾和霍兒登司坦同坐在裏面。我最近愛他們這兩個人，尤其是活潑的伊司來爾。他在吃麵包，也切了一些給我。勃山上的藍色像從裏面發出來的。樹林仍然黑暗。

「山形不像駱駝嗎？」伊司來爾說。

「你說的大概是一峯駱駝。」霍兒登司坦的意思是說。『這山有兩個峯。』

「你看到過一峯的駱駝嗎？」伊司來爾過了一會兒問道。

「在漢堡見過的。」

「你各處都到過嗎？」

霍兒登司坦用手搖着，叫大家不要作聲。山鵲已經開始歌唱了。牠一定是在樺樹裏面，這些樺樹就在休息壕後面五步的松林前面。

伊司來爾拋了幾塊麵包屑在樹下。

山鵲唱歌。

霍兒登司坦丟一塊香腸過去。我看樺樹。樹頂已見微綠了。——可是崗位在白天換班時，也能叫人不能看見嗎？我到休息壕去。從那邊起有一條到別的空路，第二條出口路就從那邊向後去，我從那裏走出洞去。在這裏對勒山那邊是有掩護的。藏砲身的地洞狹而緊，崗兵只是伸頭在外，能夠看到右面和前面被樹林所障蔽了的草地。可是那頂圓鋼帽的色澤很分明。把它用白粉來搽一下不是更好嗎？可是我們後面是黑暗的樹林呢！如果拿樹林來講，那末他是對的。我拿了一枝打下來的樺樹枝，把它盤在鋼帽上面。哨兵笑我，然而那觸目的圓形卻因此而得到掩護了。

前面地洞裏的機關槍崗位站得太高。我把牠放低些，再用樹枝把機關槍遮掩起來，並沒有去問夏芝。丟在樺樹上的麵包已不見了。

大家入睡。我心中有些小小的思念，不過很沉靜，倘使法兵已經向我們進攻過了，那末我們大概早已換班了。

到我被喚醒爲止，睡不到一小時，『少校和少尉都在外面。』
少校要看新障地，決定夜裏要派偵探哨出去。他們留在這裏不久。
蟲子又來騷擾我了，我捉了蟲子，又睡下去。將近十點時伊司來爾叫醒我：『下面山峽裏面好像有一個
人受了傷。』

我從右邊出口處過去，聽到有人低聲叫喚。可是叫我怎麼辦呢？白天不許下去的。
勃山上和我們後面大壕溝邊上，又起了溜彈的濃煙了。

我到前面哨兵那裏去，告訴他，要他注意觀察勃山的左山坡，倘使看到有動靜時，立刻報告。
『我可以要求一個望遠鏡嗎？』他問道。

『我去替你要一架來。』

我從陡立的山坡上向左邊過去。

嘶——克來姆！緊靠頭上飛過去，落在低地去了。這裏的樹林還保持本來面目。

右邊一個廁所，頂蓋已被毀壞。我過去蹲下來。除了信紙以外沒有紙了，四周看了一下有沒有適用的東西。
看到一只赤腳露在土堆外面，顏色是黃的。

嘶——拍爾爾！噓爾——克來！

我向前奔，樹林漸稀。這裏峭壁上面有許多洞，洞的裏外有被鋪，背包，毒氣罩等物。左面一個土堆旁邊有一頂鋼帽子。哨兵很驚疑的對我看着。

『少尉在那裏？』

『這裏！』

我在他旁邊跳進一條小路去，下面是梯子。
噓姆姆嘶！

下面暗中有人低聲說：

「輕些，少尉睡熟了！」

我漸漸習慣於微暗中了。

「等少尉醒來時，你對他說，我們想要求一架望遠鏡，山峽裏有一個人已受了傷。」

外面劈拍的聲音時時傳來，我坐下等砲火稍稀然而不安定。沒有告訴別人我到那裏去。從哨兵那裏出口處跑出去，沿坡過去。這裏沉靜些。慢步向前去。有一個地方有幾道鐵絲網張着。小心地跨過，看見地上——只

手。小而深黑的蟲子在上面運動。我俯身下去；或者我認識這隻手，不認識牠。

在我的休息壕前面遇到夏芝那邊的一個班長，他好像是在等候我。

「你能把這邊的情形告訴我們嗎？夏芝是一句也不講的。我們在這裏應該受那一個的指揮！」

「依理而論，應該受我的指揮！」

「你，什麼都肯向我們說！夏芝對於機關槍一點也不知道。他新近從兵站來的，我們的連長像是不知

他是個怎樣的人。」

「我很願意把各種東西都教你們，不過你們要到我這邊來學。我不能在夏芝面前教你們，因為他的資

格比我老。」

我又上牀睡覺。可是一會兒那兩個機關槍班長就來了。我又起來。倘使法兵立刻進攻，那我們就得替換

了！這樣總不耐久的。

我們的砲聲在黃昏中已經開始猛射了。我和偵探哨在前面草地上面前進。月光在天。溜彈炸過的地洞

黑影幢幢。有一個人戴了鋼帽子躺在一個地洞中，槍枝向前作預備放的姿勢。

「已經派偵探哨過去了嗎？」我低聲道。

「沒有。」

我們走近去時，那個人已死了。再過去一段，有兩個人在地洞裏，靠在壁上，也死了。

我把偵探哨放進地洞裏，自己向山峽裏走去。

白侖特站在他的洞邊，抖戰着。

『你怎樣？』

『我不知道。幾天來都是這樣的。』

『前面洞裏有兩個，完了。』

我到委凱爾特那裏。他坐在他的洞口上，用驚疑的眼光對我注視。

『不會就有人來換班嗎？我在這裏坐了一天，不能入睡。』

『你白天要看書嗎？』

『不，我有讚美詩，別的不能看。』

我一點不能講。他已完全變樣了！他的眼珠在臉上顯出白色來。

『我們務必偵探哨。』我說。

他走出洞來，召集兩個人。我們小心地在山峽中前進。山峽地勢漸高而稍向右彎。右有一所黑暗的樹林。我把哨兵放在兩個緊靠着的地洞裏，和伊司來爾、委凱爾特再向前去看前面有什麼。

許多屍體躺滿地面。

山峽更黑了。

這裏死屍更多。

左面有三間木屋。我叫伊司來爾進去，自己遠望前面與在我們面前不多幾步的樹林。到處臭氣冲天。
『裏面許多屍體。』伊司來爾低聲道。

「你們有勇氣再同我向前進嗎？」

「好有的，」伊司來爾低聲道。

我們慢慢走去，槍枝是準備好了的。前面有光亮，左面地面升向山巔。山後也許有危險。我對委凱爾特看時，見他只有一枝發光手槍。

「回去！」我低聲說。

我們兩個小心地從樹林左邊向亮光處過去。月光下面一片草地，地上有幾個白的地洞。

「那邊！」伊司來爾一面低聲說，一面小心的用手指示。

我見到兩道白線，大約在前面四百米達的地方，這兩道白線彎向我們。那一定是法兵的戰壕。

「倘使他們這樣斜向我們時，」我說，「那末這裏左上方不會有法兵的。我們現在向左取彎路回去。」我們走左面樹林裏面上去。那裏有一叢的樹枝堆。

我們到鐵絲網中來了。

「慢些，那個在這裏！」上面有叫聲。

「步哨侖！」我叫道，覺得可怕，辨不出聲音。然而非常慢的前進。

「那個！」上面叫道。

「侖！」我叫道，「是第三連的！」

「他不要丟手溜彈到我們頭上來！」伊司來爾低聲說。

那個在前面這樣遠，我想，那一定是德國人。我把樹枝撥開，一處陡立的泥堆，上面站着一人，手溜彈拿在手裏面。

「叫他們近前來！」另外一種聲音低聲道。

「特務長特萊潑胎！」我高聲道。

第二個人走上邊上來了。

「啊，你上來就是了！」

在上面遇到差不多十二人。特萊潑胎和我握手說：「幾乎闖禍了！你在這裏下邊嗎？」

「不，照這方向過去。——但是特務長怎麼到這裏來呢？」

「我現在每晚在這裏前線休息，壕裏駐紮，以便進攻法軍。因為這裏有他們偶一過來的痕跡。」

我四周看了一下。又是一處從前的砲位。砲還在這裏，高而長的砲身。

我們回來，從樹林中出來，就走入一個向下傾斜的草地。月已經離地不遠，把地上炸彈炸成的大地洞的裏面，映得依然是黑黝黝的。這裏又是一具屍體，臭氣沖天。然而地面覺得生硬的奇怪。我們的偵探哨一定在這裏。我們慢步前進，察看每個地洞。

「這邊我們的一個哨兵躺着。」我輕聲道。

我們向他躺在裏面的地洞走去。

「特萊潑胎的一排，在我們前面樹林裏。」我向巡哨說。

他不回答，我俯身下去，他死了。

我們找右面較遠處的巡哨。

我走進休息壕去把所見的一切，畫成一個簡圖。右面委凱爾特所在的石谷我稱作葬屍的石谷，再前面的矮屋叫做藏屍的矮屋。這時候我想到了委凱爾特的人，倘使他們在那藏屍身的石谷裏時，也許要把牠認為預兆的，我把這個字改掉了，因我們的山鵲而改名為山鵲的石谷。

委凱爾特過來了。

「我遇到了一件事，當我只帶了發光手槍回來，到屍首旁邊時，忽然看到一個人起身來。我站住了。他小心地向樹林那邊掩走，到法軍那邊不見了。」

『他有兵器嗎？』

『好像是沒有。』

『你爲什麼不發一顆光彈照他一下呢？』

『我是想到的，不過我以爲他不是一個人來的。』

一〇

天色微明時下細雨了。我們把麵包屑拋給山鶯，喜鶯也來了。我很苦悶。我的可憐的人在山洞裏，上面都沒有遮蓋而且天氣又很冷。

白日裏我們這裏安靜。只有勃山方面仍舊激戰，勃山一天一天光了。山坡上一點點綠色到底也要留不住的。

我安靜地睡了幾小時。

第二天天亮時又下雨。隨後出了太陽，但是有法國的裝砲飛機。牠瞄準了我們從前駐防過的那所窪地裏的砲壘作密集的射擊，同樣的向我們後面的窪地，大的白色的壕溝，直至後面勃山爲止。

一個傳令兵過來了！

『少尉問這裏怎樣？本團陣線的左翼砲火劇烈。十連有二個官長受傷。』

『這裏平靜得很。』

蝨子咬我。我想清醒，拿了 *Simplificus Simplificatus* 來，只能讀書，不能了解牠的意義。我記念下面石谷裏的人們，在一個洞裏只有兩個人了，他們必須替換站崗，在取食物時，勢必只有一人在那裏。而他們沒有叫過一回苦。

書本子只有使我苦痛。我把牠合上，睡在木棍上面，不願熟睡。

他們向俞克奴兒一排陣地進攻，不過被打退了。少尉和特萊潑胎的一排過來了。
我跳起身來。

『準備完畢，據守陣地！』

我握槍和氣罩匆匆出外。

勃山已成沙塵的堆了。

『準備完畢，據守陣地！』我向休息壕裏叫進去。

我奔到機關槍那邊。

左面樹林裏有紅色光彈起來。前面甚麼都看不見。

我們的砲隊在高地後面向前猛烈射擊。

我們走進休息壕去。

大家胡亂的談天。

又來一名傳令兵：『少尉說，法軍已經衝進過左翼壕溝來，不過又被打退了。附近一師方面毫無消息。一到天黑，立刻須派人過去聯絡！』

黃昏時分，我和伊司來爾兩個人上路。雖然微霧漫漫，但天色清明。我要打聽那從附近步哨那邊向前引進的壕溝和我們的哨位的平行直線。我們走過石谷，又走過平地上樺樹林。

『從這邊起小心！』我低聲向伊司來爾說。『倘使今天法兵在進攻時在壕溝裏不儘量前進時，那真是使我駭異了！』

我們一步一步偷偷步上前去，視線向前。

壕溝只到樺樹前面二十步為止。毫無聲息。

我們到溝上面，向裏探望。

溝壁上面靠的有槍枝，德國槍，二十枝上下。近處有哨兵嗎？爲什麼他們把槍放進這裏來呢？

我把伊司來爾稍向邊上推了一下。

『我覺得可疑。——我不能說爲甚麼。——你沿樺樹走。我沿溝走。』

『我同你一路走。』他輕聲道。

我覺得靠不住。

『不能。』我這樣說，『你在這裏幫不了我。走那邊去！』

他依了我。

我沿溝輕輕的走去，像是生了恐懼。

想聽後面的白溝霧太重了。那一定是在我們手中的，不然賴姆已得消息來告訴我了。

樺樹道完了。伊司來爾到我這邊來了。他有着不安的神情。

我們走向一定有哨兵的地方。那邊沒有人。只有一只背包躺在溝裏面，另外還有幾枚手榴彈。

『我們先到本團的前面的哨兵那裏去。』

哨兵說附近的一師人，前後都是在壕溝裏面的。這裏過去不到五十米達，我們可以遇到第二個排長的。

我們在溝裏前進。

我遇到一個副特務長帶了兩個人，

『是聯絡哨！』我報道。『特務長知道現在左前方的步哨在那裏！』

他將信將疑地看我，『你是那裏來的？』

『走從前崗位所站的地方來的。』

「崗兵不見了嗎？」他失色的問道。

「不，我們只看見槍枝。」

「你有時間指給我看看一下嗎？」

「當然，特務長！」

他直衝的在前面走。我們到背包和手榴彈所在地。他失望地向四周看了一下。

「槍在那裏？」

「還在前面，特務長。」

我和他一同前去。他到槍枝那邊站住了，忽然向他的人說：「你們大家儘量拿去！我隨後來！」

他們把槍枝拿去後，他呆呆地看了一下。

「你現在到那裏去？」他問道。

「那邊去。」我指着左前方。

「到那邊做甚麼？」

「我的一排人在那邊。」

「嘿，你是排長嗎？——那末可以公開地講。——那個人可靠嗎？」他將信將疑地對伊司來爾看。

「十分可靠，特務長。」我不懂他的意思。

他走出壕溝，同我們走了一段。

「你原諒我對你的懷疑，我是東普魯士人。然而我的人大部是亞爾薩斯人。你知道槍枝的意思嗎？狗賊都跑掉了！」他吐了一口口涎說。「不這種情形的人是不懂的，倘使有人不能相信他自己的時候！那兩個人，我叫他們送槍枝的人，也是裏面的份子！——我最好也跑！——然而不是到法軍那裏去，到你那邊去！——倘使我現在到連長那裏去時，我必得向他說：我的一排人走了！——那裏去了？嘿，氣死人！」又吐一口口涎，然而

沒有吐了。『上帝保佑德意志！』他轉身回去，快步的走回去了。

從夜色起來時起，我們的砲火很密。風從前面過來。我們這次走後面進石谷。氣味越濃。

『這一定是我們自己的毒氣！』伊司來爾想。

我遇到委凱爾特一班人都戴了氣罩，像猴子一樣。

上面砲壘裏面氣味不大。

賴姆已經在等我了。他對我的對於跑掉的人的報告有些不安。

『我也有一件不快活的事報告給你，清早在這裏前面換班。』

『爲什麼不快活？』

『嘿，第一在彈洞裏面換班，當然是一件不快活的事。你想吧，大家走出來，只在黑暗裏聽到幾聲人聲，而且擠在一個洞裏面，我呢——看不見他們，聽不到他們。這些一點關係也沒有，第二呢，倘使我們在算得到的日子裏要被人接替時，一定可等到新兵來，我們自己才退爲止。現在懂了嗎？』

我對於這件事我一個人都告訴，本連各個班長那裏都不講。

我們的砲兵停止射擊了。可是毒氣的氣味依然濃厚。

特萊滾胎排上派人來，半小時以前，一個法兵的步哨曾經向砲壘方面擲過手榴彈的。

領食物的人來了，沒有華爾甫，他在路上受了輕傷。

『那個當第二名傳令兵呢？』伊司來爾問道。

『讓我想一想。』

我想從補充的人中間抽一個去充當。

天漸亮。

一個傳令兵過來了：『你得到少尉那裏去一趟。』

在路上，他告訴我說：『補充的人已經到了。不過是一批壞蛋！三分之一在半路上跑了！其餘的……』
我在他自己的休息壕前面遇到賴姆，他和一位年事較長的副特務長在一塊兒，這位特務長的口唇是下垂的，另外還有二十人上下。

『補充隊現在方到，』他不高興的說，『現在我不能再派人到前面洞裏去了。這邊的人我不能容留在這休息壕裏去了。你那邊有多少位置？』

現在那副特務長來接替我的一排了，我這樣想。這個人大概是一點都不懂的。一看就可以明白。

『你一定到我那裏來歇宿。』我沒有力量再問新排的編制了。
賴姆提起精神道：『你依舊帶你的那排人。副特務長賽特可冷分任你那裏給養和宿處的任務。我看來等他熟悉這邊的情形後，再另給任務吧，或者派他充壕溝的特務長。』

我看賴姆覺得自己是渺小的。

『可以就在這裏分配嗎？』我笑道。『我那邊不容易做到。』

『隨你的意思辦吧，』賴姆微笑道。他大概明白我的心事。

『這裏有人練過重機關槍或輕機關槍嗎？』

三人走出隊來。

『還有人擔任過特別任務嗎？』

一個人走出來，是一個矮闊的奇怪，發出緩慢的哭聲道：『一等兵鳳克，我在連長那邊當過兩年傳令兵。』說後他的髒臉對我看著，鼻涕一滴掛在鼻尖上面。他用手去一壓把鼻涕去掉了。我不願笑，可是忍不住要笑。四圍人都都笑起來了。他笑得更高興。他以為我們的笑是對他的一種友誼。我想：他至少四十歲了，大概一定是努力，所以能在連長那裏住這樣久。

『你在我這裏當傳令兵。』

下午我和伊司來爾、霍兒登司坦三人坐在向勃山去的出口處。只有遠方一帶還聽到砲聲，這大概是這次進攻的最後一戰了。

我們把山鵲的食物拋過去，已經乾的像灰土了。嫩的樺樹葉的顏色灰暗。一大堆雲像灰色的陽傘一樣，勃山上面隨風吹來，滴粒的東西從雲中落下。

霍兒登司坦鼻上面有幾條綉紋，靜看一切。伊司來爾皺額成紋：

「新兵滿意你，侖。」

「他們還沒有知道我。」

「當然認識，因為你把父親鳳克派做傳令兵。」

有人從梯子上來。

「日安，侖。」賴姆坐到一起來。他面色慘白，然而精神振奮。

「你必須把勃山上面的情形詳細告訴我。因為我已經報告過法兵在山上面。報告到了師部，但師部說我的報告不正確，他們說法兵已佔據山的全部。」

「那不對！你看到兩個山頭中間的溝嗎？——那不過是一道平坦的缺口。這是法兵最前線壕溝。」

「對的，我也是以為是這樣的。」

「他們怎麼說法兵佔據了全山呢？那簡直是謊話。我們的砲隊也老是向左邊的山頭發砲。」

賴姆深思地看過去。

「你大概沒有想到報告的結果從那裏來的。後面的高級幹部還是不知道前面情形怎樣的。」

「他們沒有派偵探到前面來嗎？」

「我們那邊的人你已看到沒有！——這對他們有甚麼用處呢！你想一下，有人到這裏來了。對這個人而論，這裏盡是樹林山坡，倘使我們不願意告訴他時，那末我們或許要說：那邊危險，或者說：那邊白天不能過去。」

「前方情形怎樣，然而各部隊一定要有正確的報告！」

「他們沒有報告。」

「我真不懂他們的意思。」

「你想罷，那邊上面的隊伍曾經報告說是他們只佔一個山頭，後面立刻就發命令說第二個也要佔領。可是那是神經病，因為那邊沒有人能夠守得住。法軍的砲隊可以瞄準了壕溝發砲，活像打在肉盤子裏一樣。」

「這個我以為不對！」

「這個你是強不過來的。過去的事實是這樣的呵！」

「一九一四年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這樣的，那時候前線和後方還沒有什麼衝突。」

「但是鬧意見的事是那個的責任呢？」

「兩邊都應該負責的。後方在持久戰開始後，就不了解前方的部隊，前方的部隊自以為他們什麼都知道，不願意服從命令，因為命令不過是叫他們去犧牲的。」

他管自去了。

這一天和第二天，我覺什麼非常悽慘，他所講的我不願意看到，有這樣的事實我怕說破，那是崩潰的預兆哪！

槍砲聲漸稀。不過我在下面石谷裏面又受了損失。那邊的輕機關槍的外殼爆炸了一下，因此水從這邊流出來了。一定要送到下面去修理。委凱爾特瘦了，而且有肺病的面色。白侖特老是發抖，而且眼睛也大了，然而一句話也不說。我很愛那年輕人。

一天夜裏，賴姆過來很慌忙的問道：「白侖特在那兒？」

「下邊石谷裏面。」

「領我去！」

月光明潔，我走前面。他找白侖特什麼事，倘使他於他不利時，我怎麼對賴姆說呢？賴姆的神氣有些狂暴。『這裏！』我說。

只看見樹枝堆裏面有一個鋼帽子。

「你是白侖特嗎？」

「不是，少尉——愛米爾，上前來！少尉有話對你說。」

下面有些騷擾。一個光頭從樹枝裏面露出來了，急忙地打領帶。

「總司令官因皇帝的威風，獎你一個鐵十字勳章。這是你的努力的報酬。」

賴姆伸手下去。白侖特虛心地伸手起來和賴姆握手，不過立刻又放掉了。

「你把十字拿去。」賴姆笑道。白侖特伸手接了過去。

洞裏面的其他的人都熱烈地賀他。

「靜點！靜點！」賴姆笑道。「你們在引動那邊的法軍呀！」

賴姆將我拉到身邊：「現在到第二個洞中去。當我首先說話時，正是他結領帶的，我想我又做了笨事了。」

「你把十字給他們送到洞口的事他們是不會忘記了的！」

早晨有霧，我沿坡走。

在我的袍壘裏面我看到聖提克坐在他的梯子上面等着。

「你！我一面說一面坐到最上面一級去。」你今晚必須——」

克啦姆！

耳畔轟隆一聲。木片亂飛。溜彈就緊靠我頭上轟隆一聲。聖提克爬下梯子去，我跟在後面滑下去。他從下面向上看我。

「你今晚必須——」

「你聽，」聖提克打斷我的話頭，「你原來知道你自已打不傷的諱名嗎？現在我也相信是這樣。真的沒有打到嗎？」

「不，沒有，」我看看下面。「我的槍柄炸了一塊。」

聖提克搖頭道：「這是奇事呀！真是奇事呀！」

「現在該給我講下去了！你今晚上和委凱爾特和他的機關槍調班。你比他的好些，因為現在天氣暖，而且地洞又造好了。」

「你不必說明，我歡喜幹的。」

我在自己的休息壕裏面躺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休息壕裏溜彈呼聲，像在貝殼裏面。我打呵欠，而呼呼的聲音更多。我睡下來想睡熟。蝨子又來玩弄我，我覺得現在比從前更厲害了。而且我的精力也完了，三禮拜來在前方，夜裏到處亂跑，早上每小時有人擾亂。

我醒着睡。將近午時起來吃東西，可是不餓。

「你的槍怎樣了？」伊司來爾問道。

「嘿，不能用了！我們得尋一枝新槍。外面有亂放在那裏的。」

「但是怎麼會這樣的呢？」

「嘿，不用管牠！」

我躺在位置上。

鳳克燃了一枝煙。他在嚼那口中的一段，說道：

「那時候我的連長常說：人總勿可作無謂的冒險，即使遇到了，那末他就在那種時候，隨意開槍。那真是一個精細的人。他真是會和我們周旋！我是一名木匠，而他是一個富家公子——不是貴族——但是一個有身份的人——」

他的話，我都聽到，我覺得討厭，不過我仍是愛他的坦白真摯。後來我半睡熟了。

上面叫道：「法兵在勃山上準備好了！」

我跳起來，胸前隱隱作痛。

「一概預備好，留在下面！伊司來爾到少尉那邊去報告！」

我把毒氣罩掛好，匆匆向勃山的石階上去。呼吸時覺胸頭疼痛。

勃山上面除了蒸氣外，看不到甚麼。日光突過蒸氣，照在空中。

嘶——克啦姆！——嘶——克啦姆！從頭上飛到低地上去。那邊槍聲密接。機關槍也加入了，格格格的響着。

我覺到他們像是向這邊打過來。在德軍一邊的山坡上面不絕地升起溜彈煙來。

機關槍聲拍拍，其他都聽不見。

我一定是在接到警告時受驚那一下把胸部折了一下。

有人跑過來。伊司來爾把連部命令簿交給我。

「進來！」我罵道。「現在拿了命令簿亂跑做甚麼！」

「嘿，這點子彈！」他笑道。

啦姆姆！啦姆姆！到石谷中去了。

兩個人跑過來。賴姆和他的傳令兵走進我們的梯子了。

『這邊有什麼事嗎？』他對我耳朵邊講道。

『我這邊沒有甚麼！』我向他說道。

機關槍聲漸稀了。重砲彈從我們頭上射過，向後面的白溝和那邊高處去了。我們的砲聲隆隆。

隨後也稀了。四野寂靜。

傍晚時聖提克來了！『別班的人今天能不能替我們取食物，好使我們能够一次把石谷裏的人統統換下來！』

我決定霍兒登、司坦多派幾個人到後面去，而且令伊司來爾和鳳克兩個人也去。

一到天黑我立刻出去到石谷中去。委凱爾特盛氣地過來。

『我又少了三人，其中二人死了！我不能再把所有的地洞佔據着了！』

『聖提克來換你，這裏已經有第一批人來了！』

有人從石谷的那邊的坡上下來，是那個我走過去。是一個少尉。

我報告。他招呼得很恭敬。

『我是在你右翼和你聯絡的那一連連長。我們昨天才到陣上。你們連上曾經報告說我們遠在後邊。所以我們立在你們近處前面掘壕駐紮。我希望大家照應，並且，倘使你們能把最好的辦法指示我們，尤為感謝。因為我們不明白這裏的形勢。』

我們向那邊的山坡上去。那些人躺在上面，好像是在操場上一樣。大家散開了，擎槍做預備放的姿勢。天呀！我想，他們大概是沒有上過戰場的。

我告訴他，我們應該怎樣安排地洞，不要照直線，然而須屈折不齊。

『我不能這樣做。』他說。『我的營長特別有規定給我，叫我怎樣做的。』

我覺得這也是件喜事，因在這一團裏面大概有了一名有力的團長了。我或許可以少些顧慮了。賴姆慢步過來，向少尉行禮說：『附近駐紮着的一師和我們聯絡，這是第一次！』

『這怎麼可能呢？』少尉問道。

『事實是這樣。』

『你對我們不必有所埋怨。』

我們回去。

『我有事要告訴你，』賴姆正色向我說。

我又有什麼疏忽的地方了。我想。

他立停了，天色已暗。

『你因抗敵的特殊功績，已升特務長了。——我替你把刀錘和扣子帶來了，——那扣子仍舊是上等兵的扣子。』

我想謝他，——不過這種行為不會是沒有意義嗎？我在這裏的地位原是全師最着重的地方！

『你不高興嗎？』

『當然高興，然而——你是騙我的。』

他笑起來了，想說什麼。但是更笑得厲害了，他只把刀錘遞給我，走前面去了。

我們在我休息壕裏面遇到霍兒登司坦。

『在這裏，你們要賀命升了特務長了！那是他因功而得的嗎？』

『當然，少尉，這是他因功而得的，』他直起嗓子說。

這是對我的責難，不過他不妬忌是一種可喜的，因為我覺得霍兒登司坦比我更有功勞。

鳳克帶了行軍鍋過來道：『受了損失了，一排上傷亡了四個人。伊司來爾立刻來了，他會詳細報告的。』伊司來爾受刺激似的下來，把水包和袋放下來。他的上衣下沿和袋上有血痕。

『這些人並沒有一點友誼——當我站在廚房那邊時，幾顆溜彈向第四連的人叢中下去，恰巧落在中間。又有溜彈過來，一顆恰巧落在鍋子裏，讓熱的食物濺滿了傷人身上。他們狂喊，那一羣混蛋不去救他們，大家四散奔逃！我叫他們，要他們來幫助我，但是沒有一個人來的！』

『對了。』鳳克說。『伊司來爾是最能留心受傷者的人。』
『一個人的兩條腿炸去了，再加以滿身滿頭的熱湯。我本想把他裝上車去，但我不知道扶他那兒好，因為他到處都覺得痛。』

大家亂說一陣。鳳克老是說：『是的，伊司來爾是頂頂懂得友誼的人。』
我們吃過東西以後，別人說話都已安靜了。只有伊司來爾說不出的餘怒未盡和不安。

『倘使我有什麼長短——一定沒有人來幫我。』他說。
『我幫你。』鳳克說。

『你幫不了我！那是我最後的一夜了！沒有人來幫我的了！』
『你還得活很久。』鳳克說。『親愛的上帝不會忘掉好人的。』

『嘿，我知道那是我的最後的一晚上——我還不願死！』
如果他們現在仍舊不注意到我已是特務長了呢！我不知道爲甚麼我的意思這樣不行！我拉了霍兒登的袖頭向梯子那裏去。

外面已經亮了。喜鵲在樺樹裏面唱歌，山鵲在離喜鵲不遠的地方和着。霍兒登司坦丟麵包屑出去。

『不要告訴他們，說我已升了特務長！』

『爲什麼不告訴呢？』

『請你不告訴他們，我有這樣的決定。』

過一回他說：『取食物時的事一定是壞透了！伊司來爾是不這麼驚惶的，而他竟完全失了常態。』

我向勒山方面看過過去，山是死沉沉的，山色很美。

『那邊有花，』霍兒登司坦說。『香氣多麼濃烈。』

赤露的白石輪在我們前面，樺樹已被摧殘無餘。

只有鳳克坐在這裏，吸煙沉思。

『營部的命令！大家堅守陣地！法軍準備進攻了！』上面有人叫道。

大家搶了毒氣罩，槍枝，鋼帽子，匆匆出去。

一瞬間所有砲位都已佔領了，機關槍也準備好了。

太陽來了，四面沉寂。只有遠方有轟隆的聲音。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見到任何動作。我派鳳克到賴姆處去報告，我們已都守好了，但是各方很沉靜，也沒有進攻的狀態。那時，我叫大家跪下，不使勒山上面看到許多人而我們受砲火。

四野沉靜，鳳克奔過來，兩只矮腿拚命走來道：『伊司來爾死了！』

『在那裏，已經開過槍了嗎？』

『他臥倒在斜坡上的樹林裏。』

『少尉怎麼說？』

『我們得再到休息壕裏去。』

我叫我的部下撤退，沿斜坡跑過去。我從遠方看到伊司來爾隊在那裏，四肢向天，在一株樹下。我跪下去。連部命令簿還在他手上，那是他想從賴姆那裏帶回來的。我並未對他說這個。額前有一些血迹，上衣上面稍稍射着了一點腦漿。

我取了命令簿帶到賴姆那邊。

『這一次的緊急準備真是莫名其妙！』他罵道。『我已經給營部做了一個嚴正的報告去了；有沒有被人攻擊的事，我們在前方總比他們在後面知道得確實些。——到天曉時，我們將由六連來接換了。廚房將要到駐紮地的半路上遇到的。』

我回來又走伊司來爾那邊走過到休息壕去。鳳克在嚼煙片，而且在哀悼伊司來爾。『那個人在我所見過的人中，是最好的一個人。而且他早就知道他好像要死的好人都是這樣的。』

霍兒登司坦俯坐着，手指指在地上，然而他所指的地方一點東西也沒有。我倒在自己牀上不禁痛哭起來。

一四

傍晚時我們把伊司來爾葬在斜坡上，他陣亡的地方；因為這個地方很好。我們想在上面替他立一架十字碑，上面寫明他的姓名和死期。

拂曉時六連來了。

我把我的人立刻調走，好使他們在天明以前可以離開險地，自己和鳳克留着。替我的是一個有力的特務長。我告訴他要切實留意，才能使砲火不到這裏來。

『嘿，什麼！』他叫道。『我們不怕。』

等我走時，天已微明，沿斜坡走，到一道穿過樹林到草地前面為止的壕溝。草色黃綠，草地綠而不自，是很

奇怪的。

夜來多露。我們到一個殘破的地方。大家非常口渴，跑進一個破壞了的院子去，院牆內面是淺紅粉刷了的，井畔丁香盛開。太陽光已經越過地平線而照耀起來了。池中澄水蕩漾。據我想來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情形。隨後繼續前進，鳳克述到他的孩子。我都聽到，但是只是他的語音，我異常輕快。

過了一下，我們遇到連上的人坐在街沿上。人數真少！他們骯髒而未修面，不過都很活潑。街旁有死馬與壞車，再過去一段有建築物。

我們的廚房停在高地後面，大家領食物，倒臥地上吃東西和曬太陽。

賴姆說這大概是昨天的午飯，今天傍晚時大概還要發一次食物。

他們快活得亂叫亂跳。

我們走過一處大樹林，過了幾小時後大家疲倦地到了留宿地。

在松樹中有白色草和野薔薇，大家張了帳幕，直睡到下午才醒。第二次午飯隨後就完了。又有圓部軍樂隊在不遠處奏演，大家奔過去。不過到太陽下去時，我們又臥在帳中，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空氣清新，大家取水修面。賴姆一早騎馬去了，帶了一枝櫻花騎馬回來，把櫻花給我。

『我拿來怎麼辦？』我問道。

『我看到了這一枝的樹本的全身。』他笑道。

我不懂他的意思，真有些辜負他的豪興，委爾爾特也新鮮了。我拿了毯子到遠處的山坡上面，把衣服脫光，躺在太陽裏，我不願使人看見。

一五

第二天又前進。我到我的砲壘裏時，大吃一驚，多麼荒涼可怕。我們可以稱作草地的，只是炸彈炸過的地

洞和幾叢草罷了，而且炸彈的氣味很濃。

第一天安全的過去了。

可是我現在想到了我們以前被攻的情形了。委凱爾特昨天很新鮮，今天又灰色而頹唐了。晚上有兩個人忽然發熱，而且須當時送回去。

夜裏我到處奔走。我的人大家不注意，休息三天，大家像弄得茫然無知了，而他們又知道有比在地洞裏站崗不同的生活。

中午時飢火惱人，然而我沒有東西吃了，在外東奔西跑，因為不知道此刻應作甚麼。月上來了，後面山窪裏浮霧迷迷，勃山和光地很神祕突立暗中。景物分外清明，我到伊司來爾的墓旁，墓頭木十字牌矗立。晨寒侵我，致我毛髮聳然。

食物來後，反使我無心下嚥。很乏味的用了一匙。還要人守兩小時呀！

我燃了一枝捲煙。本不會吸煙。——大概我的胃弱。我們拿到了酒了。我倒了些在我的行軍杯內，飲了。直沖胃部，急忙向外跑，好像要吐。

『今天山鵲不來。』霍兒登司坦說。『祇來了喜鵲。』

最後我上牀睡了。但是睡得不好，我一切都聽到，合在別種愁悶的想像中咒詛。

下午，人聲叫下來道：『法軍在勃山上面進攻了！』

我跳起來，看到法軍的山坡有人爬起，又走低窪處不見了，——在那邊是分不清壕溝和地洞了。——德國人的山坡上像樹叢一樣長起溜彈煙來了，紅色的光彈在空中炸開。我們的砲開始怒吼了，一直後邊沉鬱的砲聲。德軍的砲火非常猛烈。山頂一瞬的發現一個人影，一下又不見了，——不知道到底是德軍還是法軍。現在步兵縱隊跑向山邊去。我向天邊看到他們的黑影，一個人好像在發令。他比別人高大。縱隊散開了。我只看到軍官站在那裏。忽然有一個人從右面山頭上的右邊上來，另一人從左邊上來，兩人好像是橫槍在

手準備肉搏。兩個人同向德軍的那一邊去了。

『你看到嗎？』霍兒登司坦問道。

『看見了，那是短兵戰。不過這次的短兵戰是意外的戰得平常。』

一個個從第一個山頂的右邊跑去，方才的情形又重現了——爲什麼大家來回在一個地方呢？只是犧牲就算了嗎？

這一夜我又亂跑一陣。一個傳令兵過來，我要到賴姆那邊去。

他坐在燭光下一只壁棹前寫字。

『你就坐在我身旁長檯上，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有那一個可以提出請獎。我對於連上的人，現在一個也認不識。現在較靜，報告又多，我命克奴兒那裏昨夜只去了一次。我只能相信我的排長，他們自己去盡職罷。』

他說話時精神萎靡。

清早食物來時我很難過。我強迫自己至少要吃一點。早上三點鐘吃中飯，假如有人早上發熱時！再要守兩小時，我覺得不可能了。

我坐在霍兒登司坦旁邊梯子上。大家不聲不響地坐着吃東西。他不拋屑粒出去；因爲沒有山鵲在唱歌。他只是呼吸，此外甚麼也不表示。我們大家靜默，靜默愈形擴大，甚至於成爲可怖的空靜。該說甚麼呢？我

說完了。

霍兒登司坦站起來：『現在完了，』走下去。然而那又不然。他曾經說過甚麼，對他是好的。我看表，我還須守一小時。我起身去睡。然而我是排長，應做一個榜樣。

我睡不安。外有鎗砲聲，很近。我聽到了，但是任其自然。休息壕震動了一回。鳳克和一個人談話，那個人報告左邊崗兵受傷了。

過一下霍兒登司坦來了：『現在火力向賴姆。一架法國裝砲飛機在上面。』

囉——囉姆姆！又來一砲。

克啦——啦姆姆。

我跑到前面去。

有東西從身上掠過。

向出口處麼。

有人聲在我後面。

霍兒登司坦對我驚疑地看，已經在外面了。

一個人跑向石谷中去。

鳳克跟我跑，又轉回去。

『他發瘋了。』霍兒登司坦說，他從左邊跑去了。

我又回休息壕。不知道爲甚麼，走得很慢，拿下了毒氣罩，鎗和鋼帽。被鋪在後面被壓陷了。一個面孔在後面泥堆上面向我看。死了一。只行軍鍋連食物倒翻在被蓋上面。被上面全是食物。

我上去。

啦——啦姆姆！左邊。

霍兒登司坦和鳳克不在這邊了。

克來姆姆！

我臉上被泥塊所擊，拔腳沿斜坡奔跑。

伊阿來爾的墳已經成了地洞了，邊上有木十字牌的也打得粉碎。

我的苦悶加重了。我忘記了一切，而且想不起來。

我跑下賴姆那裏的梯子去。我只看到他的鞋底在他牀上，上面一張毛毯。

『有甚麼事？』他問道。

我在木樁上坐下。

『少尉！』我說。『我們被包圍了。』

『你受傷了嗎？』

我不會想到這一點意思。

『沒有。』

他起身來。我不敢看他。他站在我面前。

『你們傷亡多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怒恨地大聲道。

我自己知道我的不盡職！

『我們不能就這樣放過。』他安閒的說。『我一同過去。』

我們一同出去，他站住了。

『看我一下。』

我有一種感覺，把眼珠四面旋轉，以便避他的視線。

『同走。』他很沉靜的說。『我們合起來安排一下應做的事。——那個去了，你沒有印象嗎？』

『知道的，比爾麻甫司基跑過去了，他是那樣的愚蠢，恐怕只剩了他的屍體了。』

賴姆細問我停戰了。一切的事漸漸清明起來。

『好，現在你整理你的事。』賴姆輕快地說。『我留在你這裏。』

我失望了。整理一回，又估定了損失。兩個人在下面被埋了，一人受傷。比爾麻甫司基是狂奔了，五個人不

能用。他們木雞似的坐在休息壕裏。

『我現在回去了，』賴姆說。『我將設法把你們調換去。』

我到了很難過的境地來了。好像總是失去了思考而須重學的樣子。我的感覺是懊惱我的疏懶和失職。同時也覺得痛苦，而且像在不絕的追求中。一看到樹林時，就想望它。假如想到同伴時，就渴念他們。晚上來了一個傳令兵：『少尉說全連於拂曉時調換，回到後面駐紮地去。』

一六

調換過後的那天傍晚，賴姆到我那邊來：

『同去散步嗎？』

我們沿松林步行。

『我的心境很不好。』我說。

『爲甚麼？』

『當我們的休息壕被砲火轟毀時——那時我的精神萎靡，我很不應該，因我事前不應該睡而睡了。』他默默地看着地上。

『你能不能將你的精神振作呢？』

『應該振作的。』

『不過我問你能不能振作？』

『不知道，但我想是可以的。』

『你曾經想過神經錯亂究竟是爲了甚麼？』

『嘿，那是一種刺激。』

『這個說是不對的。每個恐懼總在意識中留下一種印象。人對於這種印象很是重視。可是印象恰巧是不重要的。那個有精神的自制力量，能够當突然的事變而不遲疑，也不恐懼。你大概受困於一種印象。不過那印象又是沒有意義的。你自己應該自愧的，就是你不看四周——你看那邊鮮花怒放的櫻樹——爲此我把你引到這兒來的。——你看樹上，看到上面有甚麼？』他大笑。

『啊，正在開花。』我另外看不見樹上有東西。他笑聲愈大了。我更莫名其妙，因爲我仍舊看不見甚麼。

『此外本來是沒有別的東西的。』他笑道。

我不懂他的本意何在。

『說出來，剛纔你的神經錯亂與各種想象在那裏？』

『對了。』我忽然明白了。『可是櫻樹上有東西的，花兒很美麗。』我笑道。

『好好！』他叫道。忽然又端莊了。『可是你知道嗎？你實在是各種印象因得太厲害了。現在你在後面已無責任，如果使我們上前去時，少校要將我們派到很安靜的地方去。他曾和我懇切地談過一回，並且也說過，這樣是沒有人能够永久支持下去的。』

『我也奇怪那些人在地洞裏能夠支持得這樣長久的時間。』我說。

『我也奇怪沒有人說過一聲，你知道這樣已經是需要一種非常的忍耐心——或者是可怕的愚魯。』

一七

我們又向前走，在一個安靜的樹林裏換班了。特萊發胎的一排和侖克奴兒的一排上前來了。我的一排和賴姆同住著，在他們後面四百米達的地方一個有九處入口的地洞裏面，很長的梯子一直下去。下面是一條漆黑漫長的路，從這裏到小的地窖去。那邊有白粉腐霉的氣味。我們用那根支撐地道的木頭作棹子和牀板，因爲地上太溼，地道已經有一月沒有人住了。

我下去時覺得陰慘。我們點了興登堡燈，燈火黯淡。鳳克老是吸煙。但是他不知煙味。其他的人也吸煙；但我至今未曾吸煙。不久又有一股很壞的空氣。我們臥下。空的走道中有疏落的水滴滴下來。在面前第二道地道裏住的是賴姆和他的部下；此外則左右都空。至於是否另有人住在地道裏面，本是沒有關係的，然而——我不懂，爲甚麼，——這樣的悽慘可怕。

大家睡下不久後就想出去。

『我們不能出去，地道的九條走路有一次一同被毀壞過的，——現在還有三條壞着，所以不能有人出去。』

『可是我們至少可以在梯子上坐一坐嗎？』

梯子向北。沒有日光照進來。我們祇見照着日光的白牆壁。

我在地道裏無事可做，也沒有心緒看書。光線也不宜看書。許多時間都在瞌睡中過去的。第二天清爽一點，但我發熱，特別是拂曉廚房到來時。我想這裏最好是安靜些，也不向別人說。但在第二天夜裏當食物來到時，覺得暈眩和難過得使我決定去向賴姆說明。賴姆剛和少校同到前面陣地上去了。我只得躺下來蓋好，然而依然抖戰。過一刻好了些。把報告擱置起來。在戰線上，而且以排長的身分去報告有病，我覺得是一件異常痛心的事。

、午飯時飢餓非常，大吃了一頓。我想大概已經好些了。第二天拂曉我的境地壞極了。鳳克要強迫我吃一點東西。然而我實在不能吃。對於這種狀況我覺得很憂慮，況且發寒發熱抖戰不止，我想再等一天。

第二天早上到賴姆那邊去。他同我到軍醫休息壕去，偷偷地與醫生說話。

高級軍醫叫我脫去襯衫，在胸部敲聽了一回。

『他必須到後面去，你可以把他留在連部。——你充分利用樹林中好的氣候與空氣——那是最適宜的療養院——如果我回後方時，你一定來看我。——又來一個什麼人了？』

我們一個衛生兵帶了白侖特過來。他的面色可怕，眼眶深陷。兩只眼睛嚇人的向醫生瞪着。

『事情我已明白了。』醫生一面說一面簡單把他診察一下。『肺是好的。副特務長可以同他一起到後面去。你也須常曬太陽。病並不像面貌那樣凶險。——我們有過許多同樣的病人。』他轉身向賴姆，『特別是你那一連。』

『他們能單獨向後去嗎？』賴姆問道。

『可以，儘管走。』

賴姆送我們出去，很誠懇地和我握手說：『你先到後方去休養一下。所有的一切且看將來。背包我今夜連託行李車遞給你。』

太陽方起。步行令我精神爽快。

我想扶白侖特，然而他說：『我能自己行走。』

我們這樣默默地走過壕溝，經過草地到街上。

大家不久就疲倦了，坐在街緣上的溝裏面。我此刻想吃東西，可是背包還在前面。

我們前進。一架頹敗了的磨子在溪邊，四周被盛開的丁香所包圍着。溪水中綠色的植物蜿蜒浮動如同長蛇。隨後到樹林裏面，沿一條輕便鐵道而行，鐵路路基上面有紅色的野莓混雜在綠葉中間。我們坐下，雖覺身體疲倦而心中爽快。且行且坐，直到近午時方達到樹林裏的宿營地，一路來好像兒童的遠足一般。

一年的持久戰

一

我有權自由行動我的身體的。然而不久我又不能走了。我讀 *Simplicis Limplicisimus*。

白侖特和我，每天早晨拿着毯子，到柔軟的綠草和鮮嫩的幼松的，朝南的山坡上，我們在那裏把衣服脫光，我躺在毯子裏，就捲着睡在大陽下。在那裏汗流不止直至汗滴從鼻尖上滴下來，到了這時候，我重新穿了半身衣服，再去躺在樹蔭下。過了些時，覺得非常清新。

白天的其他時間，二人又躺在草蓐上面。草蓐很多，人睡在裏面時，只須伸手去摘，不必起身來。

白天，在連部從前面回來前，我們又去替賴姆·霍兒登司坦和鳳克摘草蓐。

我在一個禮拜內完全恢復健康了，又想去服務去。我告訴軍醫官時，他搖頭道：『還應休養一下。』可是我已不很相信我還有疾病了。

二

白侖特和連部一起上前方去了。那時委凱爾特、約烏爾和另外的人都因害了急性熱病而退回來了。別連也有同樣事件，忽然四十度的高熱。

隨後我們一團從前線抽出來，撤回來經一度長途行軍，到很遠的後方。加害不到的許多鄉村裏來，鄉民每到晚上唱歌的唱歌，彈奏六絃琴的彈奏。我覺得行軍很困乏。白侖特、約烏爾和其他幾個人到這次行軍的最後一節路，猶須坐機關鎗車來代步，他們困乏到如此地步。

我在後面又服務於連部了。

當一名營部傳令兵到來時，我們剛在草地上操演。

『副特務長命奉令調衝鋒營去。今日下午三時他在營部辦公室前候令出發。』

『衝鋒營的任務，』賴姆說，『對你大概要比在戰場裏好些。』

我不懂。衝鋒營究竟是甚麼，我總沒有明確的理解。

我在營部辦公室前面遇到一個年輕的少尉和幾個下士及上等兵。

『第三連的副特務長俞歸隊！
少尉向我鞠躬道：『林特納爾。』

我把我的面部肌肉收縮嚴正，但我仍舊有些抽動着的。他面起紅雲說道：『我昨天才升少尉。』

『要查一下是否都歸隊了嗎？少尉！』我囁嚅地問道。林特納爾大約不到二十歲。

我們在綠色的山谷中走着。

『衝鋒營到底是甚麼？少尉！』

『我也不明白。我只知道我將受哨兵長和衝鋒班長的訓練。』

叫人怎樣去受訓練呢？我想。

我們的教官是一個年輕的軍官，他佩着一等鐵十字章，是柏林口音，在勤務以外講究外貌，而且是驕傲的，勤務時間裏他把這些都忘掉了。他是年輕人的性質，而且很熱情。

太陽光曬着在地面。我們又要練習機關槍射擊和擲手榴彈，在壕溝裏面前進和毫無聲息的爬。初時我覺得很難。每一次練習總是混身大汗，四周的景物有幾回走我眼前消馳了，可是只有短時間的。隨後一天比一天容易了。勤務自早至晚，只二三小時的中午休息。我沒有時間轉念頭，覺得舒服。

林特納爾常和我在一塊兒，勤務完了也是這樣。

『我不配當軍官，我的家庭以為當軍官是榮耀的，因為從來沒有人當過。然而我不配——在和平時期，我也不會成功的。』他向我說。

三

到我回連時，已將初秋了。沒有人再問我的病了。我本人也只是偶然記起罷了。我覺得自己完全健康，而事實也是恰如我的感覺。

我到賴姆處報到——那是在連部辦公室裏。他從棹子上拿一張紙遞給我。

『少尉H·賴姆調任第一營營部傳令軍官。中尉李司倍爾克代第三連連長職。』

『新連長是怎樣的人？』

『他從師部來的。有一道命令，根據這個命令，R高級幹部的軍官必須隨時到前線來服務。』

『這便是調動我們連長的原因嗎？』

『你鎮靜自己。我總算是當了傳令軍官了。』

第二天早上賴姆招集全連官兵。

『我已經調到營部去了，今天就要和你們分別。我心中很不快適，當然是你們所了解的。不過使我去後的心得到安慰的，是我相信我把善戰的一連交給我的接任的連長。再會吧，全連的同志！』

我們各自散開。

『我們再也得不到這樣一個人了，』華爾甫說，他剛纔把創傷治愈歸隊。

鳳克坐在角上嚼他的煙頭，自言自語着這位長官的好處。

晚上傳說新任的連長已來了。

『他的面色怎樣？』

『他有一個獨眼鏡和一根馬鞭。』

『這是兵站的臭氣。』

我覺得全連的人都不歡迎他，並不因為其他原因，只是因為他不是賴姆的緣故。

第二天早晨，排隊開始服務的時候，他來了。特務長喊立正，向他報告。新任連長訓話道：

『我今天來接任第三連的職務了。我會經聽到過關於本連的好消息，所以我早已知道本連是全團的最優良的一連。跟上帝為皇帝和祖國努力，是我們的從前的格言，然而現在仍舊應當保留着，我就用這句話』

向諸位致敬！——少息！特務長，你來把上士們介紹一下！

「副特務長命。」

「你用的皮護膝和綁腿布，這是得團部許可的嗎？特務長！」

「他兩天前方纔從衝鋒隊回來。」

「好的。我們將來要成立一排衝鋒排。另外，照我看來，全連站得像野草和蘿蔔雜生在一處一般，老的和小的，高的和矮的並立。從來不會設法排得整齊一點嗎？」

「沒有，中尉！以前的連長是允許熟識的人在一處的。」

「這不對的。沒有軍容，我們即刻來排得整齊些。你，侷同我來，指出能够加入鋒隊的人來。」

我指着華爾甫。

「好的。」

我指到鳳克。

「這個連上怎麼會有這樣老的人呢！——我希望你下次來時把臉洗一下，穿整齊些的上衣！」

我們排好後以下士黑甫一等兵但克兒爲衝鋒隊長。第三衝鋒隊缺隊長一人。

「你姓甚麼？」李司倍爾克問一個年約十八歲，眼睛蔚藍有光的青年。這人也認識。

「海諾兒，中尉！」青年答道。我從邊上看李司倍爾克。

他面色慘白，稍稍浮胖，柔軟得使我不歡喜的嘴唇。

四

李司倍爾克自改編隊伍後，全連對他不歡迎的心理更加強烈了，尤其是那些春季戰爭時合住而現在被分散了的人。只有鳳克，雖然李司倍爾克常常侮辱他，常常找他的服裝和姿勢方面的錯處，而他對他有特

別的好感。

一天，我們照新編制進壕溝去。那晚上我們沒有見到李司倍爾克。他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來，到處巡視一回。我把我一排的陣地指給他看，一個較老的人掃除壕溝。

『我很注意你的部下的清潔，我們定要嚴格的保持清潔。這個人的外貌真難看極了！』

『在我們未曾得到較好的休息壕以前，是沒有法子辦到的；大多數的休息壕的入口處狹的使人非用手腳同時爬出來不可，所以身上弄齷齪了。』

『辦不到的話在我看是不會的。』他厲聲說。『我們必須強迫，那就做得到了！』
前面一道壕溝的入口處，一個人坐在裏面，他上身赤膊，在捉虱子。他手足無措的站起來，因為洞口過低不能立正。

『站好來！』李司倍爾克干涉他。

他走出來，即把入口處擋住了。

『他現在有什麼事做？』李司倍爾克問我道。

『現在大家在早飯休息時間，中尉。』

『多少時間？』

『時間是沒有規定的，因為現在本來也是睡眠的時間。』

『爲什麼是現在？』

『因爲他們夜裏運輸東西的緣故。今夜要運鐵軌和中號地雷，是爲哀里薩便脫高地後面的地雷隊用的。』

『搬運多少時間？』

『從半夜到天明。』

『那一定是他們故意把時間延長的！』

『地雷很重而且要小心搬運的。』

我覺到李司倍爾克想再加駁斥，然而他對於這種事情知道得差不多了。

『壕溝勤務的下士！』但克兒報告道。

『你今天已經洗過了沒有？』但克兒的面部真的很骯髒。

『沒有，中尉，我們壕溝裏沒有水。』

『那不能算理由！那個要水，即可找到一點。——我的親愛的命，這樣是不行的！我們決不是嘍囉，是有威信的一連。』他自己也像在輕視這句好聽的話。

我們到一個崗位上來。那是一個紅臉頰而年輕的兵士，他立正報告。李司倍爾克走上石階去把手臂放在他的肩膀上。

『唔，把你這裏應注意的事指出來！』

哨兵說明了。

我們前進。

『你的一排人都應這樣，要有這樣嚴肅和機智的精神！』

『這是我一排的陣線的右面境界，中尉！』

『我和排長在十一點鐘，在我的休息壕裏面說話——早安！』

我和但克兒回來。

『這個人不難對付，』他笑道。『我不久就可以曉得他什麼時候出來，就派一個漂亮的人去站崗。』

十一點鐘時我們排長們在他休息壕前面會合。他用各種誤會的理由來責備我們差不多有兩小時光景，而且屢次提到他的已經改變了意義的話。

最後是把我們散隊了。

「我們在這裏應做些什麼事，少尉。」我問我們第一排排長。「這樣是不行的，在這個系統中連睡眠都不夠了。」

「可以說是各做各的事，」少尉笑道。特萊潑胎也笑。我不想笑，我替我的部下憂慮，叫人怎麼辦呢？服從是當然的，然而也該替部屬打算一下。

五

李司倍爾克的有一些計劃倒也不錯，這是我該諒解的。不過同時到處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情形。李司倍爾克果然不願看到這種情形中間，那些最不必要的改革——尤其是在我看來——休息壕裏的事都擱置起來，一切只做外表上的工夫。

我們每一個排長，每一個班長們，只要做得到的，大家就背後作弄他，尤其是他不在外面的時間。夜間他是始終不出來的，因為他的眼睛在夜間看不見東西的。

他本人自然也覺到這一點，想設法在士兵中找他的信仰的人。黑甫、霍兒登司坦和但克兒對於親愛和大方的話是不接受的。然而那年輕的海諾兒對別人總是很誠實，而對他很冷淡。他假如遇到不合於自己的事情，有時也是很粗魯的。他的大的蔚藍的眼睛裏面有可愛的地方，假如是必要的時候，大家愛護他，當必要的時候，大家要去愛他保護他的原因，即在他的大的和蔚藍的眼睛裏面。他並不十分漂亮，然而沒有人能夠看破他那雙有光眼睛的魔力的。對李司倍爾克也是這樣，他不久升他爲一等兵，又不久就升爲下士。海諾兒對於升遷自然很歡喜，然而他絲毫沒有覺得對李司倍爾克有個人的感謝，這是李司倍爾克所想不到通的地方。

不是個個人不爲利誘的。李司倍爾克替那些被他所歡喜的人添製新衣，而這許多人中間，就是相信他

的大話者佔最多數了。然而在與他要好的人中間並沒有能幹的人。此外，他睡眠很少，常常從早上六點鐘工作到午夜。這些時候裏面他和別人談話——喜歡別人去聽他的話，使他們贊美他的計劃——對他上級官長寫長篇的報告，他有時把報告的內容說給他的傳令兵——或者其他在他旁邊的人——聽，來顯示他的才幹，同時還規定訓練計劃，總之，他在幹着各式各樣的事情。

我並不用驚奇，而以冷靜好奇心來觀察這樣的事情，看這個人始終在單純的好名熱中，冷酷的尊嚴的怎樣去幹那樣繁重的工作。

六

已是冬天了。

牧師雪萊西已不在這裏了。一個年輕的副牧師來代替他的職務。他從前是我們一團中一個副特務長，他現在仍舊穿着制服來宣講，他不拿上帝為甚麼要允許戰爭的問題來教訓我們，他很正直的而且很有趣味的講解聖經。因此他能獲得大家在宿營裏面也常講到聖經的結果。

這位副特務長後來受了重傷，又有別人來代替他，那個人是從來沒有到前線過的。是一個有趣的人物。「皇帝本不該興起戰爭，」他在一次說教時說過，過了不久又說：「皇帝興起了戰爭。」

這個人的說教並不使我討厭，我在裏面有了我的趣味，設法找出他如何下結論的方法來。有一次他說：「為皇帝與祖國而死，原是你們的快樂。」

這位傳教士一點不知道我們對於戰爭的感覺嗎？他以為戰爭是好的嗎？為甚麼他又在講臺上揭發戰爭的弱點呢？

這一次說教以後，有一個不相識的軍官來解釋戰爭與我們要佔有比利時的意義——什麼？我們要保存那倒霉的比利時嗎？因為某種外表的利益而以這一個國家來自苦嗎？——我們的軍官們不想他們因此

可使我們對於戰事能够發生更好的趣味，更不想他們把自己的擔負加在我們身上來嗎？我沉思着了。祖國是甚麼？一無所有嗎？是已經陳舊的成語嗎？然而到底是有對象的，我大概也愛牠的吧！

七

有人說三月間有一次德軍的進攻。我也以為是對的。李司倍爾克已經把全連訓練完竣了。也許真是全團最好的一連。準備得比我們一九一四出發時要更來得精銳。

忽然又說是中尉又調到高級幹部去了。他自己鑽營得來的。他就是爲此請假。不過他想在他離職以前再有一次大規模巡邏爲的要收集俘虜。隨後全團爲預備進攻而退出前線。

李司倍爾克叫在後面林中宿營處建築演習的工事，是依飛機照相所攝的敵人壕溝而仿造的。挑選出來的人可以在這邊練習。

黑甫到我這裏來說：「我不去。」

我很驚奇。他是全連第一名巡邏隊長。

「怎樣的呢？」

「中尉把計劃指給我看，我對他說：我不相信這件事情；要的人太多了。」他笑。

「你知道別人那個去呢？」

「他派少尉林特納爾當隊長。另外有海諾兒但克兒的衝鋒隊和其他各排的幾個人。也有工兵參加，以便摧破法國人的鐵絲障礙物，另有許多砲兵，炸彈隊以及機關槍隊也加入射擊。」

我不去參加，我冷然想。

巡邏的晚上到了一顆光彈升起，槍砲聲起了。——我想，一顆光彈和槍砲聲同起於衝鋒的地方，實在是一個錯誤。一個聰明的敵人立刻完全知道了。

槍彈落地聲和砲聲從後面過來。

重榴彈從空中徐徐過來，炸裂了，機關槍格格格的聲音從後面起來了，我雖然知道他們有意向過高處射，只爲擾亂別人，過了幾分鐘了——太多了！太過多了！做不到！——我看衝鋒隊從壕溝裏上來，正在這時候，子彈還是不絕地發出去。

一聲嘩喇的聲音在不遠處，那是鐵絲障礙物的潰炸聲，還是法軍子彈的落着聲呢！

啦姆啦姆啦姆啦姆啦姆法軍的密集的砲火猛烈地射擊着。

我興奮得發抖了。海諾兒，但克兒和我的一排的大多數人都在前方。有人跳進壕溝來，其他的人隨後來了。

『有甚麼事！』但克兒叫道。

『爲甚麼叫我們回來！』海諾兒問道。

『你爲甚麼不去進攻！』李司倍爾克叫道。

『少尉林特納爾在前面叫回來！回來！』海諾兒說。

林特納爾跳進壕溝來，我們的周圍砲火很猛。

『我沒有叫你回來！但是工兵叫了，因爲障礙物還未炸去。』

『那末現在上去！』李司倍爾克氣憤地喊道。

『衝鋒隊已經準備好了嗎！』林特納爾問道。

『不，現在完全亂了！』但克兒自辯的叫道。『我這兒只有兩個人！』

『你把別人叫過來！』李司倍爾克叫道。

『少尉！』海諾兒安然的說道。『這是失敗！』

『沒有失敗的！』李司倍爾克叫道。

「少尉！但克兒說『事情錯了。』」

「你們到後面！」李司倍爾克一面叫，一面走了。兩邊的槍砲聲愈加猛烈了。賴姆奔過來說：「營長要知道俘虜了多少人！已有結果嗎？」

「全部失敗了！」

他瞪着我說：「怎麼的？」

我大聲的對他喊了幾下，一顆光彈上升，是完結的記號。

「高級幹部將要大發其怒！直至軍團司令官爲止，將要全部爲這件事情而受到影響。」賴姆跑去了。

砲火稀了。我一排有兩個被法軍的密集火所傷了。

八

黎明時一個傳令兵來。

「請特務長到中尉那邊去談話。」

我看到他坐在一張椅子上。懶洋洋地站起來說：

「親愛的！有辦法再招集人來明天晚上試捉俘虜嗎？」

「是不是仍舊用砲隊和機關槍來幹呢，中尉？」

「不，我們一定要秘密去試一下。」

「那末我來巡邏中尉——可以把飛機照相給我嗎？」

「你要用的東西都可以來拿，親愛的！」

我先看飛機照相。照相清楚得連鐵絲障礙物都看得明白。我一個向前的壕溝轉彎的地方找到一個

小小的擴大處，依樣子看來是崗位。不錯的，這個崗位在敵人的壕溝系統中，雖我們的壕溝很遠的地方，大約有七百米遠。但是這個仍是有好處，因為他們可以不防備敵人的突擊。

我到黑甫那邊去。

『你永世不會聰明的了！』他說。『爲李司倍爾克這只狗，我一個手指都不和他接觸！爲你，我須一同幹。我這裏還有一個人，老愛亦爾，他雖然並沒有練過，但他有力氣和理解。——你怎樣想法？』

『我想用兩個人去襲擊那步哨。現在我們三人，好了。再要四個人去把守壕溝，免被敵人襲擊。我有幾個年輕的夥伴，他們可以幹這個。』

天明後，我從高地上的壕溝裏面察看法軍的壕溝。觀察砲位的軍官供給我一架雙筒遠望鏡。我要把地形的各個重要的地點記下來，一點光亮在地上，——亮光從甚麼地方來，我看不出，——還有是一塊窪地，大約有幾只手掌寬度的深淺罷了。窪地向一處鐵絲障礙物的角上去的。我們必須從障礙物薄弱的地方入手。再過大約三十步即到崗位了。

下午我睡覺一刻。

將近十一點時我們發動了。

我去穿毛線衫襪子翻在褲子外面，一支小手槍和一把刀藏在褲子袋裏。霍兒登司坦和老愛亦爾兩人身材魁梧面目凶惡。

我們三人輕步在前。四個矮小的同志帶了步槍和手榴彈跟在後面。月光明潔異常。地面冰硬。冰結了的雜草，只要一擡着就發出碎裂的聲音來。

我們一個個依次偷過四重障礙物的地帶。那邊有一名死了的法兵，或許去年春天的，不臭了。在這陣線前，我方才告訴那些年輕的人們，是沒有偵察過的，我們在同一晚上必須一面偵察一面進攻。月亮在兩三小時裏就下去了。直到那時爲止，我們極力慢慢的輕步前進。

月光照着我們的臉，因此他們不會把我們看成陰影的。

我向前掩進，隨後倒下地去爬。我們必須在第一道法兵的障礙物那裏停止。月亮依然在前面。障礙物太堅固了，不能不引起注意而越過它。霍兒登司坦向右面爬，找到一處打壞了的地方。我們把其他人留下，自己望前爬，很慢而且不時靜聽。腳步聲和對語聲。依月的位置看來是一點鐘光景。我以為在一處地方的舉動已被看見了，可是不完全確實。又是腳步聲。那一定是替班的哨兵。

我們停下來躺在地上。直到月落為止。月落後我爬回找其他諸人，先穿過障礙物，再沿第二道向後面去的障礙物前面走，大約五十步，法兵的壕溝在左邊與障礙物一樣向後去。哨兵來往踱步咳嗽聲，只有一個人。在黑暗中看不見東西。

我們很慢的在哨兵前爬過，再過約二十步即遇到霍兒登司坦。

大家向左轉。我找障礙物的空縫。大約費了一點半鐘。我們現在因為下次換班而更小心一點。仍舊從障礙物爬過去，最後找到一處鐵絲較稀的地方。在這裏靜臥下來。決定兩人向右面去看守。其他兩人沒有一定的任務。所以他們被剩下來了。原來他們必須向左邊把守的，然而為要給他們任務和替他們派崗位，我勢必又同他們一起經過哨兵前面爬回去，再爬前回來。又要過了幾小時的時間，而到那時怕已不能再好好的實行任務了；我們現在已凍僵了。

壕溝裏面許多人的腳步聲。他們在罵一件事。三個人的聲音；也許還要多些。他們要做甚麼？他們在我們右邊不遠處停住了。那邊也許是雙崗。那末我們必須走兩個崗位中間進壕溝去。

又是颯。步聲。兩個人。左面也是一處雙崗嗎？他們從我們前面過去了。
咳嗽聲。

談話聲。那是換班。

兩個人的腳步聲，不過是向左去的。為甚麼他們不走原路回去，過一下要回來嗎？

我們靜臥，我把手放在褲子袋裏覺得受凍。四野寂靜，只有斷續的咳嗽聲。

現在他們不回來了。或許他那兩個人必須在壕溝裏走一段，再經其他的壕溝回去。

我推動霍兒登司坦和老愛亦爾。霍兒登司坦起身來，其他幾個人也起身來。

起初小心地穿過鐵絲。

我向壕溝跑去。

我後邊一個人倒了。一個人在笑聲中歪歪斜斜的出來。

我跳入溝去。霍兒登司坦和老愛亦爾緊跟在我後面。到崗位只有十五步的距離。我們跑了過去。

前面有聲音。

一槍從後面過來。

崗位是空的，只有一顆手榴彈。哨兵跑出來了。可怕的笑聲！

我爬出壕溝向左。

兩槍幾乎同時從後面射過來。

我向鐵絲障礙物跑去。

又有兩槍從左面過來。

穿過鐵絲網。

一個人在我後面低聲求助。

我已穿過障礙物跪下去。

又是一槍射來。

所有的人都來了。一顆光彈向上升起來。

我們大家臥在地上。許多子彈過去了。他們大約沒有看到我們。

又是一顆光彈。又有兩顆子彈和大聲的狂縱的談話聲。我們還沒有出險。他們可以在前面障礙物附近把我們的去路擋住了。不過那是對於我們或許是有利的。我們七個人也許可向壕溝方向衝過去。光彈閃閃發光。我向前面鐵絲障礙物爬過去。一個人向我走來。

「雷多腿上受傷。」

「他能走嗎？」

「能夠。」

我們沒有被包圍，穿過鐵絲網，大踏步的回來。雷多的一足已跛了。我到這時方才知道我已凍得很厲害了。

「我再也不同這些不能振作的年青傢伙同去巡邏了！」霍兒登司坦罵道。

「不得到一點嗎？」

「一點也沒有——只有一個受傷的人——你們到自己休息壕去！我須到中尉那邊去。」

李司倍爾克睡熟了，被我叫醒來。我報告前去的情形。

「這是最後的希望，沒有法子。明天我們換班了。」他說。

九

第二天晚上，我們換班了，出發到駐紮地去了。我的身體很疲倦。

換班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們在兵站前面排隊預備出發。那一批在新近的進攻時失敗了的人還未從他們於作戰以後休息的地方。美意柯到這邊來。

「一點也不懂。」李司倍爾克說。「半小時前他們早該到這裏了！——但是他們不到別個時，就把他放

在一處不理他！——特務長，你轉告過嗎？我以後不願再和林特納爾相見了！

「說過了，中尉！」

李司倍爾克早已向我們說過分別的話了。我們站着候巡邏的人，枯樹中間的草被踏平了。

這時但克兒走樹林角上過來了，領口酒開，槍枝高過背上。其他走來的人也看得見了，各人都隨意走着。一個人的鋼帽戴在頭上，其他的人都拿在手裏。

我從來不曾看到過我的部下是這樣的情形的，那一定是有意。

「倘使你的連長和你不在一處時，你不能整齊地帶你的部下嗎，下士但克兒！」
但克兒叫大家立停把隊伍排好。

「一個人還是把鋼帽子拿在手裏，下士但克兒！」

「林特納爾的巡邏隊已沒有少尉林特納兒歸隊了！」但克兒報告。

李司倍爾克默然看他。

「我叫你們來！」李司倍爾克道，氣得發抖，「因為我要向你們告別！我算過，以為你們一定是照我所教的法子歸隊的！」李司倍爾克忽然鎮靜，「無論如何，你們——這個我知道的——對於失敗是沒有過失的。一名好的領導者任何事都可以做到！人可以向一個敏銳的人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向卑怯的人要求是任何事都不可可能的——今天，你們的指導者已經喪失資格了；不然我們早已獲得俘虜，也得到了莫大的功名。卑怯把一切弄得完全失敗。」

李司倍爾克騎馬走了。大家自語着。

「是！」我聽到一聲年青的聲音說，「少尉林特納爾對這件事有錯處。」

「不准開口！」但克兒說，「那個卑怯臨陣退卻！」

「大家肅靜！」連特務長說，「全連立正！」

他向營長報告，營長立刻與賴姆一同騎馬到來。

「少尉李司倍爾克在甚麼地方？」

「他騎馬走了，少校。」

「你沒有傳達我今天要他離開你們的消息嗎？」

「當然，少校，並且我曾經向中尉再次討論到的。」

少校轉頭向賴姆低聲說話，轉過馬頭，咬緊嘴唇騎馬走了。

「第三連！」賴姆喊道。「我又接收我的一連了！我希望你們大家和我一樣的歡喜！」

我們開走。因為賴姆又來當我們的連長了。全連歡欣非常。走了幾小時的路後到一個車站，在這個車站上上車。

賴姆把我帶到邊上，正要對我講話，林特納爾跑過來了。

「請你原諒！」他對賴姆說。「我可以與你說話嗎？」——那中尉叫我卑怯的人，是真的嗎？」

「是。」

「我怎麼辦？」

「少尉向我們的新連長去說！」

林特納爾到賴姆那裏去，他們回到少校那裏去。賴姆回來，他有心事。

現在他該明白我爲甚麼這樣厭惡李司倍爾克。火車來了，我們上車。

一九一八年三月進攻

傍晚時我們停在一個有樹林的山谷中，下車來，步行到前面的村莊裏去。我們在那邊住了兩天。早已對我們說完了我們從這裏起以後要夜裏行軍，向進攻的軍團集合地進發，因為這是可使敵機不能覺察我們的大量隊伍的集合。

我忽然想到哨兵回來時那種種種胡亂的行爲。更想到但克兒當襲擊失敗回來後向中尉大膽的答話！以為在德國軍隊中暴動是不可能的，不過像那時的情景，總可算是已經到了暴動的地步了。大規模的春季進攻可將戰事結束，否則呢？——戰爭總不能成爲長期的。各個民族互相間在某一個時期中自然會結合起來的。

我們一夜又一夜的前進，白天休息，不能多睡。眼睛也看不見甚麼，成狹縱隊而行軍真使人疲倦極了。我們連上有一個愛爾濟山人，他是一個老醜的人。當全連人困倦的時候，正是他開始歌唱的時。賴姆容許他當唱歌的時候走出隊伍來在旁邊奔跑。他在歌唱時能創造小曲，連上的人大家唱着歸鄉歌。

『子規的啼聲起了的時候，任何事情都已完善了，

一切的事情都已到達了美好的境地。』

大家唱得非常有興趣。領導唱歌的人並不容易，因為有時運輸的工具對我們迎面過來時，他還得避在隊伍後面，隨後又奔到前面來。

在他的歌曲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曲調完全不同，他又隨唱隨編，而所編的曲調又很適宜於我們情調。我想和他接近，但他是一個不易接近的人。他的面容是單調的，他除了自己班上的人以外並不顧問其他的人，他本班的人便是他的獨一的朋友。

我們到一個比卡羅蒂的大村莊上，我們留在那裏，並且在那裏操練。

我的部下有二個人把皮鞋底切下來寄回家鄉去，爲因那邊已經沒有牛皮了。我把這事報告賴姆。他下令檢查全部皮鞋，在別排裏面，只要是年齡較大的人較多時，鞋底缺少得更多。

有的公開地說：他們不願變成殘廢者，他們將要退出隊伍。

我覺到下士但克兒已沒有過失了，從那次放哨後，我就對他有許多不信任的地方，到現在只有有事使他發怒時，就野性發作。

霍兒登司坦與白賽兒要好，他是一個身材短小，舉止活潑，三十左右的人。白賽兒當過侍者。除俄國以外，歐洲各國都到過，這個使我不滿於他，因爲我歡喜聽到俄國的消息，俄國的一切每有使人很難瞭解的地方，尤其是現在布爾塞維克革命後，白賽兒也常常批評戰爭，他說簡直應該休戰，不應參加。

我有一次向霍兒登司坦說：『你爲什麼和他這樣要好？』

霍兒登司坦笑道：『因爲他是全世界頂頂好的好人。他口裏雖是這樣說，但事到臨頭，你可以看到他真是非常奮勇的啊！』

不過我從此漸漸懷疑戰爭了。

三

我們在夜裏前進，來到一個工業區域。在我們前面的軍隊方才離開宿營地。我們進去睡覺。我們日夜留在這裏，除了知道我們是補充隊伍外，得不到另外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得到出發令。我們集合在一條狹街上。
賴姆騎馬過來。

『第一次進攻勝利。英軍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線都被我們奪得了。今天進攻第三道防線。第三道防線』

的壕溝，依照飛機的測量只有到膝部的深度。」

我們出發，又是一個大霧瀰漫的清早。

我們愈走愈近砲聲的所在了。我們前面遠處的天邊浮有三個氣球，氣球飄動着，可是我們總不能走近牠們，這是一個三個氣球正在進行的標幟。

街道兩邊的田間的軍輛隊伍愈集愈密了。一輛開着的運貨汽車過去了。

「溜彈！」

四顆溜彈放在車子上面，向兩旁伸出車外。

我們停住了。左面較遠的地方有黑壓壓的人羣在那裏往來。那邊有斷續的炸裂聲。那是射大溜彈的砲

聲。

我們日夜留在這裏架起帳幕。我有一張法軍的前線地圖。我們從聖閣丁挺進。想穿過阿敏省去隔開法軍和英軍的聯絡嗎？這是否能把戰爭結束呢？戰爭必須結束才好呵！

第二天我們來到一條空虛的防線上，這裏茫然一片，只有壕溝。

從前大家躲在溝裏，今天都走在街頭，大家俯身看溝中。

我們把鐵絲障礙物交叉起來，我們走近英軍的防線。正在整理街道。大家緩緩前進。時時休息。

太陽下去了。我們到英軍的防線上。兩個死屍在一條壕溝中。

我們在一個有小河和平地的山窪中過夜。波形的白鐵皮散滿各處，我們就利用來搭我們的掩蓋物。離這裏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英軍的宿營地。搭着一座高而尖起的帳幕，海諾兒的一班搭起帳幕，他們已經找到

新的上裝，靴子和修面器具。他們要把帳幕保留着。

「倘使你們要把牠搬走，我覺得是對的。」我說。

他們大概想我在我們的機關槍車上面替他們找一處安放帳幕的地位。第二天早上他們並未把牠拿

走。

我們從一架狹窄的木橋上過去。對面的河岸寂靜得很。那邊有一個已死的蘇格蘭人，身穿短上衣，靴子和襪子早已脫去了。我的班上許多人已經都穿着好的英國的有帶皮靴了。街道左邊有一處孤獨的砲壘，旁邊有幾個已死的法軍。

我們又在一條壕溝中住夜，迎風的那一邊搭起雙重的帳幕來。

這裏全部地帶已經在一年前被我們肅清了。我想或者又經法軍重新建築的。不過沒有人住在這裏。地土未經開墾。

我們到蘇姆之戰的廣場上來了。壕溝已經毀壞了，鐵絲障礙物已經生鏽。街道也未整理過。

我們在一處頹敗荒涼的地方住了兩天。迎着寒風。死沉沉的白倫森林，時立在一二啓羅米達的距離的地方，一九一六年我就在這樹林前面受傷的。

第二天白天我們橫穿過蘇姆戰場的壕溝後就搭帳幕。一隻死馬躺在那裏。大家集在這匹馬旁，用刀割肉。

天色已暗，下雨。我睡在帳幕裏。

『拆帳幕，立刻在街上集合！』

外面異常昏黑。傾盆大雨。大家互相叫罵。我班上的人呢？我叫。

最後來了一個人。

『海諾兒班站在街上！』

『你整理完了嗎？』特萊潑胎對我叫道。

『你以爲他是誰？這是命。』

『倒霉的黑夜！你看到我的人嗎？』

一九一八年三月進攻

『沒有，我也在找人。』

三刻鐘後全連人站在街上，不過少了三人，裏面有人來找賽爾，他們大概趁着紛亂時逃走了。賴姆找不到，頭上大雨傾盆。

『營部在那裏！』連長這樣問。

『這樣倒霉的狗屁！』有一個人罵道。『營部該發休息命令不發反而發下緊急準備令！』

『嘿，這有甚麼關係！』

『有甚麼關係，現在我們可以在雨裏站四小時沒有休歇！』

『呸，我們仍可搭起帳幕來。』

『這真是笑話了，躺在帳幕中，而下面是爛泥！』

我們站着，任憑雨水淋下來，賴姆回來了，立在我們一起。

『我們明早進攻嗎？』

『我不知道。』

大家寂然，雨淋着。

最後過了半夜，我們出發。雨止了。天上整片的白雲對着我們飄動，有時月光能穿雲下射。雲是從海上來的。我經過許多村莊，有時有月光照着田畝，我常常夢到海，也許我們會到海邊，海是怎樣的。

四

天色漸亮了。

我們走過一個大的而且從外表看來是富有的村莊，到村莊的那頭在一個有鮮綠色的冬季穀類的田間轉向前進，我們在那裏掘了平坦的地洞用來休息和安睡。

「我們今天進攻，」賴姆說，「有一部份得劃出來充特務隊，這樣方能不致像從前一樣。在第一次進攻時全數出去。我在特萊潑胎的排長那邊已經這樣決定了。你的一排裏的火佛一定要留着。」

海諾兒來了說：「我的部下給你帶一瓶葡萄酒去了。」

「你自己喝吧！」我說。我在進攻前無心飲酒。

「不，一個人喝實在太多了，倘使你不喝他們也不喝。」

「吶，好罷，我謝謝你們。」我一面說一面想與華爾甫和鳳克分飲。但是他們也有幾瓶了。於是我就拿來倒在我的行軍酒杯裏面。我看酒很濃。我們面前有法國小飛機盤旋翱翔，用機關槍射擊，有時也向我們射擊。我覺得這個並不危險。我把全瓶酒喝完了，把背包墊在頭下，蓋好了被，在狹長的地洞中睡着了。

我醒來聽到：

「你要馬匹在這裏幹甚麼？」

「特務長派我到前面來，因為有進展了。」

「是的，進展了，不過我們正在衝鋒。」華爾甫笑道。

「嘿，原來這樣的！」他牽了連長的馬走了。

我四面看了一下。他們在收拾背包。

「特務長，我們應該立十分鐘，」鳳克說。

我連忙起身來，卸下外裝，收拾背包。

我們靠向本營的其他各連。我的膀胱覺得漲急了。那是倒霉的酒作怪。然而我不願在全營人前面小解。他們好像是說：大家看，他尿也嚇出來了！

四面的軍隊都準備進攻，一概沒有絲毫遮掩的預備。烈日當空。

左邊街上有許多砲，成爲前後接着的三列，從短粗和細長的起至重砲爲止。一羣排得密接的懶疲的人，大半是輜重隊，對我們準備的陣地看者。

我們一連在最前面，左邊是第一連，右面是不相識的一師。

『本連的分配：右翼是俞，左翼俞克奴兒，後面是我和賽特可冷。和其他部隊聯絡的是俞——你看那邊前面！這前面首先是冬季植物的田畝，隨後在三啓羅米達的地方一座樹林。在樹林邊上，你看到中間有不同的顏色：左面帶橄欖綠，忽然變成粉綠色，那是我們的目標。幾分鐘內就要出動了！』

我把白侖特和他的輕機關槍支配在前面，我就在他後面。其他各班在我後面左右兩翼作後殿。排成密集的縱隊。

『歸隊！賴姆叫道。

『開步走！』

左右翼一齊出動了，右面是展開了的散兵線，我們這邊是密集縱隊，極左面是不規則的隊伍。我的左後方接賴姆帶了他的傳令兵，兩架補充用的機關槍，裝在由修兵器的頭目的助手拉着的小車上面。隨後過來。再後面是賽特可冷一排，還有的是第四連，重機關槍和炸彈隊。

這是大規模的進攻！我想，最少有三師人，不過這樣巨大的人羣使我心慌。爲甚麼我們的砲兵不開砲？那邊有三三兩兩的步兵過來。我想他們是神經過敏，因爲他們在這樣距離上面已經射擊了。

地面漸漸低下，一片整齊而深陷的平地橫展在我們前面。地上有一條平坦的壕溝，不過是空的。

我們走上別的山坡。槍聲忽然密起來了。

白侖特帶了他的部下及機關槍跑了；他們在上面不見了。我向四面一看。

『我們稍向右展，』我向鳳克和華爾甫說，『好讓我們不致靠近機關槍而使那邊的人羣更加密集。』他們點頭。

子彈在我四面飛來了。

我已看到樹林外在四百米遠的地方處，或許不到一點的地方。我們跑過去。

白侖特的機關槍在左面射擊。我想經過那邊跑到對面去。

劈拍，拉喔，呼呼。

我臥下。我沒有長槍，只有手槍，手槍在這裏沒有多大的作用。樹林是參差的，剛剛對着我們的是一處尖角。假如能佔據這個尖角，那就可控制全線了。

一個人在我左前方躺下去了。那是倏小而臉圓的可愛爾瑪芝。

『我受傷了。能回去嗎？』

他血流滿面。

『你把你的長槍和子彈給我！』

他把子彈拋到我面前。

我覺得離樹林尖的左邊半步的地方有一道薄薄的煙霧。那邊有一個人正在開槍。我瞄準了。大約三百米遠。他至少在離地三十生的米達高度的地方射擊。

右面跑過兩個人來，倒下去了。

白侖特和他的機關槍落後太多了。

『機關槍班白侖特前進！』我喊道。

嘶！一顆子彈緊靠着我的耳朵過去了。

沒有意思！我心裏想，對他們說，他們就不再前進嗎？不，自己前進！

我起身來跑到前面去。很遠！我想。在我跑的時候我不能知道槍聲的來處。

向上邊一看，我已走到我們的散兵線和樹林邊的中間來了。倒霉的一個人！我一面想一面臥下去。

子彈飛過我頭上和四面飛馳過去。我不知道甚麼是德國的和甚麼是敵人的。又見到樹林尖上的輕煙。我瞄準，我那時十分鎮靜。

我重新裝子彈，向一手掌遠的右方瞄準。不過只有一百五十米達的距離。

克呢澀嘶！我把彈匣推開，空的。摸一下衣袋，忘了把子彈塞在裏面。

一顆子彈落在我前面半步光景的地方！

我把頭低下，不能開槍，只好裝死！我把頭在鋼帽下面向右面傾斜睡在地上，看到面前有各季穀物的綠莖。後面有一個低窪，我看不到那邊有甚麼。較遠處躺着一個德軍，大概在距離樹林五百米達的地方。他們不過來。一道完全佔據了的防線，沒有砲火助勢而想越過平地去奪過來，是從前成功過的嗎？——什麼時候天方黑呢？兩小時內，——而我的膀胱漲得真難受呀！這時實在受不住了。我把屁股翹起來想撒尿。

又有一顆子彈飛過。

嘿，隨便牠流在褲子裏面嗎？滴滴的流出來，好像一瓶酒。我的腿熱而又冷。這是小孩的行爲呀！

我聽到左面有腳步聲。

我擡頭看去。霍兒登司坦！一個人躺在我身旁，那是白賽兒。

『給我些子彈！』我叫道。

他拿了一些給我。

『開槍！』我叫道，『有人過來了！』

大家開槍。

霍兒登司坦已到樹林邊前五步的地方了。他在那裏轉向我們躺了下來，對我們看了一下。

左面又有人過來。

我起身來同他們一路走。

槍聲漸稀了。

我看到樹林上有人跑出來。

我擎起步槍開槍。那個人跌倒在地。我把他打中了。我這樣想，不過也並不覺得有多大意味。

霍兒登司坦受了一點輕傷。

一條像浴盆似的壕溝在樹林裏。裏面有背包和罐頭。

有的人想拿來作紀念。

『留在這裏！我們還沒有佔領到陣地。小心！擎槍！這裏穿過樹林！』

大家小心前進。

左前方忽然有一條壕溝。法軍舉手向上。

『放下來！』我一面說一面向後退。

他們跑出壕溝奔我們過來的一邊去了。

一顆步槍子彈來得很近。

我們繼續前進，白糞兒緊靠我旁邊擎槍在手裏。

我們來到樹林的那一邊，一道窪地橫在前面。對面高處的樹林中的山坡斜着聳起。退後的法軍從草地的高坡上不見了。

我在窪地裏停住了，帶了五個人前進是太沒用了。屬於左邊附近一師的幾個人和我們的一枝輕機關槍連同兩個人正走過來。他們很疲倦地擡那很重的傢伙。

『其餘機關槍呢？』

『都拋掉了。賴姆也受傷了，俞克奴兒死了。』

我把人數重新分配，然後再向前進。

啦姆姆！啦姆姆！啦姆姆！在樹林中，在一條線上，很密！

『跑步』我喊道。

一顆溜彈落在我們前面兩步距離的地方。

我走得慢了一點，腳上被刺一下。我去看皮撕開了，上面有血。

『要來包裹嗎？』白養兒叫道。

『不，跑向前去。』

我試用腳跟來走，倒也無妨。我跛行回到窪地來。一個青年到我這裏來說道：『又相會了。』

『你是誰？』

『我是第一連的。不過我是常常看見你特務長的。』

他受傷在小腿部。

『第一連如何？』

『我們的連長是死了。他是死在街上機關槍那裏，街上的人全都戰死。簡直沒有甚麼人，我是知道不多。』

我們一同跛足步行。

四個法軍擡着一塊闊板，板上坐着一個德國傷兵，他們擡他到後方去。

右面稍遠的地方有溜彈炸裂。那裏也有步兵的砲火。

我們到樹林邊上，法軍以前是從這兒打過來的。冬季穀物的田野在我們面前，上面的死屍像半段的槍。靶一樣。霍兒登司坦已經不在那裏了。海諾兒仰天躺着，兩眼睜得很大。他正揮動着手臂，我跪下去握他的手。

他不來看我。

「海諾兒，」我說，「你不要怕，我在這裏。」他動搖，直視天空，他腹部受傷。——啊，我無法幫忙！——沒有人悲傷他，他沒有家族——假使他有什麼人，又有甚麼用處呢？

我繼續前進，賽特可冷的鋼帽前面有一個洞，兩肘上也是一樣。但克兒半側身臥在地上，一只手捫在腹下。鳳克和華爾甫看不到。

我向村莊進發，有規則的一顆溜彈落在田中。

又有一個人和我們同走，他下膊受傷。

我們跑步，大家這樣新鮮，來到一處墓地上，那邊有兩個醫生在綑裹，傷人圍得很密。

「你傷在那裏？」那個從前替我檢查肺的軍醫官，隔着許多候診的人叫道。

「足部傷，軍醫官！」

「立刻到戰地病院去！」

火佛從村莊的街上跑來。

「你在這裏嗎？大家都說你死了！——我把戰地病院指給你，給你烤一只雞，我們有的是雞！」

「你知道鳳克和華爾甫嗎？」

「好的，鳳克是死了，華爾甫我不知道。」

天色漸暗了。

「這是戰地病院，我再到這邊來領你。」

我走進一間屋子，裏面有人站着，右上角上電燈下好像是在交換繃帶。我看那些人，我看到一個全部被燬了的面孔，鼻子和口唇成了一個血肉模糊的東西了——而且那是華爾甫的眼睛，這雙眼睛正悽然的看我。他怎能再活着呢？我看他，想問他，可是他已不會回答。我坐在箱子上面用手去摸我的靴子，我要把牠切開來。

夜裏切靴子時，我忽然可怕地想到華爾甫——他不能吃東西了。他兩三天裏就要死嗎？

我又去看他時，他已不見了，醫生來診察我了。

『是炸傷。溜彈屑好像在裏面。我們這裏不能行手術。你還是自己去尋一個較大的戰地病院。』他們替我紮好，又給我的腿上打了一針。

火佛立刻又來了。我用赤露的足跟走路，比以前着靴子好走些。他領我走進一個大屋中去。

一盞煤油燈在一間矮屋中發光。到處掛着各種器具。那大概是一座毛織工廠。

火佛連忙拉我向前，又把我放了。賴姆在這裏右臂紮裹好了，左手攪平底鍋裏的雞腿。他把叉子放掉，伸左手來和我握手。

火佛拿葡萄酒來，特萊登胎坐在一起。我們吃東西。雞裏香料加得很多。我很渴，喝着葡萄酒。

我現在也感到我很興奮。腳抽痛着了。我把腳擱在椅子上。然而痛得更厲害了。

火佛替我在一堆羊毛上面做了牀鋪。我睡下去。

半夜裏因為痛得週身關節發抖，醒來。

我把腿高舉了。

我起身來，到處跛行。

又臥下去。

最後我坐在一張椅子上，把腿放在別的椅子上。我就是這樣失望地等候天明。

五

第二天和賴姆開始我們的經過荒涼地帶的遠足。那個小腿受傷的青年已好些了。他在左面跛行，我在右面。

微微下雪了！被捉住的法兵沒有人押送同我們同路走。他們做甚麼？前面是火線，地方是荒涼的，沒有人住，而且又沒有東西吃。

我們在一个戰地病院裏面喝一些湯，又被送到遠處。小腿受傷的青年喊着肚飢，我吃得不多，而且口渴。我們在一條寬大的鋪着石板的街上走着。石子很硬，而且有些頂腳。我們到一個小城市來。呼呼的子彈聲絡繹而來，到處落下了。我們開戰地病院所在地。到我們到那裏時，一個看護說：

『我們不能收容病人了。有命令叫讓病院空着，因為子彈常常向這裏過來。』

『我們該到那裏去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條街是向後方去的。』

我們再走。賴姆覺得頭痛，而我腳尖的痛苦使我愈加不便了，我覺得血滴在腳底。

我們必須常常坐下。我的褲子常是溼的。

傍晚時我們到一個村莊。賴姆和我全無知覺了，那個青年人使我們在一些石頭上坐下。我雖然覺得這事情可笑，但我不能笑。

我對於那一夜的零碎事情記不起來了。

總之我做了一夜的夢。

天快亮時覺得清醒些了。喝了的咖啡和別的東西一概吐了出來。我自己沒有覺得發熱的感覺了，我凄然地看那單調的風景，覺到沒有力氣行路。

幾輛運貨汽車駛過我們面前，賴姆叫住一輛。司機把我們罵了一頓，管自開走了。

賴姆又叫一輛。這些人連回都不回一聲。我看到賴姆的口唇抖顫着。他氣得差不多要哭了，面色非常慘白。小腿受傷的青年很健步，走路時幾乎全不跛行了。我低聲對他說，他該再試一次。

『我來試一下，』他低聲道，『你坐在這裏街邊上！』
又有一輛汽車來時，他倒在街上，將雙手展開，開車者將車停住。

『什麼事？』

『把那邊兩個人載走！』

『你不能隨便阻止我們！』他們罵道。

『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和你們接近呀！』他笑道。

他們罵他，但幫我們走進車廂。於是車子顛簸着前進了。我的腳靠在顫動的木板上。我把腳伸回放在膝部上。可是位置太不穩了。我把腳捧在手裏，也更加不行了。

『你等一下，』青年說，他坐在車壁上，把我的腳捧在手上，擱在他的膝頭上。那就好了，大概這是由於他的慈善心腸，而並不因為這是較好的位置。

我們這樣到了聖關丁，再用載輕傷的車子前進。我到了幾個病院，到每一個病院都用X光照我的腳。

『艱難的手術！你看，你已到一位專科醫生那裏來了！』

幾天後到後方病院，又照X光。

『送到手術室裏！』

看護把我領進去，腳被洗乾淨了，腿上打了一針麻醉劑。很痛。以後的一針，痛苦比較輕一點。

女看護用一塊布把我遮起來，使我不見醫治的情形。

我覺到醫生在割治。

『讓他開着，看護婦所有東西都在裏面，一片很大的溜彈片，骨片，一塊革皮和羊毛，或許是襪子上的東西。』

醫治了很長久的時間，一塊一塊骨片繼續着化膿了取出來。醫生每天用鑷子從創口中鉗出很多塊粒的東西來。隨後把棉花塞進去，可以使得不致結合太早。我得到一條木支柱，很疲乏之地，幸虧這個來走動走動。

『那邊軍官房裏昨天起有一個少尉賴姆，』看護說。『他問你。』

我躡着腳走過去。

賴姆面色蒼白睡在牀上。診斷的結果，是說他的手臂裏一支神經打斷了，因此有將神經的斷處縫合的必要。他已被施手術。手術後非常痛苦。

我發熱。以後幾天裏總是睡在牀上。換繃帶時醫生忽然說：『又有魔鬼來了，一塊碎片浮在這裏，將從這裏出來。』

他用鑷子在一塊皮膚上擦，覺得很痛。

『看護，送到手術室去！應將皮膚稍稍割開。那你就再不會有碎片和發熱了。』

七

治療創口實在痛苦。我發了幾次熱，時常睡在牀上。有一處成了管子，這個管子時常化膿，由此常有骨片出來。

一天下午恩賽來了，坐在我牀上。

『我以爲你在前方。』我說。

『我請假了。』他吃驚地瞪着我，他的眼光似乎像可以透過我的。『你看到表徵嗎？』

『甚麼表徵？』

『從前的軍紀廢弛了。』——
女看護拿一個小包裹給我。這是甚麼？從我團部來的嗎？——我想把牠放在旁邊，可是恩賽說：『把牠解

開！

原來是一只扁平的小匣，蓋上有銀十字一枚，我把牠拿開來，裏面一枚銀鑲邊的一等鐵十字章。旁邊一張紙上是上校的賀詞。

『我很歡喜這個！』恩賽一面說，一面孩子似地瞧着。

恩賽兩天後又來了。我起來了，因為熱天中不宜睡在牀上。我們在花園中散步，我把腿攔在一條長櫈上。他坐在我對面的一張椅子上。他像是更壯健了。

『我在兩天後又要出發了，』他悽然地說。『你知道，問題並不在我的生命，——我雖然很寶貴牠，不過爲甚麼一定要去戰爭。』

他在我前面彎身下去！『我儘先投降過去！』

我覺得並不特別好。我幾乎常有痛苦，創口化膿。

倘使我把創口縫合起來，我想。那末我得正經地學習走路。我的足尖差不多已死了。

又有幾片骨片從腳裏拿出來，後來創口痊愈很快。

十月初，我又能够上前線去了，但我得到短期的假期，可以回家。

恩賽從那次來看我後，就得不到關於他的消息。他投降了嗎？他也不寫信來告訴我，不過我覺得不安。倘使對於戰爭不願意時，那末投降也許是有意義的。也許被捉住了！被人監禁在鐵絲網後面！

總崩潰

「我們應該觀察一下，我們怎樣才可以使補充運輸很便利。」少尉在補充營的辦公室裏說。我很奇怪這一種聲音，這大約是非常恐懼的人的聲音，我想。

我們向營中走去。各連的特務長正在整理兵目和報告。大約仍少了五個人。在這邊的人，手上拿着重大的包裹，無秩序的站在行列裏面，大家任意談話。

我們等待。缺少的名額中只來了三人。那是這裏補充營的現狀呢！我想。

「不能全數補充報告少校！」少尉說。「我們現在就要出發。」
在上火車的時候，大家爭吵，恐怕是位置不夠的緣故。

少尉把我放在他的一節裏，車開了。

「不滿意！」過了一回他說。「前方的情勢大概也可以想見的了。」

「前方的情形我沒有探聽，少尉。」

「你不看新聞紙嗎？」

「很少，就是看看也看不懂。」

他用探問的神氣看我說：「那末你大概也不知道德國的講和的照會的事情？」

「我聽到有人對於這事情很激昂的，然而我不懂爲甚麼緣故。」

「嘿，那到底是暴露我們的弱點的自白呀！」少尉憤然道。

我不去和他爭論。大家對於這事件的論調怎樣，在我看來都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只要戰事完了！我也從來不去想那些政治問題。我對於這問題心中表示厭惡，好像我厭惡污穢的東西一般。

二

火車走了好幾天，我們才在一處佛侖特爾的城市下車來，在日光下面步行在一條平坦的街道上，街道

兩邊菜園中溼爛的黑泥上面滿鋪青色的白菜頭。

我走前頭，少尉在後面走。大家的談話聲和罵聲高得使我們沒有方法去聽到。

『現在嘔完了我真不高興爲幾天的戰事而犧牲呢！』

『如果我被派到上前去時，我簡直說我不幹！』

一個矮的羊棚被我們看見了，棚邊有四株很高的樹。

我們來到一處較大的地方。在一個四方的市場上，營部書記把補充隊分配到各營。我被派入二營。

三

我們一天天等候以後的事。團部的人數很少。前方有一營人被圍困了，而且全體被捉住了，另一地方又有一三兩連與營部一樣。別團裏的軍官，大家都不認識的，現在都調到這裏來了。營長中的兩個願來是砲兵。現在要解散一團補充團來補充我們那一團。

我所到過的各個辦公室離前線約有五十啓羅米達，用自行車傳令兵與前線和戰地廚房聯絡，這些傳令兵每次出去大都要到第二天才可回來。

我帶來的那些補充兵在街上到處遊玩，而且去看電影。

最後有一天早上團部的副官來了，命令補充兵與十點鐘到來的一營一齊開到團部去。

我們在街上面歸隊。補充兵很靜，也許他們是怕那先前說過的一營，再呢，就是在期待以後的事了，

我們等着。一個半鐘頭後有一個軍官騎馬來了，而且通知那一營不願意繞道過這裏。他來領補充兵過

去。

我們出發。我在後面跟。天氣很熱，而且立刻有烏雲滿佈空中了。

天色忽暗。電光閃閃。大滴的雨水下來了，愈下愈密。

在前面的村莊裏，我們走進一門大而空着的，黑的倉屋中去，等着陣雨和雷電的過去。傍晚時我們到一個街巷狹小的城市中來。河橋是架在船上的，可以渡過小河去。

我們停在一個空場上。許多軍官從一間屋中出來。這幾個人我一個也不熟識。

『副特務長俞歸六連！』

我帶了二十人到我的連上去。一個營部傳令兵替我們領路。

『少尉許白陵住在這裏，』傳令兵說。

我下令停止前進，整理隊伍。我不喜歡他們的毫無精神的神氣。

『你們必須靜立一回，』我說，『現在已經好了，或者你們是和那些專做壞事的人在一道的。』

我的語調嚴重似乎使他們吃驚。我隨便他們立着，自己跑進屋中去。在第一層上面遇到一個上等兵。

『我要見少尉。』

有人從門口望外探望：『誰在這裏？』他的額部禿髮而且平坦，額下戴着一架眼鏡。

『副特務長俞帶二十人來補充六連！』

『你進來。』他大約有四十左右的年齡，容貌好像有點神經過敏的。『那樣的補充隊，又是這樣雜亂的

東西嗎？』

『很腐敗的，少尉！』

『什麼——好，我去看看他們去。』

他把人分開。

『你到第二排，』他向我說。『這一排是至今由下土木玲管領的，他是個有才力的人，不過年紀太青了。

他就睡在這附近。』

我走進隔壁房子去。

木玲用他的張大的褐色眼睛注視我，簡單的語句對我講着。在我再入戰場後所遇到的人中，他是第一個聰敏的人。

第一排排長是下士仙萊，第三排少尉漢夫司登克爾的人。

在這城裏住了許多天。有時從遠處傳來隆隆的砲聲。在我們前面另外駐有一師人。我只派幾名哨兵向右邊去，因為不信任附近駐紮的那一師的緣故。外貌觀察他們和當地人民很和睦。

城中的店都開着的。這裏有白麵包。我買了幾隻，又在糖果店裏吃了一隻真的牛酪餅。這許多東西在德國早已好幾年來就沒有吃過了。

四

十一月的初上來了一個命令叫我們向前方開拔。

正午時向一個有樹和矮屋的小地方進發。每隔幾分鐘就有一顆子彈飛來。我們各班聯接着奔過十字路口，走向倉屋去，在裏面住了好幾小時。

快將午後五點鐘時，有兩架重機關槍和我們同行，我們也從車子上拿着我們的輕機關槍，沿鐵路路基前去。

天色漸黑。

陰暗的屋子在大樹下。大約在前面二百米達的地方有溜彈炸裂。軍聲傳來。原來兩尊大砲從我們旁邊運向後方去。

『這是甚麼意思，少尉！』我問。

『今夜要退出這裏的陣地，也許砲兵現在已開始退卻了。』
我們臥在一個頹敗的牛棚裏，裏面立着幾頭牛。

兩三小時後奉命退卻了。四周非常陰暗。

我們在午夜後很疲倦的到了一個村莊裏，在教堂的草柴上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許白陵把我們排長叫去。

「糧食運輸已被叛兵阻住了，我們還得自己去宰牲畜。那個會做這種事！」

「我是屠夫，」下士仙萊說。「我已經在這裏看見過幾頭好牛了。」

前面大約有二十個人排列起來在做打屁股的遊戲。一個人彎身在別人的雙手當中。這個人被那個人打屁股，拍的一聲，他立起身來：「你，阿爾平！」他指着一個人。

「錯了！再來！」

他們玩了好幾小時，非常吵鬧。連上大都是很年青的人。少尉漢夫司登克爾立在旁邊，夾在裏面笑。他大概也高興玩這種遊戲。

五

兩天後我們又前進了一段。我們是預備隊。前面是第一營，他們已經佔領了沿河的陣地。日出時我們爬過高地。德國砲壘中砲聲不絕。溜彈斷續的炸裂聲。

我們又留在一個地方。我們在那裏得到一座小的房子，屋中除了牆壁和幾扇玻璃窗外沒有別的東西。軍官住在隔壁屋裏。

年青人又在屋前日光下玩着打屁股的遊戲了。下士仙萊因為要使連長不覺察的緣故，所以在屋後殺了一口豬。少尉漢夫司登克爾的人因為要使他告訴連長，所以也給他燒肋肉。我想來，他之所以不高興他，大約因為他即使在開戰的時候，他自己總是這樣輕快，也許因為他這樣細膩和年青的緣故。

近午時戰地廚房帶了牛肉來了。再過一小時，屋後就有仙萊的豬肉了。我們於是有了巨量的食物吃得

很忙，大家躺在柴草上。

傍晚時少尉許白陵叫我們。

『朋友！我很關心連上應有的訓練，我們應該訓練一下。日間飛機來得太多，所以要早上舉行，大家必須切實遵行，把各人頹蕩的神情洗盡，最不好的是敬禮的有失體統。你們各排決定明早七時集合，再會！』

他致敬禮。我們散隊。

『第二天早上我把我的部下叫醒來，出去訓練！咖啡隨後再發。』

『穿甚麼衣服，特務長！』木玲問道。

『子彈帶，步槍，便帽。』

克啦夫夫夫！一顆溜彈落在屋前。

『狗賊，滾蛋！』一個人罵道。

我走出屋外。

克啦姆姆！

漢夫司登克爾過來：『你還是下操嗎？』

『連長不來嗎？』

『當然他來的，不過我們不叫人家歸隊。我看我們暫時在原来的地方。』

啦姆嘶！落五十步外的街上。

我們把隊伍留在屋裏，自己等在門前。

十分鐘後許白陵來了。

漢夫司登克爾報告：『因為被敵人射擊，所以我們沒有排隊。』

『因為三顆溜彈嗎？——那你不能夠就把我下令的操練取消了！——叫大家出來！』

是的，倘使我們曉得只有三顆彈時！

『我們操甚麼？』漢夫司登克爾問。

『整頓禮貌是現在最重要的。』

我把隊伍集合在屋前。

『立正！——大家把精神拿出來！——在我們操練時，一概要嚴肅！每個正經人要興奮精神。』

我沿街走了一段，一路想我怎樣對他們說，我們必須整頓禮貌的話，才不會受他們所罵。

我一句話也不對他們說，只是做一個嚴肅的敬禮給他們做榜樣，以後叫他們自己練習。大家用心。我簡直沒有可以指摘的地方，五分鐘內就完了。我該再叫他們重來嗎？他們已經做得很好了。

我叫大家拿槍。我練習了幾回。隨後我又叫大家練了好幾次槍法。

許白陵過來：『爲甚麼你練槍法？』

『我想叫他們操帶槍的敬禮，少尉。不過他們的槍操很不好，所以我想，應當得先練一下槍法。』

『這是對的，你做下去罷。』

我這樣挨過了三刻鐘。我又不曉得怎麼辦了。我到許白陵那裏去問他，我現在應該做甚麼？

『你再隨便去練習些甚麼。一刻鐘內我們就要進去了。』

以後我知道漢夫司登克爾和仙萊練了一小時的敬禮。大家罵他，不罵排長而罵連長，因爲他當被敵人攻擊時還要下令操練，又因爲其他方面他們也受不了他。

『在另外的一排裏，』木玲對我說，『大家串通了對連長致很不好的敬禮。』他大笑。我心中不安，到外面去，看能不能找一個我可以看書的地方。

連部特務長在街上走過來。

『早安！』我說。『人們大家在等他們的薪餉了。這裏什麼都可以買，但是他們沒有錢。』

『叫我怎麼辦呢？』他憤然道。

『爲什麼你還是可以從軍需那裏拿錢嗎？』

『不，一個錢也沒有！那個鬼從兵站上跑了。我們特務長們已經派一個郵差到後方去了，他還沒有回來。——兵站上的人原來沒有甚麼用處，不過此刻刻成了真正的盜匪了！特別是在不魯賽爾（Bellego）自然多數是狡猾鬼。』

六

夜裏有一顆溜彈把村中的一個男子和一個女人炸死了。早上我們又前進一段。

每隔幾分鐘，街上就有一顆子彈落下，但是很正確的，總是落在一點上面，所以我們只要轉入田裏面多走一段路，又可以到街上來玩。

前面砲聲不絕，到處有炸裂的聲音。我精神興奮。我曾經想過，我大約不會再到前線去了；停止進攻的事快將實現。

我們的視線現在可以透過一塊平坦的高地，看到面前的全部地勢。遠處有一個大村莊，也許是一個城市，右邊有一叢密的小樹林，有大團濃黑的溜彈煙，從這個樹林裏冒出來。村莊的頂上有白煙，有時我也看見塵沙飛舞。

到這個村莊去的半路上有一個村莊，我們到這裏面去。我們在一座屋子裏得到三個房間作爲臥室。全連只有五十人的力量。戰地廚房到院子裏來，掀開蓋子，分配午餐。

啦啦！啦啦！啦啦！子彈落下的地方看不見。

『一顆溜彈到了屋子裏去的！』一個人叫道。

拉戰地廚房的車輛的馬直立起來，拖了車子就向院子外面跑，伙伕和車子在後面追趕。

噓潑潑！一塊鐵落在街上。

噓姆姆！噓姆姆！

「我的一排把東西拿好！跟我來！」我下令道。

他們忙着跟我出去。倘使有子彈過來，只要到屋外去。

噓姆姆！噓姆姆！噓姆姆！

我從屋邊上急忙走過屋角。田裏有許多新的溜彈，炸成的一個個的地洞。

我們走到大約離屋一百米遠的地方，立住了。我們在這裏比較安全。我的部下緊跟在我後面，漢夫司登克爾和仙萊帶了他們的部下也跟在後面。

「可恨的壞蛋！」仙萊罵道。

半小時後，槍聲漸稀。只有黑的溜彈仍在樹林中爆炸，樹林左面的村莊上面浮着一縷白煙。

我們回到自己的院子裏來。戰地廚房也來了。車夫帶了兩匹馬在前面牆下撫慰牠們。牠們不願再到院子裏來。

傍晚時傳令兵過來：「各位排長到少尉那邊去。」

他坐在一張椅子上，我們去報告時，他不立起來。

「法軍已在前面進攻。他們好像已經捉住一個軍官和兩排人了，這些人是從前在沼地上面的。正確的消息還沒有。不過他們的勝利很少。」今晚我們到前線去換防是意料中事。還有據我想來，你們要有服從我依前方所得之經驗而發之命令，不要有絲毫躊躇。」

他點頭放我們走。我默然出去了。

許白陵不信任我們嗎？真令我不懂。我因為要被你罵，所以總是用盡可以做到的方法來實行你的笨拙的命令嗎？

七

第二天又前進了一段，法軍在我們左面團部所在地進攻了。因為要使團部的後方和牠的後方面炮兵安全起見，我們向左前方的田裏推進，駐紮在那個地方。我們在那邊掘了小的地洞，我坐在一個溜彈炸成的地洞裏。太陽光照着，可是還是十一月。天氣涼了，我覺得餓，但是沒有東西吃了，廚房因為兵站上很混亂，不能送麵包來。

我的兩個人過來！「特務長，在那孤屋中有山芋，我們可以過去替同伴煮一點嗎？」

連長獨自在路上，他的傳令兵不曉得他在那裏。我和少尉漢夫司登克爾和下士仙萊討論這件事，大家決定煮山芋。

「你看那邊！」漢夫司登克爾說。「我覺得很是可疑。」

「我這一小時來已在留心，那邊的人常有走回來。」

「我過去走一次，少尉。」仙萊說。「我對於那邊的一羣早已不信任了！照他們這樣掘一挺機關槍的態度，大概可以知道全部了！」

仙萊回來：「人們說，明天中午要停戰了，今天六點鐘時這裏陣地要讓出來了，所以，再送上去打成殘廢者真是太沒有意義了！我對後方人很隨便的招呼了一下。我也問了他們有沒有軍官帶着，不，他們說，最後的一個是前天夜裏打死的。」

啦姆姆！一塊東西到我們面前落下。前面的槍聲又猛烈起來了。

漢夫司登克爾說：「還要到處在陣地上向前進攻，有什麼意思呢！在這裏給他們尋開心，在國際許可的範圍裏再來打死幾個人嗎？」

「大概他們想把火藥打完罷了。」仙萊說。

『倘使他們對我開玩笑時，我不發槍，』漢夫司登克爾說。

人們煮了一大堆山芋。一個年青的，很瘦的傢伙取一滿鋼帽。我仍舊和以前一樣，偶然等在他的洞口，看他不是剝皮吃，能不能一起吃完。他去皮，然而到底吃不完。這許多山芋總能使我們滿意和懶惰了。——我自己覺到如此。我們坐在我們的地洞裏面，我們近處，子彈依然不絕。不過沒有人受傷。

天色又亮了。月上了。德國方面的炮火已完全停止了。也許我們的炮隊已撤退了，好給步兵以寬暢的街道。法國的砲聲也不十分密了。

六點鐘時我們撤退，在田裏將隊伍散開了。能叫我歡喜嗎？我自己問自己。我覺到自己是被幾年來始終沒有除去的恐懼心所解放了。不過此外呢？我不知道停戰的結果怎樣，自己不安定。但是夜景很美。

八

我們跑了一夜，早晨來到一個狹小的城中。裏面的房屋很陰暗。我的一排停在一家後園裏，園裏只有少數的花瓶和零落的花草。我們一睡直至中午。

中午時我們隨便站在街上。

『特務長』木玲帶笑過來說：『這裏會駐好幾連的囚犯。他們被守兵放了。這些犯人去搶了那一系列停在車站上的給養車，把所有蓄糧都賣給老百姓去了。我們一團中有一連人必定是通同的。』

『這沒有可笑的理由。』

我四面看了一下。那是連部特務長，他以憤怒地看木玲。

『那些被他們賣掉的食糧是我們的，是足夠我們幾個禮拜的生活的！』

『我們既是敵人面前最後的隊伍，為什麼這一系列車在這裏呢？』我問道。

『叛兵把我們的烤麵包隊伍解散了，退回原籍去了。』

「什麼，我們在這裏怎麼有麵包呢？」仙萊問道。

「我們要自己烤，因為如此，所以總司令部叫一列軍的麵、糖和其他食糧停在這裏。」

「在行軍中我們怎樣烤麵包呢？」

「那我只好去問那把我們的烤麵包隊解散了的人了！」特務長罵道。

「我們得有這樣的一個人呀！」仙萊喊道。「從前是被兵站上的賊蛋吃光的，我們卻在拚命，而現在他們還是來乘人家的背後。」

連長從一座屋子裏出來，我們立正。

「你們得到麵包了嗎？」他問特務長。

「沒有，少尉，我們要在路上烤。」

「這一定不行。」

「我想可以的，倘使少尉能將全連的會烤麵包的人都召集來烤麵包——只有五人——還是可以幹的。五人中兩人必須夜裏烤，第二夜由旁的人換班。」

「麵包烤不好呀！」許白陵一面說一面走了。

我發怒，他不受別人的貢獻嗎？

「特務長那裏來的麵呢？」木玲問道。

「我早已預定了一些——我們這裏只有糖要不夠了。」

從午到晚，所有其他軍隊一律從城內撤退，只有我們作後面的掩護，留到早晨，然後再走。

連上對於後方那些後方人的論調更是憤激了，尤以得到他們從掩護在不魯賽爾百姓那邊的洞裏傳出來的消息以後，他們把軍官的上臂從身上撕了下來。這些嘍囉的領袖大約是醫生佛勞愛特——也許是另外一個名字。不魯賽爾的人民爲了這麼消息大起紛擾，司令部和政治機關都在危難中逃掉了。

第二天中午，我們的最後的隊伍，退出這個城市，大約過了一小時後，才和圍上的其他部份會合起來。第五連在少尉史門克下來歸併到我們連中作爲新第一排。漢夫司登克爾和仙萊的兩排合爲一排，軍官們商量了很長久的時間，連長來了，把全連集合起來：

「我報告你們，德國已革命爆發了。皇帝已逃亡到荷蘭，太子隨行——師部的命令，叫每連舉出三個信託代表，各排截至明天早上止，各舉一人來報告我，我再說明一下，這些信託代表並不像俄國一樣的士兵代表，而全部是聯絡軍官和士兵，使雙方更加團結的人。」

少尉史門克繃着眉頭立在他的一排前面，他舉手到鋼帽簷上，這頂鋼帽還是他出發時戴起的：

「你什麼意思，請問：每一排舉一名信託代表出來嗎，我的一連算是三排，還是一排呢？」

「我們當然不能叫每一個小的特殊的單位也舉一個信託代表。」

「那末只要一個，」史門克冷然地，清朗的說。

「我沒有其他報告了，」許白陵說。

我們散隊。

所有信託代表從各排平安地選舉出來了；我這裏是木玲，漢夫司登克爾那兒是仙萊，史門克那邊是一等兵霍兒門。

「這是一種組織呀！」仙萊說。

10

我步行，我們的烤麵包的人一夜中已把存麵烤去了一大半。但是麵包烤得不透，所以大家吃得很少。許

白陵罵烤麵包的人和特務長。

『少尉，』特務長說，『倘使用生爐子烤時，即使最好手的烤麵包人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

『但是我們沒有麵了！』

『我試一下，或許能夠尋到新麵，少尉。』

第二天來了一架兩個輪子的牛車，上面裝着麵粉包子。

許白陵看那牛車：『這是用正當手續得來的嗎？』

『自然，少尉。軍需官給我一張取物證的。』

走了很久以後，我在夜裏派了一處變崗在橋上，我自己和我的全排就駐紮在緊靠河畔的一間小屋中，向外開眺。明月當空。我在向左的堤上散步，在相當距離外尋到了第二位哨兵。至於右面，我會派巡邏隊。他們隔了很久才回來。

『特務長！我們到過前面橋上。那邊一個人也沒有。所以我們又到再前面一座橋上去了。那邊有一條闊的街道穿過這河。也沒有一個人。』

早上我又派巡邏隊到那邊去。二十分鐘後他們已經回來了！

『特務長，現在橋頭站有比利時兵了！』

我立刻寫了一個報告給連長報告這件事情，派他們去，自己在奇突的情形中坐在這裏。不過得不到回音。

一一

第二天早晨我們撤退了。天氣更冷了。但有太陽。闊的街道直挺地，平地風景清新。下午的風景便蕭條一點了。我覺得樹枝灰暗，而經過的地方也不可愛了。機關槍斜靠在陰暗的教堂牆上。各種的炮擺在墓地上。

我們機關槍連中的一連繫在這裏，在掩藏機關槍。那是依休戰條約必須交給敵人的軍器。他們將把它們放在雨裏，不久即可變成舊鐵了。

我們走了大約兩禮拜方才走過比利時。佛侖特爾隨後入了說法國話的境界。我們總是擔任後面掩護的職務的，在後面追來的敵人，前面白天行軍。屋宇前擠滿了人民，他們怒目看我們，並且在詛罵。

我們又該得到麵粉和糖了，又將被軍隊拍買給人民去了。對於革命黨的論調更激昂，特別是被仙萊和一等兵曼所挖苦，同時霍兒門，他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想保持緩和的論調。這個面孔時常板着的霍兒門像一位小官，而且總是反對已經決定的事件。

一一

在里梯西附近休息一天。木玲與許多人到里梯西去。我到一處附近的堡壘去，觀察壕溝和已被炸壞了的水泥建築。

我們團裏的許多人在一處堆棧前面和一名比利時人吵嘴。

「特務長！」一個人對我說。「我們從軍需官那裏得到了一張取柴草的取物證，但是這裏的人不肯供給。」

「爲什麼不肯！」

「他說他的堆存不多了。但是他堆着的把倉屋堆滿了。」

「因爲這樣，所以你們必須來報告軍官了。倘使我去對物主說甚麼話，對他還是毫不生效力的。」

木玲到很晚時才從里梯西回來，告訴我全城掛滿了旗幟了。英國人、法國人和比利時人都到那邊了。他們坐在咖啡店裏。在那裏高唱馬賽歌，與高呼 Dieu。木玲對此很高興，而且眉飛目舞。不過我很悲傷，倒霉的祖國就在我的眼前呀。

一三

第二天早上走過架在麥斯河上的大橋，麥斯河在這裏是界河。過後我們在對岸，一小時一小時地登高。到天色將黑時，我們走到一個山谷中，裏面有一座教堂。這時天氣很冷。我們在一座橋畔留住，橋下流水潺湲，設營的人來了。

『這裏怎樣！』

『好的宿營地！』他們叫道。

我們散開來。我的右腳的創口忽然覺痛。那不像勝脫的痛，而痛得更厲害。

我們沿着有水菓樹的草坡走，來到一個一幢一幢分立的工廠。裏面的木梯子像擦光了一樣，樓下的地板四周都用灰黑的木頭，毫不修飾地鑲起來的。幾只木箱、板椅和一架大鐘站在四面牆邊。

一個青年和他的女人，從一間屋裏出來，他們很客氣的招待我們進一間大房子去，裏面有褥子，被鋪在地板上。

我立刻脫去靴子，用手去摸腳。腳窠骨上面的創疤很痛。我們已經走了三禮拜了。我到廚房裏去問有沒有熱水。

『受傷了嗎？』男人問我，指着我的腳。

『是的，先生。』

他立刻起來。他的女人拿了一只盆和一張椅子過來，因此我立刻在他們面前可以把腳浸在熱水中了。我坐在椅子上，他們坐在灶邊。外面月光淒涼照着草坡。大概又結冰了。兩個人的身體很壯健。我們一聲不響，但很歡喜。爲什麼要一定把別人知道的事講出來呢？

我在這屋裏很舒服。

第二天早晨歸隊時，史門克和漢夫司登克爾在罵那村子裏面的不客氣的人。他們駐在傳教師那裏，他拒絕他們，不給洗沐水，以及其他凡是他們可以拒絕的東西。當他們說到他時，像是講到了巴巴拉人與帕駭斯人一樣，非殺掉不可。史門克激昂到要去殺那個傳教師。但是漢夫司登克爾把他阻止了。

史門克到這時才把對於傳教師的氣平了下來。「你是一頭豬！」出去了。

我們匆匆在霧中前進，我的腳休養好了。今天得走進德國境界了。

午後發生行軍阻塞的事情，我們隔一回就從窪地那裏對着一個村莊推進幾步，又停了。

連上的人都歡笑滿面。

「再走一列車遠一個——吭唷！」他們齊聲叫喊。隨後有人唱起來了：

「因為這次的戰爭，

並不是快車，

用粗紙來，

揩乾你的眼淚。」

過了兩三小時後，我們到一個村莊和一條三叉路口。一隊縱列的隊伍屬於別師的，從那邊左面過來，我們的縱隊從窪地向同一路途前進。我們的團長停住他的馬在這裏，想把他的一團提前去。那師隊伍的前面是一個將官，他站在他的汽車旁，那輛汽車停在咖啡店附近。各種軍隊裏的人都站在那裏，有的坐在階石上和椅子上，在那裏喝咖啡，因為咖啡要在銅盆裏先要吹冷了，然後人的嘴唇可以接上去，後面有人開啤酒木玲已由人叢中跑進咖啡店去了。我知道到邊界上還有十啓羅米達路，而且過後還得走一段路。我坐在街邊上休養我的腳。

直到傍晚時，我們的隊伍方才出動，我們因為長期等候，已經等到疲乏了。而半小時後又停止前進時，他們又喧譁起來了。

『再走！一列車遠！一個——吭哨！』

他們又唱：

『漢堡，我曾住過，

是多麼富麗和美好！

我的名兒，但我不能告訴你，

因為我是追求金錢的姑娘。』

他們在夜裏把歌調唱得抑鬱而沉重。有的人坐着。一個炮兵下士騎馬沿街過來喊道：『讓路！』他們急忙起來。

汽車一輛載着將軍過來。

『他也可以和我們一樣步行！』

又走到河上了。

又有一輛汽車開過去。『讓道！』裏面躺有四個飛機駕駛員，頭上小帽歪戴着。

『他們爲甚麼可以坐汽車！』

『腳腫了！』一個人驕傲地在汽車裏喊道。

『把他們拉出來，那是躲在後方的混蛋！』

有的人跑到汽車旁邊去，但是汽車已很快的開走了。他們向兩邊跳。『不要點燈！』一個人叫道。不中用，汽車不見了。

停停歇歇的前進，喊聲滅燈！愈加密了。

我們向那正在進行中的車聲的來的地方走去。

『我們到界路去。』漢夫司登克爾說。

『還有多少路，少尉！』

『倘使我們前進無阻，照我的估計還有一點半鐘的路程。』

『那我不同去了，少尉！』一名下士罵道。

『我們也不要你了，』木玲笑道。『你儘管睡在街邊上。我們要去尋一個好一點的宿處。』

一個人笑着，下士自己噤哩咕嚕。

蓬隆的聲音已近了。現在我認識那橫穿過來的街道了。並着排成兩列的重炮從右面過來。

我們現在很慢的走到街上來。

『少尉！』有人叫，在黑暗中，人聲，車聲，馬聲嘈雜中認不出來是誰。『上尉說全連得在這邊街上掩進。』正在前進中，時而慢步時而快步，一個個前後相接着，在高低不平的街上前進。我的腳痛起來了。我設法

把牠伸得有規則和安全些，但是這種動作徒使腳部關節疲乏不堪。

將近十一點鐘時，右邊依舊是砲車奔馳，左邊卻已有陰慘的工廠被我們發見了。我們停住了。

『爲甚麼不前進呢！我們要宿營地呀！』

少尉許白陵直挺地站在這裏，看那輾轉前進的車輛。

『沒有官長我們也可以走！』

『閉嘴！』仙萊叫道。『少尉總不能把設營的人喚過來，你們知道我們應該到那裏嗎！』

大家等着，甚至那素來爲人愛戴的漢夫司登克爾都被他部下轟起來了。

木玲偷偷告訴我：『假如特務長能替我挾槍，那我就去尋設營的人，他一定在這邊街上行動，只要每過二十步大聲喊一下。』

我走到我排上，告訴他們木玲去找去了。

『這樣嘔人的事！』

『設營人該派到那裏這一點，你們總該在戰事中已經學得了！』

『到甚麼時期才放我們呢，特務長！』一聲細小的聲音問道。

『這個我也不知道。』我說。

『你始終不放可恨的事就這樣下去，我們就要自行脫逃！』

天氣冷極。

最後，過了一點半鐘之後，許白陵把設營人尋着了。他對他們很粗暴，他們罵了他一頓道：『你只好來好了！』

木玲不見了。

我在月光下面從一條小路上前進，這條路上只有我們的部下。兩邊黑暗。又走在堅實的街面上覺得舒服，但是我的腳很痛。

半夜過後我們到一個小村莊上，這裏有一座高大的建築物，門開着，一道紅光從裏面射出來。一個人站在門裏面。

『我們到那裏去！』一個人粗魯地問道。

木玲忽然出現了。『大家振作精神！這裏的磨坊主人已經叫人煮咖啡，我們可以得到一間有火爐的屋子了！』

『大家進來。』那個人客氣地說。『從這梯子上去！我跑得不能和你們一樣快。』

上面屋子裏有許多草包。磨坊主人在我們中間走來走去，問我們水够不够而且說：『那邊是廁所，走出門去右邊就是。』

『我們要玩一下打屁股的遊戲嗎？』一個青年提議說。
『你發瘋嗎？我走得真够。』

一五

我們的廚房和其他車輛，直到中午時方到來。他們立刻把車蓋掀開，分發咖啡。
『老在堤上嗎？』仙萊問道。

『我們究竟不是流氓，像別的車輛一樣，從來沒有到前線吹過牛！』

『他們吹得很嗎？』

『但也可憐！』別一個伙仗說。『那是談不上，大半是半健康人，半盲子或者半聾子，或者有心臟衰弱症的！而我不相信他們的殘廢！他們只是不願上前方去而已。』

『那都是不要臉的東西！』廚房車夫說，他把他的載重的馬牽到馬棚裏去。

『倘使他們太胡鬧時，儘管來告訴，我就先給他一個下馬威！』

『你用不到這樣做的，』兩個伙仗中，較弱的一個笑道。『那些傢伙我一個人已經能够對付的。』麻克斯他還是在德蘇的角力俱樂部住過的，他們也很奇怪。

下午我們又開始行路，傍晚時到亞漢。屋宇都掛着國旗。我們的軍樂在我們前面奏了一節，鼓聲震響着，屋裏人都在觀看。隊伍後面跟了很大的人羣。

我們是法國兵和比利時兵進據以前最後的德國兵了。

第二天日間我們上車站，在大雨下候火車，等火車到來時，已是深夜。全是有推輪門的運牲畜的車子。車開到那裏去，我們不知道，只知道不會直接抵家鄉的。

120

足 本 華 文 世 界 文 學 名 著

<p>西線無戰事..... \$ 3.00 E. M. Remarque: All Quiet on Western Front.</p> <p>愛的教育..... \$ 4.00 E. de Amicis: Heart, A School-boy's Journal</p> <p>黛斯姑娘..... \$ 5.50 T.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p> <p>小婦人..... \$ 4.00 L. M. Alcott: Little Women</p> <p>好妻子..... \$ 4.00 L. M. Alcott: Good Wives</p> <p>茶花女..... \$ 3.00 A. Dumas le fils: Camelias</p> <p>悲慘世界(一名孤星淚)..... \$ 3.00 V. Hugo: Les Miserables</p> <p>大地..... \$ 3.00 P. Buck: Good Earth</p> <p>罪與罰..... \$ 6.50 F. 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p> <p>盧騷懺悔錄..... \$ 3.00 J. J. Rousseau: Les Confessions</p> <p>茵夢湖..... \$ 1.00 T. Storm: Immensee</p> <p>聖安東尼之誘惑..... \$ 3.00 G. Plaubert: The First Temptation of St. Antony</p> <p>少年維特之煩惱..... \$ 1.50 J. W. Goe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p> <p>初戀..... \$ 1.50 I. S. Turgenev: First Love</p> <p>泰綺思..... \$ 3.00 A. France: Thais</p>	<p>俠隱記(一名三劍客)..... \$ 4.50 Dumas le pere: The Three Musketeers</p> <p>我的童年..... \$ 4.00 M. Gorky: My Childhood</p> <p>沙寧..... \$ 4.00 M. Artzybashev: Sanine</p> <p>少奶奶的扇子..... \$ 1.50 O. Wilde: Lady Windemere's Fan</p> <p>死的勝利..... \$ 4.00 D'Annunzio: Triumph of Death</p> <p>苦兒流浪記..... \$ 3.50 H. Melot: Sans Famille</p> <p>天方夜譚..... \$ 2.50 The Arabian Nights</p> <p>格列佛遊記..... \$ 2.50 J. Swift: Gulliver's Travels</p> <p>金河王..... \$ 1.50 J. Ruskin: 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p> <p>伊索寓言..... \$ 2.50 Aesop's Fables</p> <p>水嬰孩..... \$ 1.50 C. Kinsley: Water Babies</p> <p>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 1.50 L.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p> <p>木偶奇遇記..... \$ 2.50 C. Collodi: The Adventure of Pinocchio</p> <p>金銀島..... \$ 3.50 R. L. Stevenson: Treasure Island</p> <p>魯濱孫飄流記..... \$ 3.50 D. Defoe: The Life and Adventure of Robinson Crusoe</p>
--	---

第一集三十大册 六千餘頁 四百餘萬言

合購價洋九十二元

特價國幣陸元郵費一元

分購每册照價一折

啓 明 書 局 發 行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中國新文學叢刊

自五四運動直到最近的代表作

普及本每冊二角
全部二元（寄費四角）

集一百餘人之作品 篇篇是名著 個個是名家

小說(一) 茅盾等著(二冊) 小品文(二) 林語堂等著(二冊)

小說(二) 郁達夫等著(二冊) 戲劇 田漢等著(二冊)

小說(三) 魯迅等著(二冊) 詩 徐摩志等著(二冊)

小說(四) 丁玲等著(二冊) 書 胡適等著(二冊)

小品文(一) 周作人等著(二冊) 日記與遊記 韜奮等著(二冊)

▲每冊價洋四元（特價每冊四角）

硬面全書十大厚冊 二千五百餘頁 價洋四十元 特價祇售三元（寄費五角）
精裝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戰 爭

Krieg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四 元

原 著 者 Ludwig. Renn:

譯 述 者 王 公 諭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46



實價	四	角
平郵	二	分半
裝費	另加	八分